

Hidden Moments

真事隱

康熙废储

Emperor Kangxi's
Succession

孙立天

著



中华书局

与

正史虚构

Official Historians'
Fabrication

Retrospect of the
pas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a warning to the
present.

Retrospect of the
pas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a warning to the
present.

Retrospect of the
pas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a warning to the
present.

Retrospect of the
pas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a warning to the
present.



...1704, ex fide
...Retrospect of the
past,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a warning to the
present.

...Kinensium.
...mentis XI amore et sapientia ple
...17 Januarij Anno salutis 1704 ex fide
...uarij ab ipso Illmo et R. D. Peta Antioch
...P. Philippum Innaldi S. V. Provint
...ar alio di summa clemencia a sollavare la
...chia, determinandome a nomea d' Italia
...facerz incosto d'issimo Imperio del
...ar haver al mio ritorno (io Dio ma ne
...na dello stato di quella nascente Christe
...occorrenza spiritualmente in suo nome
...Europa apphato universale appo chi
...on può se non essere di somma sodisfazio
...o, e tuttavia coozerz alla coltura di
...Evangelica.
...guarune, con idipsum a sua sanctitate
...cedente Pontificatu a su impeditum No
...uerant anno 1700. Ut Christi Vicarij
...effectum, et Illmo D. Peta celeriter et in
...preus et sacrificius indixerunt, quo Divina
...indigenio faveret.
...pro humanissima sua benignitate
...mento troppo debole, e poco corrisponden
...a tutti i mezzi, che possono agevolare l'ar
...obediencia, o rispetto cho doppo la surana
...l'autorevoli, ufficij di V. P. in cetera Corte

駕罷程姓云是太監與你的信

麼法第一等范溥云不是太監是
御前第一等人與我的信等語

真事隱

*Hidden
Moments*

孙立天
著

Emperor Kangxi's
Succession
and
Official Historians'
Fabrication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孙立天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26. 1. —ISBN 978-7-101-17595-0

I. K249. 0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EW9515 号

书 名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
著 者	孙立天
责任编辑	孟庆媛
装帧设计	别境 Lab
责任印制	陈丽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6 年 1 月第 1 版 202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³ / ₈ 插页 4 字数 282 千字
印 数	1-3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7595-0
定 价	78.00 元

前 言

1708年12月4日，康熙皇帝一从北京城南郊的南苑回到宫中，太监立马通知在内廷养心殿附近制药、管理乐器的传教士早点离开，被废的太子允礽要奉召与康熙会面，地点就在养心殿。这是太子在10月17日宣布被废并遭圈禁后，父子两人第一次见面。傍晚时分，废太子被带到养心殿外院子中等候。根据传教士得知的消息，康熙父子二人的见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都说不出话来。紧接着喇嘛来到了现场，开始做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赶到康熙和太子的衣服上，然后再从衣服上驱赶到驴的身上，最后通过鞭打驴来把魔驱赶出去。¹

这一天是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乙丑。《圣祖仁皇帝实录》（即康熙朝《实录》，后简称《实录》）也记录了这一天康熙召见废太子，并写到康熙自陈召见废太子后心情的变化：

“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实录》中没有记载驱魔的法事。传教士在记录中也预感到关于法事的记录会让读者看起来“觉得可笑”，但驱“魔”在传教士眼中的确是祛除了康熙所谓的胸中“郁结”，这是太子从10月被废到下一年4月复立过程中的转折点。

从10月17日康熙宣布废黜太子算起，到12月4日父子相见的这四十八天中，夺嫡的斗争已经陆续上演：有见于传统清史记载、各种影视剧都演绎过的看相人张明德案；该案最后以张明德被凌迟处死、皇八子被削去贝勒爵位结案。还有皇三子举报大皇子派喇嘛用巫术镇魔太子的案子；最后以镇魔所用人偶自京中多处地下被挖出、大皇子被削去爵位和所有职务而结束。在传教士的记载中，这两个案子也是四十八天里的重头戏，但他们对两个案子中人物关系的记录与正统清史有很大差别。这是本书的重点，将会在后面仔细分析。更重要的是传教士还记录了正统清史中没有记录的部分：比如康熙身边的太监群体用计扳倒大皇子，使其失去了储位争夺的资格；还有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

以《实录》为代表的官方记载在储位之争相关部分有所遗漏，以及记录之不可靠，是民国时期第一代清史研究者就已经发现的。最早系统论证清朝官方记录可靠性问题的是孟森。他是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最早研究储位之争的学

者。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就通过比对《大义觉迷录》与《实录》，呈现出后者记载中的问题。²《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1729）由雍正亲自下令编纂，用以批判当时关于他得位不正的各种流言。雍正亲自在全国推广这本书。朝廷不仅颁发了官方版本，还要求各地方翻刻、推广，并安排专门人员在地方宣讲。雍正定下的宣传目标是：“各州县远乡僻壤”，“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都要知晓。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雍正警告“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在这样开动国家机器从上至下的宣传下，《大义觉迷录》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书，在1720年代末到1730年代初广为流传。但刊布此书并没有达到雍正想要平息世间流言的目的，反而让关于他得位不正的传言流布更广。乾隆登基以后，在1736年全面禁毁此书。这本书流传到了日本，后来在清末被发现并重新印刷出版。³从《大义觉迷录》中，孟森发现了许多和《实录》有出入的记载。他提出了一系列萦绕在储位之争上的疑问：要是雍正的继位没有问题，那雍正朝的史官们为什么要在历史记载中做手脚？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同时，这些问题又引发了对清廷官方记载可靠性的怀疑，到底清朝留下来的官方记录在储位之争相关历史上有多大程度的后期虚构？到底官方历史中哪些内容我们可以相信？

这些问题，在孟森以后百年来一直存在各种争议。⁴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与储位之争及太子废立相关的清宫原始档案极少。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学术机构整理出了大批清朝满汉档案，为我们全面了解清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可惜的是，与储位之争相关的材料却并没有大量出现。比如本书提到的废黜太子后四十八天中发生的几起大案，留存下来的满汉奏折就没有直接相关的内容。同时，每天记载康熙日常事务的康熙朝《起居注》，偏偏这一年的没有存留。⁵而对于废太子问题，反而一直有传言《红楼梦》这部小说与之有关。小说开篇就以甄士隐、贾雨村两个虚构出的人物姓名的谐音点出：真事隐、假语存，来暗示世事记载有问题。更与本书有关的是，曹雪芹告诉我们：甄士隐，名费，字士隐，也就是甄费字士隐。现存最早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中，“费”字旁边写了个“废”字，这样一来，谐音就变成了：真废之事隐。废太子事中是否真的别有隐情？我们看到的官方记述中有没有虚构情节？这些问题一直只有猜测，没有答案。

只有找到其他记录，然后再与清廷官方记载进行比较，才可能知道官方记载是否有虚构，以及虚构的程度。就像我们看到一张人像照片后，想要知道照片到底有多少是“美化”，以及“美化”的程度是否已经脱离了现实而成了虚构，那就只有找到其他拍摄者拍摄的照片才有可能破解。找寻官方记载以外的资料其实相当于在寻找其他的拍摄者。这是民国以来清

史研究者一直在做的工作。大家最初想到的是在朝廷大臣的私人记录或者是从文人笔记中发现材料。比如吴秀良 (Silas H. L. Wu) 在 1970 年代出版的关于储位之争的英文专著中, 提到《李文贞公 (李光地) 年谱》记载了康熙在外出行营路上决定废黜太子的导火索, 是废太子有夜晚窥探康熙之举, 所谓“帐殿夜警”让康熙感觉到了危险。⁶这条记录佐证了康熙朝《实录》记载的相关细节。

但总体来说, 现在能找到的相关文人记录很少。即便找到, 也都是像《李文贞公年谱》这样的只言片语。尽管当时废黜与复立太子都曾昭告天下, 并非秘闻, 但天下文人似乎集体噤声, 各种文集笔记都鲜有记载。这可能与清代的文字狱有关。就算在康熙朝并非秘闻的废立太子之事, 到了雍正和乾隆朝又成了禁忌。康熙朝著名诗人朱彝尊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得闻太子复立, 写了一首题为《三月十日诏下青宫再建喜而赋诗》的五言律诗。青色五行属木, 而木为东方。青宫传统中指代太子的东宫。宣布太子复立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 而相关祭祀典礼在三月初十日。朱彝尊的诗揭示了复立太子是当时世人及时知晓的事件。这首诗见于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刊刻的《曝书亭集》中。这时太子已经再次被废 (1712 年康熙再次废黜太子)。可见康熙年间, 哪怕太子再次被废, 朱彝尊的“喜闻”之诗也还是可以刊刻流传的。但当《曝书亭集》在乾隆年

间被收入《四库全书》时，这首“喜闻”之诗就被删除了。⁷这也许是我们无法从现存文集笔记中发现太多资料来了解康熙朝储位之争的一个原因。

除传统的文人资料以外，清史学者还一直在寻求域外资料中的记载。1930年代，孟森在北京大学授课所用的《清史讲义》就已经在教学生使用《朝鲜实录》来比对清朝官方历史记载。比如在涉及康熙朝废黜、复立太子事时，他已经发现了《朝鲜实录》中有一段清史完全失载的历史：康熙为了复立太子，曾经公然在朝堂上“殴曳马齐”。马齐是当时首席满洲大学士，是满人臣子的领袖。清官方正史曾记录他和康熙的舅舅佟国维数次坚持举荐皇八子为新太子，而拒绝赞同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实录》中也确实能读出康熙为新太子人选与马齐等众臣几次互不相让的争执，甚至记载马齐在与康熙争执新太子人选时，曾经“拂袖而出”。但双方的矛盾是否能达到在朝堂上动手的程度？当时的康熙五十五岁，而马齐五十七岁。他们两位在这个年龄于朝堂上当着众臣之面动手，不仅有辱斯文，且完全背离了传统历史中构建出的君臣形象。起码孟森看到“殴曳马齐”的记录后表示难以相信，给出的解释是：“朝鲜忠于明”，因而“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⁸。但“殴曳马齐”确实有戏剧冲突效果，因而后来的小说、影视剧等都选择相信，让“殴曳马齐”渐渐成为了一个进入大众认知

中的有趣桥段。后来的清史学者在写到康熙朝历史时，都绕不开“殴曳马齐”这一节，用清官方史料批判此桥段之不可信。到底是朝鲜史料可信，还是清官方史料可信，很难一概而论。正巧本书使用的传教士资料将会为这一历史事件带来新的记录，也许会为康熙是否在朝堂上动手打过马齐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

许多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隶属于内务府，可以进出内廷。⁹传教士材料长期以来都是了解康熙朝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1940年代，王锺翰在其清史成名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用到的一条关键证据，就是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马国贤留下的。¹⁰后来更多在西方做研究的学者，如徐中约（Immanuel C. Y. Hsu）、吴秀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进一步拓展了用传教士的记录来研究清史的方法。

从方法上来说，本书通过传教士的记录来比对正统清史资料，与前人思路并无不同。而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所主要依赖的资料《北京纪事》本身。有别于此前已经被广为使用的传教士信件以及他们的年度报告等，《北京纪事》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回忆性的记录，而是日志型的记载。也就是说，它和现存记载康熙废立太子最主要的清官方资料《实录》拥有相同的记录模式。这样一来，两种记录的对比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二者的异同。二是由于《北京纪事》中关于天主教方面的

观点不被罗马教廷认可，因而它没有像许多传教士信件一样对外刊发。《北京纪事》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在此前的三百年间，只有极少数的教会学者使用过它。因而对于清史研究来说，这完全是一套全新的资料。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北京纪事》中关于康熙废黜、复立太子期间的事件框架，以及时间、地点等都与《实录》记载一致，而不同的是事件中的人物关系，即《北京纪事》记载的几位皇子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与《实录》有天壤之别。用最简单直白的话来说，《实录》中的好人，在《北京纪事》中是引起夺嫡之争的元凶；而《实录》中的恶人，在《北京纪事》中是最值得同情的人。在相同的事件框架下，《北京纪事》和《实录》为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但又都逻辑自洽的叙事。引人深思的是，只有一种过去曾经真实发生过。如果传教士的记录是可信的，那么之前从《实录》建立起的对于诸位皇子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历史人设，将会坍塌改变。历史前后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如果这段时间内《实录》树立起的皇四子、皇八子等人的历史人设崩塌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相信正统清史材料对接下来夺嫡争斗中各位人物的记录？而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起点，正是验证《实录》是否存在虚构的情节。这是本书论证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副标题中所谓“正史虚构”的根由。

本书对过去发生之事的探索主要通过比对外中材料的

异同而展开。众所周知，康熙在 1708 年 10 月第一次废黜太子，1709 年 4 月复立太子，再到 1712 年第二次废黜太子，此后太子位空缺，一直到 1722 年 12 月康熙去世，雍正登位。对这一段起伏的夺嫡历史，鉴于已经有众多著作进行过梳理，本书不会对此过程中的事件一一涉及。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与太子废立相关的历史事件来观察正史中的虚构以及虚构的程度和方式。

De Beatissimi Patris Clementis XI amore et sapientia plenam intentionem cognovimus Pekini die 17. Januarij Anno salutis 1704. ex literis Romae datis anno 1702. die 7. Februarij ab Igno Mno et R. P. Pekinensi. P. Carolo Thoma Maillard de Tournon ad P. Thibysium Sinalensem S. V. Provisum, in quibus sic ait: Sua Sanctitas mota per actum de summa clementia à sollevare la mia debolezza al Patriarcato d' Antiochia, determinandomi a ricevere l'Intimate Aplice con facilità di legato à favore in questo vastissimo Imperio della Cina, e nell' India Orientale, per haver al mio ritorno (so Dio ma ne farò la grazia) distinta informazione dello stato di quella nascente Christianità, per visitarla, confortarla, e soccorrerla spiritualmente in suo nome. Penso, che io come ho incontrato in Europa appreso universale appo chi ha qualche Zelo di Religione, non può se non essere di somma soddisfazione di V. P. R., che tanto ha cooperato, e tutavia coopera alla coltura di quella piante novelle nella prima Evangelica.

Magna hac munia nobis solatio fuerunt, cum idipsum à sua sanctitate
determinatum revocavimus, quod in procedendo Pontificatu à summopontifice
nostro impensis libris vulgaverant anno 1700. Ut Civitas Vicarij
sanctissimae intentio suam sentiretur effectum, et illius P. Petri colonie et in-
colamj adveniret, superiores nostri preces et sacrificia indigerant, quae Divina
Benedictio nobis Vobis, et Ecclesiae laetitia indigerent fieret.

In eadem citata Epistola M^{ra} S. Petri pro humanissima sua benignitate
scrivete: Io però per riconoscermi indovento troppo debile, e poco corrispondente
alle tante Intenzioni di Sua Beat. passo a tutti i mezzi che possono aver luogo l'as-
soluta impotenza, a cui sono chiamato dall'Obbedienza, e rispetto che doppo la severa
admonizione di Dio, le prudenti consigli, e gl'autorevoli uffizj di V. in quella Corte
Imperiale possono molto contribuire alla salute e prosperità delle mie incombenze
... prego con quella confidenza che mi danno l'esperienza tua Sincera, e il
nostro tuo Telo fidele verso la Sede, e che ho sempre havuto ne P^{ri} della Compagnia

Quibus lectis P. Philippius Grimaldi libenter ait: haec sua obsequia commendat
in Carthaginiensem et Tiberiensem Portam, ut gratia temeritate quantum quibit foret, Plinio
Pris obsequeretur. Quoniam verò in memoratis litteris sit mentis auctoritate pleni officij
Patris Grimaldi, seris monendum duci fecerem. Præ Grimaldi nec esse, nec fuisse un-
quam Mandarinum, id quod gratij ignorare vellet omnes illi, qui antea cum scribunt
et in Europa etiam imperitias imagines in libris suis exponunt, ad improbandum, quod
non meruit. De hoc non alium testem appello, quam ipsum Pl. P. Marjort Elpin.

Fatum abest, h
 Qui dicitur p
 6. 2. 7. 1. 2.

2
Dante's Divine Comedy
practical English profile
class 9/10

$\frac{3}{2}$
D'22a per i 9 gradi
man con la cura sua
in clima impetuosa

1
 et ferialibus diebus
 et festis generalibus
 per totam annuam

...which I find
...on a paper fold



彩图 1 《北京纪事》原始稿件书影

(AP1,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5)

目 录

致读者 /1

第一章 历史的记录 /1

本书的“正史”是指哪些? /5

清初朝廷中的传教士 /12

为什么会有《北京纪事》这部资料? /20

《北京纪事》为什么会记载北京宫廷之事? /24

为什么以前的学者没有使用《北京纪事》? /26

《北京纪事》的史料价值及其可信度 /28

第二章 一废太子 /31

神父巴多明的报告 /36

大皇子背后的故事 /46

张明德案中被篡改的历史 /49

从废到立的转折 /57

第三章 复立太子的曲折 /63

康熙为什么想要复立太子? /64

众人为什么会一致推举皇八子? /87

康熙为什么不选皇八子? /94

群臣为什么不愿意复立太子? /97

君臣拉锯 /102

第四章 “历史”的炮制 /109

别无选择的皇三子 /110

树立皇四子形象 /121

销毁材料 /124

记录比对 /126

太子与索额图 /139

第五章 回到康熙早年 /149

《西征随笔》的由来 /153

从康熙学习传统文化说起 /166

以纳兰性德为例 /170

上有所好 /177

康熙南巡 /180

第六章 家之罪魁 /189

高士奇与康熙的关系 /196

高士奇与索额图的最后时光 /206

王鸿绪查出的密案 /215

呢比匪人 /229

后面的事 /238

太子好不了的病 /248

君臣对立与选太子 /257

康熙立嗣的标准 /266

第七章 年羹尧和皇十四子 /269

康熙栽培的年羹尧 /285

领兵与储位 /303

皇十四子的功勋 /311

康熙之死 /327

雍正虚构历史 /333

跋 /345

附录一 《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废黜太子缘由 /375

附录二 《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索额图获罪原因 /378

附录三 康熙推迟重立太子谕 /381

附录四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 /384

注 释 /387

参考文献 /445

后 记 /467

致读者

本书作为一本现代历史学规范下的专著，必然少不了一些材料交代和细节论证。正式的故事从第二章开始。第一章是对本书使用材料的背景介绍，类似于法庭审判前，对证人身份、证物来源做说明。恭请耐心阅读。后面章节中会出现一些原始材料的引用，您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或者跳过，这都不会影响对全书故事的欣赏。

本书把前人研究回顾，以及一些学界内部才会关注的问题，放到了注释中。由于一些注释过长，已经不适合使用大家习惯的脚注，本书使用了尾注。随书附送书签两张，读者可在阅读正文时使用其中一张，另一张则用于相应的注释部分。

第一章 历史的记录

雍正登位后，与皇三子允祉一起编订了《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收录了康熙作为父亲平时教育他们时说的话和讲到的往事。其中有一条与天主教传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1708）相关：

朕（注：康熙）虽于谈笑小节，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养心殿营造事务时，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进内与朕闲谈。中间大阿哥与徐日昇戏曰：“剃汝之须可乎？”徐日昇佯佯不采，云：“欲剃则剃之。”彼时朕即留意大阿哥原是悖乱之人。设曰：“我奏过皇父，剃徐日昇之须。”欲剃则竟剃矣，外国之人谓朕因戏而剃其须，可乎？

其时，朕亦笑曰：“阿哥若欲剃，亦必启奏，然后可剃。”徐日昇一闻朕言，凄然变色，双目含泪，一言不出。

既逾数日后，徐日昇独来见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之神也！为皇子者，即剃我外国人之须，有何关系？皇上尚虑及未然，降此谕旨。实令臣难禁受也。”

厥后四十七年朕不豫时，徐日昇听信外边乱语，以为朕疾难愈，到养心殿大哭，自怨其无造化。随回，至家身故。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亦可以失人心也。¹

徐日昇是葡萄牙人，1672年到达澳门，一年后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神父招入宫中，协助观测天文，并教授康熙西方音乐与数学。徐日昇到达北京的1673年，康熙十九岁，而徐日昇二十八岁。这时康熙铲除鳌拜仅过了四年，也就是说，徐日昇在康熙亲政之初就已经来到康熙身边，做了他的老师。徐日昇来到北京时，北京还只有南怀仁、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和利类思（Lodovico Buglio）三位神父，因而他也算是出现在康熙身边的第一代神父。在前三位神父相继去世后，徐日昇从1688年开始就成为了康熙身边最为信赖的传教士。也是由于徐日昇入宫时间早，而且西洋传教士在康熙年间归内务府管理，可以进出内廷，因而许多皇子都是徐日昇看着长大的，他们之间也都是老熟人。²

有了这个背景，才能明白上面这段故事中，为什么徐日昇这个外国神父能跟大皇子一起在内廷的养心殿中和康熙闲

谈，而大皇子也可以开玩笑说要剪掉徐日昇的大胡子。这段话除了展示徐日昇和康熙一家的亲密关系以外，跟本书有关的内容就是这里提到徐日昇的去世。徐日昇死于1708年12月24日，正是康熙废黜太子以后与朝廷权贵为新太子人选来回争执的时期。这一年，康熙五十四岁。而六十三岁的徐日昇已经行走在康熙身边三十五年了。康熙跟他的儿子们讲起徐日昇生前因为听信外边乱语，以为他生病难愈，而到养心殿大哭，这说明康熙对徐日昇是心存感念的。在感叹康熙与徐日昇的交往之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平时都能单独见到康熙的徐日昇，这时见不到康熙了，而只能在养心殿大哭？

《北京纪事》恰好也记载了徐日昇当时求见康熙而不得的往事，同时还给出了答案。1708年10月17日，康熙在外出狩猎的行程中宣布废黜太子。这个决定，根据传教士的记录，并没有和朝中大臣商议。因而康熙在10月底回到北京以后，就拒绝会见任何人，以免有反对废黜太子的人找他。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徐日昇到宫中求见康熙而不得的事。因为康熙担心徐日昇这个老熟人是来给太子求情的。

为了传教事业，徐日昇等一众传教士几十年来在太子成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比如早在康熙亲政前，传教士就在康熙的私人圈子中与索额图相识，共同为康熙铲除鳌拜出

了力。很多传教士写的记录中都提到过索额图，称他“Sosan（索三）”，因为他是索尼的三儿子。而太子的生母孝诚仁皇后正是索额图大哥的女儿，也就是说，索额图是太子母亲的娘家人。有了索额图这层关系，传教士群体在太子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近他。

尽管1703年索额图因为政治原因倒台去世，传教士群体与太子一系依然维持着联系。1706年，教皇派到中国的使节入京后，除康熙接待之外，太子也专门宴请了他们。教皇使节还乐观地向欧洲汇报过未来中国的皇帝会继续善待天主教。所以，徐日昇等传教士与太子一系交好是康熙很清楚的事，也是当时天下共知的。因而当康熙得知徐日昇来求见时，马上意识到这是来给太子说情，请他三思的。

据《北京纪事》的主笔纪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记载，1708年11月1日，他在宫中看到太监询问来求见康熙的徐日昇，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流言（指废黜太子相关的事）才来的。徐日昇回答，他确实听到了各种流言，但那些他都不关心，也与他无关。他每天过来请安，完全只是担心皇帝的身体被病痛所折磨。太监把徐日昇的话带了进去。过了一会，太监出来传达了康熙的话：“我的身体还好。”《北京纪事》还特地用字母“*mini beie (beye) sain*”记录下了这个回答，表明当时太监是用满语把康熙的原话传递给徐日昇神父的。³这

也表明康熙认可徐日昇当时做的是满人传统中奴才对主子的请安。

至于为什么康熙要在行营路上宣布废黜太子，而且回京后一段时间内拒不见人，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细说。而在使用《北京纪事》来增补清史前，这一章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本书所谓的正史，哪些清朝的材料被本书当作了正史。这样可以在本书一开始，明确书名中所谓“正史虚构”是哪里的虚构。其次，在使用传教士的记录前，本书会简要介绍一下北京传教士在当时北京城中的地位，以及为什么这些西洋人有资格知道宫内之事。同时，这一章也会介绍《北京纪事》这份资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份可靠的历史资料。

本书的“正史”是指哪些？

与满文文字是在蒙古文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情况不一样，满人的档案记录和正史书写建立在古代中央王朝官修史书书写的传统之上。皇太极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后，就开始学习和引进明朝的朝廷体制。内国史院作为内三院之一，是皇太极第一批模仿明朝廷建立的文职机构之一。由于是效法明朝，我们看到的清代正史书写的架构、形式，都和明朝基本一致。⁴

从今天研读历史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历史材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当时的档案材料，比如官员给皇帝上的私密奏折，或者官员通过朝廷公用渠道上的题本、奏本等。这些是了解过去发生事情的理想材料，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后人的修订。但问题是这一类材料的留存完全没有规律。有些事件有奏折，有些事件则完全没有相关奏折留下来。第二类是《起居注》，由跟在皇帝身边的史官记录的皇帝言行。这种记录有即时性，但也不乏身边官员的主观性。他们或者皇帝决定哪些可以记录，哪些不能记录。他们记录的主观标准到底是什么，至今不是很明确。他们有时记得很详细，但有一些内容又完全失载。比如《起居注》中完全没有出现过康熙皇帝跟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知识的内容，但康熙学习传统文化就有详细记录，甚至把康熙与老师的对话都一句一句记录了下来。再比如康熙南巡所到之处，有些有记录，有些又没有。所以《起居注》并不是像其名字所言，真正把皇帝起居之间的事都包含在内。对于后世的历史研究来说，以上两类材料都很有价值，但缺乏系统性。对于特定的内容，在这两类材料中能不能找到相关记录，可以说是全凭运气。

相对来说，有系统性的材料是第三类——事后的官方总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实录这种编年史。实录是在皇帝去世后，由继位的皇帝组织大臣根据朝廷内的档案、记录进行编

修。选去编修的众大臣是兼职做这件事。修史，特别是编修官方的历史，对于传统士人来说是一种荣誉。由于实录是皇帝去世后就开始编修，时间近，很多记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本书来说，雍正登基后马上就组织人编撰的《圣祖仁皇帝实录》，是后世研究康熙朝的重要历史材料。另外，各种以特别话题为中心的总结也属于第三类。比如本章开篇写到的《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就是雍正朝编订的康熙在皇家内部的谈话记录。也有当朝在事件完结后马上写出的总结，比如康熙时纂修的《平定三逆方略》（1681年平定三藩，1686年书成）和乾隆时编订的《平定准噶尔方略》。

对比前两类，第三类记录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知道了结果以后才编订而成。比如编订康熙朝《实录》时，编纂者已经知道了康熙朝晚期最大迷局的结果：皇四子做了新皇帝。要显示出新皇帝是众望所归的最佳选择，其中自然不会出现皇四子在康熙朝不好的内容，就算写过一两句话，也马上会作解释（参看第四章）。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第三类记录是事后编订，又都自成系统，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历史书。而本书所谓的“正史”，就是指这第三类由清廷组织整理和编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书写，应该无所谓“正”与“不正”，本书只是根据传统语言习惯，用“正史”这个词来指代清朝官方组织书写的历史。

后世对第一次太子废立这段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康熙朝《实录》。这部编年史在康熙去世一个月后，就由雍正任命马齐、隆科多等人负责选调人员着手编订。⁵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康雍乾三朝皇帝特别注重历史编修，他们会在繁忙的政务以外，亲自阅读编订好的大部头历史，并且提出修改意见。康熙曾要求《明史》的编修人员要把编好的《明史》分卷次呈送御览，不要写完了才送来，这样不便于他批改。⁶康熙朝《实录》也是一边编，一边呈送给雍正审定。开头两卷编好后，雍正就看过，并作了指示。⁷按参与编撰官员的话说，“其中规模体例，悉蒙皇上指示”⁸。后来雍正看到《实录》中康熙四十七年废黜太子时期的记录，还给编修《实录》的张廷玉讲了一些“前后情节”，命令他添加到《实录》中去。⁹而且康熙朝的《实录》到了乾隆朝，又经过了乾隆及其史官的进一步处理。¹⁰

在皇帝亲自操刀审核下编撰的《实录》，其可信度，特别是对于皇家历史的可信度，早就有学者怀疑。¹¹孟森在一篇讨论储位问题的文章开头即指出：

今有一语应先声明者：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清之改《实录》，累世视为家法。¹²

而让孟森等学者感到无可奈何的是，尽管他们发现了《实录》的各种问题，但却没有其他材料可以重构发现问题的历史，因而只能停留在质疑层面。比如，孟森发现在康熙朝《实录》以及根据其乾隆朝以前版本编写的《东华录》（蒋良骥著）中明确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丑刻（半夜1—3点）病重，召皇四子速至；寅刻（凌晨3—5点）一众皇子和隆科多到现场，康熙宣布传位于皇四子胤禛。这时皇四子尚未到达，不在现场。皇四子在巳刻（上午9—11点）赶到，面见了康熙。在当天他还三次进入探望康熙，康熙告诉他自己的病情加重了；康熙于当晚戌刻（晚上7—9点）病故。按《实录》中的叙事，康熙在皇四子还未到达前的凌晨3到5点间已经当众宣布传位于皇四子。如果《实录》的记录没有编造，那么没有任何可能，康熙在临终时，会唯独不给皇四子说已经选了他当皇帝，同时嘱托他几句。孟森把推断逻辑说得很清楚：

圣祖末命，在崩御日之寅刻。至巳刻，而世宗（注：雍正）入寝宫，临病榻，圣祖尚能亲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孟森注：“臻”字世宗谕旨作“增”），则其语必甚详，非病革不能发言情状。又自寅至戌，历时凡八（注：八个时辰，约十六小时），其间已宣露天位之有属，岂不声闻于

外，道路皆知？¹³

但在雍正七年雍正自己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叙晚于其他皇子赶到康熙病榻之侧，康熙虽也与他说了话，但直到康熙戌时去世后，他才“惊”闻隆科多传达的继位遗诏。两种说法看起来尽管是微小的细节差异，但是两次官方描述中雍正给出的继承大位的最后时刻存在差异，这是出乎常理之外的。就是普通人，父母生前最后时刻的言行，都没齿难忘，更何况这是天下交接的关键时刻。另外，《实录》中说康熙在病重的丑刻就第一时间去召皇四子。畅春园（现在的北京大学附近）到皇四子当天所在的天坛，距离约二十公里。而皇四子巳刻才到，相当于一个来回八十公里用了四个时辰，约八个小时。所以，《实录》提供的时间线也是对不上的。

在现代审讯中，判定嫌疑人口供真假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反复讯问类似的问题，辨别供出的细节是否对得上。这个策略所基于的原理是：已发生的过去只有一个；如果口供是真实的，那么细节就会吻合。如果口供是编造的，一个谎言就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弥补，那么口供的细节难免出现矛盾。¹⁴《实录》和《大义觉迷录》其实就是对于康熙的最后时刻，雍正在不同时间所给出的两次口供。但可惜的是，两次口供的细节存在出入。从逻辑上来说，互相矛盾的两份记录，有可能其中一种是

真实发生过的，但也有可能两种都是假的。由于缺少其他证据，康熙最后一天发生的事就成了未解之谜。

需要事先明确一点：尽管本书后面的章节会立论《实录》存在不实记录与情节虚构，但这并不表示对《实录》整体可靠性的怀疑。本书所持的观点与孟森相近，就是《实录》中有问题的部分只是“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从体量上看，《实录》中关系到雍正及皇子间夺嫡斗争的部分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

另外，除了对一些皇家之事的刻意删减和虚构以外，《实录》对于有些事情失载并非故意为之，而是清初皇帝有意回避或者绕开已有的朝廷系统来处理一些事务的结果。已知一些绕开朝廷处理的事务也并非机密，只是因为清初皇帝有完整的满人私人网络，他们选择用私人网络处理了一些朝廷事务，因而这些事务在《实录》中没有记载。¹⁵像一些当时西方都知道的著名事件，比如康熙接待教皇的使团，康熙与教皇的交往，雍正派使团出访圣彼得堡，雍正和乾隆在宫中组织人员学习拉丁文¹⁶……都是皇帝依靠私人系统办理的，也就在官方史书中不见踪影。像康熙立储这样首先属于家庭内部的事务，很多细节没有记录也是可以预期的。汉人臣子在催促康熙立储的时候，都会说到，作为汉臣，对皇上的家事知之甚少。¹⁷由此可见，传统清史记载上的一些缺失也源于清初独特的权力运作结构，

并不完全是有意删减。

清初朝廷中的传教士

伴随着 16 世纪兴起的世界航海贸易，天主教传教士从欧洲去往世界各地，以求把他们的福音散播到更多地方。最早进入中国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1582 年，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澳门，随后前往广州、肇庆、南昌、南京，并最终获准进入北京。对于最早进入中国的明代万历朝传教士而言，中国的人、物、语言、思想等一切都是全新的，都需要他们摸索和适应。当全球化之初，倚仗航海技术走向远方的只有两种人：商人和传教士。商人往来的目标很直接，就是贸易，他们不需要切实摸索和适应他们不熟悉的异国文化；但传教士的目标在于传教，就必须理解所到国家的人和事。最早一批传教士在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后，认为要在有限的人力条件下在这么庞大的国家传教，最重要的是接触权贵，得到他们的认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入华传教士花了很多人力来接近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也留下了很多他们与当时士绅文人交流的佳话。他们希望通过获得士绅文人的认可，来影响普通群众对他们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的印象。

1601 年到达北京的利玛窦给万历皇帝进献了西方的礼物，

并获允在北京居住。1605年，他还新建了北京第一所教堂（现在的宣武门天主堂）。利玛窦曾经试着接触万历皇帝，比如给万历皇帝进献《坤輿万国全图》。这张世界地图上展示了美洲，同时又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正中，利玛窦希望能够以此引起万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但可惜未能奏效。¹⁸尽管如此，利玛窦还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圈子中站稳了脚跟，并引导了像徐光启这样的高官皈依天主教。

入华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传教士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扎下了根。他们也和当时的百姓一样，经历着明清交替之际的各种变故。明末的流寇、农民起义军、清军入关，这些都在传教士的笔下有所记录。1642年，明军与李自成在开封附近决战，其中一方挖开了黄河大堤，淹没了整个开封，据传三十万人被淹死。¹⁹葡萄牙耶稣会神父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edo）1631年就来到这里建教堂传教，最后他也在洪水中遇难。当1643年李自成攻占西安时，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就在那里——他在1638年就已经到西安传教了，还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后来吴三桂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剿灭李自成残部的历史。²⁰1644年，张献忠攻入成都，屠杀四川之时，耶稣会神父利类思和安文思就在那里。利类思在1635年到成都，在当地建立教堂传教。两位神父都留下了他们所亲历的张献忠在四川种种恶行的记录。²¹

清兵入关后，传教士也和当时天下人一样，不知道明朝是否还会复国。耶稣会负责北方地区的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和负责南方的艾儒略（Giulio Aleni）分别制定了如何应对当时局势的计划。一些传教士，比如著名的汤若望（Adam Schall），很快投降了清廷，而另一些传教士坚持效忠明廷，跟着南明小朝廷一路向南撤退。比如卜弥格（Michel Boym）和瞿安德（Andreas Wolfgang Koffler）神父为南明永历帝的嫡母王皇后施洗。卜弥格神父更是在1651年带着王太后的信，返回了欧洲，希望各国能派兵援助南明。²²还有一些传教士，比如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先是效忠明廷，但在清朝军队打来时就投降了。

从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到后来平定南方，许多在华传教士都是亲历者。他们跟许多明朝子民一样，一步步接受了朝代更替的现实，接受了清朝统治。在北京，汤若望在清军入城的第二天，就联系上了当时负责政权过渡的范文程。范文程赏识汤若望在天文方面的才能，安排其掌管钦天监。于是汤若望成了新廷上的大臣。在北京另外两位重要的神父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最先在成都张献忠的朝廷做官，后来在战场上被俘，成为了满人士兵的奴隶。两人在1648年被押解回北京后，最终成为了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的家奴。²³通过佟家的关系，两位神父接触到了顺治皇帝，为顺治皇帝打理各种西

方来的器物。顺治皇帝在 1655 年拨地赠款给利类思和安文思修建教堂。²⁴这间教堂后来被称为东堂（现在的王府井大街 74 号）。

顺治去世后，鳌拜辅政期间，汤若望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失势，同时他掌管的南堂也被没收，东堂由此成为传教士步入康熙世界的最早根据地。由于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是佟图赖的家奴，而佟图赖是康熙的外公，因而从政治派系上来说，两位神父以及他们的东堂属于康熙的外戚势力范围。这让传教士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并在铲除鳌拜的布局中发挥了作用。²⁵从 1669 年铲除鳌拜起，终其一生，康熙都有传教士活跃在身旁。他早年平定三藩、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三征准噶尔的噶尔丹等一系列丰功伟业中都有传教士的身影。但传教士的作用在清朝官方历史中记载都比较简略，比如在平定三藩时，清军的大炮笨重，在南方山地运输遇到困难。南怀仁在短时间内做出了技术上的革新，造出了在南方山地也适用的大炮。战争中任何的技术优势，在战场上都是致命的，但于此，官方在事后总结平定三藩的《平定三逆方略》中仅有一句话的记载：

上谕南怀仁曰：“大军进剿，亟须火器，尔可铸造火炮，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于是南怀仁

多造木炮等火器，陆续解送军前，以资征剿之用。²⁶

康熙善于使用主动投靠或战场上擒获的外族人，不仅仅体现在容纳传教士这一点上——清军在中俄冲突中俘获的俄罗斯人，康熙直接把他们收编到了直属于他的镶黄旗中，让这些俄罗斯人成为了旗人。²⁷

从人事关系角度来说，康熙朝的传教士属于康熙的内务府，不属于朝廷系统。康熙年间，紫禁城内廷与外朝的物理分界线在乾清门。步入乾清门，则进入内廷，而朝廷大臣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进入。出入内廷在清朝是一种特权。由于传教士在康熙朝隶属于内务府管辖，因而他们可以行走于内廷之中。本章开头写到康熙、大皇子与传教士徐日昇在养心殿（位于内廷）的故事，就是他们在内廷中的私人交往。在1706年与教皇使节的告别仪式中，在华传教士与内务府人员站在一起，而不是和教皇使节等人站在一起；教皇使节行礼时，他们也不需要一同行礼，当时的解释就是：“耶稣会神父是被算作康熙内务府的一分子。”²⁸

在接待教皇使节后，康熙决定正式管理所有在华以及以后来华的传教士。这时他绕开了朝廷系统中本来管理僧侣的礼部，选择由内务府来操办。内务府会给经过审核的传教士一张印票，上面写有该人的简单身份信息（见图1.1）。当时康熙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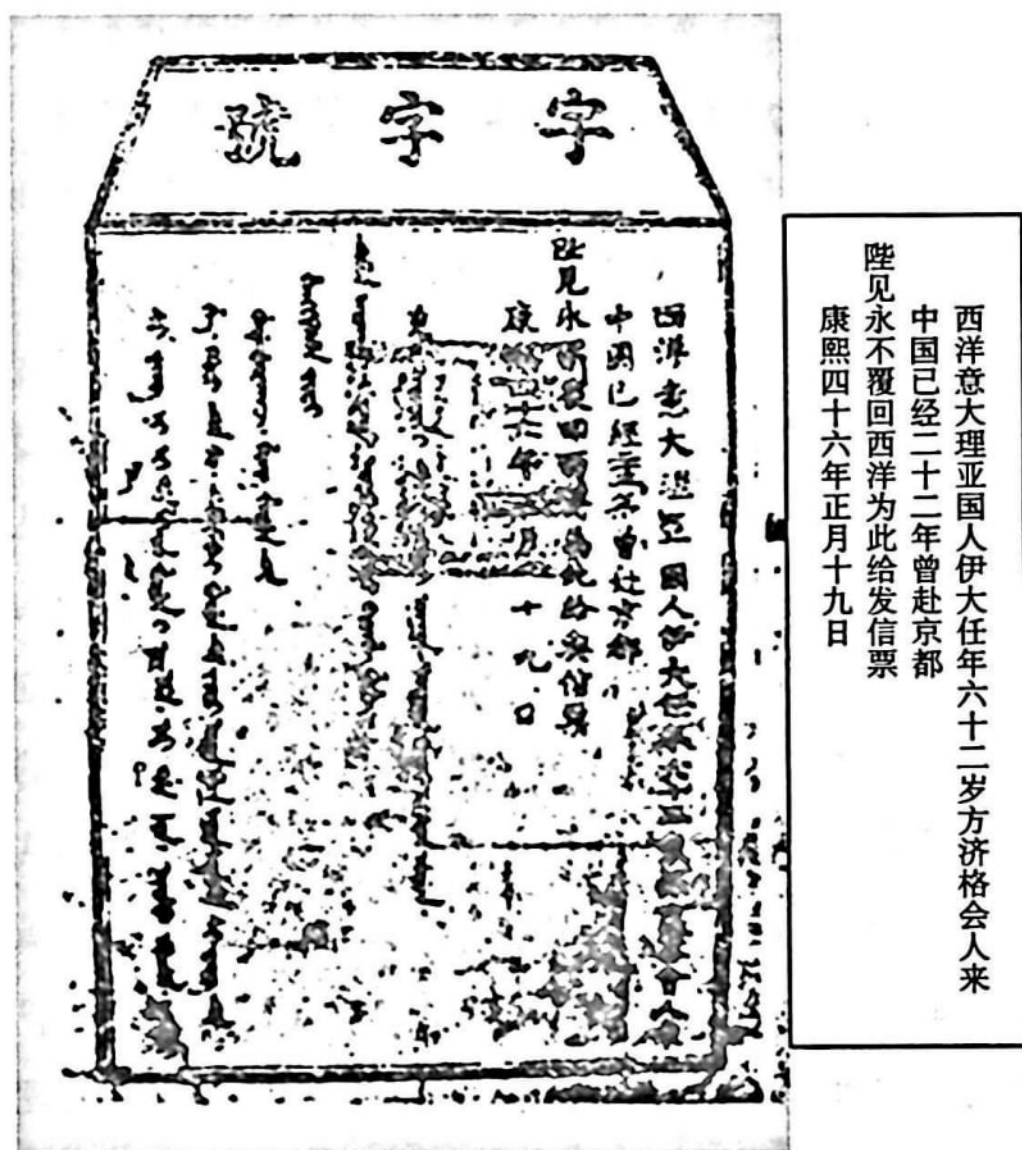


图 1.1 内务府发给传教士的印票
(鞠德源、田建一、丁琮,《清宫廷画家郎世宁》, 34)

励各地的传教士来领票，告诉他们领了这张票其实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有了一张护身符。康熙说：

朕给与伊等以信票（注：即印票）后遣回各省。如此，该督抚等见朕所给信票，便自然会无事平安。着此普遍晓谕，随到随给。²⁹

后来，传教士在地方上出示印票时，由于地方官员从未见过内务府给僧侣发的身份文件，以为是假造的，便发信到他们认为应该管理传教士的礼部进行核实。康熙坚持传教士由内务府管理，让内务府把认证过的传教士名单知会礼部，再让礼部通过官僚机构的渠道知会各地官员。后来，再有相关传教士的问题，地方官员就直接发信到内务府问询。在这样来回的认证中，传教士在内务府中的地位也在官场中得到了确认，官员们都对他们礼让三分或者说敬而远之。有了这层身份的加持，自然如康熙所说，传教士“会无事平安”。最初康熙委派管理传教士印票事务的是大皇子。³⁰

传教士自己当然也知道能拿到内务府发放的印票，相当于康熙的府中之人，属于康熙的私人圈子。纪理安为此在《北京纪事》中专门讲解过拿到印票后，他们与归礼部管理的和尚有了区别：

那些说我们与和尚地位差不多的说法是不对的。和尚受官僚机构以及地方官的管辖。但我们拿的印票，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而且就像赫世亨（注：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所说的那样，官员们看到我们的票后都会礼让三分。这些票都是皇上亲自发放的，又称“龙票”，上面有龙的标志，外加内务府总管的印。这样一来，有这个票的人就不受普通官员的管辖了。

而且，欧洲人拿到的这个票是在皇帝御前发放的。这在中国来说是最高的待遇，象征着一种特别的恩宠。当然，这个票也不能拿出去胡乱使用，小心谨慎也是必不可少的。³¹

纪理安用拉丁文写下这些，肯定有向罗马那边炫耀地位的意思。但了解清朝官僚运作机制以后，就明白他并没有夸张。内务府的人，属于康熙的私人圈子，在地方上他们确实不受地方官直接管辖。就算内务府的人在地方上犯了事，地方官员也要知会内务府，由内务府或者皇帝来处理。这种特权，就是纪理安所谓“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的意思。

在康熙朝，北京总共有三间天主教的教堂：南堂（宣武门教堂）、东堂（王府井圣约翰教堂）和北堂（1703年康熙赐地修建，原址位于蚕池口，光绪间迁至西什库）。因而在京传教

士在康熙朝被统称为“三堂西洋人”。在康熙的整个人事布局中（包括其私人网络和朝廷系统），三堂西洋人与内廷养心殿、武英殿当差之人类似，都属于内廷奴才。他们的这一地位，在康熙六十大寿（1713）的庆贺盛典上也得以明确展示。当时各国使节、王公贵族、朝臣以及地方官和内廷的奴才仆从，都根据各自的身份站在不同的区域来向康熙祝寿行礼。而“三堂西洋人纪理安、苏霖、白晋、巴多明等”作为一队人被安排与内廷养心殿、武英殿当差之人等站在乾清门一侧参加仪式，并为康熙祝寿行礼，这个站位便说明了他们在当时整个朝堂之上的位置。³²只有理解了当时传教士的位置，特别是他们隶属于康熙的内务府，可以行走往来于康熙的内廷，才能理解为什么传教士能够记录连朝廷史官（正常情况下不能进入内廷）都记录不到的内廷之事。

为什么会有《北京纪事》这部资料？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北京纪事》写作的初衷并非专门记录北京官场之事，而是传教士用来记录教皇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节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到达北京后各种事情的日志。《北京纪事》的记录开始于1705年12月，这是多罗即将到达北京的时刻。多罗在到达中国前，已经在印度

停留了半年，在当地解决天主教在印度传播中的各种问题。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心里明白，多罗到中国主要是来解决传教士内部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相关争议。天主教是一个教规严密的宗教，在中国传教时，他们一些教规势必和中国习俗存在冲突。比如，中国传统士子要拜孔子，而天主教是一神教，不允许信徒祭拜其他偶像。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天主教可以容纳拜孔子，因为孔子不是神，拜孔子只表示对孔子的尊重；但另一些传教士认为拜孔子时有祈祷成分，比如求孔子保佑科举成功等，这样就与一神教的教规发生了冲突。中国是传统的文明古国，习俗众多，如何对待，需要传教士在其内部进行界定。但天主教内部各派在许多问题的界定上不能达成一致。他们从明代晚期就开始争论，持续了五十年。³³1704年，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取证，教皇终于决定要在天主教内部统一思想，对相关争论逐条做出裁决。简单来说，教皇的裁决与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观点相悖，所以后者已经预感到教皇使节多罗入京后，会与他们发生争执。北京三个教堂的传教士在多罗还没有到达前就先开了会，在会上统一了思想，同时也决定要未雨绸缪，记录下多罗入华后的方方面面，如果以后与教皇使节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好有凭据。他们推选出传教士纪理安来负责记录。

纪理安在《北京纪事》最开头的“致读者”部分，就明言：

我知道欧洲将会出现各种对北京出使的记载。不过，我不会等到它们出现。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记录写出来。而且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真实并有据可查的。³⁴

当时基本所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使团在回到欧洲后，都有使团成员写下他们的中国见闻。北京传教士明白这一点，同时也知道多罗是由罗马传信部（Propaganda Fide）派出来的使节。北京传教士都是耶稣会成员，而传信部在罗马就与耶稣会关于如何在海外传教的议题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传教士并不打算服从多罗传过来的教皇旨意，并期待使节把他们的观点带回罗马。因而他们强烈感到有把双方的争论交流记录下来的必要，以免自身名誉受损。

纪理安出生在德国城市乌兹堡（Würzburg）。除了身为传教士外，他还在大学教授过数学，对化学也有研究。1695年纪理安入京后，康熙亲自面试了他，并让他负责在华建立一间皇家玻璃厂。³⁵该玻璃厂隶属于内务府，1696年建成，与北堂同处北京蚕池口。³⁶在纪理安的主持下，外加欧洲派有专门人员来传授技术，北京玻璃厂很快就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尖水平。1706年，即建厂十年后到达中国的教皇使节，惊诧地发现，中国产的玻璃上添加的珐琅彩已经能与当时欧洲最有名的意大利威尼斯制品相提并论。³⁷也是因为忙于玻璃厂的

事务，在《北京纪事》中可以看到纪理安对被派记录教皇使节活动这一额外且繁重的任务有一些抱怨。1711年后，康熙又委任他做了钦天监的监正。

在北京传教士里，纪理安还有个身份是公证员。传教士发回欧洲的文件，经他公证后，就相当于拥有官方认证。因此由他以公证员的角色来记录，也是对记录可靠性的保证。由于《北京纪事》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向欧洲，特别是教廷显示出北京传教士的清白，也就是显示他们是在合理范围内、在不违背教义的情况下与教皇的使节多罗争论，因而《北京纪事》的产生过程十分严谨且规范。首先，纪理安写下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同时还以北京耶稣会的名义要求某些传教士来撰写他们亲自经历的事件。比如跟这本书有关的康熙废黜太子那次外出狩猎途中的见闻，就是由跟随康熙出行的巴多明神父执笔的，纪理安将其直接放到了《北京纪事》中。纪理安每写完一部分，就会把稿件送到在开封的传教士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那里，由后者誊录一遍。这是因为纪理安字迹欠佳，而骆保禄是整个中国北方教区书写最工整漂亮的一位传教士。骆保禄抄写好的稿件，经过纪理安校对和稍加修改，再由其他北京传教士传阅，经多方审读后，方才确定下来。³⁸

可以想见，《北京纪事》最开始记录的时候，并没有计划持续很多年。但多罗入京后，天主教内部的礼仪问题把康熙本

人也卷入到争论之中。本来多罗 1706 年就要离开中国，但在康熙的授意下，广东官员联系了澳门的葡萄牙人，把多罗软禁在澳门，直到他 1710 年去世。同时，康熙于 1706 年和 1708 年分别派了两组传教士作为他的钦差，到欧洲讲述他对礼仪之争的观点。由多罗入京引起的相关争论，并没有因其离开北京甚至去世而停止，《北京纪事》也在继续书写，直到 1712 年 4 月才停笔。

《北京纪事》为什么会记载北京宫廷之事？

既然《北京纪事》是为记录与来华教皇使节的争论，那为什么又会详细记录了北京宫廷之事呢？其实这与当时北京传教士在京城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如前所述，传教士由于与康熙母亲佟家的关系，在康熙铲除鳌拜前就已经进入到康熙的私人圈子。后来，传教士一直归康熙的内务府管理。就像康熙给教皇使节多罗讲到的那样，传教士是他“府内之人”。³⁹康熙接待多罗的各项事务，也都是内务府操办，同时康熙派遣的使节出使罗马，也是内务府在负责。因此，《北京纪事》中就会涉及康熙内务府的府中之事。也就是说，《北京纪事》中基本没有与朝廷大臣相关的朝中之事，却有一些当时康熙的家事。而太子废立所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康熙的家里人，像大皇子、太子

等，也是在接待多罗时经常出现的人物。

更具体的原因是在太子废立期间，传教士切实地被卷入其中。首先，在康熙废黜太子的那次围猎行程中，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康熙的皇十八子生病以至亡故。传教士被传召到行营中给皇十八子治病，因而他们近距离接触到了当时的康熙和太子。其次，康熙回京后，身体不适，屡次召传教士去给他诊病、送药。这使传教士有更多的机会进出内廷，因而留下了一些他们亲眼所见的记录。第三，就是徐日昇神父之死。除了料理丧事以外，康熙还传令北京传教士推选出接替徐日昇来负责与宫中联络的神父。传教士在这个推选过程中多次入宫，而这一时期康熙又正好和他的内阁为新太子人选发生多次争吵。比如传教士最后选好了接替徐日昇的人选，康熙却没能接见，因为他正在和大臣激烈争论新太子人选——当时众人要力推皇八子。没有见到康熙，传教士便和接待他们的康熙的包衣奴才聊起了争论的最新详情。

整体上说，当康熙在 1706 年介入到罗马教会内部关于礼仪问题的争论后，他就变成了这场争论的重要参与者。康熙个人的喜恶和看法对于北京的传教士如何处理礼仪争论来说越来越重要。正是这个原因，1706 年后的《北京纪事》对康熙以及皇子的记录也增多了。当《北京纪事》记录到 1708 年秋第一次废黜太子之时，皇家相关的事就穿插记录在了各种教会事务之间。

为什么以前的学者没有使用《北京纪事》？

《北京纪事》以拉丁文写成。写完后底本留在北京，抄本发回罗马。罗马的抄本全部完整地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文档编号是：Jap.Sin 138。这套资料以前只有少数耶稣会学者使用过。而这套档案资料在很长时间内不被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教会有意识地杜绝其流传，因为这套资料里的核心出发点是要和教皇争论中国的礼仪问题，而教皇后来又数次重申他的观点。于是这套资料被雪藏了。这就使它和我们熟知的广为流传的许多耶稣会神父的信件拥有了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教皇使节多罗到达北京后，也确实与北京传教士开始了各种大小事情的争论，执笔记录这些争论的纪理安神父事实上已经预感到这套资料将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见天日。他在最开头的“致读者”部分充满感情地写道：

我为我当下正在卷入到的事感到悲伤。我一边在准备着把真实的一切传递给后人，又必须要同时准备迎接冷遇——就像要接受用篮子罩住我本已微弱的灯一样，把我写的历史永远地囚禁到档案室的围墙中。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这比赞美本书作者更能

让他为其付出而感到满足。赞美从来都不是他追求的。

纪理安确实预见到了这套资料的遭遇，果然一到罗马，它就被“囚禁到档案室的围墙中”了。好在2000年左右，也就是这套资料撰写大概三百年后，在澳门利氏学社的牵头下，世界各地耶稣会中擅长拉丁文的学者开始集体将这套资料译成英文。⁴⁰《北京纪事》有约1467手写页，最后由两位研究在华耶稣会历史的资深学者——澳大利亚的鲁保禄（Paul Rule, 1937—2024）和德国的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联合校定编辑，从2015年起陆续出版。目前已经有三卷分别由两个出版社出版，分别是：

第1卷，1705年12月—1706年8月：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First Transcribed Edition and English Annotated Translation, Volume I: December 1705–August 1706,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5, ISBN: 9788870412093.

第2卷，1706年9月—1707年12月：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 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 Leiden: Brill, 2019, ISBN: 9789004396319.

第3卷, 1708年1月—1709年2月: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I: January 1708–February
1709*, Leiden: Brill, 2024, ISBN: 9789004696884.

《北京纪事》的史料价值及其可信度

从时间上看,《北京纪事》属于事件同时代人的记录。从内容上看,其信息来源有两种:一是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二是打听来的消息。与本书康熙废立太子内容相关的记载,两种信息来源都有。应该说《北京纪事》中两种来源的记录都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根源在于当时北京传教士的特殊地位。比如本书前言开头所写康熙与太子见面的养心殿,就在内廷。这里没有特许,一般朝臣都不能进出。而纪理安当时整天出入的地方就在养心殿旁边。废立太子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是他们亲见亲闻的。这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细说。另一方面,由于传教士在内务府中的地位,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北京权贵、宫中的太监或者康熙的包衣奴才,所以即便是他们打听来的信息,也有极高的价值。

《北京纪事》主要内容是写给欧洲人看的教会之事,又用

拉丁文所记，因而纪理安落笔之时没有同时代清人的各种顾忌，可以做到理想中的“秉笔直书”。而且纪理安自己也明白历史事实与经过润饰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差别，除了强调他所记载都有可靠的来源，他在“致读者”部分还做了说明：

在皇帝那里当差已经让我很忙了，我根本不可能去琢磨另外一种历史（注：意思是经过修改的历史）。而且我都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是否会永远处于黑暗中，我有什么必要还要去打磨它呢？

当然这是纪理安的主观申明，那么客观上到底《北京纪事》的可信度如何？纪理安笔下的北京宫廷斗争以及他对人和事的品评，并不是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客观评价，而就是他心中主观想法的表达。但这种主观性其实正是真实性的体现。前面引用到的朱彝尊在听闻太子复立后，喜而赋诗。他主观的“喜”就是真情流露。纪理安在《北京纪事》中的文字也是如此。而朱彝尊和纪理安记录的可信度来自同一个客观事实：他们笔下的废黜太子相关记录是在不知道事件后续发展和结果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知道后来的事，也就不存在众多历史材料被诟病的由“后见之明”带来的偏见。这一点是朱彝尊和纪理安的记录比后来知道事件结果总结出的历史，更加可信的原因。像康

熙朝的《实录》是雍正登位后编撰出来的。就是没有看过《实录》的人，也能理解这是一本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不可能存在对雍正不利的内容。

现存罗马的《北京纪事》原始抄本，分三次发回欧洲。第一批包括1705年12月到1707年10月的文档；第二批从1707年11月到1708年12月；第三批是1709年1月到1712年4月（缺失1709年9月到1711年9月的内容）。本书使用到的主要是第二批文档中的内容，特别是其中1708年秋到12月底的部分。在这批记录的最后（1708年12月底），有苏霖（José Soares）神父的确认函，确认他完整阅读并核实了到那年年底记录中的所有内容。这一部分在1709年初从北京发出，然后就保存在了罗马（第一批是1708年初送走；第三批1712年送出）。也就是说，本书用到的第二批材料是在纪理安不知道太子是否会复立，更不知道后来还有十几年的夺嫡之争的情况下书写出来的。除了太子以外，纪理安这段时期的记录中还提到过大皇子、皇三子、皇四子、皇八子以及皇十四子。他在写到这些皇子时，并不会因为后来夺嫡之争的结果，而影响到他对这些皇子的书写。这是这份记录最特殊的价值所在。因而，纪理安自己陈述中所说的，他写下的就是他看到、听到、想到的，并没有专门去“打磨”过，是可以相信的说法。

第二章 一废太子

说到康熙废太子，伴随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废黜太子？从太子 1675 年册立算起，到 1708 年被废时，已历三十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康熙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要了解这件当时“变天”的大事，可以看到的资料并不多。尽管废黜太子是当时昭告天下之事，但在文人笔记或野史资料中鲜有记载；或者也许记载过，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来。对于废黜太子期间发生的事，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康熙朝《实录》对废黜太子当天康熙各种言辞约 1100 字的记载（见附录一）。

在这份关于废太子事的官方记录里，废黜太子的原因分成了两类：老毛病和新问题。前三段痛陈太子的老毛病，总结起来就是太子骄奢淫逸、积习难改；第四段从太子对皇十八子漠不关心开始，讲太子最近发生的新问题。从论述的长度上看，

太子的各种老毛病是这次废黜太子的主因，也就是这份记录最开头写的：“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后来的学者在叙述废黜太子之时，都沿着这段记录的叙事框架，把废黜太子的原因解释为一个日积月累长期矛盾的结果。总结起来就是康熙此前已对太子有诸多不满，而且还感到了太子对继位的渴望，让他觉察到了威胁；近期一些蛛丝马迹又进一步触发了他的警觉，因而决定废黜太子。¹

1970年代，有学者还在康熙身边著名汉臣李光地之孙编辑的《李文贞公年谱》中发现，李光地提到的“帐殿夜警”，是太子被废后官场上流传的废黜太子的导火索。²“帐殿夜警”与《实录》中“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的记载相呼应，意思是康熙感觉太子晚上从其营帐外的缝隙中窥探自己，让他感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康熙认为太子要暗害他，这才下了决心要废黜他。李光地的说法相当于为《实录》中的记载划了重点：康熙与太子的关系已经疏远到了康熙怀疑其暗害自己的程度。后来无论是学者的研究，还是小说、影视的改编，都按照这个思路来解读，认为康熙与太子之间关系出现问题由来已久，而康熙废太子是他们关系长期恶化后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康熙废太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为什么康熙很快又反悔，两个月后就开始张罗复立太子？现在基于《实录》建构出的历史叙述其实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太子真有那么

多新老问题，康熙又怎么会那么快改变决定？而且哪怕在群臣反对下，也要力排众议，坚持复立太子。

1709年4月18日康熙复立太子时，《实录》也给出了康熙的解释。不过这次，废黜太子的原因变成了废太子之前得了“暴戾狂易”的病：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庚辰，1709年4月18日）
以复立皇太子允初，……建立嫡子允初为皇太子历有三十余载，不意忽染暴戾狂易之疾。臣以祖宗所遗洪业，及万邦民生，不敢姑息，遂行退废，绝无纤毫私意，前者告祭俱已悉陈。

在复立的诏告中，逻辑变得十分直接简单。废太子之前得了病，现在病治疗好了，所以就恢复了太子的位置。对于太子得病，《实录》中有简单提及。这个病是巫术所致。

换句话说，《实录》在太子被废以及复立之时，两次给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宣布复立太子时，废黜太子的理由变成了一个临时性的。以前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前后说法的不一致。为了弥合分歧，学者们替《实录》做了一个推测性的解释，就是康熙废太子后，后悔了，认为太子位空缺导致的皇子夺嫡问题更麻烦，因而借着太子得病这件事找了个台阶来复立太子。

也就是在现在的历史认识中，太子得病只是康熙复立太子时的一个借口。³

尽管康熙朝储位之争是学界内外都极为关心的一段历史，但限于资料，现在对第一次废黜太子的认识与民国时期相比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幸而新近出版的传教士纪理安的《北京纪事》为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其叙述逻辑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废黜太子是偶然事件；二是康熙决定复立太子的转折点就是太子的病被治好，并不是借口。

纪理安用很肯定的口气写下了他的两点判断。他能有这样自信又源于两点：一是对传教士来说，皇帝也好，太子也罢，都不是历史人物，而是身边的人。他们在长期接触中，了解康熙与这些皇子的关系。二是，在康熙决定废太子的那次行程中，传教士巴多明和一位西医医生就在行营中。就在废太子事发生的前几天，他们还在和康熙以及太子打交道。纪理安为此事专门做过调查，并让巴多明写下了详细的记录。也就是说，对康熙与皇子的长期了解，加上对事件发生时候情况的具体分析，让他对废太子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在《北京纪事》10月15日条目下，纪理安记录了皇十八子去世的消息，并说康熙当时还没有宣布死讯。这条消息是他几天后加到15日下面的。他在10月16日收到了跟在康熙身边的巴多明神父前一天从行营中发来的信件。在这封信中，除

了传递皇十八子去世的消息以外，纪理安称巴多明还写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还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悲剧，在欧洲的历史编年史中都很難看到相似的事件。不过我现在还是不谈论。等到我直接了解过后，11 或者 12 月再来写这件事。⁴

在所有的清史记录中，皇十八子因病去世和皇太子被废都是同一天宣布的。所以纪理安这里说的悲剧，就是废太子事件。从他的用词上可以看出他收到巴多明神父来信时的惊讶和难以置信，因而他需要等巴多明回来当面确认后再写到记录中。在《实录》里，废黜太子和皇十八子病逝写在 10 月 17 日，和传教士的记录很接近。

纪理安经多方问询后，在《北京纪事》1708 年 10 月 27 日的记录中写下了他了解到的废太子事件，并专门做了评论，认为太子是被陷害的：

对太子的主要指控绝对是虚构的，尽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但那是因为很多人重复说到了这个指控。大皇子一党把场景编造得很好，就算谨慎的人也很难不跳进他们的故事中。流行的说法是太子在晚上拿着匕首进入到他父亲

的帐篷中，意图行刺。流言精心编造了帐篷周围的情景，就连我们一些跟去的神父都觉得不得不信。⁵

纪理安记录跟李光地的说法一致，也把废黜太子的导火索放在了夜间行刺上，同时也证明了，确实如李光地所言，这个理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但同时纪理安用很肯定的口气断言太子是被大皇子一系陷害的。纪理安能有如此肯定的判断源于神父巴多明的观察。废黜太子期间，巴多明就跟在康熙与废太子的行营中。他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来自现场的信息。

神父巴多明的报告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是传教士中公认的语言天才。他1698年入华，很快就将汉语和满语的听说读写全部学会了。1706年，教皇使节多罗到北京时，他是康熙身边主要的翻译。语言上的天赋使他在北京的权贵圈以及内务府中建立了各种人脉关系。雍正继位初年的敏感时期，他还能通过内务府的旧相识打探到雍正的动向，同时还能在雍正年间请到皇十三子为传教士说话。⁶他在雍正后期和乾隆朝，还在宫中开设拉丁语课程，为清廷培养拉丁语翻译人才。⁷康熙废黜太子期间，他正是作为翻译跟在康

熙的身边。

巴多明并不是康熙离开北京去行猎时就跟出去的。《实录》中记录这次外出始于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1708年9月2日），太子以外，尚有大皇子和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子随行。在途中，皇十八子生病。康熙命令外科医生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 1661—1713，此人不是神父）前来治疗，巴多明作为翻译随行（参看书签一时间表）。他们是1708年9月27日晚7点接到命令后出发的。⁸

巴多明说，赶到之后，在帐篷内看到了太监抱着的皇十八子。当时肉眼所见的症状是膝盖红肿，同时从太监口中得知，中医认为已经没有内部的病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匆忙中把京城的外科医生叫去。由于何多敏和巴多明是被召去治病的，所以巴多明报告的撰写围绕着治病展开。从报告不厌其烦地详述各种细枝末节来看，当时北京耶稣会传教士面临很大的压力，毕竟他们参与医治的皇子最后去世了。当时北京还有一位西洋的内科医生，他已经向当时住在山东的北京教区主教汇报过这次医疗事故，同时声称这次医疗事故让康熙疏远了传教士。这位西洋内科医生是教皇特使多罗带到北京的，因而派系上讲，与众北京耶稣会士有矛盾。⁹

第二天早上，何多敏和巴多明再次去给皇十八子看病。这次是在白天的光线下。何多敏仔细给皇十八子做了检查后，发

现他十分虚弱，发着烧，舌苔干燥，同时除了膝盖（knee）有肿胀外，下颚（jaw）位置也有问题。何多敏告诉当天负责皇十八子治疗事宜的大皇子，他认为皇十八子已经无法医治了。巴多明说大皇子和当天听到这个意见的人都不敢告诉康熙。

9月30日上午，康熙把二人找到面前，询问何多敏，鉴于皇十八子膝盖肿的部分已呈黑色，能不能用刀割掉或者用针刺破？何多敏说皇十八子身体虚弱，禁不起手术，而且他认为手术后病情也不会有好转。康熙让他们离开了。下午时，太子和大皇子一起来找他们，再次询问他们能不能把皇十八子膝盖的肿胀部分切除。何多敏医生还是重复说明切除对病情没有帮助；于是两位皇子传达了康熙的意见，说中医认为切除后就能有好转；康熙命令何多敏手术，并告诉何多敏不要有心理负担，决定是他做的。何多敏给皇十八子做了切除手术，并用上了从埃及带来的一种药来缓解手术时的疼痛。¹⁰

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北京纪事》采用阳历，但巴多明记录用的是阴历），他们与太子、大皇子和康熙一起讨论了病情，结论是皇十八子的病情没有好转。八月二十一日，他们再次被召去诊病，这时何多敏告知太子，他认为皇十八子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当时距离皇十八子真正病逝还有半个月时间。¹¹

何多敏没有再被召去治病，但他和巴多明就留在行营中，由此成为了观察者。巴多明对后来皇十八子的治疗和病情的描

述与零星留存的满文奏折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在何多敏做手术的同时，康熙在八月十九日写了满文谕旨传回北京，晓谕皇三子和皇四子，让他们去找“刘妈妈”和“外科大夫妈妈何氏”，并把她们送来给皇十八子治病，并嘱咐皇三子办事时不要“张扬”。¹² 皇三子在回奏中还专门写到他们是八月二十日未时头三刻（相当于现在下午1：30—1：45）收到奏折，以此凸显他们是在争分夺秒地遵照吩咐在找人。他们找的人在八月二十二日送到了行营。巴多明记录中说，在何多敏说不能医治后，有女医生从北京赶来给皇十八子治病，这和满文档案的记载吻合。¹³ 而且在八月二十四日一度传言治疗有效果。巴多明和何多敏被太监叫去看望好转的皇十八子。巴多明说这是太监要羞辱他们，意思是他们的判断错了。巴多明提到病情一度好转，又迅速恶化，这一点也与现存的满文记录吻合。皇三子于八月二十九日收到康熙谕旨，其中提到皇十八子病情“渐次好些”。但到了九月初二，康熙又写“初二日晨突变，病势甚重”¹⁴。

除了从北京新来的女医生外，巴多明称喇嘛也在参与治疗。喇嘛做法以后，要求全体人员不得骑马，说否则对皇十八子病情不利。于是太子步行走在大部队最前方，带领整个队伍徒步前进。¹⁵ 巴多明记录中提到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四日，可见这个时候太子还是太子，还在作为表率带领众人前行。太子是九月初四（10月17日）宣布被废。也就是说，引起废黜太子

的事件发生在八月二十四到九月初四这十天之中。巴多明的记录中没有提供废黜太子的原因分析。他只是说九月初四的中午首先宣布了皇十八子的死讯，下午宣布了废黜太子，太子被收监，并被上了枷锁。¹⁶

巴多明和太子、大皇子以及康熙都有多次面对面关于皇十八子病情的探讨，而且他吃住都在行营中，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察觉到异样。所以在他眼中，废黜太子就是突然或者说临时发生的，并不是一件有预先谋划或者安排的事。康熙这次带出去的皇十七子时年十二岁，皇十八子仅八岁。而且根据巴多明的记录，皇十八子的母亲也在这次行程中。这些安排说明这次出行就是单纯的打猎。在出发前，康熙并没有提前考虑过要废黜太子。太子在行程中的大部分时候，还担负着各种大小事务，同样说明康熙废太子并非提前安排。

留在京城的纪理安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判断太子是被大皇子陷害的。这一判断是他在向巴多明和何多敏了解了情况，并向康熙身边人打听后，外加他自己对太子和大皇子性格品行长期了解的基础上综合而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怀疑纪理安的判断，但最起码这个判断表明了纪理安极度不相信太子会行刺康熙，因而才说太子是被陷害的。首先，纪理安和巴多明与太子相熟。比如在两年前，纪理安就是因为有两周时间天天一大早就到太子府上去，待到日落才回教堂，因而受到当时在京教皇

使节的质问，认为他不务正业。¹⁷再比如废黜太子前半年，俄罗斯派了一位东正教神父到北京。太子就找到纪理安和巴多明，让他俩去跟这位新来的神父聊一聊。太子让他们去，目的是去试探这个俄罗斯人是不是真的神父，也就是说去考察一下这位新来之人的背景。¹⁸这样与太子往来的小事在传教士的记录中还有很多。传教士对于太子这个人有直接了解。这是他们认为太子不会行刺康熙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他们对太子还有许多间接的了解和观察。比如废黜太子前四个月，在《北京纪事》的6月15日下，纪理安记录了一件事：杭州送来一份加急密折，内容是关于打着朱三太子旗号反清复明之事。送密折的人由于过度劳累，当场晕倒在康熙面前。康熙只让太子看了这封加急密折，并当着太子面写了回复。然后康熙让两位满人和一位蒙古人带着这封回复加急传往杭州。纪理安写下这个细节并解释说，派三位一起出发是考虑到如果某一位在途中晕倒或者体力不支，那么其他人可以继续递送。¹⁹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纪理安等人在宫中的工作地点就在养心殿附近，因而平时与内廷中的太监、奴才多有接触，经常一起说话聊天，这些人是传教士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像上面所说送信的人当场晕倒这样的戏剧性情节，大概率就是从宫里的太监处听来的。什么事紧急到传信的人能当场晕倒，宫里的人都会好奇。传教士也不例外，同样对八卦有兴

趣。记录这则消息时，太子还没有被废。在传教士的眼中，康熙极其重视太子，这样最私密最重要的信息没有知会任何官员，而只给太子看了。这些细节对于传教士来说，是康熙倚重和信任太子的明证。有了这些大小事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纪理安会在记录中以很肯定的口气判断太子是被陷害的，并能准确指出加害人就是大皇子。

大皇子也是传教士熟悉且打过很多交道的皇子。在废黜太子之前的几年，康熙派大皇子管理内务府中跟传教士相关的事务，因而传教士和大皇子有很多接触。1706年教皇使节入京后，大皇子也是经常出现在《北京纪事》中的人物。在传教士笔下，大皇子是一位性格直率，或者说性格粗鲁的皇子。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发火，甚至在纪理安的记录中，专门用文学的方式描绘过他说话的场景。比如康熙曾经派白晋神父给教皇送礼物，而教皇使节也派了一位叫沙国安的神父加入白晋使团中。二人到了广州后，开始为谁使团领导起了争执，并把争执传回了北京。大皇子听说后，当着很多神父就发起火来：

这怎么可能是个问题？怎么可能有人质疑白晋不是我们的使节？他在我们宫中二十年，满文汉文都会，一直在父皇那里效力。而谁是沙国安？他谁啊？谁认识？²⁰

就在太子被废前几个月，地方上的传教士还因为内务府发给他们的身份证明遇到了麻烦。地方官认为传教士作为僧侣应该归礼部管，因而当他们看到传教士出示的由内务府签发的身份证明，就怀疑是伪造的，把传教士告到了礼部。那时候负责协调礼部和内务府的就是大皇子。像前面还讲到过，大皇子和徐日昇神父之间，是前者可以拿后者的胡子开玩笑的长期亲近关系。简单来说，当时的传教士和太子、大皇子都有数十年的往来接触。当他们在评点康熙废太子时，跟后世史官根据各种记录评判一桩政治事件不同，更像是一位家里人在谈论大家庭中的家长里短。正如《红楼梦》中绘声绘色写到的焦大对贾府的点评：

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焦大“哭太爷”的本质就是资历的展示——他是家里人，因而他“骂”出来的事，就是他作为家中的亲历者平日看到、感受到的。而传教士从身份上说也是康熙府中之人，跟康熙家中上下都有联系。纪理安对于太子行刺的评论就是一位熟悉康熙家事的人做出的评论，所以他的论断十分肯定。

读过纪理安的记录以后，再重读李光地的记录，就会发现李光地这样的康熙近臣在听到太子行刺后的反应，其实本质上与纪理安是一样的。《李文贞公年谱》中的记录是：

还宫有顷，召公独对。公顿首请曰：“帐殿之警，上果稔知其主名？必无刺谬乎？”上默不答，怅然久之，曰：“此直为鬼物所戏耳，何丧心至是？”²¹

康熙一回到北京就召李光地单独见面。见面前，李已经听到过行刺的传言，因而当他询问康熙这件事的时候，是经过思考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显示出李光地不相信太子行刺，因而他用了两个反问句来质疑康熙的判断：帐殿之警事主是谁，真的确定吗？一定不会错吗？李光地这样的汉臣对皇上说话向来恪守上下尊卑，极其克制，这样连用两个反问来质疑康熙的判断，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怀疑。康熙也确实拿不准，所以才会“默不答，怅然久之”。

纪理安和李光地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太子行刺不可信。最起码，他们的怀疑说明他们之前没有觉得康熙和太子的关系有大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康熙和太子之间以前就有大的问题，积累已久，那么纪理安和李光地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特别是李光地，他应对康熙，从来都是极其小心。如果他

曾察觉到康熙与太子之间关系早就有大问题，就不会这样反问。就像一对夫妻突然宣布离婚了，谁会惊讶呢？一直认为他们关系没什么问题的人才会惊讶。

在11月2日和3日的条目下，纪理安提到他看过当时正在官场流传的关于废黜太子问题的诏书。《实录》中也确实提到康熙在11月回京后，又几次在大臣面前谈到过废黜太子之事，而且还到太庙等地昭告天地。同时11月初（九月二十四日），还公开发布了废黜太子的诏书，内容是在前面提到康熙行营中所说版本的基础上简化而成。从程度上看，诏书里提到的问题比行营中提到的问题性质要轻许多。而且这时给出的理由已经倾向于太子生病了。²²纪理安对诏书的评价是，其中列举太子的问题是康熙为了要向天下证明（justify）他废太子是有道理的：

就算这些（公开太子的种种问题）能够让众人都对太子有看法，但这些也同样可以用来批评皇帝，以及让整个皇家蒙羞，因为他们没有把太子教育好。而且，作为比较，事实上太子的兄弟们在这些提到的方面上，并没有做得更好。²³

纪理安没有具体写下到底他当时看到的版本中公开列举出的理

由有哪些，但整体上他并不认为诏书中太子被废的理由有说服力，因为诏书中提到的问题在他看来是当时皇子们普遍存在的毛病。纪理安还提到一个问题：康熙废掉的太子，也是他一手培养的儿子，他公开把儿子说得越差，问题越大，其实对康熙来说也是自取其辱。“子不教，父之过”，纪理安点出了这一层意思。写完这一段评价后，他把废太子事件发生的矛头指向了大皇子。

大皇子背后的故事

在纪理安的记录中，康熙一行于10月29日早上8点回到北京，废太子被关押在上驷院（养御马的地方）一侧，由大皇子与皇四子负责看押。²⁴这里记录的地点和两位负责看押的皇子都和《实录》所记一致。²⁵在11月6日的条目下，纪理安记录朝廷正式宣布“皇太子”的称号改为“二阿哥”。也是在这一天下面，纪理安说朝堂上下已经有很多人陆续忙着去接近大皇子，还有人已经在暗中恭喜大皇子。²⁶

大皇子不是康熙真正的长子，在他前面其实还有四位，只是都早夭了。从现有记录来看，大皇子善于骑射，早年康熙平定准噶尔的远征，他都参与了。大皇子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废黜太子这年，他三十七岁，比太子大两岁，比皇

三子大五岁，比皇四子大六岁，比皇八子大九岁，比皇九子大十一岁，比皇十三子大十四岁。后来在众皇子中崭露头角的皇十四子，当年二十一岁。根据传教士的记录，这一年正好康熙在安排为他在宫外修建独立的皇子府。另外，除了太子的母亲出身高贵以外，本书涉及的其余几位皇子的母亲出身都比较低微，他们命运的发展跟他们的母亲是谁并没有关系。²⁷

太子被废后，大皇子迎来希望，也是地方上的传教士从公开张贴的告示中得出的印象。住在江西的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神父在一封写给教会上级的信中就说，他看到了“公开张贴的告示中充满了谴责皇太子行为的声明和责骂”，同时他也看到了“称为大阿哥的大皇子”获得了赞扬，而且他还说大皇子“以为自身地位不久就会因为兄弟垮台而提高了”。也就是说，地方上的传教士看告示后也感觉大皇子是这次废太子事件的受益者。²⁸

由于大皇子之前主管内务府有关西洋人的事务，在《北京纪事》中，他是比太子出现频率还要高的皇子。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纪理安对大皇子身边发生的事记录得也比较详细。当写到大皇子接受各方恭喜时，纪理安评价道：

他难以抗拒那些恭喜。在这些恭喜的簇拥下，他很傻地放下了对忠于或者支持太子的人的戒心。²⁹

纪理安笔下呈现出来的大皇子的状态，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了。纪理安说大皇子为了争夺皇位，在想办法让其他皇子在康熙那里出问题。此处，纪理安还专门点明“特别是皇八子”³⁰。这表明太子被废后，大皇子看到的最强竞争者是皇八子。这与《实录》中呈现出的大皇子支持皇八子的说法相悖。

纪理安还记录了一件让大皇子最终失势的事件。这个事件在所有的清史记录中都没有提及。大皇子在被看好的情况下，招惹到了本不应该招惹的人：康熙身边的太监。事情的起因是大皇子打死了一名废太子身边的太监，这引起了整个太监群体的公愤，于是康熙身边的太监作为太监群体领袖，用计扳倒了大皇子。据纪理安记载，康熙身边的太监并没有把大皇子打死废太子太监的事直接告知康熙，因为这样会让康熙认为他们的报告有私心，从而降低他们说话的分量。他们选择把大皇子从前打死一位宫内工匠的事报告给了康熙。在纪理安的记载中，康熙身边的太监在报告时，察言观色，根据康熙的反应还添油加醋了一番，说这位工匠之死让宫里所有工匠都深感不安。最后还说现在大臣们都惧怕大皇子。³¹

康熙听完汇报后，把大皇子召到养心殿中，当面质问，最后解除了大皇子的所有职务。当天宫里还有很多人在等待召见，一些传教士也在场。纪理安还提供了细节，说大皇子从康

熙那里出来时涨红了脸。当时还有朝臣在等他，准备与他谈事，他都没有搭理。他直接走到太监总管那里，在后者耳边说了几句话。太监总管听完后立马变了脸，流出很多眼泪。纪理安生动地写出了太监转瞬即来的眼泪，带有一种幽默的讽刺，因为他还特别点明他们传教士都知道，这一切本来就是这些太监们安排的。纪理安说大皇子没有听太监的安慰，也没有和其他人说话，就匆匆离开了。³² 在纪理安的叙事中，大皇子在经过这件事后便失去了竞争储位的资格。

回到跟本书相关的问题，如果真有太监扳倒大皇子之事，为什么《实录》不记录呢？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疏漏。要知道皇四子是和大皇子一起负责看守废太子的人，当时宫里发生的一切，皇四子都近在咫尺，不可能在编辑《实录》的时候，完全遗忘了这件让大皇子失势的大事件。这其中定有隐情。而这个隐情需要在了解了夺嫡斗争中的下一场，也就是和皇八子密切相关的看相人张明德案以后才会知晓。

张明德案中被篡改的历史

10月底回宫后，康熙忙于处理各种废黜太子后面临的实际问题。比如太子的称谓、住所等等都要更改。11月初，皇子间的夺位之争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争斗最早的记录是在康熙

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戊戌（1708年11月7日）。³³这一天，康熙指示相关官员审理张明德案。起因据《实录》记载，是大皇子在康熙面前推荐皇八子，说相面人张明德给皇八子看过相，说他“后必大贵”。³⁴

相面人张明德案是储位之争的第一案。小说、电视涉及储位之争，对这个案子都有演绎和发挥。简单来说，张明德是一位以看相来算命的术士，游走于满人皇亲国戚之中。在太子被废之前，皇八子就找张明德算过。根据后来雍正朝的庭审记录，皇八子当时没有儿子，他自陈算命主要是为了求子。³⁵就明清之际社会整体而言，看相、算卦、测八字是日常行为，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之事。算命本身不是这个案子的核心，但废黜太子事件发生后，皇八子参与算命却成了皇八子的反对者搞垮他的事由，成为了朝堂上的案件。

就现有的历史记录来说，无论是正史还是后来的文学发挥，这个案子的主角都是两位皇子：大皇子和皇八子。整个案子的审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认为相面人张明德算命惑众，因而需要处理他。康熙给官员交代：

闻彼曾为允禩看相，又散帖招聚人众，其情节朕知之甚明。此案甚大，干连多人，尔等慎毋滋蔓，但坐张明德一人审结可也。³⁶

康熙给出的指示是“慎毋滋蔓”，把张明德一人问罪就行了。他知道张明德是给皇亲国戚算命的，所以特别叮嘱别把事情复杂化了，以至于“干连多人”。在审问张明德案之始，皇八子并不是审讯的目标。《实录》中还记载，皇八子这时正被康熙派去审问原任内务府总管的家产案。在11月10日（九月二十八日辛丑），他还在向康熙汇报案情。也就是说皇八子此时尚未涉案。

张明德案的审问在11月11日这一天变了调。张明德被查出之前有谋反刺杀太子的计划（该计划是在太子被废之前）。更重要的是，张明德曾把计划讲给过皇八子，但皇八子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也没有上报过康熙。还有其他的满人权贵也听闻过张明德的计划，也都没有向康熙汇报过。这样一来，张明德的案子就有了谋反性质。大学士温达等报告的案情记录在《实录》九月二十九日壬寅（11月11日）下面，他们建议对张明德斩立决。同时这一天下面还写到，康熙为此事“召诸皇子入乾清宫”。康熙当着众皇子面，责骂了皇八子：

着将允禩（皇八子）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皇九子允禔语皇十四子允禵云：“尔我此时不言何待。”允禵奏云：“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诛允禵。皇五子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

怒少解，命诸皇子挾允禩，将允禩、允禩逐出。³⁷

这里还涉及皇九子和皇十四子，并由此成为他们二人与皇八子交好的证据。³⁸在皇八子被“锁拿”这一天后，案情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皇八子是否参与谋害太子成为审讯的重点。

《实录》四十七年十月初二日甲辰（1708年11月13日）下记录了新一轮调查结果，确认了张明德确实向皇八子提到过刺杀太子之事，以及其他几位权贵也找张相过面，也听他说过刺杀太子的谋划。最后，康熙宣布将张明德凌迟处死，而对皇八子的处理是：

贝勒允禩，闻张明德如许妄言，竟不奏闻。允禩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³⁹

张明德案本身与康熙废太子毫无关联，因为张案发生在废黜太子之前。张明德除了说过行刺太子以外，没采取过任何具体行动。皇八子在被审问时的解释是，当他听到张明德的谋划后，认为他是疯子，就再没有和他往来，当然他也没有进一步报告。所以，这件事突然出现在朝堂上，是被人有意翻出来的往事，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扳倒当时皇亲国戚以及大臣们最看好的皇八子。

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明白这个案子的动机，也知道其本质是针对皇八子的夺嫡之争。作为夺嫡的第一案，这里涉及到了各皇子最初的反应，是判断各位皇子派系的依据。而且该案算是《实录》里记录详细的案子，事件的发展逻辑和各皇子的人设都有所呈现。历史上没有学者质疑过该案。由于《实录》中还载有对话，以及康熙气到拔刀砍皇十四子、皇五子抱住康熙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这个桥段还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化改编中。但就算加上了各种想象和创作，也都没有人想到过这个案子的主角有可能是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纪理安分别在11月6日和11月12日两个日期下记录了这个算命师的案件（传教士记录中没有提到算命师的名字）。在11月6日下面，纪理安写道：

在这场闹剧中，更让人伤悲的事发生了，对皇室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正如我所说，在所有兄弟中，大皇子最害怕的便是皇八子。众人普遍认为，皇八子是上天赐予治理国家的英才。为了除掉皇八子，大皇子故意激起皇四子的嫉妒之心，唤醒他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为实施诡计，皇四子找到一名算命人，该人预言第八子将来会成为皇帝。第八子没有拒绝这一预言。于是皇四子便联合其他兄

弟（纪理安注：大皇子故意回避了，没有亲自参与）指控第八子怀有篡位之心，意图谋反。⁴⁰

这是纪理安记录的该案缘起。他明确讲出这个案子是皇四子告到康熙那里去的，而且还特地标注了大皇子有意回避参与其中。在纪理安的叙事逻辑中，这时候大皇子回避参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刚被太监扳倒，受到康熙处分，这时完全不适合出面。

纪理安11月12日下再次记录这件事，内容对应《实录》11月11日康熙召见众皇子的记录。纪理安说：

审讯很明确地表示，算命师是由皇四子，而不是皇八子带来的。因而皇八子的问题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同时皇四子被他的父亲打了一顿。⁴¹

纪理安的这条记录和《实录》尽管都在说张明德案的第二阶段，但内容完全不一样。皇四子变成了这一天康熙召见惩办皇子的核心人物。在《实录》中被康熙打了的人是皇十四子，而纪理安记录中被打的是皇四子。

《北京纪事》11月14日记载了皇八子被释放，同时被削去了爵位。这一条对应《实录》中11月13日的记录。

皇四子在纪理安的记录中是整个储位之争始作俑者。不仅他被康熙打了一顿，整个事件的人物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皇八子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什么都没做，却因为皇四子的争位之心而被翻了旧账，且因此获罪。在这个案子中，大皇子和皇四子才是互相勾结。而这一点似乎也最合理，因为他二人正好被安排在一起看守废太子。

关于皇四子被康熙打了的事，《北京纪事》并非孤证。在纪理安公证的一封由江西神父在11月26日写给在澳门的教皇特使的信中，在汇报教会事务的同时，这位神父还顺带提到了北京的混乱局面。除了写太子被抓以外，还写到了“皇四子被鞭打”。也就是说皇四子被打在当时并不是秘闻。⁴²

根据学者杨珍考证，在废黜太子以前，皇四子与皇八子的关系不错。两人的府邸相连，现在的雍和宫就包括了皇八子的府邸。⁴³纪理安有一句评语，说二人因为这件事，从“友谊”变成了“敌对”，这也印证了杨珍的说法。但无奈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太，皇四子举报皇八子之时应该也没有料到，结局是他和皇八子两败俱伤。⁴⁴

明白了皇四子是举报人后，也就可以回答上一节留下的问题：为什么《实录》中没有大皇子被太监扳倒这一段？因为在《实录》的叙事安排中，大皇子需要用来顶替皇四子，充当张明德案的告发人。如果他刚刚被太监扳倒，就不适合担任这个

角色。历史环环相扣，任何的改动，都会前后影响，需要做相应的改动。《实录》要把皇四子在这段历史中的印记抹去，那么就得派出另外一个人来顶替，而顶替者的相关历史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动。

从历史编撰角度看，皇四子挨打这件事被雍正朝的史官删除，是中国写史传统中“笔削”手法中的“削”。但把夺嫡案的始作俑者张冠李戴，硬把皇四子改成大皇子，就是公然篡改历史，是一种虚构了。有了纪理安的记录，再读《实录》，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为什么11月13日才被削去贝勒头衔的皇八子，在两个月后就给恢复了？《实录》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子（1709年1月8日）下，记录了“复封允禩为多罗贝勒”⁴⁵。在现有《实录》的逻辑中，这一点是无法解释的，但却很符合纪理安的叙事逻辑：当康熙得知是皇四子把张明德引入皇家圈子的时候，就减轻了对皇八子的处罚。同时，在张明德案后，朝臣在推举新太子时，一致推荐皇八子，也从侧面说明刚刚发生的张明德案其实没有在朝堂上影响到皇八子。另外，皇四子确实对算命的兴趣远远超过一般人，他自己就回忆过：“向在藩邸，甚喜欢看命消遣。”⁴⁶他当上皇帝后，更是频繁找大臣要八字来给他们算命，并以此作为任用官员的根据。所以说，算命师张明德是他带人到皇亲的圈子中，这完全符合皇四子的特点。

从废到立的转折

本书序言的开头提到过，在《北京纪事》的叙述里，整个废太子案的转折点是12月4日康熙与废太子在养心殿的会面。这一天距离张明德案案发二十多天。《实录》对他们的会面也有记载：

“……今日回宫，已召见八阿哥，并将召废皇太子一见。”顷之，内侍传谕曰：“朕适召废皇太子，亦既见之矣。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废皇太子现在安养咸安官中。朕念之，复可召见，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⁴⁷

这条记载中也说到，康熙见过太子后心情都好了，“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但这里提到在召见废太子前，还召见了皇八子。皇八子刚因张明德案被削去了贝勒爵位，为什么又要在召见废太子前这么敏感的时间，先召见他？这也是在《实录》中无解的问题。

在这次会见前一周，《实录》在11月26日（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丁巳）这天记录了皇三子向康熙禀报，大皇子找了喇嘛“咒诅废皇太子”，并发现用来实施镇魔法术的物件。镇魔事件是康熙在短时间内决定复立太子的关键事件，这是以

前学者都注意到的。从孟森开始，后来学者都同意镇魔事件是整个从废到立的转折点，但同时也都认为，镇魔事件只是康熙要复立太子时找到的一个借口。用孟森的话说：“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也就是说孟森认为康熙在废黜太子以后后悔了，因而借着镇魔这样的巫术事件，把太子之前的问题说成是被巫术所害，从而达到复立太子的目的。⁴⁸

是什么原因让现当代学者认为镇魔事件只是康熙为复立太子找的借口？大概有二。一是传统史料没有关于镇魔事件的详细记载，因而只能对该事件进行推断。二是现当代学者由于有科学学习的背景，对“镇魔”这种巫术相关的记载历来都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纪理安对镇魔事件的全过程做了详细记录。他认为镇魔事件就是康熙真心想要复立太子的转折点，并不是借口。当康熙得知镇魔后，他的第一反应，总结起来类似于我们今天知道投毒案后的反应，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破除镇魔，也就是如何解毒。纪理安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过皇三子举报的事，而说康熙最早是从大皇子身边一个杨姓太监的口供中得知：大皇子与喇嘛有来往，有镇魔之事。康熙听到这个报告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处理大皇子，而是要从他那里找到“解药”。当时人知道，对于“造魔魅符书咒诅”等巫术，必须弄清施法细节后才有可能破

解。这和投毒案中，必须第一时间知道毒药细节才能解毒是一样的。纪理安也领会到了找出镇魔施法的细节是整个案件的难点，因而他在记录中特别赞赏了康熙对破案的布置。⁴⁹

康熙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首先安排了几队人马，同时抓捕了与案件相关的四名喇嘛。然后，他指示在傍晚之时把四个喇嘛带到大皇子的府中。纪理安认为康熙这一出其不意的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大皇子和喇嘛在这样突然会面的压力下，立马都招了供，并交代了所有的施法细节，其中包括施法用的人偶所埋的具体位置。审问的人在得知位置后，连夜带人挖掘，分别在京城几处地方把人偶从地下挖了出来，并立即秘密送到康熙手中。⁵⁰

纪理安还记录了康熙见到这些人偶后的反应。第一个人偶从外形上一看就是针对康熙的。这让康熙明白大皇子密谋的施法对象还包括自己，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之前只猜到大皇子针对太子，万万没有想到连他这位父亲也不放过。康熙之前知道大皇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认为与大皇子之间的父子感情是紧密的，他对大皇子十分信任：他不仅很早就给大皇子封了郡王，还把内务府很多事务交给他办理。几乎每一次外出，康熙都会带上大皇子。他们还会一起远征大漠，是名副其实的“上阵父子兵”。所以当康熙得知大皇子施巫术的对象还包括自己时，既惊讶又愤怒。而对于镇魔的目标还包括

康熙这一点，《实录》并没有提及。

纪理安还分析说，针对康熙的人偶让康熙相信了他是因为被施法镇魔后，才会“憎恨太子”，“自己才会失去理智”⁵¹。同时这一段时间，康熙的身体也确实不好。纪理安称康熙失眠，以致身体都有一些浮肿。⁵²人偶也让康熙联想到自己这段时间生病的根源。

康熙在气愤后，也有释然，因为人偶都已经挖了出来，算是找到了病因。因而康熙立马安排了下一步：安排喇嘛做法事来破解。两天以后，即12月5日，喇嘛入内廷做法，解除镇魔。纪理安说当天上午，他在内廷和一个管理钟表的太监在一起，法器演奏和念经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⁵³

纪理安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从挖出来的人偶可知，除了康熙和太子以外，大皇子镇魔的目标还有皇八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前一天（12月4日），康熙召见太子前要专门召见皇八子。因为第二天，将会有喇嘛来施法为他们父子三人破除镇魔。当天，喇嘛把镇魔中的邪魔部分从父子三人身上转移到了事先找来的三名囚犯身上。法术完毕后，宫里派人把这三名囚犯送出直隶地界，并命令他们永不准回京。⁵⁴

在纪理安的文字中，康熙不是借镇魔来复立太子，而是真正参与到了镇魔的破解中，相信镇魔使自己以及太子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事。镇魔案以及镇魔后康熙与太子含泪相见的

场景在当时已被社会所周知，所谓“国人所有闻之者，无不心碎落泪”⁵⁵。最起码，纪理安相信镇魔以及前后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叙述中镇魔是转折点。正因为康熙深信镇魔之术，才会对大皇子做出最重的惩罚：完全收回了在物质和名誉上给予大皇子的封赏，不仅废了他的王爵，还把分派给他管理的上三旗的牛录（八旗中的编制）全部收回。康熙还指示下属要紧盯大皇子，以免他再次“施法诅咒”。⁵⁶ 对大皇子的处罚，纪理安的记录与《实录》中的记载基本一致。两种记录都提到，从大皇子那里收缴来的财产，一部分给了大皇子的一个儿子，一部分给了皇十四子。

第三章 复立太子的曲折

太子被废后，朝廷上下一致推举皇八子为新太子，但康熙拒绝这个提议，坚持要复立太子。纪理安记录中的大脉络与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从1708年12月开始，一直到来年4月，康熙与朝臣为新太子人选争执了四个月，经过数次尖锐的争吵，双方依然不能达成共识。纪理安的记载中提到群臣到最后都没有妥协，只是康熙找到了一个办法绕开众议来复立太子，这一点是传统史料中没有体现的部分。但就以往所知的材料来看，无论是朝鲜史料中记载的康熙在争论中“殴曳马齐”，还是清史中记载的马齐“拂袖而出”，都是对当时激烈争执的直观写照。双方在争论什么，分歧点又在哪里？要全面了解太子复立中的曲折，总结起来就是四个问题：

一、康熙为什么想要复立太子？

二、众人为什么会一致推举皇八子？

三、康熙为什么不选皇八子？

四、群臣为什么不愿意复立太子？

康熙为什么想要复立太子？

对于康熙为什么想要复立太子，以前史家的立足点是，康熙认为废黜太子引发了众皇子对储位的觊觎，因而借着“镇魔”这一巫术事件，用复立太子来结束储位之争。这种解释最大的问题是，在立论时其实心中已经知晓了后面数十年的储位之争，存有斗争很残酷这样的认识，因此猜想康熙想要赶快结束它。但实际上站在当时人的角度，康熙以及所有朝臣都不知道后面的事，没有人知道康熙能活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康熙复立了太子后会再度废黜。“储位争斗很残酷”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后见之明，它让我们忽视了一个最简单最直白的原因：康熙要复立太子是认为自己真的错怪了太子。

现当代学者对这种最直接原因的忽视其实源于对两个问题认识不足：一是对镇魔等巫术在科学普及以前的社会中，之于个人决策的影响认知不足。二是对康熙与太子间的感情基础认识不够，也就是说在主观感情上，康熙是大大偏心太

子的。

首先，对镇魔这样的巫术的认识需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19世纪前，都没有现代的科学观。我们不能以今度古。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怎么认识巫术，而是当时的人怎么理解。就算是在18世纪前的西方社会也承认巫术的存在，而且认为诅咒、算命以及解除诅咒都是巫术的最基本形式。¹同样，镇魔、算命、驱魔也是明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明清律法中有专门的条例规定。明律中就有条文以“若造魔魅符书咒诅欲以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开头，规定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²清律更为详细地规定了使用巫术或谋财或害命等各种情况的判罚。³也就是说，当时社会是承认这些巫术的存在及其效果的，所以订立了专门的律例来惩罚。这和现代科学体系下对巫术的认识完全不一样。现代社会不相信巫术可能产生后果，因而也就没有了巫术相关的法律条款。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讲到赵姨娘请一位道婆使用镇魔之法来暗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广为人知，其中的具体情节或可了解清代社会中的镇魔作一参考：

（道婆）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

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

宝玉忽然“嗷哟”了一声，说：“好头疼！”林黛玉道：“该，阿弥陀佛！”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贾母等。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唬的抖衣乱颤，且“儿”一声“肉”一声放声恸哭。于是惊动诸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丰儿等哭的泪天泪地。……

《红楼梦》是文学创作，同时也被公认为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正因为这一段镇魔的描写，从蔡元培开始便有一些红

学学者猜测《红楼梦》中的人物与废太子及其子女有关。⁴反倒是历史学者对镇魇以及镇魇后的症状没有给予足够正视。在《实录》中，康熙废太子后一周，尚未回到北京城时，就多次说到太子的各种症状：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甲申（10月24日）：

谕内大臣、大学士、翰林官员等：“近观允初行事，与人大有不同，昼多沉睡，夜半方食，饮酒数十巨觥不醉。……居处失常，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戊子（10月28日）：

谕大学士等：“允初官人所居撝芳殿，其地阴暗不洁，居者辄多病亡。允初时常往来其间，致中邪魅，不自知觉。以此观之，种种举动，皆有鬼物使然。大是异事。”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己丑，回京当天（10月29日）：

大学士等遵旨……于午门内宣谕曰：“……今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动失常。时见鬼魅，不安寝处，屡迁其居，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匪特此也，细加讯问，更有种种骇异之

事……”⁵

《实录》所载太子种种怪异举动，对比参照《红楼梦》对宝玉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这里需要注意，康熙描述太子的这些异常举动是在发现大皇子镇魔案前一个多月。在正视了太子的异常后，再来重看关于李光地的记录：

还官有顷，（康熙）召公（注：李光地）独对。公顿首请曰：“帐殿之警，上果稔知其主名？必无刺谬乎？”上默不答，怅然久之，曰：“此直为鬼物所戏耳，何丧心至是？”

也就是说康熙从一开始就有“鬼物”的怀疑。康熙这段单独谈话是他刚回到北京时和李光地进行的。

康熙身为父亲，一旦怀疑是有“鬼物”作祟，便采取过行动，上文所引10月28日条目下，就记录了他命人查看“撝芳殿”，发现“其地阴暗不洁”。他希望找到太子问题的病根。康熙的言和行都反映出他确实怀疑过“鬼物”。只有明白了康熙确实怀疑过“鬼物”，才能理解当他一个月后得知大皇子设镇魔暗害太子，且亲眼看到了地下挖出来的人偶后，就会真心相信之前太子的种种异动是由于被“鬼物所戏”。镇魔之事不是康熙找到的借口，而是真正让康熙认为错怪了太子。也只

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本书前言所写的康熙父子二人见面后相顾无语流泪的场景。那次见面就在发现人偶的第二天。

要完全理解康熙的心情，其实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康熙对太子的感情。康熙儿子众多，除去早夭的，获得排序名分的共二十四位，皇二十四子出生在1716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三岁的时候。⁶但在所有这些皇子中，二阿哥允礽在康熙心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允礽出生在1674年，康熙时年二十一。第二年，允礽就被封为了太子。康熙对太子的特别钟爱和他年少时的经历密切相关。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继位，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了。年少的康熙虽贵为皇帝，但实际上是个孤儿。他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控制下长大，童年缺少亲情，也缺乏安全感。宫里内廷外廷，包括身边侍卫，有很多都不是他能真正信任的人。登基六十年庆典时，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康熙当着群臣的面发出感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⁷在康熙少年时代，有三位他既信任又能帮他的女人：一是他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二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后来被称作孝惠章皇后（1654—1718），康熙的嫡母；相比于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康熙的嫡母在历史中存在感不强，但这位孝惠章皇后一直在宫里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南巡或外出，都要派遣皇子定期问安。⁸第三位就是太子的母亲，即康熙的第一位皇后孝诚仁皇

后。孝诚仁皇后比康熙大三个月。两人 1665 年成婚时，双方按虚岁算都只有十二岁。这桩婚事遭到了鳌拜的反对，但还是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坚持下举行了。孝诚仁皇后是索尼长子噶布喇的女儿，而噶布喇又是宫中侍卫的统领之一。孝诚仁皇后和他的父亲由此成为康熙早年在宫里的依靠。索尼家族是满人贵族中少有的书香门第，一家上下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桩婚事把当时的四大辅臣之一的索尼及其家族变成了康熙的坚实后盾，成为他后来 1669 年扳倒鳌拜的靠山之一。对于康熙来说，孝诚仁皇后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子，在青少年时期便进入他的世界，并陪伴他度过了与鳌拜周旋的艰难岁月。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也就是康熙扳倒鳌拜的这一年年底，孝诚仁皇后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但这位皇子三年后不幸夭折。出生于 1674 年的允礽，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孝诚仁皇后在生下允礽后两个时辰就去世了。

传统的清史资料不会记载皇帝的私人感情，但一些细节颇能侧面反映。孝诚仁皇后去世后三天，棺木移放到紫禁城西侧。康熙一连二十一天，每天都要到停放棺材的地方追忆祭祀。之后，他更亲自护送灵柩到北京北郊的巩华城（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距离故宫直线距离约三十五公里）中停放。但康熙不忍离开，一直守在灵柩旁，直到夜晚戌时（晚上 7—9 点）才起驾回宫。而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康熙去了

三十四次巩华城（约每周都去）。据记载，康熙于康熙十六年（1677，孝诚仁皇后去世后三年）五月初二日巳时去往巩华城，在那里待到五月初三日巳时才离开。允初出生的准确时间是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巳时，也就是说，康熙为了追忆祭奠孝诚仁皇后，细心到连时辰都精确安排过。据学者杨珍统计，三年之中，康熙共去过巩华城 80 次。而这一时期，历史上三藩之乱（1673—1681）刚刚开始，正是康熙朝政忙碌之时。康熙这样频繁去往巩华城，甚至让朝鲜使节都感到不可思议，说康熙“不恤国事”，因为其经常去“往哭”故人。⁹康熙与太子的母亲是有真感情的。

允初在出生满周岁后就被立为太子，也是康熙对孝诚仁皇后感情的一个反映。立太子时，康熙实岁才满二十，而且满人本来也没有立太子的习俗，之前的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都没有立过太子。此外，孝庄太皇太后也中意孝诚仁皇后，是立太子的支持者。了解了以上背景，才会明白为什么康熙决定复立太子后，会在朝堂上对大臣讲他的“故人”在给他托梦：

近日有皇太子事，梦中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¹⁰

从心理上说，康熙废黜太子后，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

这两位，所以才会梦到她们。除了已去世的这两位，当时还活着的孝惠章皇后也是太子的支持者。¹¹所以从个人感情上来讲，康熙早年生命中对影响最重要的三位女性都是太子的支持者。

康熙在立了太子后，对太子的教育也倾注了心血。他曾说过：“当允初幼时，朕亲教以诗书。”¹²允初由于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康熙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精力。这是他们父子感情超过其他皇子的重要原因。康熙的皇子众多，皇孙就更多了，因而被皇帝亲自带过，对皇子皇孙来说是极高的殊荣。乾隆登基后就经常炫耀他是被康熙亲自带过的孙子。从父子感情上来说，尽管后来太子再度被废，但康熙给太子的待遇一直没变，也关心他的生活。二废太子后，康熙曾给大臣说：“朕与二阿哥并无间隔，即拘禁处，朕常遣内监往视，赐物赐食。”有一年夏天，他吩咐太监：“酸樱桃初得，色味俱佳，其大非常，比京中者悬绝远了。选大者，二阿哥处也送去。”¹³

康熙与太子之间的感情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镇魔案后复立太子的重要原因。镇魔案还破除了康熙心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疑虑，就是康熙一直担心他会在这一年里被加害。大皇子用镇魔加害了他，算是应验了他的预测，由此也就破除了他的疑虑。康熙有这个预测，跟当时满汉权贵相信算命，特别是八字测算有关。10月22日，也就是在行营宣布废黜太子五天后，康熙

曾经对着身边的人说过：

今岁有事，朕已预知。朕意中时若有一事将发者，曾向允初（注：太子）言之。今岁朱三、一念和尚事发后，允初奏曰：“皇父之言验矣。”朕谓之曰：“尚恐未尽于此也。”彼时亦不知所发何事，而不意竟有此事也。¹⁴

“今岁有事，朕已预知”这段，以前也有学者注意到，可惜只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这是康熙在“抑郁情绪”中的发言。¹⁵但如果看过一些中国古代算命的书，就知道这段对话的场景，其实在测算书中是经常出现的固定模式。康熙经过测算，预先知道今年有事要发生，而且他还给太子讲过。当朱三、一念和尚这起谋反性质的事发生后，太子认为这件事就是康熙预测的事。但康熙答复说“尚恐未尽于此也”，也就是说康熙认为不止是这件事。就像有一个算命的人在年初给某人讲，今年你有血光之灾，那么当这人出了车祸，从医院治疗后出来，去问算命的人，你说的血光之灾就是这车祸吧？算命的人这时可能说，就是这事，但也有可能和康熙说的话一样：“尚恐未尽于此也。”而康熙说“不意竟有此事”，表示他认为之前的预测应验在了废黜太子这件事上。也就是这时他认为此前算到的“有事发生”已经应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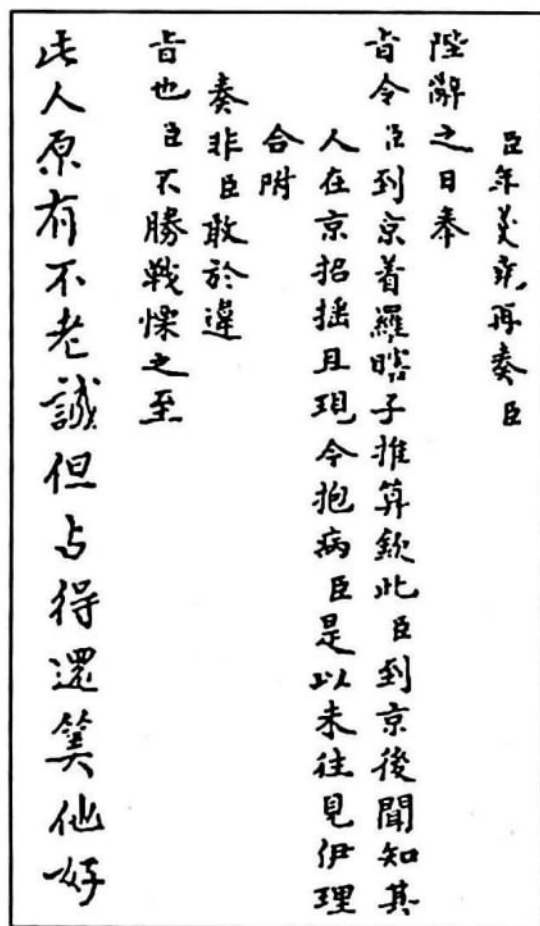


图 3.1 年羹尧上奏折解释未遵旨占卜之缘由及康熙朱批

现存清史档案中，可以看到康熙一家都相信八字算命，康熙、皇十四子，以及雍正都留有八字算命的记录。比如，有一次已经是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到行宫拜见康熙后，康熙分派他去山西和陕西赈灾。年羹尧回到北京与官员交接，做了各种安排后，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汇报公务，同时他还附上了一份奏折告诉康熙（见图 3.1）：

臣年羹尧再奏：臣陛辞之日奉旨，令臣到京，着罗瞎子推算。钦此。臣到京后闻知其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往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臣不胜战栗之至。

（朱批）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

这里可以看到康熙不仅相信算命，还在见封疆大吏时，命其去

测算，并且连找谁算都推荐了。年羹尧似乎对这个算命的人颇有微词，说其“在京招摇”。¹⁶康熙承认这一点，但同时肯定此人的占算技术。一般瞎子用到的算命术就是测生辰八字，这也是当时皇家经常用到的方法，在清初的奏折中经常能见到。（见图 3.2、图 3.3、图 3.4）

康熙的生辰八字史料中没有明确记录。根据顺治朝《实录》，康熙出生在顺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戊申（换算成公元纪年是 1654 年 5 月 4 日），但时辰就笔者所见资料尚不能确知。¹⁷因而最后八字中表示时辰的两字用 × × 代替：

年	月	日	时
甲午	戊辰	戊申	× ×

所谓八字算命，就是把一个人出生时阴历的年、月、日、时辰，按照历法的规则分别对应一个干支，共八个字。比如 1654 年对应是甲午，三月对应是戊辰。“甲午”这两个字在一起称为干支，其中甲为天干，而午为地支。天干总共有十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和地支根据阴阳配对，可以排列出六十种组合，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十甲子。上面提到的甲午、戊辰都是六十甲子之一。人

聖鑒

一 提臣馮允中現年六十歲五月二十九日申
時係巳酉庚午辛酉丙申

一 鎮臣索繼蔭現年五十六歲十二月初六日
申時係癸丑乙丑辛丑丙申

一 鎮臣張元佐現年四十六歲二月初七日卯
時係癸亥甲寅巳卯丁卯

以上馮允中等三人年甲臣謹遵

图 3.2 岳鍾琪奏報官員生辰八字
(台北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故宮 003703 號)

舊恙恐致傷生

聖恩憐惜至此豈臣分誼所當敢不凜遵開呈仰副

天心臣係戊辰年正月初一日午時生因未交春故仍照

丁卯癸丑乙亥壬午為八字理合聲明並將原奉

图 3.3 李卫上报生辰八字

(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故宫 010751 号)



图 3.4 雍正朱批论八字（于岳鍾琪《奏請趙顯忠補靖遠協副將折》后）

（图片与释读文字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

检索系统，故宫 003252 号）

马龙部引新例，未至于调用，若无应得之罪，亦不至于特旨降调也。赵显忠可另候缺题补，将伊八字写来朕览。赵显忠光景是一出格好的。鄂尔泰深惜他，请留滇省，朕未允。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诸往协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气。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非言目前，乃望六之时说话。朕不知看命，看他光景想来自然好的，果应朕言矣。看诸人命，朕再不露一些好恶，令其仰合也。再者命虽令看，朕只以以命就人，断无以人就命之理，若依命用人，不但成一笑话，亦无此庸人也。但此人看命大有些奇异，所以令他看过，求万全之意耳。所看之命，凿凿有验，不可枚举。朕甚疑讶不解。向在藩邸，甚喜看命消遣，从未遇如此人者，总不应其言，甚觉无味寒心。此人不然，大有所据，有许多人朕皆不能挽回，已经多次，今竟信他几分。但恐其知觉生事，时常留心，教导防范也。再者，升转官员，观其人才可成器者，多将八字谕问，今又恐其本人捏成好命相欺也。若有此光景，朕亦自觉也。今尚未。

一出生，年、月、日、时就已经定下来了，也就是说八字就定下来了。这八字就是所谓一个人的命。算某一年的运程在算命术中称为算流年。我们经常听说的“流年不利”，就是指这一年的运程不大好。¹⁸康熙废太子的1708年，是戊子年。也就是康熙的八字在1708年遇到的是“戊子流年”。

判断某个八字在某个流年的吉凶祸福，重要的一步是看流年的天干与八字中的天干、流年的地支与八字中的地支分别发生了什么作用。在八字算命中，天干与天干之间以及地支与地支之间存在一些固定的公式，会让“天干”或“地支”产生变化，类似于化学反应，让其本身的五行性质发生改变。当流年中的干支与八字中的干支形成特定组合，并符合某些命理推算规则时，这一年就被认为会出现命运的变化。

康熙的八字与这一年的流年戊子就是典型的出现大变化的例子。戊子中的地支“子”，和八字的年支“午”，形成了“子午相冲”；同时“子”字又和月支的“辰”字及日支的“申”字，形成“申子辰三合水”强势组合。用简单直接的话来说，这一年的流年和康熙八字的地支产生了重大反应，改变了命局八字的自有属性和结构。在传统认知中，这样的流年对康熙来说就是有大变化之年。

至于改变是好是坏，具体印证到什么事情，算命师的水平不一样，解释也不同。解释的部分是主观的，反映了不同测算

人的不同水准。但上面提到的天干地支的反应公式是通用的，类似于数学中的“平行线不相交”这样的公理，是所有八字算命流派都需要遵守的基本原理。¹⁹因而无论使用哪种八字测算流派的方法，都会看到康熙的八字在这一年流年的冲击下出现变化。

上面引文中提到太子认为康熙的预测已有应验，康熙回答“尚恐未尽于此”，就是说他认为应验的不止是这件事。这就涉及算命中的第二个问题：应期，就是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一个人去算命，说他今年有病灾。那么这个人大病一场后，就会去问算命的，刚得的病是不是已经应了病灾。潜台词就是如果已经应验了，那么今年接下来就平安了。康熙父子间的对话是典型的算命后印证应验时间。至于太子所提到的“一念和尚”的事，六月二十二日有密折告知康熙“一念和尚”已被抓获。²⁰由此可知，康熙在这一年的夏天仍然认为预测中的“大事”尚未出现。

康熙八字的地支与戊子流年的地支之间产生的“子午相冲”与“申子辰三合水”，都指向了八字五行中的水在这一年突然变得很强，形成了克火之势；而与“火”相关的就是康熙八字中出生年份“甲午”中的地支“午”（午的五行属火）。现在遇到的流年“戊子”中的“子”不仅会冲“午”，而且还与月份和日子的地支一起汇合，形成“申子辰三合水”来克

“午”火。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年最忌“水”，要小心秋冬之季，因为秋天属“金”，五行中“金”生“水”；而冬天本就属“水”，自然“水”旺。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夏天发生了事，康熙会说“尚恐未尽于此”。

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年阴历七月，也就是秋季开始时（废黜太子之前），康熙下谕旨给皇三子和皇四子，命他们二人去安排周围寺庙的喇嘛和和尚，准备大范围念经。康熙这张满文谕旨还存世：

（朱谕时间：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八月初一日前七日后七日，着各寺喇嘛尽力诵念《甘珠尔经》。若一寺喇嘛不敷，则令二寺合念。五十喇嘛在中正殿、永宁寺诵经，亦令和尚等在报国寺、广济寺诵经。诵经毕，将各寺诵念数，开明奏闻。²¹

在接到康熙谕旨后三天即七月初九，皇三子和皇四子联名上奏折表示他们马上去调查各寺庙喇嘛情况，而且还说在研究“如何令和尚在报国寺、广济寺诵经”。《甘珠尔经》是在大事之前祈福所用，但这是一部藏传佛教的经书，因而两位皇子不知道该怎么让汉传佛教的和尚在北京城内的报国寺、广济寺来念。

五天后即七月十二日，两位皇子禀报康熙，他们已经安排

妥当，除了按照康熙的吩咐找了五十六名喇嘛分别在中正殿、永宁寺念《甘珠尔经》以外，还找了——

广慈寺一百八人、妙英寺七十人、崇国寺一百三十人、慈度寺一百三十人、阿旺扎木苏庙三百人、达赖喇嘛庙八十人、北黄寺一百四十人、敬祝寺八十人尽力诵《甘珠尔经》；永慕寺合裕王庙喇嘛有五十四人，圣化寺加乌思尼哈尚间苏巴尔干喇嘛有五十四人，范景昌加希达达庙喇嘛有五十四人，三佛寺加索诺木绰尔济庙喇嘛有五十四人，令彼尽力诵《甘珠尔经》。雅满达嘎庙有喇嘛二十人，令彼尽力诵蒙古字《甘珠尔经》。再报国寺、广济寺俱置和尚一百八名诵经。²²

两位皇子不仅尽力找了众多的喇嘛来念《甘珠尔经》，而且还找了蒙古喇嘛念蒙古文版的《甘珠尔经》。报国寺、广济寺的和尚大概没法念这部经，因而报告中只写了“诵经”。在这份奏报的最后，两位皇子还注明了念经时间按照康熙的吩咐：

各寺诵经既在八月初一日前七日后七日，则皆本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初八日。²³

这一轮经念完后，八月十日康熙又通知两位皇子，让喇嘛再加念七天，从八月十四到二十日。这一次康熙还说到只用喇嘛念，也就是报国寺、广济寺的和尚不用再念经了。²⁴

《甘珠尔经》是佛陀论说的总汇，在藏传佛教中，诵读这部经有特别的福报。康熙小时候就从孝庄太皇太后那里了解了这部经书的神秘力量。作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孝庄发大愿，集皇家之力，历时两年，使用了黄金、宝石等各种名贵材料制作出了《甘珠尔经》。康熙赐名这套御制《甘珠尔经》的抄本为《龙藏经》，全名为《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镇馆之宝之一）。²⁵

康熙对《甘珠尔经》的认识来自孝庄，遇到他认为会有危难的时刻，便找喇嘛来诵读这部经。这样大规模安排诵经，在康熙朝并不常见。而且从两位皇子的回奏上看，他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安排大规模念经，还在摸索如何安排人员，如何分派念经的任务。

这次念经的时间安排十分特别，八月初一前后七天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唯一特别之处就在于那几天正是进入秋天的时节。那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而念经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白露”的“白”是代表五行中的“金”，这个节气也意味着秋天的正式开始。康熙选在了秋天开始时来念经，也意味着他知道或者说他相信

真正的麻烦事在人秋后才会出现。

当然，康熙到底怎么算的命，是他自己算的，还是找人算的，都已经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康熙曾经算过，“有大事发生”这个念头就盘旋在他的脑海里，甚至也在太子的脑海里。对于康熙算命，知道有事发生这一点，连传教士也记录了。

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初一（1709年1月11日），纪理安记载钦天监竟然派人到教堂来为康熙祈福。钦天监这样的朝廷机构到教堂来祈福是很少见的，这也是跟算命有关。纪理安是这样记载的：

钦天监再一次为了皇帝的身体健康组织人到我们的教堂来祈祷。七年前他们来过，根据中国的算命术，那一年对皇帝来说，是一个会有重大变化的年份。那一年是马年，跟皇帝的出生年份一样。²⁶

跟出生年份一样，就是俗称的本命年。按正常推断，钦天监更多的时候应该是去寺庙念经、去道观做仪式等，只有认为最重大的关键时候，他们才会连教堂都派人去，因而上一次都是七年前的事了。这也从侧面说明，皇帝的命是算过的，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在做监测。康熙所谓“今岁有事，朕已预知”，并不

是未卜先知，而是认真测算后的未雨绸缪。古代算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皇帝有专门的团队给他定期测算，这和今人定期检查身体健康是差不多的考量。

了解康熙一直在琢磨这一年中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才能明白当他得知大皇子的镇魔也针对自己时，马上就会相信原来测算中所谓“今岁有事”的实施者不是太子，而是大皇子。他也马上就会认定之前是错怪了太子。根据纪理安记载，康熙在挖出人偶当天，就派太监去宽慰了关押中的太子。纪理安对康熙的心理变化做过分析：

（看到挖出来的人偶后）康熙被惊到了；不过他马上松了一口气，意识到喇嘛的法术已经被识破，那也就没有危险了。不过他还是为发生在他和儿子身上的事情感到悲伤。当天，他就派了太监到宫里关押废太子的地方，告诉废太子放宽心，如果真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的父亲将会和他一起应对。太监还鼓励太子就像以前那样多吃点东西。康熙还下了命令马上恢复太子的待遇，标准和分量都和太子小时候就开始拥有的那些一样。²⁷

知道了康熙的心理变化，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力排众议，坚决要复立太子了：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他相信之前误会了太子。在复

立太子的同时，他也对暗害他和太子的大皇子做出了最严重的惩罚，不仅取消了他所有的封号，还收回了他在八旗内部的人丁和财产。²⁸这样相当于在满洲八旗中也消解了大皇子的权势，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死亡。

众人为什么会一致推举皇八子？

在清朝留下的各种史料中，皇八子都被塑造成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奸臣形象：结党营私，操弄朝政。比如从《实录》的记载来看，皇八子是夺嫡斗争中最为负面的角色。此处仅少量举出一些康熙废太子后两个月内，《实录》里以康熙口吻写下的对皇八子的评价：

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

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

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

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

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

其母家亦甚微贱。

允禩素受制于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允禩迄今尚未生子，此皆众阿哥所知者。²⁹

这些评语传递的历史信息是，康熙当着朝臣的面，对皇八子从个人到其母亲与妻子，作了全面否定。事实上从康熙朝《实录》再到雍正朝《实录》，只要涉及皇八子，都保持了这个否定的叙述基调。

对于官方历史中大量关于皇八子的恶评，开启夺嫡斗争研究的孟森早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要是康熙真这样如此反复批评皇八子，为什么群臣又会一致且多次推举皇八子为新太子？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认为“斥责允禩”的话，大部分是雍正朝的史官“添入”历史中的。³⁰孟森的这一判断在后来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没有其他成系统的材料可供了解皇八子；第二，现有官方历史记载对皇八子的斥责并非漫无章法，而是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众人推举皇八子是因为他们都被皇八子欺骗了。皇八子“奸”，“欺诳众人”，众人才成为了他的党翼。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皇八子——因为他善于伪装，欺骗了大家。

这个思路从逻辑上确实能讲通，但是落到现实层面却很难成立。因为支持皇八子的人来自各种背景，要取得全部的支持，不是靠诡计靠权谋就可以的。更何况这种支持还与皇帝的意志相左。比如支持皇八子的老一辈：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和康熙的哥哥福全。康熙母亲早亡，他的两个娘舅从小就在他身边。其中佟国纲跟他一起西征准噶尔时战死沙场，剩下的佟国

维就成为康熙母家最有名望的人。而康熙的二哥福全也是在朝堂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当时努尔哈赤家族除了康熙以外最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说康熙母亲以及父亲家族最有发言权的两个人，都推举皇八子。³¹这里要强调一点，后世看到他们对皇八子的举荐，认为他们有可能是为了押宝未来的接班人。但在思考当时人做法时，首先要明白废黜太子是突发之事，当这些朝廷老人在康熙面前推举某某皇子的时候，并不知道未来会有储位之争。像曾在康熙面前赞美皇八子的福全，早在1703年就已经去世。所以这些已经身居朝廷权力顶峰的老人对皇八子的赞美和推荐，应该看作他们对皇八子能力的真心认可。

另外，《实录》将大量宗藩贵戚、皇叔皇兄、满族大臣的支持，归结为皇八子结党营私。受传统历史书写的影响，“结党营私”带有贬义。但在清初康熙年间的满人政治生态中，“结党营私”是否全为贬义很值得思考。清朝满人的人力资源就是立足于私人主奴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带有很强烈的私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雍正还是皇四子时写给年羹尧的信里，教育他的话：

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永垂久远，俱有深意。尔狂昧无知，具启称职，出自何典？（见附录四）

雍正要年羹尧搞明白，满洲祖制就是各个王门之下有自己的人，内部是主仆关系。而年羹尧竟然在署名时用了自己在朝廷的职位，就是把自己视作朝廷的人，把自己当成了公家人，那么雍正就要反问年羹尧，这是“出自何典”？

皇四子给在四川做巡抚的年羹尧讲这些话，就是在经营王门之下的私系统。“营私”是满人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要年羹尧明白他是属于自己王门之下的人，不要忘记了这个身份。那么“结党营私”为什么会被《实录》用作了负面评价？这很可能跟当时编纂《明史》有关。在《明史》中，“结党营私”被视为让明朝最终覆亡的根源，是一个极大的“贬义”词汇。雍正朝编纂《实录》的人，比如张廷玉，正是纂修《明史》之人。但明末和康熙时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批判明末“结党营私”的对象是大臣或者太监。而康熙朝书写“结党营私”的对象是皇子，更准确地说，是可能成为新太子的人。在康熙那里，能结党营私，也就是未来的皇帝有能力笼络众人，收复人心，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应该是一种负面的能力。

对于众人一致支持皇八子，或者是他善于结党营私这个事实，纪理安给出的解释很直接，就是皇八子真的很优秀。纪理安对皇八子有极高的评价，说他是“上帝对朝廷的恩赐”，而且强调说这是“公认”的，还赞美说他几年来“出色的工作让其卓尔不群”。³²由于皇八子没有负责与传教士相关的差事，

纪理安的记录中很少提到他。但在这里，纪理安还是不吝赞美之词。

上一章已经写过废黜太子后发生了两桩大案：张明德案和镇魔案。在纪理安的记录中，两案都与皇八子相关。张明德案由皇四子挑起，目标是皇八子；而镇魔案中，大皇子针对的目标是康熙、太子和皇八子。这说明大皇子和皇四子都把皇八子视为皇位的竞争对手，从侧面说明了皇八子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前面说到，废立太子这一时期的《实录》只要提到皇八子，往往都附带了负面评论。但有一条记录例外。这一条出现在康熙宣布废黜太子后三天，记载在九月初七庚辰日（10月20日）下面：

命贝勒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³³

这时的康熙还在回京的路上，而内务府是管理康熙家务事的机构。在即将有大量家务事要处理之时，康熙把这个最重要的职务，跳过了众多年长的皇子，交到了皇八子手中。比较起来，在太子被废后，大皇子和皇四子仅仅被安排去看守废太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可见在康熙心中，皇八子确实像纪理安所说的一样优秀，不然也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把最重要的职位交

给他。

废黜太子当天，康熙从行营往京城发了一封密谕，要求皇三子迅速赶来，同时安排皇八子和皇四子留守京城。在这之前，皇三子是留守京城的负责人。由于他与太子交好，因而被康熙调离。这份满文谕旨还存世。学者杨珍注意到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细节：皇八子的名字放在了皇四子之前。³⁴这也就是说皇八子除了被安排管理内务府以外，还在废黜太子后，被任命为管理京城各项事务的总负责人。康熙把这两个关键的位置都交给了皇八子。纪理安在解释皇四子要翻出张明德案来对付皇八子时，给出的理由就是——“妒嫉”。³⁵

由于雍正上台后对皇八子进行政治打压，现存关于皇八子在康熙朝的官方记载十分稀缺，而且内容真假难辨。杨珍通过零散的满文档案还发现，早在废太子案前五年，在处理索额图案的关键时刻，康熙秘密派出的就是皇三子和皇八子。³⁶除了太子与索额图有直接联系，自然不适合参与处理以外，康熙选择皇八子其实也是绕过了大皇子和皇四子。也就是说，康熙看重皇八子的才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废黜太子后选他来处理各种事务，并不是临时起意。

根据纪理安的记录，张明德案审讯到最后，发现张明德是由皇四子带进皇家圈子的，这也就相当于洗脱了皇八子谋害太子之嫌。纪理安说因为张明德是皇四子带来的，排除了皇八子

有行刺太子的可能，因而对皇八子的处罚就降低了。在纪理安的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到张明德案对皇八子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³⁷从这个角度也能解释为什么紧接着的一个月里，群臣还会一致推举皇八子。

据《实录》记载，十一月十四日丙戌、十五日丁亥、十六日戊子三天（12月25—27日）康熙和亲近朝臣之间为新太子的人选争论不休。“镇魔”案12月5日结束后，康熙就想要复立废太子，但朝臣们一致选择立皇八子。在12月25日这天，康熙把大臣召到畅春园，告诉大家他“渐觉虚弱，人生难料”，让到场的满汉大臣推选一位皇太子。当时康熙给的谕令是除了大皇子，其他皇子都可以选。满汉大臣分头选择，结果都选了皇八子。他们把选好的结果交给太监，太监再把结果递给康熙。康熙担心结果是在串通下得出，因此在看到结果后，又把投票的满汉大臣全部召到面前，让大家不要互相影响，单独把选择写在纸上，并且让他们回去想一晚上，第二天再来。³⁸

第二天（12月26日，丁亥日），康熙在众人投票前，先讲了孝庄太皇太后几次在他用兵的关键时刻给他托梦的往事，然后强调最近又梦到了孝庄太皇太后，对他废黜太子之事表示了不悦。同时，他还说梦到了皇后，也就是废太子的生母。最后他讲到了废黜太子前后的各种奇异之事，并认定那些事都是镇魔所致。总结起来，康熙的开场白明确表达了他想要复立太

子的意愿，但群臣还是选了皇八子。《实录》中第三天，康熙再次召众臣前来商议。这次一开场，康熙就讲了很多废太子以前的好事，再次明确指出之前出现的问题都是镇魇所致。最重要的是，当天康熙还把废太子带来了，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当着大臣们做了一个自我陈述。最后，康熙正式宣布释放废太子。³⁹

康熙这三天与众人的争执，《实录》记载得十分详细，总共有约两千五百字。纪理安的《北京纪事》中也详细记录了这几天的争论。大体来说，《北京纪事》的记录与康熙朝《实录》一致：群臣推举皇八子；经过几轮争议依然没有结果；最后没有确立新太子。很明显，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康熙如何给出他不选皇八子的理由。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纪事》给出了和《实录》完全不同的说法。

康熙为什么不选皇八子？

完全出乎康熙的意料，12月25日他召集的满汉诸臣投票，竟然全部投给了皇八子，这个结果让想要复立太子的康熙十分为难。根据《实录》的记载，他让众臣再作考虑，并给出了他不选皇八子的理由：

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
尔等其再思之。⁴⁰

前面已经提到，《实录》在康熙废立太子这一时期密集写入的大量康熙批评皇八子的话，都应该仔细推敲。比如这句话的开头，康熙说八阿哥“未尝更事”一句就十分可疑。康熙前不久才让皇八子负责北京的内外事务，又怎么会说他还未更事？此时皇八子二十八岁，皇三子三十二岁，皇四子三十一岁，皇子间的年龄差别其实不大，不存在“未尝更事”这样的情况。“近又罹罪”显然指的是张明德案。但这个案子已在朝廷内外公认是无关大局之事。就连康熙自己也在十天后（1709年1月8日）就“复封允禩为多罗贝勒”⁴¹。所以很难相信康熙会用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堵众人之口。《实录》中涉及皇八子的评论，许多都难以自圆其说，这也是历代清史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

在25号选新太子的前两天，纪理安的记录提到，他和巴多明神父在宫里碰到一辆镶着金边且用黑布罩着的马车。他们上前询问当差的人，才知道里面坐的是废太子，准备前往畅春园。康熙这时已经在准备让太子与朝臣见面了。⁴²

12月26日，纪理安简单记录了众臣对于皇八子的选择。12月27日，纪理安再次记录了康熙与众臣未能达成一

致。在记录朝廷之事以前，纪理安交代了他这一次的消息来源——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他之所以能从赵昌处探得消息，是因为12月24日徐日昇神父去世。12月26日，康熙传话给京中传教士，让他们再推举一位神父来顶替徐日昇的位置，负责代表众传教士与康熙联系。12月27日，赵昌把所有传教士集中到一起，告诉他们，康熙看了众多传教士的推举后，决定由纪理安、巴多明和苏霖三位神父共同接替徐日昇的位置，都是联系人。宣布完正事以后，赵昌给传教士们讲起了在畅春园里康熙与众臣关于新太子人选的争论。

赵昌是谁？为什么纪理安要专门提到他？他提供的信息有多大分量？赵昌比康熙小三岁，作为康熙的包衣奴才，从小就跟在康熙身边，陪伴康熙。在满人传统中，这种年少时就跟随陪伴在主子身边的奴才叫“哈哈珠子”，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伴读、书童。但是满人的陪伴不只是读书，还有骑马、射箭这些活动。赵昌长大后，较长时间担任的是养心殿监造和侍卫。他是活跃在内廷中长期为康熙所亲近的奴才。⁴³纪理安提到赵昌，意在说明他记录的并不是坊间的小道消息。

赵昌给传教士讲了满汉大臣分别用满文和汉文写投票，结果所有的票都投给了皇八子。这一点和《实录》的记载一致。但赵昌还讲到了为什么康熙否定了众人提议的皇八子，这个答案就和《实录》所给出的完全不一样了。赵昌说康熙的理由是：

皇八子肯定是很天赋的，但是从行军打仗的要求上说，他不够强硬。⁴⁴

也就是说，康熙给的理由是皇八子的“武”不行。这和《实录》中的“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完全是两个意思。

两相对比，很明显《北京纪事》中所言皇八子“武”不行，是一个可以服众，同时也符合满人传统的理由。在清朝初年的满人世界中，“武”是比“文”更被看重的素质。那为什么雍正朝的史官把皇八子“武”不行省略掉，而换上其他的缺点呢？这是下一章主要探索的问题，也是理解康熙晚年选择太子标准的重要线索。

群臣为什么不愿意复立太子？

《实录》和《北京纪事》都记录了康熙向众人表达过复立太子的愿望，也都明确写出了众人在听了康熙的选择后，仍然坚持要选皇八子。为什么群臣如此坚持？《实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塑造出一个奸猾、结党的皇八子形象，所以后世顺着这个思路作出的解释是，众人都被皇八子蒙蔽了，因而与他结党。⁴⁵

《北京纪事》对群臣拒绝复立太子给出了一个与传统理解完全不一样的逻辑。这个逻辑的起点是这一时期康熙病重，而且到了随时有可能去世的地步。康熙进入12月以后出现严重的心悸问题，让他很难受。症状是晚上心跳加速到无法入睡。康熙用了各种中医调理，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传教士，让他们商议给出治疗方案。鉴于不久前治疗皇十八子失败，传教士群体这时对开药十分谨慎。经过众议，他们最后给出的方案是用红酒送服酞剂阿尔格而墨斯（tincture of arkemes）。这一药物是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使用过数百年的日用饮品的提纯版，安全性有保证，好几位传教士自己都吃过。⁴⁶

对于康熙这段时间的病，《实录》没有明确记载，但当时皇帝病重是官场上广为人知的。在满文和汉文奏折中，有许多跟康熙亲近的地方官都在问询康熙的身体健康。山西巡抚的满文奏折中说他12月（阴历十一月）先后去五台山、恒山，给康熙烧香祈福（不是康熙安排的，而是他自愿去的）。康熙回文给他说：“今较前好些，但还很弱。”山西巡抚回复中写到“奴才昼夜焦虑”，准备“洁身斋戒”来为康熙祈福。⁴⁷陕西巡抚、川陕总督、甘肃巡抚都在上奏折问安。汉文奏折中还可以看到直隶总督、陕甘总兵上奏折关心康熙的身体健康。⁴⁸从这些奏折中可以看到，康熙的病和传教士记录的症状一致：

……朕体渐弱，心跳加增甚重。⁴⁹

……伏知圣躬或夜心跳，寝息稍有不安，故奴才不胜焦虑。⁵⁰

而且康熙在多封奏折的批复中都表示自己很虚弱。在一封给川陕总督的朱批中，甚至写到“朕今仍不能写”⁵¹。由于太虚弱，写字都很吃力了。

有了这个重病的背景，才能理解当时群臣在选择新太子时的心境。他们并不知道康熙这次能不能挺过去，所以当时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立一位很多年后才会登位的新太子，而是在选有可能马上成为新皇帝的人。其次，还要设身处地站在群臣的角度思考，很多人在太子被废后就迅速更换了门庭。两个月前康熙废太子时以很坚决的方式拒绝任何说情，因而绝大部分臣子都没有预料到，如此决绝废掉的太子还会被复立。

我们作为后来人，当然知道康熙朝后面还有很多储位之争的故事，但当时的人无法预知。立了三十几年的太子被废，京城大小官员在震惊之余，马上会思考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怎么办？谁会未来的太子？而皇八子，一是能力有目共睹，二是康熙刚废太子后，就把管理内务府和京城事宜交给了他，这些都注定了在废黜太子后，各路人马会聚集到皇八子处。¹⁰

月 17 号宣布废黜太子，京城中的各种势力不会按捺两个月都没有动静，直等到 12 月 25 日康熙让他们推举人选的时候才开始思考未来新主的问题。皇八子府上早就门庭若市，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落井下石，有的人改换门庭，各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故事也大概率已经围绕着太子和皇八子展开。

当 12 月 25 日，满汉诸臣第一次统一推举了皇八子后，他们就已经公开做出了政治选择。康熙这时候再给他们讲皇八子的不足，他们能怎么选择？站在当时选了皇八子的众臣角度来思考，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他们的决定了。他们选择皇八子已经深深伤害和得罪了太子。这是既成事实。大家这时都害怕太子复位。特别是当时康熙身体也不好，众臣在选择的是有可能马上上台的新皇帝。康熙自己也明白马齐等人选皇八子，已经宣告了与太子之间的关系破裂，用康熙的话说，马齐等人“皆系已与皇太子反目之人”⁵²。

从纪理安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康熙已经觉察到了群臣的这一担忧，因而他把众臣召集起来，让太子给他们讲话。对于讲话的内容，纪理安强调的点是太子向大家保证他不会报复。康熙也强调了这一点。纪理安解释，这时大家的态度变成了请康熙自己定夺新太子的人选。也就是说，康熙要立谁，是他自己的事，但是群臣不愿意改变他们的选择。纪理安还写到，根据

他所了解的情况，大臣之间已经互相达成了一致。他们认为应该让皇帝自己决定要选谁当太子，而不是由他们出来支持复立太子。纪理安还专门强调，就是那些之前反对废黜太子的人，也认为应该这样。⁵³

李光地记录在四十八年正月（1709年2月）期间，康熙曾单独责问他：“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与众同声耶？”在上一章已经讲过，李光地对康熙废太子持反对意见，还反问过康熙，因而现在康熙责问他为什么改口了，和众人一个腔调，不拥护太子了。李光地的回答是：“建储大事也，义当决自圣衷。”⁵⁴这个回答和纪理安的分析完全相合，就是大臣们认为，立谁为太子应该由康熙自己决定。

1708年12月25日，即开始商讨太子人选的第一天，宫里曾专门派太监和内务府的人来通知传教士，康熙吃了他们开的药后觉得有效。⁵⁵同时，康熙也下令让两广总督到广州西洋人那里找寻药的原材料。⁵⁶由于康熙吃了药后身体见好，在与众人就未来太子人选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便推迟了新太子选举。在新太子人选无着的情况下，12月27日康熙正式释放了废太子。

在这一天释放太子是《实录》和《北京纪事》共同记录的内容。《北京纪事》还记录了一条一直困扰着清史研究的问题：皇十三子为什么从这一段时期的史料中消失了？到底发生了什

么？《实录》记载了秋天皇十三子跟着康熙、大皇子、太子等一起外出。途中太子被废，其他几位成年皇子在清史中也都有交代，唯独对皇十三子这个成年皇子没有提及。皇十三子在皇四子继位后成为重要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的。纪理安在写完释放太子后，顺带写了一句：

（宣布释放废太子）同时，他（注：康熙）还恢复了皇十三子，和太子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的自由。⁵⁷

根据这条记录，皇十三子在外出狩猎时，很可能与废太子行事有关联，因而也被关了起来。皇十三子在雍正时期成为了最重要的王爷，对他不利的历史，应该都被雍正朝的史官们删除了。到底他犯了什么事，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君臣拉锯

到1708年12月27日止，《实录》和《北京纪事》的记录中都能反映出康熙复立太子的愿望很强烈。但《实录》一直到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癸巳（1709年3月2日）才再次出现与立太子事相关的记录。凭常理推断，12月27日康熙和群臣还在紧急筹商立太子的大事，不大可能突然就停止了，而且一

停就是两个多月。

纪理安的记录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关键的两个月中的大事梗概。原来，康熙在一月之内又数次向大臣们表达了复立太子的意思。在1月24日的记录中，纪理安说大臣们还是坚持选皇八子。他特别提到了一位姓马的阁老向康熙汇报说，内阁中满汉大臣都坚持推举皇八子，康熙很生气，于是赌气说自己身体还好，太子就先不选了。这位姓马的阁老就是马齐。

纪理安接下来便讲到了清史中一个富有争议的桥段：殴曳马齐。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纪理安说因为马齐等人坚持推举皇八子，康熙为了反驳马齐，给他讲了很多道理，越说越生气，于是“一拳把马齐打倒在地”，然后马齐还倒在地上的时候，便被人拖了出去。⁵⁸纪理安的记录完全对上了《朝鲜实录》中的“殴”和“曳”这两个动作。纪理安在写完这一场景后，还写到第二天有二十位高官以年龄和身体原因请辞。群臣用这样的方式对康熙的所为作出了抗议。⁵⁹

纪理安认为“殴曳马齐”涉及君臣间的博弈，为此他有过一段分析：

尽管他们知道皇帝有意复立太子，他们还是报告说应该选择皇八子。大臣们这样建议并不是他们怀疑皇帝真的想要复立太子，而是他们想要告诉皇帝他在如此重大的问

题上（注：指废黜太子）仓促行事已经带来了很大伤害，同时也是让皇帝知道他今后应该习惯于先把大臣召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再做决定。⁶⁰

康熙在巡行路上，尚未回到北京时，就匆忙宣布了废黜太子，纪理安分析康熙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避开朝臣的反对。回京以后，康熙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见任何官员，也是为了避免朝臣的谏言。⁶¹所以在传教士看来，北京官员集团是在借太子问题反对康熙不尊重朝廷制度，以及康熙在太子问题上的朝令夕改。

高官集体上辞呈，这是君臣关系中朝臣表达抗议的手段。传教士没有记录康熙如何应对辞呈，但传教士记录了两件事，可以看出康熙决心对抗群臣。一是1月27日在一位公主出嫁的宴会上，康熙安排在正厅的显著位置放置了三个座位：一个是他自己的，一是给皇太后的，还有一个是给废太子的。康熙通过这样的安排来重塑废太子的地位。⁶²第二件事是康熙取消了新年当天与文武官员的筵宴来对抗群臣。同时，纪理安提到康熙这样行事只是针对大臣。因为新年前三天（2月7日），传教士获允进宫给康熙请安，康熙还是像往年一样给传教士派发了礼物。第二天，传教士又再次进宫感谢康熙的恩赐。⁶³康熙这一年新年没有参与筵宴，在《实录》中有所提及。但只有

看了传教士的记录，才知道他没有参加的原因。

出乎康熙意料的是，康熙新年拒见文武百官，被坊间理解为他已病危。为此，康熙在2月13日那天亲自现身北京城辟谣。纪理安解释，按照惯例，皇帝经过的地方要提前清蹕道路，各个路口都有士兵把守，沿途的商店也要关闭。但为了破除谣言，康熙要求不得关店和提前封路。他带了六个太监，骑着马从宫里出来，在百姓的注目下，前往畅春园。这样一来，谣言不攻自破。⁶⁴从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整个1709年的1月和2月，康熙都在用各种方法表达他坚持要复立太子的决心。

康熙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庚辰日，1709年4月18日）宣布复立太子。新年过后到太子复立的这段时间内，《实录》于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1709年3月2日）和二十二日（3月3日）之下，又长篇记录了康熙与大臣们就新太子人选的争执。这两天的记录是以康熙与朝臣对话的形式呈现的。这时领头支持皇八子的人有两位：马齐和康熙的舅舅佟国维。这两天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众臣还是坚持选皇八子。同时马齐被康熙认为是带头人，因而康熙传令把马齐和他的兄弟都革职关了起来。

单独看《实录》的记载会有一个疑问，从3月3日康熙与群臣的争吵到4月18日太子复立这一个多月里发生了什么？

整个局面是如何扭转的？这些问题在《实录》中都没有答案。而在这期间，《北京纪事》首先记载了康熙的身体在吃了传教士开的药以后，慢慢好转。康熙还专门召见了全部传教士，并且下发了公文让朝廷上下知道他的身体在传教士的药物帮助下恢复了。康熙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外出打猎，开始了各种春天的活动。《北京纪事》是在4月20日（复给太子册宝后一天）下记录的复立太子。

《北京纪事》记录了康熙在得不到群臣支持下想到的办法：他决定不争取复立太子，而是取消之前废黜太子的决定，而取消废黜太子的原因是基于太子之前是在巫术的控制下生病了。现在病好了，这个原因没有了，当然也就应该取消废黜太子的决定。⁶⁵ 尽管最后群臣也并没有让步，但康熙自己找到了一个能昭告天下的理由。

无论废黜还是复立太子，康熙都“昭告天下”，那普通士人和老百姓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尽管由于士人文集中对这次废立鲜有记载，更难了解民间对这次废立的反应，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针对这件事是有民意的。本书前言中提到过清初名士朱彝尊在听闻太子复立后，写下了一首《三月十日诏下青宫再建喜而赋诗》的五言律诗。江西的殷弘绪神父在一封发回欧洲的信中，也讲到了太子废立。在说到太子被复立时，他写道：

太子遂依帝国惯常礼仪复位。人们到处显得兴高采烈，有人还据与新发生的一切颇为相似的一段历史往事编了一部戏，且上演至今。⁶⁶

当然，在《实录》等所有的官方历史书写中，都看不到这里所谓的“喜”。根据历史编写的需要，最后天命是要归在皇四子身上，因而对于“复立”也就无“喜”可言。

康熙朝《实录》是雍正朝编订的。这部最重要的记录康熙朝历史的官方编年史书需要体现出合理的历史大势。这个大势就是其他皇子各有各的毛病，都不适合做皇帝。大皇子、太子、皇三子、皇八子、皇十四子在《实录》中出现时，都有这样那样的负面评论。唯一的例外是皇四子，他的名字每次出现都伴随着正面评价。这一正面形象的树立，应该是《实录》编订时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这个目标是如何通过删减与虚构来实现的？这是下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章 “历史”的炮制

雍正继位后肃清众多曾与其争位的皇子，已是众所熟知的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兄弟相残、父子相害的桥段在中国历史中本来屡见不鲜，但真正让雍正独树一帜的是除了在肉体上消灭政敌外，他还注重在名誉上摧毁对手。雍正四年（1726）底，皇八子死于宗人府囚禁中。在其去世前，雍正还命皇八子和他的儿子们改名，意味着获罪的皇八子不能继续拥有以前的皇家名字和宗籍。皇八子被迫把名字从“允禩”改为了“阿其那”。阿其那三字是满文的音译，在满文中表示什么意思还有争议。最早最流行的说法，“阿其那”是“狗”的意思，后来陈寅恪从人情出发，提出雍正绝不可能同意他的同父兄弟以“猪狗名”。¹后来又有“夹冰鱼”等各种说法，但无论是什么意思，雍正这一创造性的打击政敌的做法表明其对“名”有特殊的执念。²后来连乾隆都觉得雍正有点太过，为皇

八子以及有差不多遭遇的皇九子恢复了名字和宗籍。³

在传统社会中，“名”可简单分为生前和身后两种。对于二者，辛弃疾在热血沸腾的《破阵子》中已有形象描述：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
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从辛弃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却君王天下事”是士人的抱负和理想，换来的结果就是“生前身后名”的双赢。与之相反的失败大概就是同时失去二者。只有对“名”有所追求并十分看重的人，才会想到在生前改名这样的办法。

别无选择的皇三子

身后名有些抽象。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中的声名。要对其操控，说到底就是要操控历史的书写。对皇八子的历史书写差不多在他被收监后就慢慢展开了。皇八子被捉拿后不久，皇三子给雍正上了一份满文奏折：

允禩（注：皇八子）所犯之罪，应予正法，削除宗籍。主子如此决断以来，未曾降旨，是以允祉（注：皇三子）并不知晓。今将杀允禩之过落于我身，我情愿承受；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主子圣明，且有上苍为鉴，我若捞取声名，与外人胡言乱语，即让我如允禩一样承受苦难。臣允祉乃一奴才，忝为人兄，竟敢如同主子之手足。主子如何想，谕旨如何言，我就如何遵照而行。⁴

皇三子曾帮康熙主持朝廷大小事务，同时他学贯中西，又长期主持翰林院。根据现存康熙朝奏折，皇三子给康熙上的奏折数量高居榜首，比其他皇子（包括废太子）所上奏折的总和还多。⁵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皇三子协助康熙打理事务之多。很长时间里，雍正（还是皇四子的时候）都是跟着皇三子忙前忙后处理公务。雍正登基后不久，就把皇三子发配去给康熙守墓。后来皇三子在京城儿子弘晟也因为小事被雍正削去了爵位。皇八子被收监的雍正四年正月，皇三子自身处境艰难，早已感受到了政治的高压。一朝天子一朝臣，众多前朝权贵都在风声鹤唳中苦苦挣扎。上面这份奏折，不谈内容，遣词造句就已经显示出了皇三子的艰难，在雍正这个弟弟面前，卑躬屈膝地自称奴才。他们兄弟并肩几十年，在朝堂内外摸爬滚打，皇三子深知雍正好这个“名分”。根据在第一档案馆中发现并翻

译了该折的杨珍分析，这是允祉去求见雍正而不得的情况下，匆忙之中在宫内临时写的，字迹有多处涂改痕迹。⁶

从内容上看，皇三子是被雍正问到了他对处罚皇八子的态度，因而他开头先解释了自己“不知晓”，解释了之前为什么没有及时表态。在高压政治下，附和不够及时，赞美不够彻底，都可能是一种过错。皇三子的信已经体现了这一点。接着，他马上切入正题，表示了对皇八子问题的态度：

今将杀允禩之过落于我身，我情愿承受；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

这句话是整段文字的核心所在，表明他愿意为雍正承担杀皇八子的骂“名”。同时他还表示出雍正您要怎么来叙述杀允禩的前因后果都可以，无论把他怎样放入到这个杀弟的历史场景中，他都愿意配合。而且皇三子还表示他不会“捞取声名，与外人胡言乱语”，“主子如何想，谕旨如何言，我就如何遵照而行”。

雍正自然是读懂了皇三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回复说：

阿哥原本善于说谎哄人，容忍一切异端，朕稔知此情，怀疑憎恶是实。……允禩之心及其所行，皇考神灵与

上苍俱已睿鉴。或杀或养，朕未降旨，亦无必行正法或必予宽恕之念，岂有靠尔阿哥之名杀弟之理？阿哥惟须持大体，恪守为臣之道，朕或有措置。欣喜阅之，畅快之至，感激不尽！⁷

当然雍正第一句话也指出了，他知道皇三子的回复并非真心。其实雍正一直怀疑皇三子和皇八子在联合谋划，在诸多清朝官方史料中有一段他自己叙述的康熙去世当天晚上他看到的情况：

当圣祖仁皇帝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皇上令其（注：皇三子）管理内事，伊乃私自出外，与阿其那（注：皇八子）私商密语，阿其那因欲引为党援，共图扰乱国政。⁸

皇三子尽管在康熙晚年并非皇八子一派，但在雍正上台后，他就被视作了政敌。皇三子十分清楚雍正怀疑他私下和皇八子一系的人勾结串通。所以皇八子被收监以后，他为了自保，拼命撇清自己与皇八子的关系，用极低的姿态恳求雍正放过他。收到皇三子如此表明忠心的臣服之言，雍正直接表示“欣喜阅之”，称“岂有靠尔阿哥之名杀弟之理？”这表明雍正完全明白了皇三子的态度，也知道皇三子可以配合做到什么

程度。

这一组私人密信除了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场景与各自的心理状态以外，特别值得留意的是皇三子表明愿意配合的点，用今天的语言，就是：虚构历史书写。“今将杀允禩之过落于我身，我情愿承受；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意译出来就是您要是将杀皇八子的罪名推给我都可以接受，说我是允禩同党也行，您要怎么编，我都配合。皇三子早已没有实权，剩下的就是那个曾经八面玲珑、满腹诗书的“皇三子”的虚名。他十分清楚自己对于雍正来说，仅有的用处就是他曾经的辉煌：他是众多皇子中参与和经历康熙朝政最多最深的皇子；同时他学贯中西，无论是汉人士子还是西方传教士，都知道他是有真学问的人。这些曾经的名望，使得他说的话会被人相信。这一点，对需要虚构历史以粉饰太平的人来说，尤为重要，也是稀缺资源。皇三子此时希望自己能发挥的“剩余价值”，是做一个能被御用的文人。

“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这句暗藏玄机。他们兄弟之间谁和谁是一党，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皇三子这样说，表明他知道雍正有心要“说”或者“定义”谁和皇八子是同党。而这个之前被定义的人很可能就是大皇子。其他皇子和皇八子是同党，早已为天下所共知，不需要雍正来说。但大皇子在第一次镇魔案后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事

件缘由可以把大皇子和皇八子归结在一起。而在《实录》记录的逻辑中，大皇子冒着天大的风险搞出的镇魔案，却仿佛是在为皇八子扫清道路。《实录》能这样虚构，是因为其首先有意删除了一个重大细节：大皇子的镇魔案一开始的目标就包括了皇八子。大皇子指挥喇嘛埋下人偶、施法都是在康熙废太子之前。因而从一开始，大皇子就是单纯在为自己夺位而谋划。在一废太子的1708年，大皇子（1672—1734）三十七岁，而皇八子（1681—1726）二十八岁，再加上大皇子是长子，他有什么动机会去支持一位年轻的皇子呢？无论是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还是就世间的长幼人情来说，现有《实录》所称大皇子与皇八子是一党、且大皇子捧皇八子登位的说法，都无法成立，是虚构出来的。

皇三子具体在什么时候觉察出雍正要虚构他与皇八子的关系已不得而知，但实际上他之前就是参与虚构历史的人。现存档案中，有一封由皇三子领衔，带着皇五子和皇七子给雍正上的联名公开奏折。这封奏折很长，落款时间是雍正四年二月五日，也就是皇八子刚被收监后十几天，与上述皇三子单独给雍正上的密折时间十分接近（皇三子上单独奏折的具体时间不详，只知道是在皇八子被抓不久）。联名奏折以皇子的名义回顾皇八子过去的种种作为，来配合雍正对皇八子的清算；而回忆的起点，就是废黜太子时期的张明德案。康熙朝《实录》成

书于雍正九年，其中大量关于皇八子的材料都与联名奏折的内容高度重合（见表1）。《实录》中关于大皇子与皇八子是一党的说法就源于该折，连文字都基本是照搬的。还有像虚构大皇子告发张明德，以及皇八子“自幼赋性阴险，存心僭越，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这些内容都来自于此。

三位皇子在写这份联名奏折时，已经预料到了他们所写内容会被怀疑，因而他们在奏折的开头就强调：

皇考面谕臣兄弟等之谕旨，马齐、鄂伦岱等何由得闻？谨将臣等所奉皇考谕旨逐一恭录缮折具奏。⁹

三位皇子强调写下的都是康熙当面给他们讲的话，马齐等外臣自然无由得知，如此便直接堵住了当时和未来的悠悠众口，令其他人无从反驳。而皇八子的过往历史就这样在三位兄弟的“回忆”中被构建起来。

三位皇子的联名奏折不仅后来被《实录》采信，实际上早在该折写出来四个月后的，在朝廷给皇八子、皇九子等人罗织罪名时，就已经被大段引用过了。¹⁰同时当然还有其他人写出的新材料，像康熙要拔刀砍向为皇八子求情的皇十四子、而皇五子抱住康熙阻止这样的桥段也是先出现在给皇八子定罪的材料中，¹¹后来才被《实录》收入。

表1 三位皇子联名奏折与《实录》关于太子废立前后事记载对比

	皇三子等雍正四年奏折	《圣祖仁皇帝实录》
大皇子	大阿哥奏云：二阿哥行止卑污，大失人心。山东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八阿哥，后必大贵。	允禔奏：允禔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禔，后必大贵。
	今果欲诛二阿哥，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朕闻之殊觉惊异，因密止大阿哥之谋。	今欲诛允禔，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为之惊异。
	伊本系一暴悍愚昧、不明大义之人，若果同八阿哥聚集贼徒，谋害二阿哥，彼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	朕思允禔为人凶顽愚昧，不知义理。倘果同允禔聚集党羽，杀害允禔，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
	此皆不明大义、不守君臣定分之人，实国家之乱臣贼子，天理国法断皆不容宽宥者也。	似此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也。
	八阿哥自幼赋性阴险，存心僭越，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	允禔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
皇八子	允禔亦甚受制于其妻。	再允禔素受制于妻。
	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当废允禔之时，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其将二阿哥之事如何措置之处，悉由朕独断，谁敢多言？春秋大义，臣子无将，将则必诛。	废皇太子后，允禔曾奏称允禔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
	今众阿哥等惟当念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方为臣子之所当然。尔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于乾清宫，而尔等束甲相争耳。	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尔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
	允禔乃辛者库贱妇所出。	其母家亦甚微贱。

（以上联名奏折内容出自：《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四库全书》本，卷4，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

三位联名上奏折的皇子中，皇五子和皇七子其实并不是康熙朝夺嫡斗争中的人物。康熙皇帝的亲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顺治的孝惠章皇后是康熙的嫡母。她膝下无子嗣。康熙大概是为了缓解其孤寂，把皇五子允祺从小就交给她养育。孝惠章皇后是蒙古人，坚持满蒙传统，因而皇五子没有接受过汉文化教育，据记载他甚至不能用汉文书写。所以皇五子从来没有被当作过皇位的竞争者。而皇七子允祐生下来腿就有残疾，也不是政治活动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当皇三子带着这两位皇子一起上奏折，举朝都明白这一切都是皇三子的安排。1730年，皇七子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732年1月17日（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己酉日），康熙朝最重要的官方历史《实录》修订完成，雍正为其撰写了序言。半年后的7月10日，皇三子（1677—1732）死于景山的软禁中，享年五十六岁。¹²巧合的是，皇五子（1680—1732）竟然在同一天也去世了，享年五十三岁。

雍正在皇三子去世后，写下一份谕旨安排其后事：

上谕：三阿哥允祉，向来秉性乖张，器量狭小。皇考时言其不识忠孝大义，此内廷之人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来，屡次加恩，不知感激，时为开导，不知省悟，不但全无忠爱之心，反有怨望之意。朕皆优容之至。

前年怡贤亲王（注：皇十三子）仙逝，朕心深为悲切，举朝悼惜，而伊毫无哀痛之情，且欣喜见于辞色。其忍心害理，至于如此。伊向来苛刻贪庸，尚无勇敢之气。近年情形，则强悍难制，渐无忌惮。朕再四思维，若不加以约束，恐在外别生事端，于国家深有不便。不得已将伊拘禁于景山之永安亭，令伊眷属随往，供其使令。并将伊子弘景封为贝子，以承其家业。此朕委曲措置之苦心也。

近伊患病，医官前往调治，奈病势沉重，医药不效。在伊虽自作之孽，然朕不能劝导使之改行率德，以免罪戾，实抱歉于怀。允祉一切殡葬之礼着照郡王例行。¹³

雍正这份上谕，收录于清代各官方记载中。上文所引出自《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是乾隆收入《四库全书》中的版本。这份谕旨很少被后世学者引用，因其内容对皇三子形象的虚构实在过分夸张。雍正所谓“皇考时言其不识忠孝大义，此内廷之人所共知者”，一看便知与现存大量康熙朝奏折相矛盾。皇三子是康熙交付朝廷事务最多、最为信赖的皇子。雍正这样的凭空捏造自然在后世很难立足。就连乾隆朝编辑雍正朝《实录》的史官可能都实在看不下去，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此内廷之人所共知者”一句给去掉了。写实录的史官许多也在内廷或者军机处当差，大概他们也不愿为这“一眼假”的历史文件

背书。

就像三位皇子在奏折开头所讲，他们提供的材料都是面谕，后世的人就算怀疑，也永远无法确知康熙是否真的曾如联名奏折所写那样，全方位地否定过皇八子。如果历史中的名，或者说身后名，存在于后世之中，那么给这个名做判断的是后来读史的人。传教士材料为大家判断皇八子的身后名带来了新的证词。传教士也曾经与当时拥立皇八子的朝臣一样，盛赞过皇八子的能力。而且在他们的笔下，皇八子是第一次太子废立过程中的最大受害者。皇八子在这一年相过一次面，但他相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不久后会有废黜太子之事，无法预知大皇子镇魔案，更想不到的是与他府邸相邻，关系一直不错的四阿哥会在关键时刻背后捅他一刀——把相面之事告到了康熙那里。要知道，皇八子与皇四子不仅在京内府邸相邻，甚至他们在北京城郊修园子的时候，还专门把园子也修到了一起。皇八子在废黜太子这一年秋天，先是被大皇子用人偶镇魔，再被皇四子揭发，后来又被群臣推举为新太子人选。这一系列事情到底哪一件是他自己安排的？他就这样卷入了夺嫡斗争的第一幕。对于皇八子在雍正朝的历史，更是很难确知，能知道的基本是雍正愿意让后世知道的。

虚构历史相当于一种文学创作。如果有好坏之别的话，关键在于能不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相信，同时也让别人相信。三

位皇子捏造出一废太子时大皇子与皇八子的同党关系，帮雍正从张明德案始作俑者的不光彩角色中抽身出来，同时又用结党营私解释了群臣对皇八子的支持。应该说整个虚构是成功的，帮雍正解决了问题，而且一直到今天，在传教士记录公布前，都没有人发现其中的问题。

树立皇四子形象

前一章提到《实录》中的虚构部分，很明显并不是一时糊涂写错了，而是雍正朝各方势力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费尽心机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历史的叙述中把登位前的雍正，或者说皇四子塑造成什么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想要在历史中为皇四子打造怎样的人设？这一点，雍正在亲自下令编纂并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中其实有过自陈：

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

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¹⁴

上面这段是雍正针对民间说他有“谋父”之举，也就是对他谋取皇位这一指控的回应与解释。雍正这段自我陈述中最核心的一句是：“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这一句对应的是“朕在藩邸时”这个时间段，意在塑造皇四子在这一时期超然事外、没有去结党争位的人设。

应该说经过雍正史官编辑后的康熙朝历史记录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实录》等所有官方历史呈现出来的皇四子，的确没有出现在夺位的斗争中。甚至在康熙最后十年的历史记录中，皇四子都很少出现。有一些史家认为康熙没有传位给皇四子的意向，证据就是在康熙最后十年的历史记录中皇四子没有存在感。¹⁵从现存清官方记录来看，康熙最后十年在文治方面派发任务最多的是皇三子。在满文奏折中，这一趋势尤其明显。皇三子帮康熙打理着朝廷内外大小事务。而在武功方面，最显赫的则非皇十四子莫属。他是康熙晚年唯一曾领兵远征的皇子，统帅西北，号令满藏蒙汉各路人马，还取得了各种胜利（详见第七章）。所以现有记录完全符合《大义觉迷录》中宣扬的皇四子“安富尊荣”和“不与闻一事”的形象。

了解这个形象塑造目标后，就能理解为什么雍正的史官一

定要抹掉皇四子在张明德案中的角色。这件事要是秉笔直书，暴露出是由皇四子挑起的，那么“无沽名妄冀之心”的形象就会陡然崩塌，无法维系了。在历史书写中，皇四子绝不能成为争位第一案的始作俑者。顺着这个思路，就能理解《实录》撰写者们的苦心。他们需要保证在《实录》以及所有历史书写中都看不到皇四子在登位前有过“妄冀之心”。

尽管有历史书写的包装，但皇四子“不争位”的形象不仅与纪理安的记录相矛盾，其实与残留的皇四子时期他自己写下的文字也对不上。比如《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见附录四）是现存雍正还是皇四子时写得比较长的一篇文章，全篇充斥着对年羹尧的各种警告，核心是皇四子要年明白派系，牢记自己与其的主奴关系。从文字上看，皇四子给年羹尧写信的口气，及各种琐事的计较，都体现出皇四子并不是一个“安富尊荣”、“不与闻一事”的人。这封信写于1718年（或1719年），当时年羹尧是四川总督，在四川藏区处理边务，而让皇四子紧张的是孟光祖（皇三子的人）在结交年羹尧，所以他写了这封长篇家信去敲打。年羹尧虽远在四川，但跟其他人的来往却都尽在皇四子的掌握，这哪里是传说中“不与闻一事”？他在信中还批评年羹尧说了大逆不道的话：“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年羹尧能对着皇四子这样表忠心，显然在他眼中，皇四子正是一个有“妄冀之心”的主子。

销毁材料

虚构历史以树立皇四子与现实有别的形象，必不可少的是要销毁原始档案。如若不然，很容易露馅儿。在康熙废太子期间，现存档案有明显的被销毁过的痕迹。研究康熙皇帝身边之事的原始历史档案主要有两种：《起居注》和满汉奏折。康熙朝的《起居注》从康熙十年开始记录，到五十七年停止，共记录了四十七年。根据2009年海峡两岸联合出版的康熙朝《起居注》来看，在有记录的四十七年里，独缺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及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四十七年正月还存世）。康熙四十七年秋至四十八年太子废立事发前后，正好就在《起居注》缺失材料的六个年头中。缺少的这六年可能是被销毁了，当然也有可能是遗失了。

再来看现存的满汉奏折。在废立太子这段时间（四十七年九月到四十八年三月），现存的汉文奏折全部是地方官员的上奏，没有一份与京城中发生的几个案子有关联。当然，汉文奏折没有涉及京中相关事情还可以解释，因为用汉文写奏折的确主要是地方大员。¹⁶

但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满文奏折。首先，这一时期满文奏折的来源分布就不同寻常。满文奏折主要是两类人群在使用：一是地方上的满人官员；二是康熙身边的人，包括奴才、

太监、皇子以及北京的满人权贵。一般来说，满文奏折应该有超过一半是康熙与身边人的通信联络，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满文奏折是他与京城及周边地区的通讯往来；其余一小半则来自地方官员。比如废黜太子发生前一个月（四十七年八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了共十三通满文奏折。其中康熙身边奴才以及皇子的奏折有七通，另有六通来自地方官员。北京地区与地方的比例是 7 : 6。

从四十七年九月初六日（九月初四日宣布废黜太子，九月初五日在京的皇三子收到了康熙发来对各皇子安排的满文谕旨）起到当年十二月初五日，三个月时间里，仅存留了十九通满文奏折。从总量上看就出乎寻常的少。更奇怪的是这十九通奏折全部是地方官员给康熙的奏报，没有一封是康熙与北京官员以及皇子们的互相联系。也就是说，在康熙废太子后处理张明德案、镇魔案，以及与大臣们争议新太子人选的三个月时间里，一通北京范围内的满文奏报都没有。这完全出乎常理。作为比较，上一年同期时段（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到十二月）总共有五十五通满文奏折，其中三十三通来自北京地区内，二十二通来自地方。北京地区与地方的比例是 3 : 2。废黜太子期间的满文奏折留存的异常现象很难用遗失来解释，因为缺失集中在事件发生期间的几个月内，而在此前一个月满文奏折的存量和地区分布都还正常。

如果说单独看《起居注》的存留情况还能用遗失来解释的话，那么把满汉奏折存世的情况放到一起思考，原始资料的同时缺失就只有故意销毁一种可能了。¹⁷ 在没有档案存世的背景下，《实录》就成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的唯一来源。这是销毁档案的目的，也是雍正的希望。他希望《实录》记载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后世只存在经他审核的过去。

记录比对

通过比对《北京纪事》与康熙朝《实录》还可以看到，雍正朝对皇四子形象的树立是全面的，并不局限在删除不利于皇四子的内容那么简单，而且还见缝插针地打造其正面形象。以康熙废黜、复立太子这半年多时间为例，检索《实录》，可以发现皇四子的名字出现在了四个场景中。与《实录》这一时段呈现出的大皇子、太子、皇八子不同，与皇四子相伴随的总是正面评论。四则如下：

一、

设毡帷，居允初于上驷院旁。上特命皇四子胤禩同允禔看守。

二、

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官中，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注：省略三百一十六字，此处是康熙给太子说的话）是日，皇四子胤禛奏：“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语，昔年曾蒙皇父训飭，此十余年以来，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处，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出。复传谕曰：“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顷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

三、

上体违和，至十一月初旬，日渐增加。至是上召皇四子胤禛入内，皇四子胤禛泣奏曰：“圣体违和，为日已久，应选择太医及臣兄弟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

同臣检视方药。”上服药后，渐就痊愈。

四、

上命内侍梁九功、李玉传谕诸皇子，及王公大臣曰：“前拘禁允初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允初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皇四子胤禛奏曰：“臣奉皇父谕旨，谓臣屡为废皇太子允初保奏，臣实无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奏入，复传谕曰：“尔在朕前屡为允初保奏，尔意以为无有证据，故于众前强辩耶？且尔为诸阿哥陈奏之处甚多，尔亦将强辩以为无其事乎？”皇四子胤禛奏曰：“为诸阿哥陈奏，臣诚有之。至于为允初保奏，臣实不敢任受也。”

以上四则中，第一则是安排任务，算是一条中性记录。这条记录中的人事安排在纪理安《北京纪事》中也得到印证。

第二则内容的编造痕迹就很明显了。首先，“惟四阿哥，朕亲抚育”明显不可能出自康熙之口。康熙自己带过哪个皇子他最清楚，是不可能随口说错的。皇四子的母亲在生他时，品阶低微，没有资格自己抚育皇子，因而皇四子小时候是和其他一些皇子一起由佟贵妃抚养。从现有资料来看，一方面看不出康熙对待皇四子有过什么特别之处。另一方面，康熙年轻时亲自花了很多时间来教育的皇子只有太子。

被康熙亲自带过，似乎是雍正和乾隆父子特别在意的一点。儿子将被父亲亲自抚养视为父亲对自己的关注，这在中国历史中并不常见。乾隆曾夸耀自己小时候被康熙带过，以至于后来有传言康熙选择雍正是因为看上了乾隆这个孙子。杨珍还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从现有资料中可以确认康熙确实见过并带乾隆玩耍过，但康熙跟其他几位年龄大一些的孙子相处的时间，远多过乾隆，因此不能看出康熙特别关爱过乾隆。¹⁸但当时社会上很可能流传着康熙中意某个孙子的故事。乾隆登基后一年，释放了一直被雍正囚禁的皇十四子。传教士巴多明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顺便提到当年康熙中意的孙子是皇十四子的儿子。¹⁹

康熙很重视对皇子皇孙的培养，而且是身体力行在带儿孙。满人尚武，康熙自己也特别重视骑射这些满人传统。他每次外出行猎，都要轮换着带上自己的儿子。就是到了废黜太子这年，康熙已经五十五岁了，出行打猎还带着才八岁的皇十八子一起历练。可惜皇十八子在这次行程中去世了。康熙对他特别钟爱——他是唯一一位被安葬在康熙陵墓旁的皇子。²⁰

要说康熙早年特别关注和教育过的皇子，那一定非太子莫属。排除康熙的个人情感不论，允礽在一岁时就被封为太子，是康熙帝位的继承人，康熙在太子身上花费比其他皇子更多的精力，也是理所应当的。因而《实录》中借康熙之口，说

“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只能是雍正的一种希望，而不是历史事实。

而第二条中除了“惟四阿哥”一句外，更加不符合情理的是，康熙评点皇四子，说“微觉喜怒不定”后，雍正竟然还要专门上奏，请求康熙删去对其“喜怒不定”的评论。而康熙竟然还同意了。父子二人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评论如此来回啰唆？这一来一往既不像父子的日常对话，也完全不符合满人的作风。而且从文字上看，为了删掉“微觉喜怒不定”一句而留下的一大段对话（下划线部分），与《实录》简洁的记录风格也不合拍。如果说上面的分析只是主观阅读感受的话，那么雍正朝《实录》的记载，则坐实了这段不合常情的话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上谕纂修实录总裁官大学士张廷玉：“朕阅康熙四十七年《实录》，内载皇考褒奖朕之谕旨云：‘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惟四阿哥，朕亲抚育，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当时降旨，原有‘幼年微觉喜怒不定’一语。朕曾奏曰：‘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语，昔年曾蒙皇父训饬。此十余年以来，皇父未曾降旨饬臣有喜怒不定之处，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臣年逾

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随蒙皇父传谕曰：‘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顷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²¹

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雍正专门花时间仔细阅读过《实录》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被废前后的卷次，因而他可以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二是他极其重视历史记录，连“微觉喜怒不定”这样的字眼都不能容忍，要求做“技术处理”。反过来想，从雍正这样郑重其事地向张廷玉解释“微觉喜怒不定”这几个字，可以推断出，张廷玉以及所有编纂康熙朝《实录》的史官都知道，“微觉喜怒不定”这样的温和批评就已经是皇四子负面评价的极限了。

第三条写皇四子入内探病，要凸显的是《大义觉迷录》中所谓“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这个人设。此条无从考证真假，但根据现存满文奏折来看，从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四十八年三月，总共有十一封皇子询问康熙身体的满文奏折，全部都是以皇三子允祉名义领头所上。

至于第四条对皇四子赞美的虚构，则甚至连语言本身都不符合人情常理。记录中，以康熙的口吻说皇四子是唯一为废

太子说话的人以后，竟然为此赞美皇四子“洵是伟人”。皇四子就算真为废太子保奏过，也就是弟弟为哥哥说了几句话，求了情，又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张明德案中，皇五子、皇九子、皇十四子也在康熙面前为皇八子这个兄弟求过情。康熙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儿子们互相帮着说话，不过是人之常情，何至于为此夸奖皇四子是“伟人”？而且从康熙其他奏折中来看，这样夸人也不是康熙的风格。更不合常情的是皇四子在得到这个褒奖后，还为此专门上奏婉拒，称“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随后又得到了康熙的再次肯定。这一来一回、矫揉造作的问答，更加背离了康熙与儿子间的交流方式。

其实熟悉年羹尧历史的人都知道，“伟人”这个词在雍正朝有特别的故事。江南的一个举人汪景祺到陕西投靠了年羹尧，写下了奉承年羹尧的文字。后来年羹尧案发，在抄家时发现了汪景祺写的《西征随笔》一书（更多关于此书的内容见第五章），其中很有名的桥段是汪景祺把年羹尧捧为“宇宙第一伟人”的诗句。年羹尧案后，“伟人”这个词在雍正朝拥有了特殊含义，不能胡乱使用。

除了语言以外，判断第四条为虚构的关键点在于，康熙赞美皇四子的前提就是杜撰出来的。“前拘禁允初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照这么说，雍正成了《实录》中记载的唯一为允初保奏的人，所以被表扬是“伟人”。

但纪理安的《北京纪事》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背景。康熙废太子后回到北京，传教士心里面都在期盼大臣们出来劝谏康熙。而且纪理安还专门为拉丁文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期待。他说中国传统式的大臣劝谏享有令人羡慕的言说自由。就是说错了，或者不符合皇帝的想法，也不会遭到惩处。但康熙预料到了大臣们的动作，一回到北京就宣布不允许汉臣进宫，提前把言路给堵住了。同时，康熙还派人把装满了铁链和脚镣的马车停在宫中，以此来警告进宫的满人，不要乱说话。并不是没有人为太子进言，而是康熙预先阻止了。²²

其实，在前一章写到过的李光地的反问，就是在劝阻康熙。康熙也明白李光地的意思。因而当他几个月后想要复立太子之时，又反问李光地你当初不是支持太子吗，现在为什么不出来支持了？此外，就连徐日昇神父求见康熙，都被康熙认定是来给太子说情的，于是没有见他。所以康熙怎么会说出没有一个人作为太子陈奏这样的话呢？

从纪理安的口气来看，京城中是有人劝谏康熙的，正因为为太子说话不足为奇，所以他记录的落脚点放在了康熙如何阻止进谏上。真正让纪理安觉得有些惊讶的是竟有地方官员专门为此事赶到北京来，而且是在没有请示朝廷的情况下，冒着被革职的风险私自入京。他首先讲了“河道总督张鹏翮”。张

鹏翮见到康熙后，康熙还问他为什么不请旨就敢擅离职守。张回答说，他认为太子之事比什么事都重要，所以他一听到消息就赶来劝谏皇上。纪理安说张的回答得到了康熙的认可，认为他是好官，敢于直谏，所以把他从河道总督直接升为刑部尚书。²³《实录》并没有记录张鹏翮入京为太子陈奏之事，但是记录了他升任刑部尚书：

调刑部尚书王掇为工部尚书，升河道总督张鹏翮为刑部尚书。²⁴

这条记录在十月十三日（乙卯日，1708年11月24日），距宣布废黜太子一个月又七天，距张明德案发仅十多天，正是康熙焦头烂额处理废太子相关问题的时候。如果单独看《实录》，难以理解康熙为什么突然把外放的河道总督变成了京官，还升成了刑部尚书。纪理安正好为这一升迁做了注解。

纪理安还记录了川陕总督齐世武入京来劝阻康熙。²⁵齐世武本身就是著名的太子党，后来在第二次废太子中还涉了案。²⁶纪理安说他为了废黜太子之事赶到北京，康熙接见了。他。²⁷《实录》在废立太子这一时间段内，没有齐世武入京的信息。倒是在现存齐世武回到陕西后发给康熙的满文奏折中，含有他到过北京的信息，佐证了纪理安的记录：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奴才家人周吉回西安，捧到圣主御批折子，奴才等跪读，奉旨：自尔去后，朕体渐弱，心跳加增甚重。本月初一日以来稍好，今又觉好些。目下想是无妨，只是虚弱。²⁸

这封从北京由齐世武家里人带回的康熙圣旨，开头是：“自尔去后，朕体渐弱，心跳加增甚重。”这里提到的心跳问题正好是传教士在这段时间给康熙治的病。“自尔去后”四个字，则表明齐世武不久前刚去过北京，与康熙见了面，又离开了。

纪理安说两人进京保奏是当时北京城都知道的事，并非什么秘闻。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其实《实录》在删减历史的时候还是有所疏漏。1709年3月，在朝廷大臣一致坚持推举皇八子后，康熙认为他们是在逼宫，因而发了火：

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
……如谓伊等作威可畏，则好官如齐世武、张鹏翮、赵申乔，彼何以俱不能杀之耶？²⁹

这句对三位大臣的褒奖显得颇为突兀，在《实录》中却找不到注脚，不知道为何康熙会突然称他们三人为好官。齐世武是满人，时任川陕总督；张鹏翮四川人，进士出身，刚从河道总督

一职擢为刑部尚书；赵申乔江苏人，进士出身，时任偏沅（湖南）巡抚。这几位基本没有交集的地方官员突然在这个场合下被放到了一起，称为好官。从上下文中，可以推断出这三人的意见是跟坚持选皇八子的京官群体不一致。在这个语境下，康熙说这几位坚持己见的官是好官，就是说他们在支持太子。

除此之外，在现存的汉文奏折中，还能看到像广州总督范时崇这样的封疆大吏，在得知太子被废后，请求批准入京。当然他请求入京的密折中没有明确表示要为太子说情，但细看内容就能明白他已经表明了态度——反对废黜太子。在折子中范提到他从邸报中获知太子染了“狂疾”而被废，他“惊骇彷徨”，“悲伤不能自止”，然后范提到自己的家世：

臣祖文程从先皇帝定鼎以来，三世蒙恩。³⁰

紧接着，他便请求康熙准许他进京面见“天颜”。范时崇请求入京面陈，这明显是要劝阻康熙，要不然身在广州的他何必要不远千里入京？

范时崇在提出进京请求前，专门点明自己的家世背景，强调他家先祖是跟着先帝一起打过江山的，其实是在间接向康熙表明，他为什么有资格对废黜太子这样的康熙家事发言。范时崇的祖父范文程是努尔哈赤时代就投靠了后金的汉人。他家自

称是范仲淹的后代。在得知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是范文程建议多尔衮出兵，问鼎中原。清军攻占北京后，百务废弛，又是范文程佐理朝政，为清初开国定制做出重大贡献。范文程当仁不让是清朝获取天下最重要的汉人文臣。

范家与康熙母亲佟氏一门几世交好。康熙早年和鳌拜斗争时，范时崇的父亲范承谟就在康熙的小圈子中为其筹划效力。在正式擒拿鳌拜的前半年，也就是在事件的筹备阶段，又是范承谟悄悄去联络传教士，指挥他们用历法问题去朝廷参劾。³¹

后来范承谟调任福建，遇上三藩之乱。范承谟被耿精忠扣押后，严词拒绝了后者的招降，囚禁两年后被逼自缢，还遭弃尸荒野。其尸骨后被寻获，送往北京厚葬，康熙赐谥曰：忠贞。范家有这样的累世功勋，所以范时崇敢于在康熙废黜太子问题上进言。康熙看完奏折，对范时崇要从广东赶到北京的目的心知肚明，因此他密折上简单明白地批示了一句：“尔不必来，奏折知道了。”³²（见图 4.1）

四川提督岳昇龙也上了汉文奏折，委婉地表示了对废黜太子的遗憾。岳昇龙是武将，是雍正朝接替年羹尧经营西北边务的名将岳鍾琪的父亲。他先是在三藩之乱中立了功，后于 1696 年跟随康熙远征准噶尔，是为康熙鞍前马后效力过的人。³³岳昇龙的奏折开篇便回忆以前他在远征中亲眼所见的康熙与太子父子情深：“见我皇上教育太子，爱护周全。”然后说

他先前听到了一些关于废黜太子的小道消息，都不敢相信，直到看到邸报，“捧读未竟，不觉涕泪交零”。岳昇龙恳请康熙能保重身体，“仰念宗社之重”。这份奏折尽管没有直接为太子说话，但岳昇龙对康熙废太子一事表示出遗憾。在政治语境中，这样专门上奏折来表示遗憾，已经亮明了态度。这封奏折落款日期是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12月21日），这时距离太子被废已有两个月，比范时崇上奏折晚了差不多一个月。康熙在这份奏折上只是习惯性地批了一句：“知道了。”³⁴

在了解了这些《实录》里没有记载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其实《实录》借康熙之口所说“并无一人为之陈奏”的情况完全是虚构的。其用意之深，不仅仅是为了抬高皇四子，更要趁机贬低太子——通过捏造无一人

尔不必来奏摺知道了

图 4.1
康熙于范时崇
奏折后所作御批

得人心、孤家寡人的形象。

前一章已经提到过，在极少几份存世的关于太子废立的资料中，江西传教士殷弘绪就提到复立太子后，地方上在欢庆，还做成了戏剧；而朱彝尊听到太子复立还要“喜而赋诗”。这些记录都可以证明太子并不是像《实录》中塑造的那样处于“无一人”支持的悲惨状况。

所有为太子陈奏的历史都没有记载，这不是巧合，而是《实录》编撰者有意选择不记录。但唯有一个支持太子的人，《实录》中说到太子的问题时，反复提到他。他就是所有谈论废太子问题都无法绕过的人物——索额图。

太子与索额图

索额图早在1703年，也就是太子被废前五年已经去世。之前提到过《实录》中记载的康熙在行营中宣布废太子，用一千一百字写下了康熙宣布的各种废黜太子理由，其中就提到了索额图：

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初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在《实录》记载的废黜太子诏书中也写到了他：

向因索额图、常泰，交通设谋，朕洞觉其情，置索额图于死，而允初时蓄忿于心。近复有逼近慢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

《实录》中关于索额图的记录是理解康熙废太子事件性质最有影响的部分。在主流理解框架下，“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指康熙认为索额图和太子有密谋推翻自己以便取而代之的想法。³⁵但康熙所谓潜谋大事中的“大事”是否就是传统理解中谋逆和谋反这样的事？要知道，谋害父亲和谋害皇帝的指控在当时环境下是完全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有这样的罪状，哪个封疆大吏还敢上书劝谏康熙，为太子说话？怎么还会有官员专门赶到北京为太子求情？

通过纪理安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见的废黜太子诏书中没有提到过太子有谋反之举。而且他认为废黜太子诏书中讲到的太子问题并不是太子特有的毛病，其他皇子也有这些毛病。如果他的评价针对的是《实录》所记诏书列出的诸如太子敛财、挥霍、欺压官员这些毛病，是说得通的；但如果纪理安看到的诏书中还有与索额图一起“潜谋大事”这样的罪状，他怎么可能说出其他皇子也有差不多问题的评论？2023年，有

学者在康熙朝刊刻的一部记录官方邸报的书中，发现了一份在《实录》中也记载过的谕旨。两相比较，雍正朝编出来的《实录》中相应内容比邸报原始版本增加了两段文字。³⁶如此大量的内容添加，提示我们需要对《实录》的记载认真审视。

其实，如果真像《实录》所言，康熙说过“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那无法解释的还有张鹏翮入京为太子说话，康熙还为此重用了他。张鹏翮是举朝共知的索额图一系汉官。他曾在1691年做浙江巡抚时支持当地反对天主教，当时传教士在找关系解决问题时就明确了张鹏翮是索额图派系的人，因而传教士张诚请索额图出面给张鹏翮打招呼。³⁷1689年，张诚还和索额图与张鹏翮一起去洽谈《尼布楚条约》。传教士都知道的派系关联，在京城里并不是秘闻。如果索额图五年前获罪是因为谋反这样的事，再加上康熙在废黜太子时期又提到了索额图，张鹏翮这个来自四川遂宁的汉官怎么可能掺和其中？张鹏翮等汉官为太子说话，就已经说明了废太子案中没有谋反，起码公开发布的内容中没有表达过太子谋反这层意思。而且索额图案案发时，他的两个儿子格尔芬与阿尔吉善都有相关之事被调查，³⁸但二人并未获罪，格尔芬还在管理太子事务的詹事府任职。这也从侧面说明索额图所犯不会是谋反之事。

要知道索额图与太子案之间的关联，首先需要了解索额图案，明白他获罪的缘由。但遗憾的是，索额图案留下的资

料比废太子案还要稀缺，学界至今都不清楚索额图因为什么事被关进了宗人府。现有对索额图的各种猜想，反而主要是从太子案的记录中反推出来的。

索额图是顺治皇帝任命的四大辅臣之一索尼的第三子。在康熙谋划铲除鳌拜势力时，索额图可以说是第一功臣。同时，索额图又是太子的叔外公。太子的母亲在1674年生下太子后就难产而死。太子的外公，也就是索额图的哥哥噶布喇在1681年去世后，索额图就成为太子最强有力的外戚靠山。这些于公于私的联系使索额图成为了康熙朝前期权倾一时的人物。但作为康熙朝最有名的大臣之一，索额图到底犯了什么事而获罪，现有清史记录却没有明确说法。这和著名的鳌拜案以及后来的年羹尧案都不一样。无论我们后来的人是否相信鳌拜案和年羹尧案公布的审理材料，定的罪是否属实，但起码这两个人的案子是被审理过，朝廷也给出了罪名。而索额图被康熙下令交给宗人府拘禁后，不仅当年就死了，而且连怎么死的其实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有人提到他是被饿死、冻死的。³⁹

现在关于索额图被康熙处理的相关记录都来自《实录》，但《实录》并没有点明索额图到底犯了什么事，只是大而化之地说索额图的家人曾经在三年前（1700年前后）举报过他，康熙也警告过他。但康熙认为索额图一直不老实，私下结党与一帮人“背后怨尤，议论国事”，而且毫无悔意（《实录》中

相关记载见附录二)。

最关键的信息——三年前索额图家里人告发他的是什么，《实录》有意在回避，没有言明。同时，康熙说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也不知道是指什么：

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⁴⁰

索额图的问题用“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这样模糊的记录掩盖了过去。现在《实录》显示，康熙的宣谕除了声明要扣押索额图外，也是在警告群臣，让他们不要再和索额图来往，有什么瓜葛。其中提到“不然被索额图株连，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之祸”，这里的“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和索额图并没有关联，他们是鳌拜案中的人物。这里是警告，而不是真有人因为索额图被灭族了。

索额图到底犯了什么罪？康熙要扣押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对着朝堂上下，也是需要理由的。《实录》中唯一列出的具体罪状是：“去年皇太子在德州住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此处问公福善即知。”这件事指的是康熙南巡时，太子在德州（今天属于山东。该地

靠近河北，在运河沿线）生病了，康熙派索额图去照看。康熙这时候挑出来的问题是索额图目中无人，有违礼制，竟然敢骑马到离太子不远的地方才下。这当然可以算作一个理由，但像索额图这样，在康熙十几岁就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股肱之臣，同时又是太子的叔外公来说，康熙给出这条罪状明显是托辞，只是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给出的一个可以公开的理由。而哪怕是这一条也没有交给过相关部门审核定罪。“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再一次，康熙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来到底索额图犯了什么大事。

索额图获罪因由是康熙当年就有意隐讳，还是到了雍正朝才不能言说，已经无法得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如果索额图有谋逆举动，就算康熙照顾索额图的情面不公开，但到了雍正朝写这段历史时，也没有理由再为他继续隐瞒。现有《实录》对每一位争位皇子及其背后的势力，都处心积虑在放大，甚至虚构他们的问题，这在本书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多次展示过了。如果索额图真有悖逆之事，雍正朝史官有什么理由为他隐藏？

除了《实录》的记载以外，在索额图被羁押期间，清宫档案中还留下了两份对索案相关人员的满文审讯记录，外加一份山西巡抚上奏给康熙撇清自己与索额图关系的满文密折。两份审讯记录很长，加在一起有七千五百字左右。审问人是皇三子

和皇八子，他们被康熙密派去宗人府，查明是否有人给在押的索额图提供外面的信息。除了在审问记录的开头有几句针对索额图的提问以外，后来审问涉及的人物全部都是衙役、差役这类小人物。皇三子和皇八子在审讯中试图通过各种恐吓手段得到真实口供，甚至用上了刑讯：

臣等复刑讯简聪力：……尔等递信之事属实，而今诈供决无递信，可乎？凡事从实招来。等语。供称：我等皆微贱，弗敢递信与他（注：索额图），即夹毙我，亦只脏这块地而已。不仅我不做此事，而且亦保我父断不为此事。⁴¹

细读整份审讯记录，皇三子和皇八子分别从各种角度审问不同的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用谋反、谋逆相关的字眼进行威胁恐吓。

同时，山西巡抚给康熙上的密折中，在推脱自己与索额图的关系时，也丝毫看不出索额图涉及的是谋反这样的事。他在奏折中也就是称索额图为“奸人”。⁴²而差不多的情况，在年羹尧即将被处理前，傅敏在提到年羹尧时，已经用上了“悖逆”、与之“不共戴天”这样的词汇来划清界限。⁴³从牵涉到索额图的人的反应来看，并没有显示出他犯了与谋反相关

的罪。

让后世联想到索额图可能有谋反之举的《实录》中“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句。单从字面意思来看，这句话最直接的意思是说索额图还没有过真正的行动。如有相关的行为，或者已经有策划了，那么索额图就已经“先发”，这句话也就不成立了。更重要的是，对这句话的理解忽略了历史中真正经常导致谋反出现的一种情况：因为其他事情的发生，没有退路，被逼造反。像历史中有名的陈胜、吴广起义，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反心，而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才揭竿而起。《水浒传》更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大量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和心路历程。⁴⁴根据各种现有记录来看，康熙说的“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是担心这种造反情况的发生。所以更加切合实情的逻辑是：康熙由于某个原因，不能宽恕索额图，而又担心处罚了索额图后，他在走投无路后或者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康熙所谓的“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是一种对可能出现之事的预防。再来看“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的上下文：

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⁴⁵

康熙先说去抄了跟索额图有关联的江潢的家，搜出了很多往来书信。然后再说本来“欲差人”去索额图家“搜看”，但预料到在索额图家里会搜出来更多的材料，牵扯出更多人，导致“举国俱不得安”，所以最后打消了念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这句话是在康熙考虑到索额图举国上下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后说出的。而最重要的是这句话之后的“朕亦熟思之矣”，表示康熙的“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的判断并不是他已经看到了什么风吹草动，而是他“熟思”结果，是思考后的预判。

对于索额图获罪的原因，尽管现在已经很难确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其所犯之罪应该有两个特征：一是与谋反和夺权无关；二是康熙和雍正都不愿或羞于记录，公布天下。这两个特征也是太子向康熙自我辩白时说过的：

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⁴⁶

当时哪些事会让康熙和雍正都羞于记录？有这样的事存在吗？尽管本书不能确切指出索额图到底犯了什么事，但可以展示的是当时皇家确有羞于写入历史的事存在。



第五章 回到康熙早年

关于索额图获罪，并不是没有留下其他的说法，只是这个说法与传统熟知的记录差别很大，没有受到过重视。在清史学者们熟知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后文简称《西征随笔》）中就有记录：

索额图死于宗人府，籍没赀财，全家受祸，皆高为之。

这里提到的“高”是指康熙身边的南书房近侍高士奇。高士奇以书画闻名后世，在现今各种拍卖会中经常能看到他的作品。高士奇借宫廷任职之便，以及在书画圈子中的各种关系，见到了历史上很多书画真品，写下了《江村销夏录》这部评点古代重要书画的专著。他的评点和提供的信息在书画史以及现今书

画鉴定中都有重要地位。¹

高士奇在他的时代真正被举国上下称奇的是，他只考过了秀才，却被特别提拔入南书房，供奉内廷，授职翰林院，与一帮当时通过科举入朝、最不可一世的士子平起平坐。而且高士奇还一直特别受到康熙的垂青。他死后，康熙赐给他了“文恪”的谥号。康熙在赐给高士奇谥号前，还向群臣坦言，自己知道按规矩高士奇不应该有谥号，赐谥是破例。²当时士子对高士奇的心态，是羡慕和嫉妒并存，这在许多文人文集中提到他时都能感觉到。

有了这个背景，才好理解为什么比高士奇（1645—1703）小二十七岁的汪景祺（1672—1726）会在《西征随笔》中专门写到他。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书名中所谓的“西征”就是雍正初年年羹尧的西征。从学历上看，汪景祺是举人，比高士奇的秀才要高一个档次，但他两人又都没能考得进士出身。汪景祺是个不安于现状，想在政治圈掀起风浪的人。他通过私人关系，专门去往西北，拜在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年羹尧门下，希望从做幕僚开启仕途。

与索额图有关的内容，在《西征随笔》一书“张汧、祖泽深之狱”及“高文恪遗事”相邻的两章内。根据汪景祺的记录，高士奇最早到北京时，是在报国寺的廊下卖字糊口，“秃笔破砚”，很是可怜。有一天，来报国寺的吏部主事（六品）

祖泽深遇到了高士奇，成了他的贵人。在汪景祺笔下，祖泽深是个贪官，但是他会相面，看出了高士奇大贵，有宰相之相，因此把高士奇收为弟子。在他的引荐下，高士奇凭借一笔好字，以及善于察言观色的本事，进入索额图家做幕僚。再后来，索额图把他推荐给了康熙。

在正史中，高士奇确实是康熙信任的人。尽管高士奇官位不高，但是他时刻都在皇帝的身边，是天下官员争相攀附的对象。这一点是历史中已知的部分。而《西征随笔》提供的不为人知的部分则是索额图对高士奇始终“以奴视之”，而且每次高士奇见到索额图都需要“长跪启事”。汪景祺还写下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反映二者之间的主奴关系。1703年，也就是索额图被康熙治罪的那一年，有一天，索额图没穿衣服坐在椅子上，对着跪在地上，而且额头已叩在地面的高士奇破口大骂，骂的内容还“辱及父母妻子”。当时的高士奇已经是名满天下之人。对于这样的场景，汪景祺说连在索额图家的门客看到后都赶紧回避，怕高士奇知道自己看到了，以后寻机报复。同时，汪景祺还提到让高士奇忍无可忍的，是索额图门下一位叫江黄的人。这位江黄是绍兴人，颇受索额图重视，和他的主子一样，也蔑视高士奇。在汪景祺的故事逻辑中，来自索额图家的蔑视是高士奇决定要报复举荐过他、对他有恩的索额图的原因。故事的结尾是高士奇通过投靠索额图的朝堂宿敌明珠，把



图 5.1 疑为汪景祺
自题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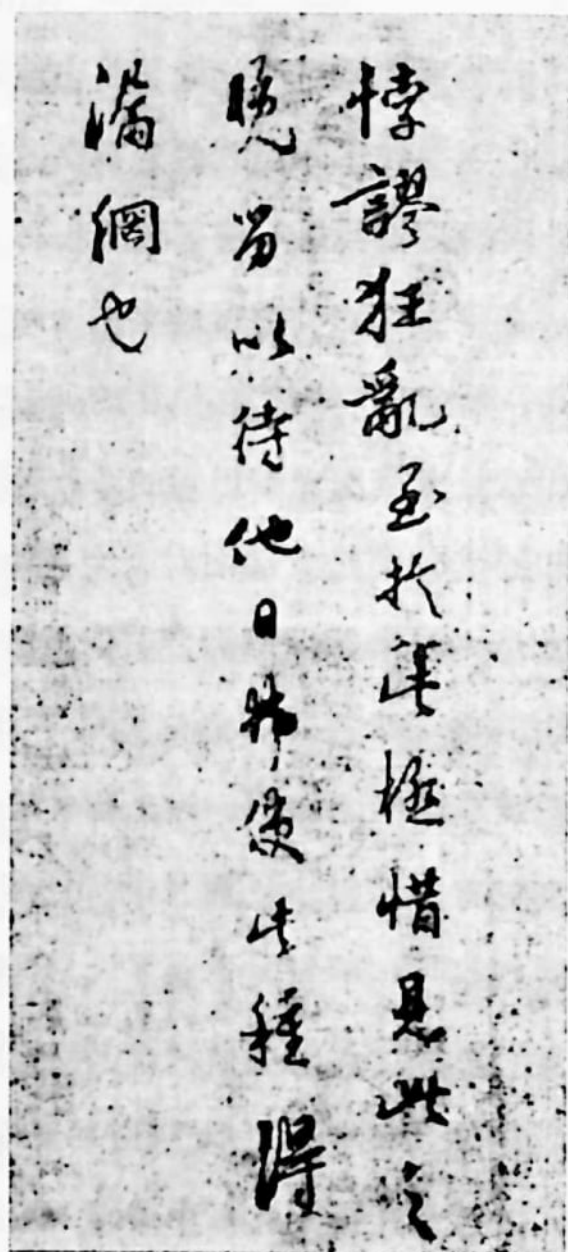


图 5.2 雍正在《西征随笔》
卷首所作御批

索额图扳倒了。

汪景祺所写的内容与我们现下流行的对索额图案的解释完全不同。在汪的版本中，索额图的倒台跟谋反、储位这些没有关系，而是栽在了历史上最常见的人事争斗中。对于后来读史的人来说，大概第一个问题就是汪景祺写的东西可信吗？也就是说，《西征随笔》是一本可以用来了解朝堂历史的书吗？

《西征随笔》的由来

《西征随笔》在后世出名并不是因为其讲述的朝野掌故，而是作为年羹尧案的一部分，同时其作者汪景祺也因书致祸。在有些研究中，这本书是清初文字狱的一个案例。雍正因为这本书，对汪景祺的处罚很严酷：将其枭首示众；妻和子都被流放到黑龙江，给当地贫穷兵丁做奴隶；兄弟亲侄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五服以内的族人在职以及在候补职位的俱行革职，送回原籍，由地方官管束。这本书给汪景祺整个家族都带来了灾难。汪景祺的人头从1726年被斩首后就挂在北京菜市口，一挂就是十年，到了1735年，还有官员上书雍正，称京城是“首善之区”，人头挂在闹市，实在有碍“观瞻”，请求取下掩埋。³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写给年羹尧的手写书稿，并没有在民间流传过。书稿是在年羹尧被贬到杭州后，查抄其住所时发

现的。手写本上交给雍正后，就一直存在宫中。民国时，据发现《西征随笔》的故宫学者许宝衡记录，最早是在懋勤殿（乾清门附近）一口锁着的箱子中发现了这本书。⁴这本书的卷首还有当年雍正的御批：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⁵

《西征随笔》在民国年间被发现时，原本的上下两卷只存有余上卷（约三万四千一百字）和下卷中的一篇，外加一首诗（约一千二百五十字）。留存部分其实看得出来雍正所谓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西征随笔》从1928年开始陆续连载于《掌故丛编》。同年，又以专书形式影印出版。在推出影印本的时候，许宝衡已经对该书做过一些考证，提出现存《西征随笔》并不是雍正看到的全本，因为雍正朝《实录》提到过《西征随笔》里的一些内容在现存的手稿中没有。比如雍正在处理后来的查嗣庭案时，提到过《西征随笔》中的一些内容，但这些内容不见于现存部分。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例子，雍正朝《实录》还全文引用过《西征随笔》记载的“程如丝贪横”案，但这个贪腐案也不见于故宫发现的《西征随笔》手稿。⁶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西征随笔》下卷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销毁了。

到底被删除部分中的内容有多“悖谬”，已经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刑部等部门商议后，给汪景祺写《西征随笔》的处罚决定是：“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⁷这一条罪名成为了从许宝衡开始，所有现当代学者阅读《西征随笔》时的主要关注点。纵观全书，汪景祺多次提到过“先帝”，都是很尊敬的口吻；只是在书中“诙谐之语”一章，讲到了一则涉及康熙的故事。有一位叫杜诏的生员，在路旁迎接南巡的康熙并献诗；康熙高兴之余，赐给杜诏一首题写在绫上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杜诏得到御赐后，回乡给众人炫耀。其中一人看到这幅题字，也写了一首诗：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宋代理学家程颢的《春日偶成》是古代儿童诗歌启蒙选编《千家诗》的第一首，所以“皇帝挥毫不值钱”、“千家诗句从头

写”有诙谐之处，汪景祺便把其写入了《西征随笔》“诙谐之语”一章。笔记以诙谐为题专列一章，其实是《世说新语》的成法，在传统文人笔记中常见。但也不可否认，这首诗确有对康熙讥讪的意味。不过，当这句诗的“讥讪”成为了后世对这本书的概括，也就等于将其视为一本文人戏谑的笔记，从而忽视了其特有的史料价值。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句诗真是雍正看到《西征随笔》后愤怒的原因吗？这就是雍正所谓的“悖谬狂乱”之极吗？现存《西征随笔》下卷只有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是不是真正“悖谬狂乱”之言已经被销毁了？

除了雍正看到这本书后留下的御批文字以外，故宫档案中还有一份发现《西征随笔》的官员给雍正上的密折。这份密折为后世了解这本书的发现经过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杭州的傅敏和鄂弥达在雍正三年十月十七日（1725年11月21日）用汉文密折上报雍正，详细讲述了发现《西征随笔》的经过：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五点，雍正派的钦差阿拉锡（满文奏折翻译中又作拉锡）从北京来到杭州，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傅敏（满文奏折翻译中又作福敏）和杭州将军的鄂弥达，告知这两位杭州最高级别的文武官员，他是来传旨缉拿年羹尧回京的。当时的年羹尧已是穷途末路，被贬为了杭州城东门守卫。两位地方官不敢怠慢，当晚就与阿拉锡一道找人把在城门

值夜的年羹尧召来，由傅敏向年羹尧宣读了谕旨，然后将其锁拿。傅敏是乾隆的老师，是长期在雍正府上的人。从政治派系上来说，他和年羹尧同为雍正藩邸旧人，属于雍正私人圈子里的人。⁸谕旨由他来宣读，年羹尧也无话可说。雍正已提前安排好，这次缉拿回京就是年羹尧的终点。所以在年被锁拿后，接着就是抄家。阿拉锡写了几份满文密折，详细说明了他遇到年羹尧后的所见所闻，以及抄家所获的物件。⁹而由傅敏主笔的汉文密折（鄂弥达主要使用满文上密折），专门提到了《西征随笔》是在阿拉锡离开抄家现场以后，他们在后续详细搜查时发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单单这件抄来的物品是由他们报告：

阿拉锡起身之后，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随连日密访其人……

傅敏还在密折中告知雍正，根据年羹尧的家人招供，年在此前已把各类书信都烧掉了。这变相向雍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抄家过程中只发现了《西征随笔》这一本让他“惊骇”的文字材料。他对《西征随笔》还有评论：

年羹尧蒙国厚恩，若无悖逆之心，谁敢以此诽谤妖言
达于其侧……

然后，傅敏又写了很长一段话来狠批年羹尧是如何的大逆不道，竟然敢收藏这本书。傅敏在结尾写道：

臣等受恩深重，义不与逆贼共戴天日。¹⁰

傅敏用了整个密折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批判年羹尧敢于收藏这本书的罪过。传统中杀父之仇才是不共戴天，而年羹尧藏了一本书，傅敏就表示与他不共戴天，可以想见傅敏看到内容后的“惊骇”程度。表面上看，批判年羹尧的文字似乎是傅敏对年羹尧落井下石，是人品问题。但是细思之下，更展现了傅敏对于自己看到了书中内容后所感到的恐惧，以至于需要用这样的批判来与之划清界限。这种恐惧之情在阿拉锡的满文奏报中也有体现。阿拉锡把各种抄家收到的物品一件一件详细描述，各种金银珠宝、西洋物件的尺寸大小都做了详细汇报，唯独对文字材料连看都不敢看：

其书房房檐下钉有木夹之书。奴才拉锡、鄂弥达、福敏我等三人原欲开阅，后奴才虞其有何关联之处，遂派人

问年羹尧，伊告曰“木板所夹者乃谕旨也”等语，故而未看。¹¹

他们奉旨抄家，却连发现的文字材料看都不敢看，可见三人的警觉。在整个收缴《西征随笔》的过程中，傅敏是第一个看到这本书的人。从他看到这本书后给出的评价，以及他表现出的“不胜惊骇”，他看到的内容，应该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见的“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一句戏谑之言。大概率是书里有臣子不可与闻的宫廷秘闻，还很有可能关系到了雍正。

雍正看到傅敏的密折和送来的《西征随笔》后所做朱批，也说明了书里有不能流传后世的内容。雍正叮嘱傅敏：

此奏甚属可嘉，将此两本内朕不曾令发出。尔等见此书内言辞之人，亦当密之可也。¹²

他告诉傅敏，两卷本的《西征随笔》他没在朝廷公布，同时也命傅敏等见过这书的人要对内容保密。¹³

在提到《西征随笔》时，现当代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区，就是将其与年羹尧案相关联，把对它的研究置于年羹尧案中进行，进而背离了这本书原本具有的价值。一旦了解这书的发现过程，就知道这本书本质上跟年羹尧案没有关系。由于

前人对《西征随笔》的解读总是从年羹尧案入手，因此只能看到其中一些对年羹尧的肉麻吹捧。像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汪景祺称赞年是“宇宙第一伟人”就出自这本书。这句话大概是《西征随笔》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雍正要处置、缉拿年羹尧早有决定，只是意外发现了《西征随笔》，这本书便成为了年羹尧九十二条罪状之一。但其实有没有这本书，年羹尧案的结局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汪景祺和《西征随笔》惹怒雍正的，是里面记录了不应该记录的朝堂之事。

《西征随笔》是身为幕僚的汪景祺写给幕主年羹尧参用的。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年羹尧正如日中天，因而汪的目的是要展现自己作为幕僚的价值。具体说来，汪要展示的是他对北京官场的熟悉，对个中脉络的掌握。幕僚这一功能在《红楼梦》“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回门子如数家珍般介绍当地官场的描绘中已为人所熟知，在此不再展开。¹⁴《西征随笔》本质上是汪景祺向年羹尧展示其知晓那些没摆在明面上的朝廷轶事，以及这些事情来龙去脉的一本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年羹尧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平乱西北，名垂后世，但年羹尧本质上是个文臣，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进士。他先是在翰林院里跟文臣们历练多年，后来又被康熙派去四川做巡抚。在做大将军前，年羹尧在中央和地方上都摸爬滚打过，是一个既能治理地方，又能统帅三军的人。像索额图、高士奇这些在

《西征随笔》中写到的人物，都是年羹尧早年在翰林院里打过交道，最起码也是有所耳闻的人物。因而当汪景祺给年羹尧讲北京官场旧事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是需要有可信度的。用今天的话说，他这本书是写给内行看的。书中提到张鹏翮长相娇媚，像戏旦。而张鹏翮是年羹尧的同僚，二人同为进士出身。张长什么模样，年羹尧是知道的。就在《西征随笔》成书前一两年，年羹尧在最后一次面见康熙（1721）后，还向康熙推荐张鹏翮去治理河道。另外，像上面提到书中的程如丝贪污案。程如丝就是四川官员，是年羹尧手下之人。所以，对年羹尧来说，《西征随笔》并不是一本历史书。当然《西征随笔》有吹捧年羹尧的话，这不假；吹捧的话术是政治圈中的常态。现存绝大多数给皇帝的密折里，都包含着各种肉麻的吹捧；但对后来读史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那些吹捧，而是那些谈正事的部分。我们不会因为密折中有吹捧的话术，就低估了这些密折的价值。同样，如果我们只看到《西征随笔》中吹捧年羹尧的话，那就是买椟还珠了。

尽管汪景祺被雍正杀了，《西征随笔》也被封锁，没有流传，但肯定这本书史料价值的恰恰是雍正自己。大约一年后，查嗣庭案爆发，雍正又提起了汪景祺，还把查、汪二人做对比。海宁查氏是江南望族，明清年间该家族进士辈出，金庸（原名查良镛）成名后还曾回海宁祭祖。查嗣庭是康熙四十五

年（1706）的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的案子很复杂，是在康熙皇八子、皇九子去世大概一两个月后爆发，至今学界对当时的朝廷气氛以及各种关系都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官方记载以及从表面上看，该案是查嗣庭在文字上被抓住了把柄，写了雍正认为不应该写的东西，并被查了出来：

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¹⁵

这是在查嗣庭案期间雍正所作的评价。在雍正的逻辑里，汪景祺和查嗣庭犯的是相同的问题：把“腹诽”，也就是心里的不满，写了出来。在抄查嗣庭家的时候，发现了他写的日记。雍正点评说：

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¹⁶

也就是说，在雍正眼里，查嗣庭和汪景祺他们写下来的东西，核心问题是“诽议”了康熙时期的用人行政，记录了雍正认为他们不应该写下来的事。这个说法其实最能解释傅敏看到《西征随笔》后所谓的“不胜惊骇”。他“惊骇”的是写下来的具

体事情，而不大可能是“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无关痛痒的文人戏谑。

通过上面雍正的评述可以看出，汪景祺所写和查嗣庭所记，在雍正那里属于同一个类型：不该记录之事。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编造的。这一点并非后来人的逻辑推理所得，反而是出自雍正自己对《西征随笔》内容的评价。他在后来的朝堂审案中，还提起过《西征随笔》记载之事，并且告诉朝臣这是调查案件的线索。雍正在查办夔州知府程如丝贪污案时，全文引用了《西征随笔》中“程如丝贪横”一节的记载。雍正当时宣谕的对象是“大学士”和“九卿”等，大概他也觉得引用被他杀了的汪景祺的文字作证似乎有点不妥，于是最后借用孔子的话来给自己打圆场：

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汪景祺虽犯重罪，身正典刑，然其言未必字字皆虚。¹⁷

雍正在要杀汪景祺时，批《西征随笔》悖逆，但实际上他自己是认真读过这本书的。杀掉汪两年后，他还能记得书里的内容，并切实用来查案。但他引用的程如丝贪横部分，又被他或者后来清宫中的人删除了，并不见于民国发现的《西征随笔》。

除了汪景祺自己，《西征随笔》的两卷全本只有少数几个

人看过。其中可以明确的是：年羹尧、傅敏和雍正三人。无论从文化上说，还是就官场政治的熟悉程度来讲，这三人都都是当时最有资格评价这本书的人。他们三人一致对这本书很重视。就算傅敏和雍正用的是批判的语气，也能看出二人认定这本书不能轻忽。

汪景祺在书中称呼康熙为先帝，也就是说《西征随笔》是在康熙去世后（1722年12月）到年羹尧倒台前（1725年）这段时间写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可能是在年羹尧西征结束（1724）后完稿的。其成书时间比我们看到的康熙朝《实录》更早，因而其撰写内容没有受到过雍正朝那些编订康熙朝《实录》的翰林们的影响，是完全独立的创作路径。

另外，汪景祺也不是一个没有背景和普通举人。他出自官宦世家，是真正身处北京官场的人。汪景祺原名汪日祺，是户部侍郎汪霨次子。而汪霨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¹⁸在桐城派大师方苞纪念李光地的文章中，曾经提及康熙说到：“自汪霨死，无能古文者。”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地给康熙推荐了方苞。¹⁹在发现《西征随笔》时，汪景祺的亲哥汪见祺在做礼部主事。而在朱彝尊的诗中，也提到过他曾经与汪霨和汪景祺聚会过。根据故宫发现《西征随笔》的学者考证，朱彝尊的诗在雍正朝之后刊刻的版本中，已经把汪景祺的名字去掉了。也就是说汪景祺案后，他们汪家的很多资料已经

不存在了。即便如此，也已经可以看出汪景祺并非寻常举人。

汪景祺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才会被年羹尧和雍正重视。准确地说，汪景祺是以自己特有的人脉和经历，在书写一些并不会出现在正史里的内容。当然汪也知道很多东西是不能写出来的，他在序言中也写道：

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²⁰

他在写书之际其实已经做过自我审查，已经“毁弃”了不可存者。只是汪景祺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认为可写的部分，在雍正看来，还是“不可存”的。

无论是从汪景祺的背景来看，还是从雍正的引用来看，《西征随笔》都是一本有特殊史料价值的书，不能因为其中一些看似可笑的片段而忽略其中大部分内容，就像不能因为《红楼梦》中有“太虚幻境”、有各种“道人”故事，就忽视其对于清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揭示。要真正审视本书所关注的索额图，以及他和高士奇等汉官圈子的事，就需要回到康熙1669年铲除鳌拜后，那个满人高层积极接受、容纳、学习汉文化的1670和1680年代。那正是索额图权倾天下，同时也是高士

奇开始进入朝廷，走到康熙身边的时代。

从康熙学习传统文化说起

康熙八岁继位。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长期以来，讲到清承明制，似乎清军入关以后，认同传统汉文化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但实际的历史并非是这样线性在发展。满人入关后，从多尔衮监国，到顺治亲政，其实对于如何处理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上层存在很大争议。许多戎马一生的满人权贵并不认可基于农耕发展起来的中原文化。在顺治死后，以他的名义发布的“罪己诏”，其核心就是说他错在“渐习汉俗”，而改了满人的“淳朴旧制”。²¹少年康熙继位后，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掌管国政，抵制汉俗。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辅政大臣并不重视文化学习，更没有让礼部给康熙安排学习汉族文化。甚至连康熙的满文学习，都是孝庄太皇太后派她的侍女苏麻喇姑教的。²²礼部曾经数次上书，请求辅政大臣为康熙安排学习，都没有得到回复。²³一直要到1670年，也就是康熙已十七岁时，才正式开始全面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的学习是在他铲除鳌拜以后自己要求的——他命令礼部为他安排汉文化学习的各项事宜。²⁴康熙与汉人士子的各种联系正是从学习中开始的。作为中国的皇帝，

康熙学习传统文化对他治国肯定有实用性的一面，但本书想强调的是，康熙在学习传统文化过程中还遇上了纯粹出于主观的兴趣。最明显的就是康熙对书法的兴趣。康熙自己曾经说：“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²⁵练字是苦功夫，自己要是不喜欢，很难坚持。所以康熙说自己是因为喜欢，“性之所好”才练字，应该不是史官的奉承话。康熙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是沈荃（1624—1684）。据康熙晚年回忆，沈荃是一笔一画教的他。康熙受到沈荃的影响，对明代董其昌的字情有独钟，反复临摹学习。²⁶据学者考证，康熙曾寻来董其昌作品，将字一个个剪成小块，用以临摹，痴迷程度可见一斑。²⁷

按照今天的标准，康熙最起码应该属于书法的发烧友，写书法对他来说已有远超实际需要的意义。从他留下的字来看，他也已练到了业余爱好者中的上流水准。康熙书法进步快，一是他自己确实下过苦功，二则平时跟他一起写字的都是翰林院中的佼佼者，他受到帮助自然也大。康熙在练字时的一大乐趣，就是把翰林院中他认为字写得好的人找来，打开宫中所藏的名家真迹，一道欣赏品评。他还会临时起意让翰林们在他的御案上写字，然后一同品鉴。

康熙对书法的热衷是当时天下共知的。1676年，因为“皇上特别留心墨翰”，冯源济把号称天下第二帖的王羲之《快

雪时晴帖》这件传家宝献给了康熙。在《兰亭序》这个天下第一帖真迹失传的情况下，天下第二帖真迹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无价之宝。康熙收到后说：“朕万机之暇，笃好读书临帖，常临王羲之字，素谓此帖甚善，今睹所献其迹更佳。”²⁸《快雪时晴帖》后来传到乾隆手里，他也喜欢异常，成为他“三希堂”所谓三件稀世宝物之一。

特别的爱好，自然会催生特定的偏好。这在康熙对他身边汉官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677年，康熙向大臣们提出，跟在他身边的近侍（最早都是内务府中的奴才）文化有限，他需要从翰林院中选出两位“博学善书”之人，常侍左右，帮他处理政务。“善书”的“书”指的不是写作，而是书法。康熙要求增设的职位就是后世有名的南书房近侍。²⁹南书房在乾清门内，属于内廷，距离康熙的寝宫乾清宫以及经常办公的养心殿都很近，分别大概只要两分钟路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职位类似于秘书。命大臣们推荐人选的谕旨最末，康熙点名要高士奇，让他们在高士奇之外再择优选一两人。³⁰后来选出的张英，也是当时的书法名家，还是翰林院中的元老。³¹张英是1667年进士，安徽桐城人，张廷玉的父亲。在大众文化中，“千里修书只为墙”的典故说的就是他。

其实在1669年铲除鳌拜并亲政以后，整个1670年代，康熙都特别注重吸纳南方的士人。这一方面有政治的考量，他要

在三藩之乱中（1673—1681）争夺江南汉人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学习汉文化后，对汉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兴趣，需要更多的南方士人来完成他开展的文化项目。除了书法以外，康熙对写作、诗词也有兴趣。比如在正常的科举外，他在1678年发出告示，要在第二年1679这个己未年举行正常科举以外的特别考试，来吸纳博学及以文词见长的人才。他让朝廷以及地方官员推举人才，历史上称这次特别的考试为“己未词科”。³²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次纳贤的目标并不是实用型人才，或者说不是为了寻找能经世致用、打理一方疆土的能臣，而是发掘文章以及诗词写作有特色的才子。用当时的原话，就是要招募“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³³。要物色的，是康熙自己感兴趣的人才。本书之前提到过的当时著名词人朱彝尊就是在己未词科中被选中，进入翰林院的。1678年招贤之举影响很大，以至于当时康熙身边的南怀仁神父也受到启发，写了一封致欧洲所有天主教教区的信，希望大家选送有才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³⁴

约有一百五十人来北京参加了己未词科这一次特殊考试。由于这一次应试人员是经朝廷官员推举，来的多是在当时已有一定名气的士人。其中一部分在明朝，或者后来南明时期就已经出了名。像明末就已经成名的毛奇龄（1623—1716），这次考试后，进入翰林院，做史馆的纂修。毛奇龄学问大，涉

猎广，是实打实称得上著作等身的一代大才。³⁵他被《四库全书》全文收录的著作就有二十八本之多。从被收录的数量上说，他在历史中排名第一。³⁶对于清代政治史来说，最具戏剧色彩的是毛奇龄在顺治年间还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活动，而到此时，他已经认同了新政权，来参加这次特别的考试。³⁷

以纳兰性德为例

1670年代，康熙身边最关键的辅佐之臣索额图和明珠，正是满人中最推崇汉文化、与汉人士大夫群体关系最密切的两位。³⁸如果把他们君臣三人视作清朝高层的代表，便可看出他们及其亲族均热衷汉文化，与北上来京的汉人士大夫圈子联系密切。³⁹明珠和索额图都有大学士头衔，而且两人的下一代都有人达到了汉人文士的一流水平。

明珠的长子，写下“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纳兰性德（1655—1685）是清初的顶尖词人，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清词三大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是评论纳兰性德的爱情词是“北宋以后，一人而已”。明珠家族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后代。叶赫部被努尔哈赤吞并后，归入正黄旗。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以及当代著名词评人叶嘉莹（1924—2024）都是这一支的后代。纳兰性德作为明珠的长子，是毫无争议的

名门大族之后。他没有生计之忧，学习汉文化，还参加科举考试，完全是兴趣所在。1672年，纳兰性德考中顺天府的举人。当年顺天府中举的有126人，放榜后，中举的人一起庆祝了三天。这些一同中举的人也因此成为“同年友”。纳兰性德在这次科举中结识了大量的汉人士子。⁴⁰ 1676年，二十二岁的纳兰性德中了进士，进一步结交了大量入京文士。

不可否认，当时入京文人结交纳兰性德不乏功利的考量。跟他关系密切的好几位，如陈维嵩、严绳孙、朱彝尊、徐轨和秦松龄等人，在己未词科（1679）都获得了功名。其中，严绳孙和朱彝尊还是“布衣”入选——之前连秀才都没有考。⁴¹ 无论如何，纳兰性德才华横溢这一点无可争议，试举他的一首词作《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681年底，清兵入昆明，三藩之乱结束。1682年春，康熙带着满人回东北祭祖，告慰先人。当时传教士南怀仁也跟在行营中。据他记载，整个祭祖队伍规模庞大，有七万人随行。⁴² 纳兰性德作为康熙的侍卫也在队伍中，他用“夜深千帐灯”这样白描的语言写下了当时队伍的盛大，烘托出一种浩荡的空间

感。⁴³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在“千古壮观之境界”一节中，评论道：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注：纳兰性德，字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注：此所举《如梦令》也是纳兰性德词）

很明显，王国维是把纳兰性德的词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来进行纵向比较，评价不可谓不高。再试举一首纳兰性德悼亡之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这首悼亡词，有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的意味，

只是更加的苦和哀。正因为他的词中还有“葬花”、“三芳尽”（其他词中）这些《红楼梦》中很有名的情节，以及考虑到他和曹寅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怀疑《红楼梦》与纳兰性德有关。⁴⁴ 纳兰性德只活了三十岁，但他能写出这样具有韵味的词，也就不奇怪他生前交往的主要都是汉人士子。尽管从血缘上讲，他是满人，但从文化上说，他是完完全全汉人传统文化的代表。以至于他去世后，给他写悼文和墓志铭的，也都是汉人。这一点其实就体现了传统夷夏之辨中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文化正统主要取决于文化，而非血缘和种族。即所谓“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为胡人”⁴⁵。

回到满人的八旗世界中，康熙给纳兰性德的职位是三等侍卫。这也从侧面看出，纳兰性德参加科举确实是爱好。因为他即便不应举，也是从三等侍卫做起。⁴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清初传统中，侍卫之职是保留给八旗里面的上三旗，属于出路最好的起步职位。明珠和索额图都是从康熙的侍卫做起，而后才真正在官场上起步。做康熙的侍卫，意味着可以跟在康熙的身边。纳兰性德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就带了纳兰性德。到了无锡等地，纳兰性德与许多故旧相会，彻夜长谈。

纳兰性德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人才。他身为满人，还能在汉人士林中独领风骚，广为人知，也是清史中的美谈。但索额图

一家与汉族士人的交往，却由于后来获罪，较少被人提起。他家与汉人文化圈的交往痕迹，只在他曾经收藏过的书画中还留下些许印记。“御赐忠孝堂长白索氏珍藏”、“九如清玩”、“也园珍赏”的印留在了众多书画珍品上，比如《宋赵佶书诗帖》（见彩图4）。

索家被抄后，藏品都进入了清宫内府。根据密歇根大学艺术史教授武佩圣（Marshall P. S. Wu）统计，清宫珍品画作中计有三十六幅钤有索家的印识。⁴⁷索额图有两个儿子：格尔芬和阿尔吉善。⁴⁸格尔芬是索额图的长子，字素庵，号蓼园，别号晴云主人。正史中对其鲜有记载，以至于都查不到他的生年，只知道他在1708年废黜太子时被杀。但格尔芬以收藏、品鉴书画出名，是当时书画家北上后争相攀附的对象。他的印章也留在了许多有名的书画之上。⁴⁹

高士奇以外，另一位清初著名的北上画家王翬（1632—1717）入京后，最先交往的就是格尔芬。他们的交往痕迹还保留在一些现存书画的题跋里。王翬还通过格尔芬这条线搭上了太子。王翬著有《清晖赠言》。这部书在研究清初文人往来时经常用到。1704年（此时太子未被废），王翬在钱希仲画的《苍松翠竹大卷》上题写了一段跋，其中提到太子曾经赠他“山水清晖”四字。⁵⁰王翬后来没有做官，提前回乡。但是如果论他在京城的政治背景，也是属于索额图家一系的。

索额图的另外一个儿子阿尔吉善，更是基本没有留下记录，但他被书画界怀疑为神秘印章“阿尔喜普”的主人。“阿尔喜普”的印留在了清宫旧藏中许多超一流的画作上，包括上面提到的《宋赵佶书诗帖》也有这枚印章。该印在乾隆年间编的《石渠宝笈》中曾被提及，同时索家的藏画绝大多数也都钤有“阿尔喜普”的印。所以，艺术史的学者猜测“阿尔喜普”就是索额图的后人，而且很可能就是阿尔吉善。⁵¹

历史在相关文字被抹去后就永远地“消失”了。索额图身为一代名臣，由于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关于他以及他家的许多事便被删去，后世很难知晓。比如，关于索额图的最后记载是他被关进了宗人府，但具体怎么死的，不得而知。甚至连他在哪年出生、活了多少岁也不清楚。同样，他的两个儿子也仅知道他们的卒年。⁵²不过好在他们人生的一些轨迹跟着这些举世闻名的书画一起被保存了下来。

索额图家对书画的热衷，只是当时京城满人权贵钟情汉文化的一个缩影。热衷汉文化的领头人无疑是康熙本人。在他的带动下，大量江南文人到北京寻求机会。比如，王翬被宫中的画师招到北京，一起创作康熙南巡相关的图画。这些南方画家嗅到了北方的机会，希望凭借着自己的书画手艺，到北京来闯出一番事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北京有绝佳的工作机会。又比如在书画领域，藏品北移的趋势首先被当时的文物商人

注意到了，他们不停感叹大量的珍贵书画被北方的资本买走。⁵³

康熙 1669 年除掉鳌拜后，改变了国策，全面接受汉文化。这一转变及其政治作用，清史研究鼻祖孟森在探讨康熙加开己未词科的文章中已经总结过。他认为康熙亲政之后的头十年拥抱汉文化是其一生功绩的起点，他评论康熙对待明清交替的汉人：

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右文稽古歆动于其前，八旗兵力收拾于其后。滇、黔既平，台湾复下，从此汉族帖然。整旅向外，蒙、藏相继尽入版图，不得谓非圣祖之庙谟独运也。⁵⁴

“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右文稽古歆动于其前”就是在总结康熙的前十年。褒奖抗清而死的明朝士人，是对传统文化中“忠”、“义”的承认和赞美，同时用加开科举、整理和编撰各种书籍来展现对汉文化的推崇，以此拉拢还活着的汉族士人。孟森在文章中还提到康熙的文化策略对收复汉人士子的心是极其成功的，就连明末便名满天下、当时拒绝与清朝合作的顾炎武（1613—1682）和黄宗羲（1610—1695），在内心也已经不把满人看作“夷”人。⁵⁵再加上“滇、黔既平、台湾复下”，也就是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清朝真正实现了地域和文化的南北统一。

孟森言简意赅地总结出的康熙汉化政策的客观效果，是从战略层面看待的，而本书要补充的是康熙推动传统汉文化时主观的一面——他的个人喜好对于当时历史走向的作用。半个世纪之前，明熹宗朱由校在紫禁城中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工，成为了著名的木工皇帝。半个世纪之后的康熙对书法的热衷，和朱由校之于做木工并没有实质的不同，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好。也就是说，康熙练书法，并不是为了推行政策这一客观目的，而是他主观的乐趣所在。为什么这个主观部分很重要？因为皇帝的主观喜好决定着他要执行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执行后的效果。俗语中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形象地展示了皇帝主观的喜好可能发挥出的作用。

上有所好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书画史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清初书法中一股特别的风气——崇尚董其昌。追根溯源，这始于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法的喜爱。一方面天下士子跟着皇帝崇尚董其昌，在科举中的文字这一项上就能占有先机；另一方面，康熙的这个喜好让天下士子对康熙有了文化认同感，让他们直观相信了今上是真正热衷汉文化。学习书法，把字写好，需要勤学苦练。在这一点上，天下所有练字之人，无论皇帝还是平民，

都是平等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天下士子要参加科举都是从练字开始的，也都知道个中辛苦。因此，当他们看到康熙的书法后，马上会意识到康熙是花了时间、心血在练字上的，他并不仅仅是在“道理”上崇尚的那种皇帝。⁵⁶这种切身躬行胜过了政策上的千言万语。

康熙还把练习书法融入家庭教育中。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跟他出巡，提笔写字，也很能收服人心的。1686年太子满十三岁时，朝廷的一份奏报中说，太子从六岁开始学习写字，十岁前主要学习满语书写，十到十三岁练习汉字。奏报中还说太子的书法“字字端整，笔笔精楷”。当然这可能是溢美之言，但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奏报中说太子练习的书法加在一起，已经几乎“等身”。就从这个量上来说，康熙对太子的要求是严格的。而且康熙自己还说过，太子“每写一纸”，他“改抹者多，加点者少（表示写得好），未尝加圈（写得特别好的）”。康熙的意思是太子写的字他认为可圈可点的少，这也从侧面看出康熙是在亲自严格监督太子练字。⁵⁷太子的老师也说康熙亲自批改圈点太子写的字。⁵⁸除去朝堂奏报中对太子书法的称赞，书画大家王翬回到家乡后，也曾经评论太子送给他的题字“书法绝伦”。⁵⁹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王翬的评论有夸大的成分，但王翬能在江南的亲朋中把太子的题字拿出来给大家看，并且夸赞，就已经说明太子的字起码达到了可观的程度。皇四子和皇

十三子的字也是经过长时间练习，而且在康熙看来，是可以在外面写字给朝臣看的。南巡时，康熙曾经让他俩在“诸臣环立”的情况下，写字让众人点评。而皇十四子的字，康熙更是赞美过。康熙晚年派皇十四子平定西北，曾经专门寄了折扇给他，教他说：“你字写的好，所以多给你送去一些扇子，或者你题字后送人，或待人要时给。”⁶⁰当然也可以想见，康熙那么多儿子，不可能每一个都对写字有兴趣，能听康熙的话坚持练习。皇八子就是这样，他的字写得不好，康熙命他每天写十幅字进呈，他却不耐烦，找人代写应付康熙。⁶¹

康熙之前，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曾经推行过汉法，引入汉人制度，希望借此收服汉人士子之心。但忽必烈的政策效果有限，没有真正让元代的汉人士子从心里认可蒙元的统治，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忽必烈并没有像康熙一样投入，亲自做表率。康熙能和翰林院进士切磋书法，能挥毫赋诗以赠路人，这是忽必烈完全不能达到的程度。二人主观投入的差距，注定了政策推行的深度和广度差别。

孟森细读康熙与众士人的交往后，曾经给了康熙一个极高的评价：

圣祖为收服人望，手腕高于百王。古帝王但能使豪杰倾心，圣祖则令圣贤之徒弭首帖耳而服也。⁶²

孟森所谓的“圣贤之徒”就是康熙身边众多翰林院的士子。这种“服”，并不是高压下的服从，而是心服。而让士子心服，需要的是康熙自身的修为，在言谈举止中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康熙在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诗、书、礼、易、琴、棋、书、画、佛、道、医等领域都有涉猎。尽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顶尖的存在——跟宋徽宗不一样，但是他对所有这些领域都抱有真切的兴致，或者说有好奇心，起码能让相关领域的专家感到康熙是学习过的。对于一个还在开疆拓土的皇帝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康熙南巡

经过1670年代的学习，到了1680年代，康熙又带着满人权贵亲自南下，巡游江南。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康熙在1684年这个天干地支中象征着“开始”的甲子年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南巡。1689年，也就是西征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前一年，康熙完成了第二次南巡。后来因为与准噶尔的战事，一直到十年后，也就是1699年才有了第三次南巡。此后，他又在1703、1705、1707年进行了三次南巡。也就是1708年废黜太子前十年之中，他进行了四次南巡。作为皇帝，南巡无疑承担了众多政治任务，像拜祭孔庙、勘察河道、观察民情等。这

些方面是官方史料强调的部分，一直被忽视的是康熙本人对南巡的向往。或者说，南巡本身就像康熙北出狩猎一样，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追寻前代文人墨客的古迹是每一个钟爱书法的人都有情结，康熙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正史中对皇帝这样的私人兴趣都是一笔带过。仔细看康熙南巡行程中所做的事，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旅游并没有实质的差别，都是追寻着自己的兴趣在安排行程。首先看一看康熙第一次南巡中，跟他一起去的纳兰性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他自己随驾南巡时的兴奋之情：

昔人所云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者，向于图牒见之，今以耳目亲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风俗之醇，季札遗风，人多揖让；言偃故里，士尽风流。稻蟹莼鲈，颇堪悦口；渚茶野酿，实足销忧。……此仆来生之夙愿，昔梦之常依者也。⁶³

“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是《兰亭序》中的文字，纳兰性德说他终于看到了以前文字中的场景；江南的民风、礼仪，吃的蟹和鲈鱼，喝的茶与酒，他都很中意。最后总结，更是说在江南见到的一切事物都是他曾经魂牵梦绕的。纳兰性德为什么会向往江南的这些东西？就因为他长期浸润在汉文化之中，是真正所谓被文化所化之人。康熙（1654—1722）和纳兰性德

(1655—1685) 是同龄人。1684 年南巡的时候，他俩差不多都是三十岁，都是第一次去往南方。

康熙南巡的第一个重要景点是趵突泉。趵突泉自春秋以来就是名胜，其中，观看泉水涌出的“观澜亭”也是历史名亭，周围历代名人题留云集。元代赵孟頫曾经在济南做官，墨迹中多次提到过济南诸泉，还留下了《书趵突泉诗》的行书名帖（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观赏过趵突泉后，山东巡抚请求“御笔留题”。康熙题写了“激湍”二字。他和纳兰性德一样，涌上心头的都是《兰亭序》中的典故。在康熙题完二字后，随从和地方官员都在“瞻仰”，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赞美，或者说吹捧。康熙《起居注》把各方赞美之语进行了总结，说康熙所书“激湍”二字：

天章辉耀，翰彩飞动，化工神妙，真有龙跳凤舞之势。⁶⁴

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最难抵挡就是像这样高水准的赞美之词。而且，在场点评的是像高士奇这样的书画评论大家，他们用行家的语言给康熙分析他的字是如何“神妙”，一定甚得帝心。康熙的愉悦和兴致在当天后续行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一行人离开趵突泉，在济南郊外的杜家庙设立行营后，康熙又让明珠把随从中擅长书法的人召集到一起，各书二字，一起切

磋。对于下午的这场君臣同乐，跟随在侧的史官只做了简单的记录，似乎写多了会显得皇帝不务正业。康熙召集大家在郊野亭中一起挥毫，这正是独属于汉族传统文人的风雅。史官没有提及他们聚在一起时喝的茶还是酒。如果是酒的话，那就更符合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场景了：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康熙喜欢书法，身边又有擅长书法之人。用今天的场景来类比，就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户外途中，做有共同兴趣的事。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康熙当然也是开心的，他在看完身边人写的字后，又写了一副“清漪”，赐给了济南当地官员。⁶⁵

接下来，康熙登了泰山。下山以后，康熙的第一道谕旨就是找来明珠，命他在孔子“小天下”的石碑旁边建一个亭子，然后把御笔所题“普照乾坤”四字悬挂其上。把字留在孔子的石碑旁，可见康熙的心中是有圣人的。他又写了“云峰”二字，告诉明珠把这两字刻在泰山顶的石壁上。他同时通知明珠

减免这一年泰山的香税。⁶⁶康熙这一系列举动与很多游客到了名胜古迹要刻下“到此一游”的行为其实并无二致，只不过他是皇帝，可以选择他认为最佳的位置保留他的墨迹。所有去过泰山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康熙登泰山是留了心的，他确实选到了泰山的最佳位置安放他的题字。

无可否认康熙的第一次南巡做了很多“大事”：上泰山祭拜，暗示他效法的是《尚书》所记的舜帝拜祭群山、东巡“岱宗”的盛况，以示遵循中华古制；他又去南京拜祭了朱元璋的孝陵，以示对明朝的尊重，安抚前朝士人；最后在回程中还到了曲阜，亲自在孔庙中跪拜孔子，确认服膺儒家传统。⁶⁷康熙用一系列具有强烈文化暗示的举动，让天下相信马背上的满人也尊崇汉族传统文化。如果说把“吸纳汉族文化”当作入关不久后的清廷要打的一场战役的话，那么康熙做到的不仅是御驾亲征，还是身先士卒。就像父母教育小孩平时少玩电脑，多看书，对此最好的教育方法可能就是父母少玩电脑，多看书，用切实的行动来影响小孩。这个道理可能家家户户都懂，但往往知易行难。而康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做到了。无论对于他自己的孩子，还是对于天下，他都展示出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真实的兴趣，发挥了表率作用。

上文提到过《西征随笔》中有戏谑康熙“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这句话的背景就是康熙在南巡中为路旁恭迎的百

姓题字赐字。“不值钱”的原因，就是康熙题字送字太过频繁。这一点在现存的各种官方记载中都能看到，康熙确实到处留下了墨迹。地方官无论品秩高低，都在求康熙赐字，康熙也都尽量满足。从经济理论上说，写多了自然就不值钱；但从文化角度看，他当时多写、多赐字，让更多的人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他这位君主对传统文化的热衷，对传播清廷崇尚文治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一点值得注意，互联网时代可能已经遗忘了“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扮演过的重要角色。“见字如面”在中国传统中并不是一个礼节上的说法，因为“字如其人”是真有所指——传统社会中认为通过字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气质和品性。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是否认同或者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历史中存在过的共识。在当时，对于见过康熙书法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不止是汉字，而是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这个人的气质。字在中国传统中，是文人的第二张脸面。在没有照片的时代，字就是一种变相的照片。

康熙不仅南巡的时候提笔赐字，甚至随身携带了平时练字积累起来的书法作品，便于路上赏赐。仅1703年那一次南巡中，康熙就赏赐出去超过五百份平时的“库存”。⁶⁸而他每次南巡，都会接触各式人群，除了士绅百姓，还包括各地的传教士。他参观各地美景，享用当地美食，这些路上获取的新

知，又加深了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也是他后来越来越频繁地去往南方的理由。文化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读书获取，比如诗词歌赋；但还有一部分需要切身感受，亲眼所见。而这后一种由切身感受所得的文化，又会加深对通过读书获取的知识的理解。比如康熙两次南巡后，就决定要在北京模仿江南园林建造畅春园。作为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江南园林，就是属于见过以后难以忘记，而没有见过不能明了的一类文化产物。第四次南巡后，康熙扩建热河行宫为避暑山庄，也是比照江南园林修建，连山庄内许多景点的名称都是取法江南。雍正继位后尽管没有去过南方，但他在二十六岁（1703）时曾经跟着康熙南巡，到过江南，江南的美景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后来修建行宫，同样模仿了江南园林。⁶⁹在这些大项目的背景下，加上当时南北已经太平，大量的江南文人和艺人都在北上寻找机会。

两次南巡后，从1689年到1708年废黜太子前近二十年的时间，康熙主要的妃嫔都变成了汉人女子。而这之前，康熙的妃嫔都是八旗出身。皇十四子出生在1688年。从1689年以后到1708年，据统计康熙总共有十三位子女诞生，其中有十位皇嗣的母亲都是汉人。也就是说，康熙在两次南巡后的改变是全方位的。这一点被当时跟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注意到了，他们都知道这一时期最受康熙宠爱的是汉人王氏。王氏并没有

得到特别的册封，只有“嫔”的头衔，因而在史籍中对其来历记录不多。王氏来自苏州，是康熙在南巡时纳入的。⁷⁰前章讲到过的皇十八子（1701年出生）就是由她所生。在这之前，她已经连续给康熙生了皇十五子（1693年出生）和皇十六子（1695年出生）。传教士还曾经给康熙的汉人妃嫔画过像。据高士奇记载，康熙还曾把传教士所作汉女妃嫔的画像拿给高士奇评鉴。⁷¹

对于国家来说，南巡是政治之旅，但对康熙个人来说，南巡是文化体验之旅。越是后面几次南巡，政治意义越小，个人游览意味越强。康熙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皇帝，因而要理解他的朝堂之事，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大事和大势，还要考虑康熙个人的兴趣偏好。与本章密切相关的高士奇，之所以能以秀才的身份跻身翰林，康熙的个人喜好就起了很大作用。对康熙的喜好，还需要细分，如果笼统地说他对汉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感兴趣，尚不足以解释高士奇的平步青云。在翰林院为康熙挑选身边近侍时，康熙每次都要求翰林院推举“善书”者给他。其中一次，翰林院给康熙推举了进士唐孙华，称其“长于诗赋，文章亦佳”。康熙亲自考察后，说他“文学实优，但字不甚佳”⁷²，最后虽也提拔了，但只是让他去礼部任职，没有留在自己身边。而高士奇之所以能被康熙选中，然后步步高升，正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好。



第六章 家之罪魁

上章提到有关索额图的内容出现在《西征随笔》中“张汧、祖泽深之狱”与“高文恪遗事”两节。这两节的真正目的是回答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两件朝堂上的蹊跷之事。张汧贪污案是康熙朝一件牵涉多位朝廷汉官的案子，由马齐带队彻查。在这个案子中，张汧贿赂徐乾学，高士奇也牵涉其中，这是当时公布过的朝廷政事。但这个案子真正的来龙去脉并不为人所知。特别是徐乾学（1631—1694），他作为顾炎武的外甥，是康熙铲除鳌拜后第一科（1670）的探花，后来成为康熙早年最重要的汉臣之一，官至刑部尚书，声望很高。因而与他相关的贪污案子，当时士人都有兴趣知道。第二件蹊跷之事就是高士奇到底如何以一个秀才身份入值南书房，并进入翰林院。这也是天下士人都深感好奇的。

《西征随笔》中索额图获罪的关键人物是高士奇。而让两

人产生联系的是一个叫祖泽深的人。祖泽深并不是清史中的名人，《清史稿》甚至没有此人的传记。汪景祺在书中一般提到谁，都用当时习惯的称谓，不做相关介绍。但他大概也认为祖泽深不是什么名人，因而多写了几笔：“祖泽深，字仁渊，奉天人，以吏部汉军主事，历官苏松常镇粮道。”主事是六品官，而粮道最多也就是四品。看到这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背景凭什么能登上满人权贵之家，还可以给索额图推荐人？而且在汪景祺的故事中，祖泽深还曾经把高士奇介绍给了徐乾学。也就是说，在汪景祺笔下，祖泽深是满、汉两边高层都能说得上话的人。一个四品或者六品的普通官员，很难做到这一点。

祖泽深到底是什么人？带着这个问题，查到徐乾学的文集中，有他给祖泽深写的墓志铭。¹原来，祖泽深是祖大寿的第五子，而祖大寿（1579—1656）是明清之际交战双方互相争夺的一员大将。他在明清两边都曾效力，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元老武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袞、袁崇焕、洪承畴、孔有德等名将都曾和其共过事或者对过阵，他降清后还劝降过吴三桂。所以，作为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深尽管官阶不高，但却是实打实有大家族背景的人物。祖大寿的儿子能够进入索府以及能与徐乾学往来，符合当时京城的官场秩序。在任何一个政治圈，其实都有祖泽深这样官阶不高，但能量很大的人物存在。

《西征随笔》称祖泽深最初发现高士奇，出于两个理由：一是高士奇善于书法；二是祖泽深认为高的面相好，有大前途。在祖泽深把高士奇引荐给索额图后，高士奇便成为康熙书法兴趣的最大受益者。根据官方记载，高士奇在1671年，也就是鳌拜被铲除后两年，因为书法好，得到康熙额外提拔。到底谁给了高士奇机会，让这个举人没有考上的人能够在康熙面前展示他的字？高士奇的非常经历其实令当时天下悬梁刺股准备科举的人深感不公，以至于在高士奇被提拔了十八年之后，1689年，当高士奇被参劾时，参劾文字的开头还写着“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²。高士奇在康熙身边已近二十年，朝廷上下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出身。这时的高士奇已享有高官厚禄，但朝臣还是不忘挖苦他“其始徒步来京”。

根据高士奇自己的记录，他刚到北京时确实是穷困潦倒。他的父亲早年曾在北京做生意，后来因为明清交替时的战乱，回到了浙江。1663年，十九岁的高士奇成了婚。二十岁携妻前往北京，结果第二年父亲去世。高士奇一家在北京的生活陷入拮据，以至于妻子去世后，他在悼亡诗中回忆道，这一时期他的夫人经常去典当发簪和耳环来换取食物；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一时期他卖字为生，夫人在旁磨墨的往事。1667年，高士奇曾花钱捐了一个国子监太学生的学籍。一直到1671年，

这个学籍才发挥了作用。当时康熙要在国子监中挑选善于写钟繇和王羲之书法的人，高士奇被国子监选为第七名，但康熙亲自测试后，钦定高士奇为第一名，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³这一年康熙十七岁，高士奇二十七岁。康熙名义上选的是侍从，为其打理文书，但实际上在后来与康熙的交往中，高士奇渐渐成为了康熙的老师。康熙早年得到朝廷内外认可的明面上的老师是沈荃。他是顺治朝进士，并且是当年的探花，同时又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家。沈荃也是1671年这一年被指定为康熙的老师。⁴从康熙的回忆来看，沈荃确实如慈父般，一笔一画教他写字。⁵

从康熙的学习生涯来看，1671年是康熙真正自主挑选老师，开始深入学习汉文化的年份。那年春，由礼部给康熙选派老师讲课。⁶所以康熙是从十七岁才开始真正系统学习诗、书、礼、易等汉文化课程。尽管还有其他的老师（日讲官）给康熙上课，但康熙与沈荃和高士奇的相处时间最长，因为二人要负责教授康熙书法。对于康熙这个学生来说，沈高二人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沈荃1671年时已经四十八岁，而高士奇只有二十七岁，跟十七岁的康熙年龄更接近。这两位老师对康熙的学习可能起到了相似的作用。沈荃1684年去世，康熙给他的谥号是“文恪”。1705年，在高士奇去世两年后，康熙御赐给高士奇的谥号也是“文恪”。前后相隔二十一年。

高士奇被康熙选中，获得非同一般的信任，无论当时人还是后来写史的人都认为是经高层特殊安排的结果。《清史稿》说他最早是明珠推荐的，而《西征随笔》说是索额图提拔的。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高士奇背后有人。

从现存高士奇自己留下的记录来看，他似乎有意避免提及朝中政事，除了记录过与纳兰性德诗文上的交往之外，他没有提过与索额图、明珠或者其他满人权贵有往来。他写下的都是与汉人士子的各种诗文之交。学者武佩圣从书画史角度，认为《西征随笔》中所言高士奇与索额图有关系是一个符合当时情况的说法。⁷因为已知索额图的众多藏品中不仅没有赝品，而且件件皆精，显然背后有高水平鉴定专家在帮他把关。想在高仿遍地，又没有仪器辅助的明清时期，买到的都是真品，其实是很难办到的事。武佩圣强调古画的真伪鉴定是高度专业的技术，每一个大藏家背后的书画鉴定人是谁，在行业中都是公开的。比如索额图以外，当时北京还有另一位大藏家耿昭忠，他是耿仲明的孙子，也是三藩之乱中靖南王耿精忠的弟弟。耿昭忠一直在北京当驸马（额驸），并未受牵连。他鉴定的“手眼”是一个叫陈定的人。⁸而高士奇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最有水平的书画鉴定家。他自己也说，在1689年回乡后，很多人来找他鉴定，还有很多人拿着画来卖给他。⁹所以武佩圣从书画角度

证明《西征随笔》所言高士奇与索额图的关系是有根据的。

索额图是索尼的第三子，而索尼家是满人家族中最崇尚文化的家族：索尼的父亲、兄弟都是精通汉、满、蒙三语的人。索额图也不例外，他在1669年就被封为内国史院大学士。¹⁰但由于索额图后来下狱，他的名字在汉族文人的笔记中很难见到。有记载的大多是在索额图出事前就已去世的文人，比如明末清初著名的小说戏曲家李渔（1611—1680）。他到了京城，受到索额图热情接待，而且就住在索府上。¹¹李渔不参加科举，仅靠写作卖书而名满天下，他入京并没有求官与求功名的意愿，所以他与索额图的交往就是建立在文化之上。1673年，他到北京游玩，与故旧相聚，留下许多他与北京各方文人的交往记录。李渔在词中这样赞美索额图：

今日朝端，问谁是、斯文宗主。三台上、巍然独建，
中原旗鼓。¹²

这是《满江红·呈索愚庵相国二首》第一首的开头。李渔夸赞索额图的角度值得重视：朝堂上崇文，重视中原文化，这是索额图的功劳。“巍然独建，中原旗鼓”这八字说明当时人认可是索额图在推动清廷汉化。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功业。1669年，康熙推翻鳌拜。鳌拜代表的正是独崇满洲，与传统汉文化

划清界限的国策。满人入关后，一直对汉化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把八旗子弟居住地与汉人分开，让八旗子弟享有各种特权，从而确保他们明白自己的出身。就是派到地方的八旗驻军，往往也是专门划定区域居住，不会和汉人混居。¹³所以当鳌拜势力被推翻后，大力提倡在朝廷中引入汉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建中原旗鼓”，在当时来看是国策级别的转变。当时汉人士子尊称索额图为“索相国”。尽管明朝废除丞相后，中国就没有丞相了，但索额图在当时人心中，拥有丞相的地位。

尽管现有的官方历史记录呈现出来的图景是康熙皇帝高瞻远瞩、乾纲独断地推动了清初满人权贵对汉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但从现实的角度分析，铲除鳌拜时，康熙都还没有正式接受过汉文化的教育，因而真正在皇帝身后建议推动接受汉化大局的人或如李渔所言，正是索额图。如此一来，索额图推荐高士奇给康熙，辅助其学习，于公于私都是水到渠成之事。另一方面，1670年前后，明珠尚未得势，还只是一位御史——明珠真正得势始于三藩之乱后期，也就是1670年代末。在1670年代初，是索额图在打理朝政，因而1671年提拔高士奇的幕后推手是索额图而不是明珠，更符合当时朝政的实际情况。

关于索额图下狱，《西征随笔》说是已经名满天下的高士

奇不堪忍受索额图的羞辱，因而联合明珠除掉了他，其中有一个时间点：

癸未年，高随驾北上，时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

跟几人同时相关的癸未年是1703年。那一年，有名的大事件是康熙南巡。“高随驾北上”表面上看似乎不通，但经过仔细研读高士奇的经历后，可知他在1689年后，大部分时间都以回家赡养母亲为由住在浙江平湖。而1703年，他奉旨从家里出发到江苏的淮安与南巡的康熙汇合。这次汇合后，高士奇一路随驾巡游，然后又跟着康熙一起回京。所以“高随驾北上”是准确的说法。如果高士奇确实跟在康熙身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高士奇和康熙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康熙有可能相信他的话，以至于怀疑自己的老臣索额图吗？

高士奇与康熙的关系

从官方资料来看，1671年高士奇被选中后最早做的事情是为康熙抄写公文。1677年，康熙在设立南书房近侍职位的时候，直接点名要高士奇，说明高士奇这时已深得康熙赏识。后来康熙无论是北征还是南巡，都把高士奇带在身边。在康熙

身边做南书房近侍十二年后，也就是1689年，高士奇遭弹劾。弹劾的核心是他作为皇帝近侍，干预了朝政。南书房近侍的职位类似于皇帝的机要秘书，理论上这个职位是为皇帝打理往来公务，但不能参与决策。由于这个职位的人每天都在内廷办公，设立之初就担心任此职的人会影响外朝之事，所以一开始就说过“勿得干预外事”¹⁴。但在每天的实际操作中，这个职位的人很难做到不和皇帝谈论朝政。康熙为了平息廷议，让高士奇回乡。高士奇定居平湖。五年后，也就是1694年，康熙又把高士奇召回去继续做近侍。又过了四年，在1698年，高士奇写了一篇以忠孝难以两全为主旨的很富有感情的文章上书康熙，希望康熙准许他回乡赡养老母亲。高士奇称他的母亲在北京水土不服，总得病，而回到浙江几年，病自然好了，因而他请求回乡。至于康熙的知遇之恩，高士奇说只有“他生他世”再来追随。¹⁵康熙恩准了他的请求。从1698年高士奇再次返乡起直到1703年去世，他和康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康熙南巡，他也去接驾相见。甚至在1702年，康熙给跟在身边多年的人升官时，还想起了高士奇，说跟高士奇差不多时间入朝为官的都升到了“侍郎”，也应该给高士奇升，遂给他了礼部侍郎的职位。¹⁶但高士奇以赡养老母为名，没有去赴任。

从职位上看，就是最后颁给高士奇的“侍郎”也不过是一个从二品的官，而他长年担任的南书房近侍更只是六品的

官职，官品远没有达到位极人臣的地步。但对于当时天下人来说，高士奇的能量在于他与皇帝近在咫尺，而不是他的官衔。高士奇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由于其所在位置的特殊性，基本没有记录任何朝堂之事，保留的主要是他与文人间的交往。但这些诗文往来，其实恰好反映了高士奇在当时的地位。特别是在他做了南书房近侍以后，北京最有名的士大夫都与他交往密切起来。像比高士奇官阶高、学问名气都很大的王士禛就成了高士奇家中的常客，甚至醉倒在高士奇家中；¹⁷太子的老师，当时以做官清廉闻名、有“豆腐汤”雅号的汤斌，竟然到高士奇家中，一出手就送了北宋大家李公麟的《赤壁图》。¹⁸李公麟的画即便在宋代也是天价。高士奇就曾提过有卖家把北宋郭熙的《溪山秋霁图》（现藏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送到他家，但要价过高，他买不起。¹⁹所以汤斌这个礼物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文人互赠。当时所有在北京的汉人高官可以说都与高士奇常相往来。

高士奇回乡以后，各路文士自然也是往来不绝。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位：冒襄（1611—1693）和黄宗羲（1610—1695）。冒襄《影梅庵忆语》中怀念的与董小宛的爱情生活被后世广为传颂，他的散文也尽显明末士人的风雅。冒襄早年就被称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到了清朝更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家。1690年他派儿子送书信给高士奇，当时冒襄虚岁已经八十。²⁰而在1693

年，一生孤傲、明末已是士林领袖的黄宗羲，在八十三岁高龄时，主动把自己新写好的书寄给了高士奇。²¹ 各路文人争相结交高士奇当然不排除是因为他在诗文上也有建树，但按世间人情推测，高士奇在皇帝那里的地位才是他在平湖居家时也门庭若市的根本原因。甚至康熙最得意的包衣奴才曹寅，在1690年上任苏州织造时，也要与赋闲在家的高士奇联络交往。²²

与康熙和曹寅的私人关系相似，康熙与高士奇的关系也是在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中建立起来的。高士奇去世前陪康熙回北京待了一个月后，又要离去。康熙与他话别时说：

尔非有军功战阵之事，而以文章事主，始终诚恪，梗直谨慎。朕学问实成于尔。今念尔旧劳，故待尔优渥。尔母老，朕不强尔在京，尔须宽心自爱，弗以离朕为念。朕一二年后仍欲南巡，可以相见，或以诗文事召尔来。²³

说这话时，康熙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后高士奇就死了，当时还惦记着“一二年后”南巡再相见。这段话其实总结了康熙与高士奇关系的基础：康熙认为高士奇是他的好老师，真的教会了他东西。而康熙认为高士奇好，其实与康熙自己的个人喜好有关。康熙说：

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又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逐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少进，皆高士奇之功。²⁴

传统汉文化的教授，一般侧重于讲解四书五经中的义理，但这部分比较枯燥。康熙最喜欢的其实是传统文化中最具艺术美感的部分——诗文。而这部分正好是高士奇所擅长的。康熙感谢高士奇把他引入了“诗文正路”，而且让他学会了通过看文章的写法，辨别出文章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所写。高士奇是“断代”方面的顶尖高手。他鉴定书画真假，核心的基本功就是综合书画的笔法，题跋中的遣词造句，纸、墨等各方面的情况来断代。他教康熙给文章断代，其实是相对容易的部分。

诗文以外，高士奇擅长的书法和绘画也是康熙的个人兴趣所在。这就注定了高士奇成为康熙的良师益友。比如，高士奇在康熙南巡途中与康熙相会后，康熙让人拿出上千张平时练习的书法，让高士奇品鉴分类，以便未来用作赏赐时可以有所区分。²⁵回到北京后，康熙又把几年未到北京的高士奇召入内廷，向他展示自己在书法上的最新进展。康熙告诉高士奇，自己正在学写米芾的字。他按《千字文》的顺序，把米芾书帖中

相对应的字找出来，一个一个临摹；如果遇到米芾没有写过的字，再根据他对米芾字的理解来创作。既然老师来了，作为学生的康熙当然要请他来品评一番最近的成果。²⁶从高士奇记录的与康熙讨论书法的对话中，似乎康熙还有心在书法上精进，期待成为一代名家：

谕云：“凡事贵乎有恒，即一技一能，亦必须久而后成其名。朕于作字留心非一日，今觉稍稍有进。”

府君（高士奇）奏：“皇上聪明天授，于学问又复精勤。臣昔侍讲幄，深知皇上精一纯粹，好学无倦。”²⁷

康熙学习用功，应该不是高士奇表面上的夸赞。南怀仁以及其他后来教过康熙的传教士都说过差不多的话。康熙练习书法肯下苦功，在很多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次对话几年后，也就是前面章节提到过的1708年，康熙开始有了心悸的问题，这才渐渐停止练习书法。高士奇在世时，正好是康熙书法兴致最浓的时候。高士奇住在文化荟萃的浙江，一直在留意市场上流通的名作，收购的许多珍品都送给了康熙，后来留存在宫里。²⁸

总结起来，明面上康熙与高士奇是君臣关系，但个人情感上二人惺惺相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能够达到很

亲近的程度，还与性格相投有关，这在高士奇记录的许多他与康熙之间的对话中都能看出来。上面引用到康熙对高士奇的评价“尔非有军功战阵之事，而以文章事主，始终诚恪”，“诚恪”二字就是康熙对其性格的总结。现在存留的文字中最能显示高士奇对待身边人态度的，大概是集结了他悼念亡妻诗文的《独旦集》。“独旦”取自先秦古诗《葛生》，意为独自等待天明。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高士奇提到他的情况与唐代元稹《遣悲怀三首》中的名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得平生未展眉”描写的情况相类似。高士奇回乡后三年，在1692年夏天，与他相守近三十年的结发夫人傅氏病故。傅氏除了早年打理家务，还曾在高士奇刚被康熙选中，公务正繁剧时，与其一起检查所写文字之正误直至深夜。²⁹ 对高士奇来说，他与傅氏是患难夫妻，这一点和元稹相似。元稹的悼亡诗名垂千古，原因就在于写尽了识于微时，但未能长相厮守的那份遗憾。陈寅恪评价元稹的悼亡诗“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³⁰。高士奇在悼亡诗中展现出来的“真”，不仅是明末清初文坛最为推崇的，很可能也是康熙欣赏高士奇才华的地方。比如在《悼亡诗》三十一中高士奇深情回忆了亡妻在弥留之际，正巧庭院中的茉莉花开了，还拿了几朵放在枕边：

时光又见柰花开，侧枕回看意可哀。

花落有时还更发，人今杳渺不重来。

自注：亡妻弥留前数日茉莉始开，犹手擎数朵置枕畔，叹曰：“此花又开矣。”³¹

高士奇还写到妻子临终之际，用手抚着他的面颊，捋着他的胡须，叮嘱他自己保重的场景：

最惨临危决绝时，几番执手捋吾髭。

一声珍重还相嘱，谁料今年是别离？

自注：亡妻临没时，以手拂吾面，捋吾须云：“三十年夫妇，不道今年永别，此后须自为保重。”³²

高士奇这一年悲伤过度，伤了身体。从1693年开始，康熙赏赐高士奇各种补药。³³其中，四月给他的赏赐，还附带了一封书信：

朕少年时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全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仍，想是未必如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饼，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³⁴

“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仍，想是未必如当年气相也。”康熙对高士奇的关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在妻子去世后，写下了百余首悼亡诗，外加数篇悼文，这些很可能康熙都看过，能感受到高士奇的苦楚。而且单从康熙赏赐高士奇物品上看，也反映了高士奇在他心中的分量。一些西药，只有康熙有，被称为“圣药”。比如当时传教士在南美发现后，带到世界各地治疗痢疾的金鸡纳树皮。1712年曹寅疟疾病重之时，曾经托李煦找康熙讨这个药救命。³⁵也就是说，曹寅和李煦这两位康熙倚重的奴才那里都没有。但康熙却在1690年代多次将这个当时很珍贵的特效药送给高士奇，让他备不时之需。³⁶康熙对高士奇的照顾并不体现在加官晋爵这些大事之下，反而是在这些点点滴滴之中。

1703年，当高士奇陪同康熙回京一个月后又要离开时，康熙万万没有想到高士奇两个月后就遽然离世。在高士奇离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703年6月2日（四月十八日）午后，康熙邀高士奇听曲，并与其话别。康熙在见到高士奇后说：“今日只可谈笑，不可说及离情，涕泣使不尽欢。”³⁷在内廷乐师演奏之前，康熙亲自用“西洋铁丝琴”给高士奇演奏了一曲佛教的《普庵咒》。接下来，康熙又命乐师演奏不同的曲目，所展示的都是他最近排练出的新曲。在乐师演奏前，康熙对高士奇说：“朕近以琴谱《平沙落雁》勾作琵琶、弦子、虎拍、箏

四乐器同弹。”乐师演奏完毕，高士奇则评价：“四乐合成一声，仍作琴音，声甚清越，极其大雅。”二人最后的欢聚如此安排，很明显，康熙是把高士奇当作了知音。³⁸高士奇还记录下了康熙赐酒的瞬间：

上先进酒一杯，毕。召臣士奇至御前，上手持金杯盘酒赐臣，云：“知尔素不能饮，明日远行，可略饮之。”臣奏云：“天恩高厚，臣纵不能饮，当尽此杯。”一饮而尽，叩首榻前。时感恩深挚，泪堕杯中。上云：“今日止可尽欢，弗动悲戚。内中女优令尔一观。”³⁹

康熙亲自进酒、高士奇泪堕杯中的感动透过其文字都能感受到。而康熙也很贴心，让他不要伤悲，一起看女优演戏。结束后，康熙还意犹未尽，又把高士奇“召近膝前”倾谈良久。他们又说到画。康熙当然知道高士奇也是行家，命人取出西洋人画的他的“贵嫔”，让高士奇感受西洋画的“逼真”感。聚会结束后，康熙命令侍从搀扶高士奇回去，并叮嘱高士奇：

见尔今日甚瘦。尔年虽五十九，精力未衰，相见有日。家有老母，宜一路欢喜而去。⁴⁰

在康熙眼中，高士奇尽管消瘦，但精力仍然充沛，两人总有再相见的那一天。康熙还给高士奇安排了回程的任务，让他将各种御赐之物分送到江南的一些寺庙。

6月3日（四月十九日）是高士奇离开的日子。当天早上，他去领取御赐之物，再次和康熙话别。康熙让高士奇不必悲伤，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然后，吩咐皇十三子送高士奇离开。⁴¹离开后，高士奇又去了太子处与太子话别。高士奇早年教过太子，很长时间他的正式官衔都是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是专门负责太子东宫事务的机构，而高士奇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因而他与太子也有私交。太子与高士奇又说了很久，除了送了许多礼物，还吩咐用自己的马和骡子把高士奇送往通州去乘船南下。⁴²

高士奇与索额图的最后时光

高士奇6月3日离开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康熙在7月1日就宣布索额图的各项罪状，并把他关入宗人府。而索额图案发后一个多月，高士奇便遽然离世，时在8月12日。事件的演进和《西征随笔》记录的事件发展顺序完全吻合。根据《西征随笔》，高士奇陪康熙南巡回京后，举报了索额图，然后匆匆离开了北京，再然后就是索额图案发。

另外《西征随笔》中还提到一个让高士奇忍无可忍的人物：江黄。而在《实录》中，康熙曾对索额图说：

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⁴³

也就是说康熙在处理索额图前，确实预先调查过一个叫“江潢”的人。所谓“与尔行走之江潢”，说明这个江潢就是索额图的门客、幕僚一类的人。这和《西征随笔》中提到的那位“江黄”的性质完全一样。“黄”和“潢”固然写法有别，但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关于这个历史上不甚知名的人物，《西征随笔》和《实录》两边的记录竟然也对上了。

《西征随笔》还提示了一个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当时有传闻高士奇并非正常死亡。汪景祺提到传闻高士奇是被明珠用慢性毒药毒死的。高士奇是6月3日（四月十九日）离开北京，然后去江南各处寺庙为康熙送御赐之物。一直到7月20日（六月七日）才返回浙江平湖的家，然后在8月12日（六月三十日）便去世了。也就是说，高士奇离开北京，以及沿途游历各寺庙时，都还健康，但一到家，很快就去世了。高士奇的儿子高與记载高士奇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口授了呈给康熙

的遗疏。但这份遗疏高輿并没有公开。后来很多年，高輿还一直有渠道联系康熙。内务府系统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在1706年还在满文奏折中向康熙汇报办理运送高士奇遗物事宜。⁴⁴

高士奇8月12日（六月三十日）的去世时间和存世的唯一一份索额图的审讯记录似乎也有联系。这份由皇三子与皇八子联署的审讯记录提到他们在1703年8月27日（七月十五日）接到了康熙密旨，于“三更”时分连夜赶去提审关在宗人府里的索额图。从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到，索额图自从7月1日被关押以来，管理是比较宽松的。康熙为了照顾索额图，还恩准可以有两个仆人在宗人府里伺候他的起居。而8月27日这次，康熙派两位皇子去调查是谁在帮索额图对外传递讯息。而且很明显事出突然，以至于要连夜调查。审讯记录本身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俩收到康熙谕旨的时间，是在高士奇去世后十五天，差不多正好是康熙获取了高士奇死讯的时间。最早一封奏报来自驻扎在苏州的江宁巡抚宋荦（1634—1713）。在奏折中，宋荦说他是8月14日（七月二日）收到高輿的书信，得知其父于两天前亡故。宋荦当时正和高士奇一道奉旨校刊一套二十卷的关于诗的书（不知书名），他请康熙下旨做后续的安排。当时为宋荦传递这封奏折的是康熙的包衣奴才苏州织造李煦，他在奏折中也提到了高士奇的死，也就是说康熙最早是通过其包衣奴才的私人通信渠道获知了高士奇的死讯。⁴⁵

从宋荦称8月14日接到信息后写了折子并交给同在苏州的李煦，再到李煦写好奏折并派人送往北京，整个过程算下来，差不多康熙就是在8月27日前后收到了消息。而刚与高士奇分别不久的康熙大概率会进一步追查高士奇的死因。所以高士奇的死与索额图被提审很可能有关联。

《西征随笔》中提到高士奇非正常死亡的传言，很可能就是出自高士奇的儿子高輿。高輿向世间公布了一份似乎什么都没有说，但又似乎包含许多信息的声明。按照当时的惯例，高輿在父亲去世后写了一份总结其父一生的行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正一品又加二级显考澹人府君行述》。澹人是高士奇的字，很多地方把这篇行述题目中高士奇的官名部分省去，简称为《高澹人行述》。“行述”作为一种为逝者总结一生重要事件的传记性文体，多以正面褒奖为主，但高輿这篇是这样开头的：

呜呼痛哉！不孝孤輿何能执笔状我先府君哉？府君遭际圣明，入侍帷幄三十余年，平生忠谏谏论，赞襄密勿者，不语于同列，不告于家人，不孝虽日侍庭除，无从窥测万一。况旻天降割，罹此鞠凶。……

“旻天降割”，语出自《尚书·大诰》中的“天降割于我家”一

句。“割”是祸害的意思。高輿说上天降下了祸害，他父亲才“罹此”大凶灾（鞠凶）而去世。高士奇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清代不算早亡。如果高士奇是正常病逝，哪里有儿子会把父亲之死说成天降灾祸的？而且在《行述》中，高輿还把其父临终的病症写得很详细，比如口苦，尿成深黄色，还伴有血迹。而且各方医生来看后，都断定无药可救。这些信息在一般行述中也是不会提及的，似乎高輿意在公布他父亲去世前的细节。

另外在高輿称父亲“罹此鞠凶”前，写的是他父亲在朝堂上三十余年不乱讲话，接着便反问为什么会遭此大灾。就算可以接受高輿把父亲去世称为天灾，但他为什么要在行述一开头强调他父亲不乱讲话？正面读这段文字，高輿要说的话是：我父亲一生没有乱讲话，为什么会遭此大难？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父亲去世跟他父亲说过什么话有关，或者是他知道有人认为他父亲说过什么。在中国传统中，赞美一个逝去的人有各种方式可讲，唯独高輿这里写到的“不语于同列，不告于家人”不是一篇行述展开的正常模式。⁴⁶《西征随笔》提到的高士奇是非正常死亡，和高輿的文字有着某种契合。

在高士奇死后来年的新年，康熙委派浙江官员去祭奠，祭词值得重视：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尔

高士奇文行优长，才能称职，内廷供奉久劳，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葬，以慰幽魂。⁴⁷

表面上高士奇的最后几年是一直赋闲在家，但康熙的“鞠躬尽瘁”四字，暗示他并不是真在赋闲之中。“鞠躬尽瘁”四字本身暗含诸葛亮北伐死于五丈原的典故，并不是一个能随便给出的祭奠之语。而且这四字在康熙心中有着不一般的含义。差不多在第一次废黜太子十年后，康熙在1717年间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在身体不好，又被群臣催立太子时，康熙向众臣讲了话，后来还告知天下。整个讲话有两千字，反映了康熙晚年的心理状态。⁴⁸他要众臣体谅做皇帝的难，他说“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但做臣子的：

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尤得攸游自适。⁴⁹

许多汉人臣子以这样那样的原因请辞，回到家乡，颐养天年。相比之下，做皇帝是一辈子没有休息的职位。在这个背景下，他说出了：

《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

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所谓也。⁵⁰

《易经》中每个卦有六个爻，代表了该卦六种不同状态。康熙引用《遁卦》六爻，意在说明《易》作为描绘天道规律的书，在遁卦（简单理解为逃遁）的所有状态中都没有讲到“人主”，以此显示皇帝本来就无从休息，也无处可以退藏。他说这就是“鞠躬尽瘁”的意思。而且在这份口谕里，他明确提到了死在北伐中的诸葛亮。康熙完全明白“鞠躬尽瘁”的历史背景，深深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所以，他给已经退隐家乡多年的高士奇送上了“鞠躬尽瘁”的祭词，是深思后的赐赠，表明其是死在任务中。

而在私下，康熙御书了白居易的一首《山泉煎茶有怀》诗赐给了后来到北京的高輿，表达的是失去知音后的孤寂：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⁵¹

至于康熙为何派两位皇子去突审索额图，现有材料尚无法给出定论。但一直到乾隆年间还有士人在记录索额图之倒台与高士奇相关：

士奇字澹人，号江村，官至正詹事，谥文恪。癸未索额图之败，根本由此而摇，与有力焉。甲申放回原籍，暴卒，舌本堕地。生时，父梦杨士奇来，因名之，亦由布衣致身通显，盖事非偶然。⁵²

这是乾隆年间萧爽《永宪录》中所记。该书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从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六年间官场中的事。这条关于高士奇和索额图的记录，是因萧爽在写康熙六十一年冬给已经过世的南书房侍从张英追赠头衔时，顺带提到了曾与张英同为南书房侍从的高士奇。而在这样简略的顺带一笔中，就提到了高与索额图之败的关联，可见二者之间的因果在当时官场中也是谈资。癸未年是1703年，所以这一条记录所谓的“索额图之败”就是指其最后下狱那一年的事。而且，萧爽也用“暴卒，舌本堕地”点出了高士奇之死的蹊跷。只是萧爽所记时间上有小错，误以为高士奇是索额图事发后一年（甲申年）才回乡暴毙，实际上距离索额图下狱仅隔了一个多月。萧爽还记录了当时有传言高士奇的名字是效仿明代杨士奇所起，而杨士奇（1366—1444）也是没有科举功名便进入了翰林院，还当了内阁首辅，是明代的奇谈。

这里需要注意《西征随笔》在民国前并没有在坊间刊刻流传过，因而萧爽《永宪录》是一份独立的史料，并未受到《西

征随笔》影响。二者可以互相印证。当然萧爽信笔至索额图，似乎却也不敢多谈他失败的来龙去脉，以及高士奇与他的失败到底有什么关系。从康熙到雍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在书写索额图相关历史时，似乎都有意要模糊处理。

从历史记录这个角度来说，更为不寻常的是清宫档案中现存的高士奇奏折仅有一份（康熙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这份奏折有三纸，第一纸是向康熙上贡浙江金华的枣子；第二纸讲家中之事，主要是讲他的二儿子生病了；第三纸是写了一首赋。⁵³在高輿的《行述》中，可以看到康熙常年给住在平湖家里的高士奇各种赏赐，包括食物、药品、新磨出来的砚台，以及传教士纪理安玻璃厂生产的玻璃制品等等，这表示二人常有联系。⁵⁴上文已经提到过，高士奇的文字只记录与政治不相干的内容，比如康熙送他砚台时一并告诉他是从哪里觅得。这样的事，高士奇才会记录。

真正的官场之事，高士奇自己不仅不会记录，他还有可能恳请康熙把通信销毁。太子复立后，康熙让他最为信任的包衣奴才李煦在苏州秘密打探了解江南官场的动向。李煦在上了两次密折后，深感事关重大，在密折中恳请康熙：

伏启万岁将臣此折与前次臣煦亲手所书折子同毁不存，以免祸患，则身家保全皆出我万岁之恩赐也。⁵⁵

李煦当时所查的还只是江南的汉官网络。如果高士奇所查之事是有关索额图或者满人权贵，那不仅是高士奇，就连康熙自己也会步步惊心。这一点并不是无端揣测，从下一节就能看到康熙在让王鸿绪秘密查案时的各种担心。

王鸿绪查出的密案

王鸿绪（1645—1723），江南华亭县人（今属上海），与高士奇有着相似的经历，只不过他是进士出身（1673），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参纂《明史》，后来也入值南书房，比高士奇晚几年出现在康熙身边。他与高士奇私交颇笃，在当时朝中，被认为是高士奇同党。1689年高士奇被参劾时，疏文中就有高士奇“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之语。⁵⁶王鸿绪也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从其奏折中的小楷便能窥见一二。除了在朝是同僚以外，他们两人还都是书画藏家。据艺术史学者考证，高士奇死后，他的许多书画都被王鸿绪接手。⁵⁷对于康熙来说，高士奇比王鸿绪在私人关系上更亲近一层。但总体上说，二人都属于来自江南的汉人士子；而在后世的历史研究者看来，王鸿绪与高士奇的最大不同在于，王鸿绪有约五十通特殊小尺寸的密折保存了下来，使后世能够一窥当时康熙为其安排的秘密任务。如果说高士奇与王鸿绪在康

熙朝扮演着相似的角色，那么或许可以推测高士奇曾经被康熙安排了相似的任务，最后“鞠躬尽瘁”。

清宫档案中有一张康熙手写的密谕，要求追查拐骗苏州女子的事：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注：秘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见图 6.1）。

这是一份手写的密谕。收件人、时间等基本信息都没有，令人不禁生疑：康熙为何不走朝廷渠道，而要用密谕形式查“骗苏州女子”的案子？他不仅用了密谕交代任务，行文中还要强调“不可令人知道”，甚至还叮嘱收件人“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为什么皇帝吩咐追查一件看似普通的案子，会有这么多的担心？

由于这张手写密谕被发现时和王鸿绪的密折放在一起，再加上王鸿绪确有向康熙汇报他查到的苏州女子被骗的密折，所以基本可以确认这张密谕的接收人就是王鸿绪。通过现存他和康熙往来的密折来看，在这次查办苏州女子案前，康熙已经多次交代王鸿绪办案，他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⁵⁸

王鸿绪看了康熙密谕中的行文用词，应该知道让他去查的不是普通拐卖案子。在回奏的密折上，他首先表明已经领会了康熙的保密要求，说他收到“密封御批”后，马上就回了家，到家之后才“启封密看”；他还把“亲手密密写来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句抄写出来，表示感谢康熙对他的保护，同时也向康熙表明他上的密折从来都是自己亲手书写。

王鸿绪查到的案子当然不是一般的拐卖妇女案。他在密折中一开始就列举了好几桩苏州地方官员参与其中的民女买卖。密折中查到的最关键的人物是前东平州的知州——一个叫范溥的人，当时在北京候补了一个官差。此人的麻烦之处在于他“在京各处牵扯”。王鸿绪举了一个例子，说范溥领赏得到过一支“御箭”，而他拿着“御箭带领娼妓行走”。接着王鸿绪报告，范溥买卖的人口还包括男子：

范溥在常熟县以银五百两，强买赵朗玉家人之子。其子并非戏子。⁵⁹

根据清代的法律，奴仆等贱民阶层的人可以买卖，但禁止买卖平民，所以王鸿绪特意注明了强买的是“平人子女”。在这个强买过程中，有苏州的地方官在协助。而与北京最有关联之处是这些交易都打着御前人员的名号在进行，“其着落总不可

问”。买卖中还有“小手玉蛹”的暗号。“男曰小手，女曰玉蛹”，王鸿绪称他也不知道这是出自什么典故。同时，王鸿绪查到一些案例，表明康熙身边的侍卫以及内务府的官员确实是买家，涉入案中。王鸿绪认为这个案子查起来很困难：

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⁶⁰

但最后表示他会继续追查，有了新发现再报告。

其实看完王鸿绪的这份密折，就能理解康熙为什么要再三叮嘱王鸿绪秘密查案——肯定有蛛丝马迹让康熙知道他身边有人在买卖人口，而且就像王鸿绪所言“纷纷买人者甚多”。王鸿绪接下来的第二份密折，显示他在查案中开始害怕了。

第二份密折提到他四月二十四日在扬州见过康熙。奏折一开头便解释，由于康熙在船上这一路，以及刚回北京时他都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害怕那时稟奏此事会“露行迹”，所以才拖到现在。王鸿绪在折中先列举了一些他查到的买卖人口的事，然后总结道：

扬州商纲到苏买人不一而足，但以上皆彼此明买，并非诌骗。⁶¹

写完明买的以后，王鸿绪指出前面提到过的范溥情节比较恶劣，是勾结官府在强买。他再一次提到上回说过的赵朗玉家小童，其母曾到苏州虎丘告官，但被官府压了下去。而那时康熙刚到过虎丘，当地官员士绅还争先前往送驾。范溥没有去，并告诉他的亲戚程某：

有汉大臣说我不好，我不去送驾。⁶²

程某也很好奇范溥是怎么能获取到这样的内部信息，问他是否从太监那里得到的。范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

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⁶³

看到这里，康熙在这句话的旁边批注了：

此第一等人是谁？（见图 6.2）

范溥知道有汉大臣在康熙身边说他不好，而王鸿绪前不久才在折子里对康熙说过范的不是，因此就算不知道范指的是不是自己，他应该都是十分紧张且担忧自己的处境。王鸿绪下面一段话彻底暴露出了他的惊慌：

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裡方知今年又
恐有如此行者爾細心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密寫來奏
聞此軍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亦即不便矣

2512

图 6.1 康熙密諭王鴻緒奏前歲南
巡時有人騙蘇州女子事
(台北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
系統, 故宮 002512 號)

御前第一等^人與我的信等語
麼范溥云不是太監是

图 6.2 工部尚書王鴻緒奏報訪得范溥等人紛
買蘇州女子情形折(部分)及康熙朱批
(台北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故宮 002538 號, 件 1)

范溥在山东包揽捐纳，又系查昇第二子之亲家，平日引其结交侍卫及各王府以下杂色人等甚多，故有人送信与之是真。以范溥之神通广大，加以查昇之多言好事，臣将来必受其中伤。⁶⁴

这里面提到的查昇（1650—1707）是1688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供奉内廷。查昇来自浙江海宁查家，属于江南望族之人，王鸿绪对他很忌惮。同时，范溥还结交了满人中的侍卫和各王府中人，这些都是王鸿绪不愿招惹的对象。此外，王鸿绪竟然还直接建议康熙要小心：

恐近来时候不同，有从中窥探至尊动静者，伏祈皇上密密提防，万勿轻露，随事体验，自然洞鉴。⁶⁵

1707年的康熙已经五十四岁了，像这样臣下直接指点康熙该如何行事的密折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王鸿绪在查案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这个案子背后所牵扯到的势力很强，而且就在康熙周围。

在折子的最后，王鸿绪叮嘱康熙一定要让人将谕旨当面交到他的手中，“以免旁人开看”。康熙一反常态，在奏折的最后竟然没有按照习惯批上“知道了”，而是留了一个“是”字，

表示他会按王鸿绪所说的做。⁶⁶

接下来，王鸿绪继续追查的方向就成了谁是这个所谓的“御前第一等人”。从他再次上的密折看，也许他始终不知道是谁，但也有可能是知道了不敢说，只有抄录出来，留待以后研究：

……初得范溥告诉伊戚之语，心中畏惧异常。即托人再访问其所言“第一等人”，还是亲近侍卫们？还是更在上一层的人？程姓云：“这不敢说。”因此不得其人名。臣在扬州时，复托人回苏再访之程姓。昨得家信云“程姓说这人岂是平等，我万万不敢说的”等语。谨先据此密奏。⁶⁷（见图 6.3）

这封密折后面部分就讲的是苏州当地其他治安事件了，这个案子的追查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而康熙在这份奏折的最后用朱笔批注道：

范溥一事再无一人知道。若有人说出，非侍卫马五说了。“第一人”却一点不知，从哪里说起？⁶⁸

康熙和王鸿绪究竟是真不知道，还是他俩互相装不知道？王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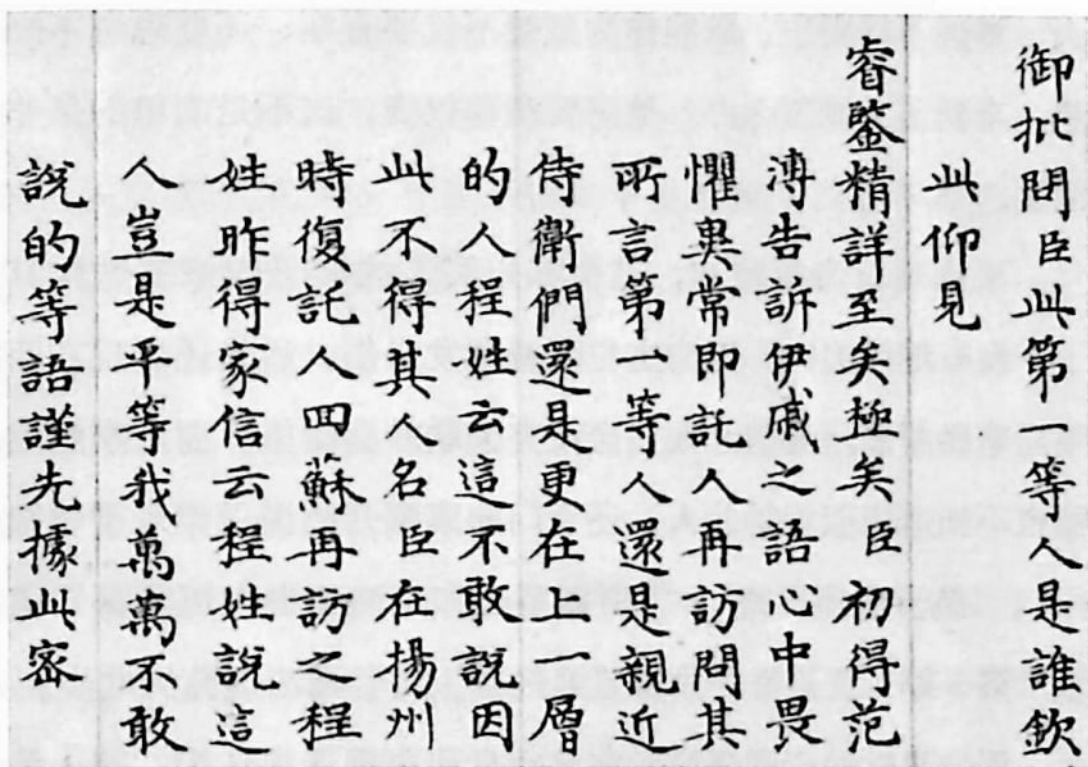


图 6.3 工部尚书王鸿绪奏范溥买苏州女子案并苏州大盗案折（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故宫 002542 号）

绪是真没有查到，还是借用程姓说出“万万不敢说的”几个字？案子查到这里，康熙竟然没有进一步的指令了。如果两人真想知道，把范溥或者那位程姓亲戚抓来一审便知，整个案情马上就会水落石出。但康熙竟然什么都没有做，这完全不符合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其实什么都不做的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康熙已经知道或者大概猜出了谁是“第一等人”，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能装作不知道。如果提审这两人，他们把“第一等人”以及整个网络牵扯出来，康熙该如何收场？本书第四章就提到过，康熙没有去索额图家搜查，就是怕“连累”太多

人，举国不得安宁。康熙作为皇帝不仅要查案，还要思考下一步，查到了又能怎么办？他需要利弊权衡，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问题。⁶⁹

根据现有奏折可知，这个苏州买人的案子应该就这样算了，没有继续追究。因为主犯范溥毫发未伤，后来还出现在两年后李煦写的一封与此案完全没有关联的奏折里。而且李煦大概也不知道康熙识得此人，还专门向康熙介绍说是“东平州知州”，“熟于京师要路”。⁷⁰ 所以康熙和王鸿绪很大可能都知道了“第一等人”是谁，只是“第一等”到了无法追究的地步。

两位已故的康熙研究专家吴秀良和史景迁都认为“第一等人”指的就是“太子”。⁷¹ 太子确实是最合理的解释。涉及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也不敢提，甚至康熙自己也不愿意追查，因为追查下去反而会让他这个父亲陷于尴尬的境地。对于康熙来说，要知道是谁并不难。这个案子涉及1705年和1707年两次南巡。前一次随行的只有太子和皇十三子。⁷² 后一次随行的包括：太子、大皇子、皇十三子、皇十五子和皇十六子。两次都在的人是太子和皇十三子。康熙只要稍微整理一下思路，就知道是谁才能让各方面都“万万不敢说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查过案的王鸿绪在不久之后废立太子时期的表现，完全背离了汉官在朝廷上的常态。康熙曾经在复立太子期间（1709年初）指出汉官在朝堂上明哲保身的

样子：

汉大臣则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于彼之事，即默无一语。⁷³

汉臣熟读史书，明白言多必失，因而只在跟自己有关的事上才会发言。康熙还点评说：

汉官议事，前人画题，后人亦依样画题。不计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论。又有至画题已毕，始问为何事者。如此宁不有愧于举国之清议耶？⁷⁴

康熙形象地描绘出朝堂上这群身居高位的汉官不走心的样子。在康熙希望复立太子时，敢于顶撞皇帝的都是像马齐这样的满人权贵，而且都是上三旗中的实力派大家族。⁷⁵可以想见，大部分汉臣对于太子废立这种极度敏感的话题都是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当康熙私下问李光地，李光地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请康熙自行定夺。但正是在这个敏感时期，王鸿绪竟敢站出来，公开且坚决反对复立太子，推举皇八子，不惜激怒康熙以及太子一党。太子复立后，康熙把王鸿绪解职回乡。

康熙在 1709 年底，又听到了些对于他复立废太子的议论，

这时他大概在南方已经没有能信任且又深植于士人圈子中的人了，不得已发密谕给他的包衣奴才李煦，说：

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⁷⁶

李煦尽管是汉人，但他是以旗人中的包衣奴才身份进入的官场。像李煦和曹寅这样属于八旗的汉军旗人与王鸿绪这些由科举入仕的汉人，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康熙还接着叮嘱李煦：

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⁷⁷

这与之前对王鸿绪所说如出一辙。话里既有康熙对属下的关心，也有对于一旦信息泄露可能带来不必要麻烦的焦虑。李煦在回复的密折中提到，王鸿绪每个月都在派人进京打探消息，然后说他“无中作有，摇惑人心”。但李煦没有具体说王鸿绪到底造了什么谣。

伴随这份密报，李煦还上了一封关于江南天气情况的奏折，其中写到扬州下雪了，当时是阴历的十一月。在这份奏折

上，康熙作了朱批，说担心路上遗失，所以没有发回李煦密报王鸿绪的奏折。密折一般不用官方驿站系统传递，而是上密折的人派自己信得过的家人亲自入京，递送到内务府人员或者侍卫那里。之前李煦派去传递密折的人曾因晚上赶路而弄丢过奏折，⁷⁸所以康熙才有这样的担心，于是把回复写在汇报天气的那份奏折上，就算遗失了也不至于泄密。康熙写道：

尔亲手写的折子打发回去，恐路途中有所失落不便，所以不存了。尔还打听是甚么话，再写来。密之，密之。⁷⁹

李煦在一个月后的密折中说王鸿绪散布的信息是：

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⁸⁰

也就是说王鸿绪不仅坚决反对复立太子，就是在康熙已然复立了太子之后，他仍然认为这并非出自康熙真心。王鸿绪有很大可能知道了一些太子的事，才会对太子有强烈的抵触。

李煦在密折中总共提到三个人乱传消息。除了王鸿绪外，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王鸿绪奏折中提到过的范溥，另一个是“往来苏州扬州，招摇多事”的程兆麟。程兆麟并不是什么名人，李煦也没有细说到底他犯了什么事。但巧合的是，前文提到的

王鸿绪奏折中，那位说起“第一人等”的范溥亲戚，正是姓程。李煦是否知道王鸿绪查案之事自然无法确定。但他上了这份奏折后，很是担心，请求康熙把他所上与查案相关的奏折全部销毁。⁸¹更有意思的是，最后结束李煦政治生涯的罪名正是在苏州贩卖女子：雍正登基后，说他接受了一位北京来的太监的委托，在苏州买了女子送给皇八子。按照档案所说，李煦承认是在1713年购买了五位苏州女子送入京城。⁸²京城权贵到苏州买人，在当时的权贵圈中大概不是什么秘密。

话又说回来，尽管王鸿绪在复立太子问题上没有顺从康熙的心意，但康熙却没有真正记恨于他，后来又把他召回做翰林院编修。而且从心底里，康熙还很信任王鸿绪。许多年后（具体哪一年不清楚），康熙又交代他上密折。这时王鸿绪除了感谢康熙的再次信任外，还对康熙说：“今重奉密命，似宜照先行走。”王鸿绪把以前如何传递密折的路线再给康熙捋了一遍，他希望密折在南书房交接，那里属于内廷，闲杂人等最少。康熙准许了他的提议。⁸³

康熙和他下属各有各的担忧，有些密案查了以后，会继续办理，但有一些，各方都不愿声张，也不愿继续。买卖苏州人口的案子就是这种典型。雍正初年，一份皇九子属下的口供提到，有人去苏州买人回来送给皇九子，而且还提到当时派去扬州的人，曾经假扮新郎去骗取姑娘。⁸⁴这些案子，尚只是皇族

内部情况的冰山一角。王鸿绪再查下去，势必把整个皇家，甚至满人的统治阶层陷于极其难堪的局面。强买良家儿女，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民怨极大的犯罪，而且这里面还牵涉到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官员，一旦公开，势必引起更大的震动。

呢比匪人

王鸿绪当年所查的案子不仅仅是单纯的人口贩卖问题，其实还涉及满人上层更为私密的问题：“变童”，或者说同性性行为。王鸿绪对那一起强买男子案着墨最多，两份奏折中都提到了，应该说他也知道康熙大概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结婚生子，相关妇女买卖活动在明清社会其实大量存在。王鸿绪在密折中便说到苏州买人的案例很多，但他强调大部分是在买卖双方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真正会让康熙和满人权贵圈蒙羞的，是沉溺于男色的风气。王鸿绪密折写到苏州买人是为了“自买或买来交结要紧人员”，这就牵扯到了上层权贵。现实中，清朝的上层权贵从来不缺女子。而他们从正规渠道不能公开求取的，是男色。人口买卖和男色这样的问题都是典型的庙堂之上完全不敢公开，也无法记录的事。

《清史稿》在太子的传记中写道：

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⁸⁵

康熙听到了流言蜚语，说太子“昵比匪人”，行为都变了。这句评论对应的事件是康熙朝《实录》中记载的，1697年，康熙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处死了跟在太子身边的几个小人物。⁸⁶有厨房、茶房里的人，还有一个哈哈珠子。前文说过，哈哈珠子是满人里面陪主子一起玩耍长大的小伙伴。这几个人突然被处死，编《清史稿》的清末民国学者用的是“昵比匪人”这个词来概括。那个时代的史家还遵守传统写历史的春秋笔法，会选用特别的字词来暗示。这里用的“昵”字较诸葛亮的“亲小人”的“亲”字之外，意思更进一层。而“比”字是动词，意为靠得很近，类似于“比肩接踵”中的“比”字。古代称好男色叫“比顽童”，这里的“比”就取的是靠近之意。比顽童在明清之际是经常使用，大家都明白的词。⁸⁷

吴秀良也对《实录》中记载康熙突然杀死几位内廷小人物却不交代原因做过分析。他认为厨房、茶房里的人以及哈哈珠子是完全可以在太子处行走，而康熙以在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为由把他们杀了，必然表示他们与太子干了见不得光的事。⁸⁸而《实录》还记载了康熙在废黜太子后五日，尚未回到北京时，在路上说的话：

朕历览书史，时深警戒。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亦从不令狡好少年，随侍左右。守身至洁，毫无瑕玷。见今关保、伍什俱在此，伊等自幼随侍朕躬，悉知朕之行事。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懣。至今六日，未尝安寝。⁸⁹

语毕，康熙“涕泣不已”。康熙说自己“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亦从不令狡好少年，随侍左右”，而且还表示这些自幼跟着他的侍从都可以做证。而后面一句“今皇太子所行若此”，就是康熙说他自己没做过的事，结果太子全做了：带外间妇女入宫，且亲近狡好少年。康熙作为父亲，很生气，“不胜愤懣。至今六日，未尝安寝”。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男与男的同性性行为（鸡奸），中国传统的唐明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而是在康熙朝，鸡奸才被视作犯罪并设立了条例，写入了清律中。⁹⁰

断袖之癖以及狎伶之风在明末就已经流行开来，而到清初更盛。⁹¹当时北京城已经有为士人服务的男色店铺公开营业。这种店铺，康熙年间的吕种玉曾解释说：“京师谓之小唱，即小娼也，吴下谓之小手。”⁹²这里“小手”的解释也印证了上面提到王鸿绪所查的小手、玉蛹。当时宠幸男色在士人中比较普遍。主营男色服务的娼寮，和妓馆并立，彼此井水不犯河

水，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聚会时流行找来伶人侑酒，称为“叫条子”，而伶人赶场称为“应条子”。这些伶人不仅劝酒，斟酒，其间还能唱曲助兴。《西征随笔》里就记过官员饮酒时本有优伶在场，当 they 要密谋时，便会把优伶请走。有一次一位旦角因为身体不适，睡在一只箱子里，清场时没有离开，听到了密谋，并泄露给了祖泽深。《西征随笔》给出的解释是这位旦角之前就与祖泽深有“余桃之爱”。⁹³

当时的满人权贵中有派头的都是养一班专属于自己的戏伶，这样各种官场宴请才有面子。雍正初年处理皇九子时，皇九子的家人就揭发有个叫“安二”的扬州人送了十几个人到皇九子那里“学戏”。⁹⁴1712年第二次废太子前，步军统领托合齐召集众人喝酒，就提到有人送了他一个戏班子，所以他“请众友一听”。⁹⁵江南的官员就像上面王鸿绪提到的那样，为北方权贵提供人和便利。汉臣李光地还提到过山西巡抚噶礼在他治下供皇家使用的行宫中，除女色外，还养了一帮“顽童”，而且“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⁹⁶

在第一次废黜太子期间，太子与优伶间不清不白的关系，雍正亲口跟大臣提起过。当时雍正在批判两位已去世的满人权贵阿灵阿（1670—1716，遏必隆之子）与揆叙（1674—1717，明珠之子）时，提到在第一次废黜太子期间：

揆叙挟其数百万家资，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与官民宴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京城言语谓千金买一乱者，人所共知者。⁹⁷

“优童”指唱戏的男童。唱戏的人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因而又被称为下贱。雍正说的这段话并不是要揭示什么秘密，因为他所说的就是十几年前的事，对于听他讲话的众臣来说，很多都有所耳闻，所以他说“人所共知”。而雍正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之前他被认为是传播太子绯闻的背后指使，因而要出来否认，表明这些绯闻出自阿灵阿与揆叙，而不是他。⁹⁸但无论谁是幕后指使，都可以看到太子废立前后确实有与太子和优童相关的传闻。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康熙会痛心疾首地说自己“从不令狡好少年，随侍左右。守身至洁，毫无瑕玷”。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康熙谈太子的问题，要念叨自己没做过？如果是其他大臣的儿子犯了事，他在处理之时，会感叹自己没做过吗？应该不会。康熙说自己没有做，因为太子是他的儿子，又和他一起住在宫里。他要说明的是，太子这些见不得光的恶习不是遗传自他，也不是受他的影响。那太子又是从哪里沾染来的这些毛病？康熙之外，与太子关系最近、对太子影响最大的人是索额图，而索额图恰恰就喜欢面容“狡好”的男色。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就写到过第四章提到的河道总督张鹏翮，说他“貌如好女子”，“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康熙在殿试时第一次见到张鹏翮后，还有过“张某竟似戏旦”的评论。汪景祺说张是索额图的人，而且是索额图的男伴，甚至张鹏翮跟着索额图前去谈判《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这个原因。⁹⁹1692年俄国派的商人来京，索额图设家宴招待。俄商的记录中专门提到，席间是“优伶女妆演戏侑酒”。¹⁰⁰俄商把这当成一件特别之事记录了下来。从种种资料来看，太子与优伶的往来最有可能是受索额图的影响。

而最能体现索额图获罪与太子有关的，是索额图刚去世后各方的反应。首先，索额图去世不久，索额图的大儿子格尔芬竟公然去告官，说他的父亲藏了一些钱在一个家丁那里。现在家丁和他的弟弟阿尔吉善把钱分了，他没有得到。¹⁰¹这说明索额图所犯之罪并不是政治上会影响到家人的罪，这就排除了索额图有密谋之事，或者是与政治有瓜葛的案子。

从现存官方记录来看，尽管没有具体说索额图犯过什么事，但康熙说过索额图犯的事有两个特点：其一，“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其二，“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¹⁰²汉官多，牵扯大，但又不是政治案件，官方还不愿明确告知，这几条加在一起，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面王鸿绪查的买卖人口那种不能公

开处理的案件。

更加能够明确索额图性质的是当时刑部的态度。现存满文奏折中有一份内容是索额图死后，其子阿尔吉善的夫人提出要把索额图的一些财产上交国家。这时候刑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竟然同时为此而感到烦恼，在商量如何让接收过程看起来不是由他们刑部主导的——因为他们认为参与到接收过程会得罪太子。¹⁰³索额图本身没有经过刑部审理，是康熙直接把索额图关到了宗人府，后来索额图就悄无声息地死了。刑部尚书们这时的反应说明索额图犯的是让康熙愤怒的罪，而且很可能与太子有关，否则刑部尚书也不会担心得罪太子。也就是说，在处理索额图案时，太子是和索额图站在一边的。刑部的主管不想蹚康熙、索额图以及太子之间的这趟浑水。他们知道索额图犯下的是不为康熙所容的事，是他家的家事。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康熙会说索额图是他“家之罪魁”（参看下文）。索额图把太子带坏了，这对康熙一家来说，是最大损失。

本书写到这一节，并不是要论证索额图是或者不是涉及贩卖人口的案子，也不是要证明他与太子两人是否对男色有兴趣，只是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来说明当时确有这样一类不能言说，又让康熙很气愤的案子存在。同时本文讲到太子和优伶的关系，也不是要论证这就是康熙废太子的原因，而是用这些例子来说明，今人看到的只是书写历史的人认为可以让后世看到

的部分，或者想要后世相信的部分。站在康熙的角度想，他就是有心要管太子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只能私下悄悄进行。要思考这些私人的问题，特别需要站在康熙是一个父亲、是一家之主的身上来思考。喜欢男色这种私人问题，在当时明清社会的老百姓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甚至可以说习以为常。但作为一个父亲，特别是在满族的传统认知中，是不愿公开谈及儿子在男色方面的问题的。尽管以现在的资料，我们并不能确知到底索额图和太子做了哪些事让康熙难堪和愤怒，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的确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是无论康熙还是雍正，或者任何满人上台，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

1709年4月7日，这时的大皇子因为之前的巫术魔镇之事被康熙剥去了所有的头衔，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康熙在这一天公布了他的私事，抓出了他六位男宠，以儆效尤。十天后的（4月18日），康熙宣布复立太子。尽管抓男宠是公开处理的，但正史中却没有记载。我们今天能知道，是因为传教士用拉丁文记下来后，发回了欧洲。其实在传教士的笔下，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趣谈。但对于雍正来说，就连兄弟有这样的事，他也不愿写入历史中。家丑不可外扬，皇家更是如此。¹⁰⁴

南方买人也好，男色也罢，这些例子表明，有些事虽影响了时人的命运沉浮，但可能因为事情本身不适合记录，就没有留下线索。索额图案资料极其稀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犯的

是无法言说的罪。其实如果他真是犯下与谋反相关的事，从史官的角度讲，反而容易处理。谋反是历代史官最善于记录的部分，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依循。在索额图被抓的第二年新年期间，北京的步军统领在一封满文密折中说到了索额图偷挪金银，和与他儿子相关的案件，康熙命令：

凡尔密奏折子及其底稿，勿皆存留，必毁而弃之。¹⁰⁵

“杀人灭口”这句俗语的目标并不是杀人，灭口才是。所谓的灭口，就是要通过消灭知情人的躯体来隐瞒真相。肉身消灭之时，相关的信息也随之而去。杀人灭口说到底是在销毁某一段过去讯息。从这一点说，杀人灭口和销毁奏折的目的一样。《西征随笔》中写了不该记录的过去。作为惩罚，书被收缴，作者被斩首，人头挂在菜市口，用以警醒时人。尽管如此，恐怖其实并未因为汪景祺被杀而消散。在他被杀后的那个新年（1727）期间，浙江平湖县城的城南开始有传闻，清军即将到此屠城，老百姓四散奔逃。而这个传闻产生的原因，据浙江巡抚李卫的奏报，是因为汪景祺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平湖居住过。老百姓相信传闻中的逻辑：皇帝认为当地百姓可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要来屠城灭口。对于皇帝要抹掉过去的执着和决绝，老百姓深信不疑。后来在平湖官员安抚下，这次民变才

得以平息。¹⁰⁶但李卫在奏折中有一个内容没有提，平湖除了住过汪景祺，还有高士奇去世后的一家老小。这是当时江南都知道的事。

后面的事

索额图被杀后，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康熙每一次废太子时都会想起他。在1712年第二次废太子时，索额图又一次被提起。《实录》中是这样记录的：

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这大概是有所有与索额图相关的文献中最有名的一句话，也是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¹⁰⁷当时汉臣赵申乔上奏太子位不能空缺，康熙以颁布谕旨的形式答复了这个当时朝野上下都关注的问题。康熙首先说到了他认知中废太子问题的由来，也就是他认为的病根所在。在这里出现了关于“本朝第一罪人”的评论：

昔立允初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¹⁰⁸

第二次废太子是在1712年10月30日（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一日）宣布的。康熙对赵申乔上奏的回复记录在《实录》1713年2月26日（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庚戌日），离宣布二废太子过去三个多月，距索额图去世已近十年。¹⁰⁹

《实录》所载这段八百多字的回复，饱含感情，历来为学者所注意。而其中最难理解的就是“本朝第一罪人”的评语。就算太子骄纵与索额图有关，怎么这就能让他成了清朝第一罪人？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学者毛亦可最近发现了《本朝题驳公案》一书。该书抄录了一些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五十九年（1720）间公示天下的邸报内容。上面提到的康熙对赵申乔的回复就见载于该书（全文见附录三），可见康熙确实曾经声情并茂地回复过赵申乔，而且回复内容也未保密，通过邸报抄送了全国。此外，该书刊刻于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说里面的内容没有经过雍正朝的编辑，就是当年编者看到的样子。

《本朝题驳公案》与《实录》所载康熙回复文字相比，内容大体一致，字句措辞略有差异。¹¹⁰不过其中正有一处细微之别，给索额图和太子问题带来了新的理解：

曩者立太子时，时耐索额图蓄积私心，倡言议定，以皇太子所制用，皆如朕制，俨若二君。天无二日，民无二

王，其所以骄矜者，即此故耳。索额图者，我家之罪魁也。¹¹¹（《本朝题驳公案》所录邸报文字）

昔立允初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实录》所载）

以上两段大意相似，但《实录》把康熙对索额图的评语由“我家之罪魁”，改成了“本朝第一罪人”。一个是家，一个是国，表达的意思可谓南辕北辙。

皇帝有两个最基本的属性，一个是一家之主，另一个是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最高统帅。中国政治传统一直在淡化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理想状态中的皇帝是无私的。在实际操作中，从明代开始，许多皇帝的家庭事务都由朝廷决定，也就是说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力急剧萎缩，许多看起来应该由皇帝自己决定的，例如册立皇后、指定继承人等等家事，皇帝都不能自行做主。清承明制，沿用了明朝绝大部分的制度。但清朝与明朝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清朝皇帝强化了他们作为一家之主的私人权力，发展出了一套与朝廷权力系统平行运作的私人权力系统。¹¹²像本书前面提到的各种密折，就是属于康熙私人网络的通讯系统，与建立在驿站基础上的国家通讯系统相

互独立。¹¹³又如前文讲过康熙要请大量喇嘛念经，办理的两位皇子也注明了所需费用都由内务府支出，也就是从康熙内府的小金库出钱。¹¹⁴这样一来，无论皇帝想念佛经，还是想和传教士往来，甚至派传教士去往欧洲，都不需要知会朝廷。选择太子这样的事，在康熙的眼中，首先是其家事，然后才是国事。

既然选太子是家事，那就注定了像许多家务事一样，总结时会翻陈年旧账。如果我们能同意从一废、复立再到二废太子，康熙对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个人情感的话，那么他一定与所有投入过真情，又在感情失败后的人一样，无数次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因而康熙每次总结太子废立时，索额图这位太子的叔外公都会被翻出来。

对于康熙朝太子废立，有一个问题容易忽略，就是康熙是清朝第一位立太子的皇帝。一切与太子相关的仪礼，都是在1675年，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在册立太子时确立的。那时索额图正帮助康熙打理朝政，许多具体细节自然都是由他来组织人敲定的。比如太子冠服，冠上用几颗珠子，用什么珠子，衣服什么颜色……这些都是在册立太子那一年拟定的。¹¹⁵上面引文中，康熙在回顾三十七年前的陈年旧事时，认为当年给太子的各种标准定高了，因而也就想起了当年操办这一切的索额图。康熙认为索额图有私心，把太子的各种标准定得太高，甚至与皇帝的标准接近。公正地说，太子是索家的女儿所

生，索额图有私心，在各种标准上给太子争取最大利益，也是人之常情。

最早给太子订立各种标准时，太子还年幼，问题尚未浮现。后来在太子十二岁时（1685），又定下了诸王大臣对太子行两跪六叩之礼，这是在对皇帝三跪九叩的基础上减去一跪三叩而来。太子的礼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了起来。¹¹⁶在生活日用上，康熙对太子也有特别的照顾，所谓“皇太子所制用，皆如朕制”。举一个小例子，内廷日常要供饭，内务府有过一个汇报：

皇上、皇太子一餐设桌备各色菜七大盘；养心殿新满洲等二大盘；太监、喇嘛一大盘；讲官两大盘；其一盘内各盛三种菜。¹¹⁷

有时候康熙离京一段时间，太子便成监国，直接处理国家事务。现存满文奏折中就有太子所批，那时他已经宛然皇帝了。¹¹⁸还有，太子的人被派往外地后，给太子写的满文请安折，折子的内容和形式基本都和康熙的奴才写给康熙的一样：

奴才博霖谨奏：为请千安事。

奴才跪请千岁安。奴才自辞慈颜已有半年，依恋主子

厚恩，时刻弗忘。身虽在西疆，仍如跟随左右。为此具折谨奏请安。伏乞睿鉴。

（批语）知道了。身体安善，尔好？¹¹⁹

在一些蒙古部落朝贡的礼单上，可以看到他们在给康熙的礼物外，还备有专门的礼物送给太子。¹²⁰同样，一些汉人老臣在给康熙上的密折里，先写完给皇帝请安后，还要加上一句“请皇太子安”。¹²¹这一切在仪礼上对太子的特别遵从，带来的结果就是“俨若二君”。在康熙看来，这造成了太子的“骄矜”，是太子不成器的根源。

“子不教，父之过。”康熙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康熙在给赵申乔的回复中承认儿子没有教育好后，给众臣谈的是儿子教育之难，目的是希望天下人理解他的苦。这也说明康熙在事后一定是无数次反省、思考过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¹²²

这句话出自《孟子》，可能是传统社会中处理父子关系最有名的一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父亲不能把儿子管得太严了，或者说不能用“善”的标准来苛责，如若不然，会造成父子关系疏离，这样就是最不好的结果。搬出《孟子》的话，康熙是在

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对太子严格管束。他想通过《孟子》的话来引发饱读圣贤书的大臣们的共鸣。接着，他又和众人说起了做父亲的在管束儿子上的难点是尺度的把握：

处父子之间，严固非宜，宽亦不可，实系难事。¹²³

把儿子管得太严了固然不行，但太宽松了也不行，这是家家都有的那本难念的经。“如卿等亦各有子”，他让众人想想他们管教各自的儿子时，是不是也很难把握其中的尺度。康熙还讲到他的感悟，就算儿子小时候教得不错，但是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一切都可能变了：

凡人之子，自幼教训，至于长大，各从朋类，别有交游，有不便于拘管者。¹²⁴

从许多史料中都能看到太子小时候文武全才，各方面都很优秀，让康熙很是骄傲。但后来“各从朋类，别有交游”，便管不了了，一切都变了。这是康熙来自切身经历的总结，当然也是他的遗憾。康熙记忆中幼年的太子，“仪表及学问才技具有可观”，那时他也“并不挝人骂人”，只是长大后，才“变成残暴，行事乖张”。¹²⁵所以，康熙讲到的并不是帝王家独有之

事，而是普天之下家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康熙的话尽管是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出现，但却不是作为皇帝，而是身为一个父亲的感悟。这些感悟跟天下众多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一样，遗憾儿子不争气。遗憾中体现出的是对太子的爱，而不是恨。康熙说他是真心在等待太子的转变，也花费了很多心血，头发因此都白了：

自废黜以至复立，此六年以来，因为教伊（注：太子），朕之心血尽矣，须发皓矣。朕始终惟望其痊愈耳，并非别有册立之心而废黜。果有此心，岂可废而复立？¹²⁶

他一直对太子变好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所做的废立这些，并不是想要另立他人。康熙这份公示天下的回复，的确是掏心掏肺、开诚布公地希望天下人理解他作为父亲的难处。整篇文章完全是在谈人情。在最后，康熙甚至希望天下人理解他作为父亲的“私心”。他用赵申乔来举例，说清廉如赵申乔在说到自己儿子的时候也不能秉公评论：

如赵申乔，居官尚为清廉。朕问伊子太原知府赵凤诏做官如何。彼奏云：做官还好。后来闻得赵凤诏做官甚属平常。据此看来，人不能不存一点私心。¹²⁷

康熙用十分口语化的语言，以赵申乔为例，要天下人理解他，就算他在太子问题上有私心，前后处理有矛盾之处，尺度把握有不明之时，那也都是出于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康熙讲的是人伦。《论语》中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是儒家传统下家庭至上伦理的中流砥柱。康熙是在求理解，他虽然贵为皇帝，但对于父子这样的天伦之情，他并不能比赵申乔更公允，一样有“私心”。对于这份私心，康熙没有避讳，公告天下。

要兼顾人伦、国法和流言，康熙的难处在下面这则不公开的宫廷内部奏报中有很具体的体现：

本月二十三日辰时，大阿哥告称：我内另室所居二妇自缢。谨此奏闻。

.....

（朱批）此人之逆暴之处，数千字书不尽。今闻看守之处，较先松散，理应更严。

朕子也，实无知处，人之议论岂能圈禁乎？无论如何改正，断不可释放。倘释放此二位阿哥，无益于全国，亦与朕无好。¹²⁸

这封奏折中的事发生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也就是康熙去世前五年。康熙一看到“自缢”二字，就知道两位妇人是被大

阿哥所害。大阿哥虽在圈禁中，但吃喝不愁，无缘无故同时死了两位妇人，任谁都能看出“自缢”是托辞。康熙的朱批也显示出他看到奏报时的气愤，说：“此人之逆暴之处，数千字书不尽。”这就是所谓罄竹难书。康熙对此也很无奈，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他有“私心”，事情无法追究，能做的也就是让看守看得再严一点。康熙也明白，这样的事会让皇家蒙羞，会被别人背后议论。而这份朱批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倘释放此二位阿哥，无益于全国，亦与朕无好。”尽管是大皇子的事，但康熙马上想到了同样在圈禁中的废太子，立即申明这两个人都不能释放。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到，太子平时的行事也与大阿哥相似。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就提过，“暴戾淫乱难出诸口”。但像大阿哥这样的事，就是写进了史书，二妇还是“自缢”，后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康熙眼中，这些皇子的问题都源于他们从小的地位，养成了他们的“骄矜”，或者《实录》说的“骄纵”。上面提到的康熙写给赵申乔的回复从头到尾都在讲人情，谈人伦，而人情、人伦适用范围就是“家”，这与国或者朝廷讲“法”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康熙所谓“索额图者，我家之罪魁也”，就是在指责索额图把他家里的儿子，而且是事业继承人带坏了，当然是他家的罪魁。这样一来，逻辑就通畅了。

太子好不了的病

第二次废太子后五年，也就是 1717 到 1718 年间，康熙身体很不好，朝堂上又开始新一轮立皇太子的讨论。¹²⁹钩沉往事，康熙自然又想起了索额图，又把差不多的理由说了一遍。同时他还让大臣们仔细翻阅明朝、唐朝对皇太子的规定，让他们拟定新的皇太子礼制规章出来。¹³⁰

除了每次都会责怪索额图以外，康熙几乎每次说到废太子，还会提到他的疯病。以前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但大都认为这是托辞，不相信太子真的有病。太子是否有病，现在没有直接的医案可为凭证，但在清宫的档案中有一份病例和所开药方：

太医院左院判加四级臣黄运、御医臣霍桂芳谨奏：

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奉旨：看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病，系肝经积热，痰气结于心包络，以致言语错乱，舌肿黄胎，有时不知人事，妄动逾墙，病似疯狂，六脉滑软。其症险，服过圣药白丸，疯狂已减，惟语言仍乱，此心经有痰之故。臣等议，讨御制酒以疏通经络，兼用清心豁痰汤调治，谨此奏闻。

清心豁痰汤：

茯神一钱，石菖蒲一钱，麦冬二钱，去心，柴胡一钱，
黄连八分，酒炒，乌药一钱，醋炒，竹茹一钱，半夏一钱，姜
炒，桔红一钱，枳实一钱，炒，胆星八分，甘草三分，引生
姜一片。¹³¹

这份药方开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病人是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时间正在宣布第二次废太子前两个月。这说明当时无论在满人还是汉人的认知中，“疯病”是一种需要治疗、也可以治疗的病。这例疯病被御医诊断为中医里的“痰”证。中医里的“痰”并不完全是西医中的“痰”，中医认为“痰”是水运化不畅而形成。与其类似，水运化不畅的另一种状态叫“湿”。以“痰”为主因而成的证状被称为痰证，同样，以“湿”为主因的证状被称为湿证。¹³²如果是“痰”和“湿”共同致病的证状则称为痰湿之证。中医概念里的痰并不是只聚集在上呼吸道，而是可能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因而有上面所说的“心经有痰之故”。现代所谓的精神类疾病、间歇性精神类疾病，在古代大多被归类到痰证之下。在当今普通高等中医药类教材的《中医诊断学》中写道：

痰亦可随气而流窜全身，如痰蒙清窍，则头重眩晕；
痰浊蒙蔽心神，则见神昏而痰鸣，或发为癫、狂、痴、痫

等病；痰泛于肌肤，则见形体肥胖。¹³³

痰在不同地方聚集，呈现出不同的症状。当代社会减肥盛行，社会中偶尔提到痰证，大多与此相关。但肥胖其实只是痰证表现中的一种，而表现为“癫、狂、痴、痫”的疯病是痰证的其他表现形式，且这些形式在古代更为人所熟知。比如在《红楼梦》五十七回中，贾宝玉听闻黛玉明年要回苏州，于是：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等了半日，见他只不作声。忽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道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

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

之后，贾母请了王太医来为贾宝玉看病，王太医的分析：

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融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

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红楼梦》中治疗疯病，都提到了是痰证所致。康熙晚年，皇九子为了躲避康熙给他派发任务，一直在装病，而他装的病，对外宣称的就是“疯痰之证”。¹³⁴所以这个病在当时是被社会普遍承认的会影响到办事能力的病。

康熙对生病以及各种不好之事的提及都有特别的忌讳。在皇子奏报某某患病以及病故的奏折中，康熙还会在朱批中叮嘱儿子不要在这样的文字下署名，不吉利。¹³⁵康熙多次在谕旨中提到太子得病的事，这就说明太子得病绝对不可能是托辞，而是太子真有病。康熙绝无可能把本没有的病写在自己儿子身上，还公告天下。就是现在的家长，要找理由为子女在学校请假，一般也会忌讳用孩子生了大病来当理由。从这个角度说，

康熙多次说到太子得病的事，以及描述病症，不大可能是编造或者托辞，这一点需要用人之常情来理解。

太子得的病，用今天的西医名称来说，很可能是间歇性精神病。这就像上面太医院医生给出的病情描述：“有时不知人事，妄动逾墙，病似疯狂。”只是有时候发作，好的时候就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也可能因为这一点，康熙在一废太子后，仍对太子病愈抱有很大希望。“朕始终惟望其痊愈耳，并非别有册立之心而废黜”，这是康熙的真心话。

但太子的病能不能好，或者会不会恶化，却是康熙完全无法控制的。太子各种出格之举很可能是在其发病情况下所为。可以合理推测，康熙作为父亲一定曾倾尽全力想方设法为太子治疗。上面治疗侍卫的记录中有提到：

其症险，服过圣药白丸，疯狂已减，惟语言仍乱。

“圣药”是康熙才有的特制药，其中包括传教士带来的药。¹³⁶而康熙的内府就有已经配制好的专门治疗疯病的“白药”，这说明康熙在研制这类药物上用过心。如果康熙研究过太子的病，或者已经有中医给太子看过病，那么康熙一定会知道“痰证”的禁忌：那就是酒。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已有过解释：

盖酒味热而引饮冷，冷与热凝于胸中，不散而成湿，故痰作矣。

痰证的中医治疗中，还有专门的一个分类就叫作“酒痰”（见张从政《儒门事亲》）。康熙让陈梦雷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有专门章节把古往今来对于“痰”的论述收集起来，列在“痰门”中（《博物汇编·艺术典·医部》卷二百五十八）。而一旦明白了酒对于太子的危害，便能看懂一些好像没有关系的记录：

近观允初行事，与人大有不同。昼多沉睡，夜半方食，饮酒数十巨觥不醉。每对越神明，则惊惧不能成礼。

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¹³⁷

清初士人王士禛，在朝为官三十多年，官至刑部尚书，但后来竟为一小案子牵连，被遣回乡。这是公开写进史书的原因。而昭槱在《嘯亭杂录》中揭露，真正的原因是，王士禛与太子“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康熙找了个其他理由罢了王士禛的官。¹³⁸如果是一般诗文唱和，喝一些酒，康熙没有理由会愤怒到要赶走一位老臣。原因只可能是他们酒喝得太多或者酒席有戏伶、优童这些不可言说的存在。无论是出于对太子

身体还是名誉的考虑，康熙都要减少这些影响太子的人出现在其周围。其实康熙心中对王士禛本人并没有太大的不满，1710年他还以思念老臣为由要把王士禛召回来，但王士禛当时正病重，很快就去世了，并没有成行。

对于第二次废太子，目前史料显示的导火索是托合齐结党会饮案。流行的解释是这是太子党的聚会，康熙决意要取缔。参与会饮的有一些当时北京的重要人物，像托合齐身为北京步军统领，是当时护卫北京的军事统帅（后被隆科多接替）；齐世武当时做的是刑部尚书。他们一起喝酒到底犯了什么事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与二废太子有重大关联。康熙对其中的主犯托合齐与齐世武处理之严酷超乎寻常。托合齐死在狱中，还挫骨扬灰，不许收葬；而齐世武据传被钉子钉在墙上，呼号数日方死。¹³⁹ 现存的清宫档案中存有大量康熙与二人的往来密折，显示出他们与康熙的关系十分紧密。但是没有资料记载到底他们两人做了什么，会让康熙如此震怒。明面上记载在正史中的是二人涉及了贪污案，但这绝不可能是康熙愤怒到要把他们挫骨扬灰的原因。从学者王冕森新发现的会饮案满文审讯材料中得知，会饮案除了喝酒，还有戏班。新发现的审讯材料只是全部审讯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总共只有五个问题。从审问托合齐的问题来看，除了让他确认与会者名单以外，还特别关注宴请的时间，而托合齐极力否认是在“夜间邀请”。¹⁴⁰ 讯问

者的问题以及回答都显示对宴会中的私德部分有疑问。

康熙强调过自己有意克制不多饮酒，而且他对当时权贵圈中喝酒风气有过评价，他说：“今之人无故而饮，饮必醉而后已，富家子弟败家破产、身罹疾厄，皆由于此。”¹⁴¹他还专门说过他自己对饮酒的控制：

朕自幼不喜饮酒，然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点酒不闻者，是天性不能饮也。如朕之能饮而不饮，始为诚不饮者。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¹⁴²

康熙说他自己是有酒量的，但有意克制不饮，而且也深知喝酒的坏处。就已知几位与太子喝酒的人中，王士禛就是有醉酒记录之人，高士奇记载过他曾醉倒在自己家中。¹⁴³

既然太子有病，而且知道疯痰证导致的病不能饮酒，那么康熙一定会想办法让太子疏远嗜酒的人，或者不利于太子身心的人。康熙晚年还要求皇子戒酒。¹⁴⁴他也曾经努力想办法消除酒在皇子中的影响。康熙《起居注》还保留了一段在二废太子后，他对废黜太子因由的回顾：

（太子）行事乖戾，有不可言者矣。追维其故，皆风

（疯）狂成疾，迷惑所致，此疾有二十余载矣。如人醉后伤人，醒时未有不悔者。今似长醉不醒，所为过恶，身不自知。¹⁴⁵

“今似长醉不醒”，太子的病很可能有个发展过程，到第二次废太子时期已经相当严重了。醉酒相关之病症在年轻之时恢复比较快，但随着年龄增加，喝醉后的恢复会越来越慢，对身体的伤害也越来越明显。康熙上面所言，显示出他在第二次废太子之时，面对太子越发严重的病情，已经失去了对其痊愈的希望。康熙还继续说道：

今一至于此，非风狂而何自费？而复立以来六年之中，朕加意教训，心血耗尽，须白身衰，朕亦始终望其痊愈，并非有意另立而废之也。¹⁴⁶

只有站在康熙身为父亲的角度，才能真正体会到他对儿子痊愈曾经有过的期待，以及期待破灭后的不得已。太子有病，康熙未提治病，而是“加意教训”。因为喝酒得的病，除了戒酒，并没有灵药。一废太子时的1708年，太子已经三十五岁了，康熙这个老父亲还能教训的不外乎就是反复告诫他要爱惜身体，远离各种不利于健康的事和人。而这样教训，让康熙消耗

大量“心血”，伤了感情和心。前面讲过喝酒中的优伶与男色问题。酒色本是一体，难以割分。对于康熙来说，男色、优伶尚且可以视作他个人不喜欢的私德问题，但酒对大脑的损伤，对行为、判断能力的改变则是他无法宽容的。康熙知道他选的是未来的皇帝。就算他能容忍太子生活中的缺点，也无法把天下交给一个脑子和精神已经被酒精损害过的人。“今似长醉不醒”，这样的状态，康熙能怎么办？“朕亦始终望其痊愈”，这句话是理解康熙心境的入口。太子的病好不了，废黜太子只是康熙对太子痊愈希望破灭后的措施，而不是他已经选好了其他人，才再次废掉太子。

于国家，康熙废的是太子，臣子们催促他赶紧再选一位；于康熙个人，他废掉的是心中那位曾经仪表、学问、才技样样都好的儿子，以及他三十年前和奶奶孝庄太皇太后一起选好的继承人。废掉太子后，他需要时间来消化和平复。这也是他二度太子后昭告天下，不能马上选出新太子的原因。

君臣对立与选太子

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又很快复立的原因，是他对太子的恢复抱有希望。从传教士纪理安的记录来看，在整个复立的过程中，康熙不仅没有获得众臣的赞同，君臣之间还处于紧张的对

立状态。

理论上，皇帝是一言九鼎的决策者。但落到各种日常事务中，皇帝却不能不理睬大臣们的建议。明朝对传统政治制度最大的改革是废除丞相，建立内阁。内阁建立之初，名义上是帮助皇帝处理外朝大臣们的奏章，给出建议，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但他们的建议权，后来成了整个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皇帝在他们所给建议的基础上进行最后的定夺。由于明朝中后期一些皇帝对执政没有兴趣，批准内阁建议的权力落到了司礼监手上，这也是明末太监专权问题的由来，其本质是利用皇帝角色的权力。¹⁴⁷

皇帝也是人。有的皇帝对统治天下有追求，有的却没有。真要统治天下的皇帝，那么也与上班类似，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来处理公务。万历初年，张居正为了照顾皇帝，把上朝的时间从每天上朝，减少到了每逢三、六、九的日子才上朝，一下为皇帝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工作强度。万历皇帝长大以后，跟大臣在诸多问题上意见不合，最后竟发展成二十几年拒绝上朝。但对于有志于治理天下的皇帝来说，皇帝的权力运作与群臣代表的朝廷制度之间始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当大臣要驳回皇帝想要执行的事情，他们总是引经据典，用国法来限制皇帝。当然遇到对治理天下没有兴趣的皇帝时，就变成了太监与群臣的争斗。

清承明制，清初皇帝与群臣之间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矛盾在朝堂上依然存在。¹⁴⁸只是在鳌拜等辅政大臣时期，高层把太监机构并入了内务府，太监不再是清朝政治中的问题。¹⁴⁹清初皇帝都很勤政，事无巨细，切身躬行，追求对国家的直接管控。这样君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不可避免。本书大量引用到的密折，其实就是皇帝为了绕开朝臣直接管控地方而采取的举措。尽管清初皇帝想要直接控制，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绝大部分的行政工作，皇帝还是需要靠朝臣来帮助打理，这也注定了皇帝必须尊重朝臣遵循体制提出的各种意见。

为了规避与朝臣的冲突，康熙有意识地在朝廷外发展出另一套权力运作系统。这得益于满人入关后带来的一套八旗制度下独特的人事管理系统。康熙不仅是一国之君，在满人的八旗系统之内，他还是其中三个旗的旗主。在这些旗内，他有他的奴才，这些奴才就是他的私人人力资源。像本书多次提到的李煦，就是康熙的奴才。康熙利用这些外出做官的奴才，形成了最初的独立于朝廷驿站以外的秘密通讯网络。后来，一些他信任的人也逐渐加入这个网络。比如本书提到过的汉人士子宋荦，最初他并不能私下联系康熙，而是通过李煦代为转交密折。后来他得到了康熙的认可与信任，才被赋予了直接与康熙联系的权限。王鸿绪也是被纳入康熙密折体系的人。在信得过的人力资源以外，康熙的内务府还有小金库，里面的资金与户

部的国库是分开的。小金库的资金来自关隘的过路费、一些商品的税费，十分充裕，有时候里面的钱比户部的还多。有人，有钱，有通讯网络，康熙的私人权力系统就运作了起来。由于这套私人权力系统的运作不属于朝廷，也就没有朝廷的史官来专门记录。像传教士《北京纪事》中详细记载的康熙接待教皇的来华使团，由于是康熙动用了私人系统来接待的，清代官方历史中就完全没有记录。

康熙绕开朝廷系统的权力运作，正好是传教士有兴趣记载的对象，因而可以从他们的记录中找到一些线索。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发展教徒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他们努力避免自己的事情被放到官僚系统中去讨论。比如他们欲在某地修建一所教堂，他们认为最佳途径是与官员搞好关系，以便官员能够默许他们在地方上买地并建立教堂。而最坏的结果则是地方官把事情通过官僚渠道上报到北京的朝廷，由朝廷的礼部官员来决定。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礼部的官员经常变动，不知道哪一次就会有官员找出理由来反对，把一件本来不大的事情变成了整个朝廷都关注的大事。康熙回避朝廷部门也有差不多的考虑，如果能私下办理的事情，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麻烦，他就利用私人系统办理。比如，1720年彼得大帝的使团来华，本来先是由朝廷的理藩院和礼部负责接待，结果俄罗斯使团刚到北京，双方就因为接待礼仪闹僵了。¹⁵⁰这时康熙的皇十四子正

在西北处理军务，筹备跟准噶尔打仗，而俄罗斯对于康熙处理西北问题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便换上了自己的内务府人员去接待俄罗斯使团，用他的私人网络让双方都满意地完成了对话，巩固了双边关系。但由于接待彼得大帝使团的是康熙的私人网络，结果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竟没有出现在清朝正史中。

在传统的朝廷制度下，即便是康熙这样大权在握的皇帝，也会经常因为与大臣意见不合而无可奈何。在接待俄罗斯使团时，理藩院和礼部要坚持朝廷接待的规矩，康熙也无话可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绕开朝廷。但有些事情是绕不开的。比如传教士一直希望康熙能在全中国范围内正式容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像这样的事就必须经过礼部。据传教士记录，康熙让传教士在上朝时，上奏折奏请容教。康熙收到奏折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把它和其他奏折放在一起，让官员按照奏请内容，分发到各部。传教士的奏折被分发到了礼部。但礼部部议的结果是不允许。康熙把结果打回去，让礼部再议，这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态度。但礼部第二次给出的意见还是不允许。为此，传教士在发回欧洲的信件中专门解释过：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大臣们怎么敢于几次三番地做同样的抵制。在中国，大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

级，而且有时也受到皇帝的尊重。¹⁵¹

在礼部第二次拒绝以后，康熙接受了这个结果，传教士对此也表示理解，还向欧洲解释过：

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¹⁵²

最后康熙只好找到索额图，让他私底下去运作，最后才解决了问题。礼部再次提交了意见，同意了基督教的传播。康熙在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向全国下发了容教诏书。

当时北京官场的传教士大多数都属于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组织。尽管他们经常被朝廷制度为难，但他们赞美中国的制度，赞美知识分子出身的大臣的意见受到尊重。在刚得知废黜太子事件时，纪理安等北京传教士就曾经预测皇帝回到北京后，会有“中国方式”（Chinese manner）的大臣出来谏言。纪理安还强调这样直谏的大臣在中国享有让人羡慕的自由，他们不会被报复。但纪理安又说康熙预料到了这一点，提前阻止了言路，拒绝朝臣们向他谏言。¹⁵³

在废黜太子时，康熙没有听取大臣们意见；但在谋求复立太子之时，他找到了大臣，无可奈何的是，大臣一致选择了皇

八子。君臣互不相让的矛盾持续了四个月，这是纪理安记录复立过程中的重点。纪理安还说，许多大臣其实对于到底是复立太子还是另立皇八子并没有明确倾向，却也选择了对抗康熙，因为他们认为康熙在废太子之时，完全没有通过朝臣商议，有违朝廷制度。僵持了四个月以后，康熙依然没有找到方法说服众臣，因而他不得不以撤销之前废黜太子决定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拉锯战。

传教士观察到并强调的君臣矛盾是他们认为复立太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传统清史史料并不是没有记载当时的分歧，但确实有意识地在淡化这一点。君臣和谐的局面和皇帝一言九鼎的形象才是正史书写中的基调。这使得后世忽视了在康熙立嗣问题上必须要思考的部分：他的人选是否会被大臣们接受。

除此之外，康熙还极其重视自己将会出现在历史中的形象，且越到晚年，他越看重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不仅希望自己选出一个能够托付江山的继承人，同时这个继承人还能得到群臣的支持，而不是他作为孤家寡人的选择。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他身体抱恙，在众臣催促下，准备第三次立储。此前，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发布了一份长达两千字的谕旨。这份谕旨曾经以邸报形式传往各地，他在其中回溯上下五千年：

自黄帝至今甲子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

余。但秦汉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¹⁵⁴

康熙很清楚他将来会永远地进入到历史的记忆中，而且他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是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了。在他之前，在位五十四年的汉武帝，在这个第一的位置上待了1600年。同时，康熙也清楚自己完成了南北统一，曾经御驾亲征，让周边地区纷纷臣服，使得本来是边境的长城变成了内地的景观。文化上，无论是给西藏、蒙古修《大藏经》，还是给汉文化编纂各种大部头，他的成果都可圈可点。康熙很清楚，无论文武，他都是在中国历史中排得上号的皇帝。因而他真正的忧愁不是当下，而是百年之后后世对他的历史评价。这种对历史评价的忧虑，一般人不会有，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常有的烦恼。康熙的忧虑特别明显：

朕已老矣。在位久，多未卜受命之议论何如。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也。¹⁵⁵

“未卜受命之议论何如”，就是他的担心，担心千秋万代的评

论。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选新太子，就是害怕再次在选太子问题上出现差错，在历史中永恒地留下失败的一笔，也成为历史中失败的典型，他说：

梁武帝以创业英雄，后至耄老，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以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¹⁵⁶

他怕自己前五十七年艰难创下的基业和一世英名最后葬送在错误的继承者选择上，以致“五十七年之忧勤”毁于一旦。“立储大事，朕岂忘耶？”他告诉天下，他并没有忘记立储这件大事，但是“天下神器至重”，以及他本人对历史深处的忧虑，使他迟迟拿不定主意。¹⁵⁷

必须了解了康熙的晚年心境后，才有可能理解他在新太子选择上的犹豫。他希望新选的太子既要得到当时群臣的认可，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还能得到好评。康熙在等待机会，选出一位自己看好，同时群臣也心悦诚服接受的继承人：“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¹⁵⁸让群臣“倾心悦服”，就要给他心中的人选铺路，让他能展示出才能，这样才能让群臣真正悦服。

康熙立嗣的标准

康熙晚年的夺嫡之争，扑朔迷离，争议不断，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康熙中意的到底是谁，同时也没有记载他的选择标准。现存的遗诏，大部分内容都与上面提到的康熙五十七年第三次立储谕旨重合。现在已经确知这份谕旨是在康熙五十七年就已经通过邸报公布天下，所以遗诏很大可能并不是康熙所留，而是雍正上台后赶制出来的。很难想象一生热衷文字写作的康熙，会在遗诏这样留给世间的最后一次表达机会中，把自己发布过的文字简单抄写一遍。

现代学者都希望能从史料中找到康熙生前立嗣的蛛丝马迹。但难点是现存的所有史料中，都没有记录过康熙选择新太子的标准，这是造成夺嫡研究聚讼纷纭的一个原因。

幸运的是，在传教士纪理安第一次太子废立期间的记录中，留下了一个康熙曾经告诉众臣的标准：他要选出一位作战能力出色的皇子。他用这条理由否决了众人推选的皇八子，因为他的“武”欠佳。当众传教士听到康熙的奴才说康熙用了这一条理由来拒绝群臣对皇八子的举荐时，都表示理解。康熙其实是满人入京后出生的第一代，还保留了很强的满洲特性。¹⁵⁹这从康熙与皇子间的书信往来用的都是满语就可见一斑——满文仍然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这一点传教士也多次

提到。他们的满洲特性也表现在打仗上。当时满蒙各部，包括准噶尔的噶尔丹和策妄阿喇布坦经常都是率兵亲征，接班人也都是在马背上长大。在满蒙的传统中，没有继承人不适合外出领兵打仗一说。这一点是满蒙传统和汉族传统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但康熙选择继承者重视“武”这一条，没有在任何正史中有记载。

《实录》列举过包括母亲出身低贱在内的各种皇八子的问题和毛病，却唯独没有提过康熙批评皇八子“武”不行。为什么会这样？这在下一章的最后会有分析。但“武”作为康熙选太子的一个标准，是当时人都知道的。后来有传言康熙的接班人是皇十四子，其实就是基于这条标准。要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会认为康熙选定了皇十四子，就要回到上面提到康熙第三次选太子谕旨发布的五十七年一月。正在准备展开讨论新太子人选之际，二月，突然西线传来了完全出乎康熙和整个朝廷预料的军报：拉萨陷落，整个西藏被准噶尔部吞并。

第七章 年羹尧和皇十四子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突然传来了西藏拉藏汗的求救信，说准噶尔军队已经开始围攻拉萨。¹这时的康熙正在病中挣扎，同时还在为第三次立储之事烦心。前一年夏天，他曾收到过军报，称准噶尔派军队从新疆方向进入西藏，但他根据已有情报，认为拉萨自己的兵力完全有能力防守，因而并未发兵去往西藏。这封突如其来的求救信，显示出事态严峻，使得康熙和朝廷的注意力从持续了半年的立储之事转到了西部用兵上面。

从带兵打仗的角度来说，康熙前半生有两大引以为傲的战绩。一是平定南方，这包括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二是三次西征，战胜了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但由于西北地域辽阔，民族构成复杂，又远离清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朝对西北的实际控制比较薄弱。噶尔丹兵败去世以后，策妄阿喇布坦成为了准噶

尔各部的最强者。策妄阿喇布坦在中文、俄文和藏文史料中都曾出现，是一代枭雄，但关于他的生平，各方却都没有专门的记录，现在所知都是从各方史料中拼凑出来的。²雍正登基后，曾派遣使臣去见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回来后写有长篇的出使汇报，其中概述了策妄阿喇布坦年轻时的经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被杀，作为孤儿被噶尔丹收养，但后来噶尔丹杀了他的弟弟，霸占了要嫁给他的女子，他便带着人逃跑了。³1690年代，在噶尔丹与康熙大战之际，策妄阿喇布坦数次偷袭了噶尔丹的老巢科布多。在康熙西征与噶尔丹决战时，策妄阿喇布坦便顺势吞并了噶尔丹的领地。康熙还密谕过策妄阿喇布坦：

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如生擒噶尔丹，则擒之来；杀之，则以其首来。⁴

噶尔丹自杀后，策妄阿喇布坦将其尸体送给了康熙。⁵但正是这位早在1690年代就打过交道、表面恭顺的策妄阿喇布坦，十多年后，又成了康熙的对手。⁶

根据乾隆时编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来看，策妄阿喇布坦与大清的冲突开始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冲突的地方在哈密。当时控制哈密并臣服于清朝的穆斯林势力向清朝求

救，肃州总兵官（驻扎今酒泉市）路振声率军前往驰援。接到前方奏报的康熙不敢怠慢，立即派吏部尚书富宁安前往前线协调，同时从西安派出五千兵马前往支援，还同时知会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各部兵马进入战前准备。当时康熙告诉朝臣，他熟知路振声，认为他出身行伍，有战斗能力，但他不清楚策妄阿喇布坦这次率军东进的规模，担心要是准噶尔精锐倾巢出动，那么路振声的军队便不足以应对。正在康熙和大臣焦虑筹备之际，前方传来喜报，两百满人军队联合哈密地方军队击败了敌军，策妄阿喇布坦撤退了。前往驰援的路振声也写来奏报，说策妄阿喇布坦军队“闻天兵来援”，已经遁逃。⁷ 尽管这一次策妄阿喇布坦突然退兵了，但让康熙重新重视起西线的防御。他派人传话给策妄阿喇布坦，“现在满洲、蒙古、汉人并喀尔喀、厄鲁特各处兵俱已整备”，让其勿使“生灵涂炭”；⁸ 另一方面，康熙准备重新部署哈密周边的防务，指令前方路振声不要撤兵，先在哈密周围驻扎。

策妄阿喇布坦先是在1690年代收服了一些噶尔丹残部，1703—1704年前后，又有土尔扈特部上万人归顺于他，奠定了他后来收服准噶尔各部的基础。⁹ 1715年左右，他的势力已经有了长足发展。¹⁰ 准噶尔的北面是彼得大帝控制下的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正忙于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战争从1700年开始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瑞典在查理十二世的率领下，持续抵

抗彼得大帝领导下的俄罗斯。在战争中，俄罗斯获取的瑞典俘虏，大部分被转移到了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科（Tobolsk）——属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在康熙年间，这里正与准噶尔部接壤。被康熙派去土尔扈特部的图理琛（1667—1740）在1712年就进入了托博尔斯科区域，接待他并为他带路的就是瑞典俘虏Johan Christoffer Schnitscher。图理琛为这段出使写下了《异域录》，而Schnitscher也写下了旅行日志，174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¹¹

为了解决与瑞典长期作战带来的经济压力，彼得大帝派队伍前往西伯利亚地区淘金，淘金大军中就有托博尔斯科地区的瑞典人。不料淘金大军遭遇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且大败，许多人沦为俘虏。准噶尔军队分别在1715和1716年俘获淘金大军。¹²而1715年初夏策妄阿喇布坦进攻哈密军队的突然撤军，很可能与这些淘金大军的出现有关。康熙见到哈密回来的军报也感到奇怪，策妄阿喇布坦明明只有几十人的损失，却毫无缘由地撤兵了。准噶尔俘虏的俄罗斯淘金大军中有许多瑞典人，其中不少都是冶炼方面的技术人才。这些瑞典人被带到了固勒扎（Ghulja，今伊宁市）。而这些匠人中不仅有能制造大炮、绘制地图、懂数学的男性，还有善于纺织的瑞典女性。这就为策妄阿喇布坦治下的准噶尔带来了各方面的技术提升。同时，大量的欧洲人被俄罗斯转移到了与准噶尔接壤的托博尔斯科

克，也促进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当时瑞典人已经占到了托博尔斯克总人口的 10%。¹³在这些匠人中有一位 Johan Gustaf Renat，曾为策妄阿喇布坦制造过大炮，他在 1730 年代回到瑞典时带回了当时准噶尔境内的地图，以及与清军作战的记录。¹⁴策妄阿喇布坦周旋于康熙与彼得大帝之间，除了经常与康熙往来拉锯，也积极发展与彼得大帝的关系。¹⁵他是前近代世界历史中值得关注的一代枭雄。

这些瑞典俘虏被俘的 1716 年前后，正是策妄阿喇布坦的鼎盛时期。尽管 1715 年清军在哈密取得了胜利，但从现存清朝的记录来看，康熙和朝臣都知道策妄阿喇布坦日渐强盛，已经在积极筹备未来与其不可避免的碰撞。但当时主要布防的方向是哈密以及现在的青海、甘肃地区。完全出乎清廷预料的是，策妄阿喇布坦派出的以策零敦多卜为主将的军队选择了进攻西藏。1717 年夏，西安发来报告称从前线的“回人”那里得知，策妄阿喇布坦派六千人军队从新疆方向进入西藏。这条路线入藏极其艰难，要翻越昆仑雪山，以至于当时康熙无法判断此情报的真假。¹⁶康熙没有采取大的行动，只是命“荆州满洲兵赴成都，太原满洲兵赴西安”，做了些准备。¹⁷当年年底（实际上这时拉萨已经陷落），康熙收到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奏报，说策零敦多卜的三千军队翻越雪山后，食物马匹都没了，沿途靠吃狗维持，进入西藏后，只剩不到两千五百人。康熙看

到这个消息后，放松了警惕，认为拉萨的人手和装备应该能抵御这些倦敝之兵，足以防守。¹⁸也因为这份奏报，康熙叫停了本来准备行动的两路大军。当时控制西藏的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建立的和硕特部，而该部的拉藏汗臣服于康熙。

前面讲过，由于康熙从1717年春起身体不好，群臣催他早立太子。在这个背景下，便有了关于第三次立太子的长达两千字的谕旨，并刊发在五十七年（1718）正月的邸报中。也就是说，康熙在1717年下半年正为立太子事而烦心时，同时还在关注西藏战事，准备西北用兵。而更让他头痛的是准备用兵的计划又连续遭到群臣的反对，特别是汉臣，他们提出粮食不好运输等各种问题。康熙讲起了以前他征讨噶尔丹时也被众臣劝阻的往事，同时指出，策妄阿喇布坦的人马都可以“过三层冰山”到达西藏，“我兵即可以到彼处”。在康熙的眼中，打仗这种事，这些上奏折的文臣根本不懂，“此中机谋非尔等所知，如再妄言，即律以军法”¹⁹。在准噶尔兵进入西藏前，康熙还公开批驳了劝他不要用兵的大臣，进士出身的贵州巡抚刘荫枢被当成了典型：

刘荫枢并不知此意，听传闻之言，即劝朕息怒休兵。用兵之事，如此妄奏，可乎？伊不过用此空言作文章而已，无知之徒即由此互相传播。从来遇贼迎降，即此等空

言作文之辈。流贼李自成进京之际，明文臣迎降，称颂李自成，奏表云“迈汤武而无惭，德比尧舜而多武功”。本朝兵至，复降本朝。逆贼吴三桂叛时，贵州巡抚曹申吉降，而提督李本深亦降；四川巡抚罗森降，而提督郑化蛟亦降。王师至，箪食壶浆迎之；贼兵至，亦箪食壶浆迎之，诚可耻也。²⁰

这一段话堪称是康熙对整个文臣团体的公开羞辱，显示出了他内心深处对主和派的鄙视，也反映出了他面对准噶尔一直坚持必须要正面迎战、以牙还牙的决心。这正是他一生重“武”的表现。康熙给刘荫枢的处罚是到前线去种地。

五十七年二月十一庚寅日（1718年3月12日），康熙接到了西藏拉藏汗求援的报告。²¹但实际上西藏在上一年底已经陷落。而清朝一方并没有得到西藏如何陷落的具体信息。当时正好有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在拉萨，记录了当时的情况。1717年11月21日，策零敦多卜军队到达拉萨城外，军队有六千人左右。这和最初从“回人”那里获得的情报一致。策零敦多卜军队翻越雪山后不仅还有马匹，而且带有枪支火药以及小口径大炮。11月30日，拉萨城陷落。只有布达拉宫靠地形优势成为仅剩的孤岛。军队洗劫了城市两夜三天。再三天后，布达拉

宫也被攻破，拉藏汗被杀。这标志着和硕特部的覆灭，整个拉萨落入了准噶尔的控制。²²当时德西德里不在城内，但城内还有天主教方济嘉布遣会的神父（Capuchin fathers）。据他们的记录，准噶尔士兵连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抢，他们最后被抢到赤身裸体。在给欧洲的信中，他们说一直期待清军的到来。²³早在顺治年间，就有传教士从中国内地出发，先到了拉萨，然后经由加德满都抵达印度，再回到欧洲（见图 7.1，1667 年出版的布达拉宫全景图）²⁴。1707 年，有两位方济嘉布遣会的神父（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法国人）到达拉萨，并在那里居住。他们从印度出发进入拉萨，到达拉萨不久，就开始联系在内地的传教士，希望获得在华传教士的帮助。西安的传教士为此还向罗马申请过资金，希望在西宁建立一个据点，以便连接西安—西宁—拉萨一线。1714 年，教皇给拉藏汗发去信函，请求拉藏汗对传教士提供保护。根据方济嘉布遣会神父的记录，康熙知道他们在拉萨，康熙派往拉萨的使团里还有一位曾去找过他们，希望他们去北京效力。当时拉萨约有八万居民，在准噶尔到来之前治安良好。那里除了从印度—喜马拉雅一线过来的商人，还有中亚地区的亚美尼亚基督徒过去经商。²⁵

当康熙在 1718 年 3 月收到拉藏汗被杀前发出的求援信时，西藏已经陷落四个月了。后来又有传言说策妄阿喇布坦会携带妻子入藏。年羹尧为此事专门向康熙汇报，说在拉萨确实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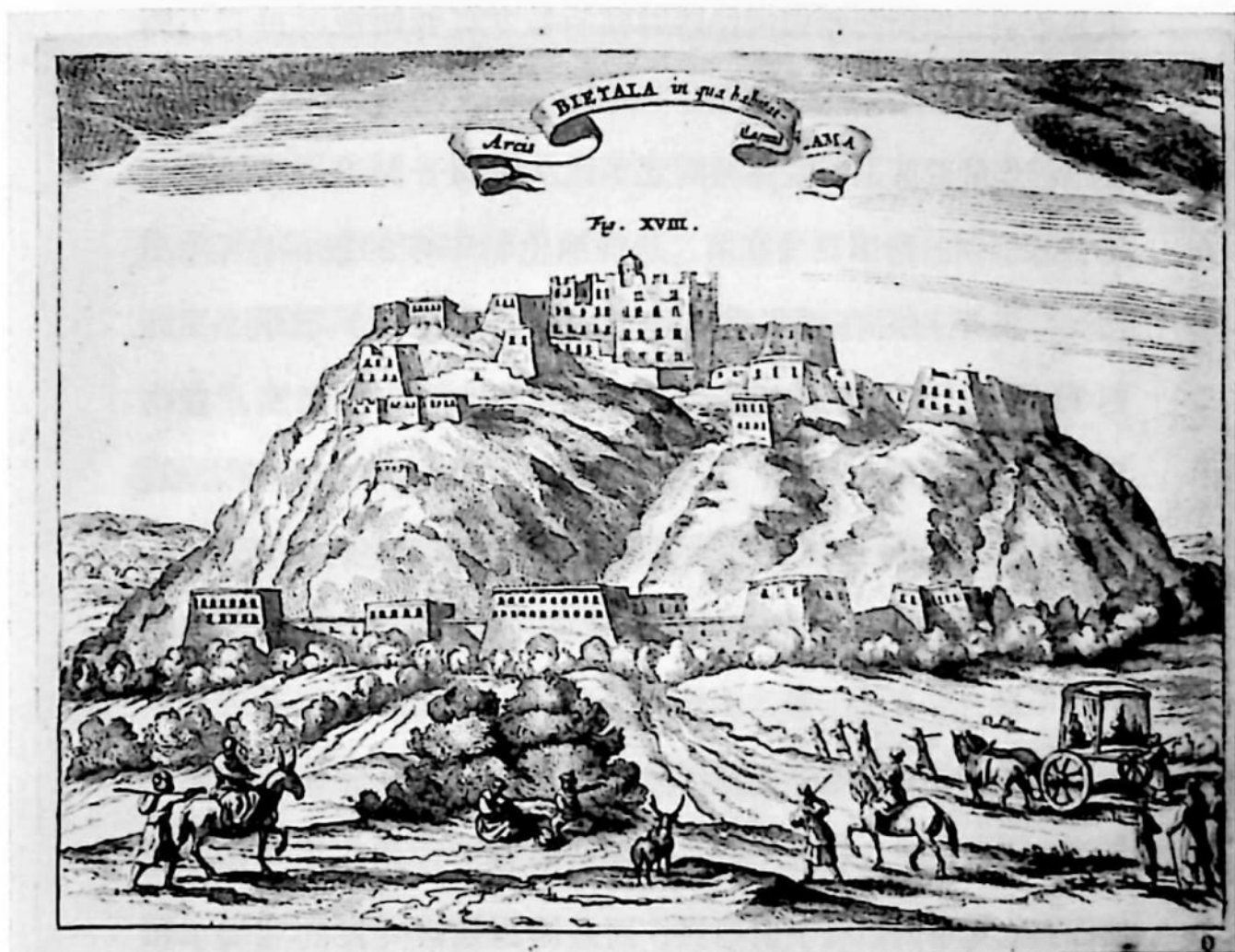


图 7.1 布达拉宫全景图,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1667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了重要人物，出行时周围有很多卫兵，一般人不能靠近。但年羹尧根据前后发生的一些事分析后，告知康熙他也不能确定此人是否就是策妄阿喇布坦。这时朝廷各方对如何征讨持有不同意见。²⁶最后，康熙命令四川年羹尧部进入理塘，先控制住与四川相连的藏区，同时再派两支军队从青海一侧进入西藏。侍卫色楞率领的两千兵马在前，总督额伦特率领的援兵在后。²⁷两支军队汇合后在西藏喀喇乌苏（今那曲附近）驻扎。9月到10月中，两军遭遇准噶尔军队。清军渡河后被包围，在物资和补给都消耗殆尽后，最终被全歼。²⁸史称喀喇乌苏之战。准噶尔的部队已经装备了轻型火器，并非完全的传统军队。额伦特就是在阵前中枪而死。色楞遭生擒，后被押去了准噶尔。²⁹

过去的康熙储位问题研究，都发现康熙从五十六年底开始的立太子讨论，在五十七年初突然中止了。其实，这并不是康熙对立太子问题有了新想法，而是因为他被突发的准噶尔和西藏问题搅乱了心神，集中精力去应战了。康熙对西线用兵的安排，现在用文字写出来就是几段话，但当时要在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方调度人力、军力、粮草事务，样样都是大工程，而且还要从各方面收集并甄别信息。我们现在回顾历史，一目了然，事态如何一步一步发展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的康熙和前方将领却是在猜测中行动。³⁰根据传教士的记

录，他们赶路的速度，从西安到西宁需要二十三天，从西宁到拉萨需要八十天。³¹当时西宁以外并无驿站。许多拉萨发生的事，传到北京都有三个月左右的延后。最早康熙知道准噶尔兵进藏，却不清楚这支军队进藏的目的。因为拉萨的拉藏汗与策妄阿喇布坦之前有姻亲关系，康熙甚至怀疑这支军队是去帮助拉藏汗做某些事情的。³²到后来，西藏已然陷落，康熙却还不确定准噶尔军队到底有多少人在拉萨。康熙和朝廷迅速切换到了战争准备模式。这才是康熙突然中止太子问题讨论的一个现实原因。

整个1718年最让康熙不能接受的是，在朝廷忙了大半年，等来的却是七千兵马在西藏完败的消息。³³这对康熙和整个清廷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草原民族最重名誉，而名誉是靠一场一场战争打出来的。这份名誉让康熙说话有分量，具有维护地区和平的震慑力。清朝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大小部落，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不可能一个一个管理，而要依靠震慑力使这些地方主动臣服。现存的清史资料对于这次惨败的奏报和记录都比较简短，是在有意淡化。但是当时清军大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蒙古和中亚地区，身处拉萨的嘉布遣会神父在1719年2月的一封信中，也把消息发回了欧洲。³⁴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顾全颜面，康熙没有在朝廷公布两支入藏军队全军覆灭的消息。总督额伦特去世的消息连他的亲弟弟都没有告知。1719

年夏，也就是康熙得知额伦特阵亡半年后，收到了额伦特弟弟写来的密折，称从嫂子的来信得知他的哥哥已于去年秋天阵亡，问康熙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通知，死讯也没有宣布。康熙答复说，请他为国再坚持一段时间，保守秘密：

暂且隐忍等候为妥。西宁大将军王亲往祭奠尔兄之遗体，此等情由，朕本应降旨，令尔知晓。因有军机事务，尚未晓谕于尔，事成之后，再降谕旨。尔兄英勇效力，全国追念，如鲠在喉，朕书此数言，潸然泪下！³⁵

额伦特此前是湖广总督，乃清朝最高级别的地方官，同时也是跟随康熙几十年的老臣子。所以对于康熙来说，额伦特战死沙场，于公于私都是令人心痛的事。清朝的前方将士一直在收集这两支部队如何失败的相关信息。在回复这份奏折前大概一个多月，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初三日（1719年5月21日），康熙让皇十四子举行了仪式祭奠额伦特及阵亡士兵，并请喇嘛诵经。³⁶同时，康熙通过多个渠道数次发文给准噶尔一方，要求他们送回侍卫色楞。³⁷

北京获得两支军队兵败的消息是在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1718年11月21日）。而在接到他们战败消息前十天，康熙还满怀希望，给年羹尧等靠近藏区的地方官员颁发满

文上谕，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入藏人员给藏地喇嘛带话带文，表示康熙才是真正的“佛教大施主”，并告知众人清军正在赶来，劝他们不要投靠新的政权。因此可以想见，康熙突然收到全军覆灭的消息后该有多么震惊。³⁸

在康熙眼中，整个从1715年开始于哈密的摩擦都是由策妄阿喇布坦挑起的。康熙曾通过西北的部落给策妄阿喇布坦发过公开信：“兹太平安谧之际，谁无故滋事，扰害众生，谁则咎由自取，此事尔很明白。”³⁹康熙勒令他息兵，以免生灵涂炭。⁴⁰但策妄阿喇布坦不仅没有听从康熙的警告，紧接着又侵犯了拉萨，歼灭了清军，完全没有把康熙的话放在心里。从五十六年（1717）夏得知准噶尔兵入藏，到五十七年（1718）初听闻拉萨陷落，再到年底获悉军队被全歼，康熙运筹帷幄一年半后，等来了超乎他预期的最坏结果。一是出兵被全歼，完全出乎意料，以致他“心情郁闷”。⁴¹第二，他之前信誓旦旦对朝廷众人讲话，显示出一切尽在掌握的必胜姿态，可突然传来的失败让他颜面尽失。这也是他没有公布额伦特去世消息的原因。后来他甚至要求前方不要频繁递送消息，以免引起朝廷众人“胡乱猜疑”。⁴²第三，藏传佛教对康熙来说还有宗教上的情感，因此拉萨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失去的地方。尽管康熙没有公开表明过自己的信仰，但从他遇到困难时选择念诵藏文佛经，就知道他在宗教层面是倾向于藏传佛教的。而且早在

二十年前征讨准噶尔时，康熙就被蒙藏各部称为文殊菩萨。⁴³蒙藏地方头目给康熙的信函都是如此开头：“谨自远方合掌跪奏天地间，以威福统驭万方，文殊师利皇帝洁如莲花宝座前”，“谨奏深居大国正中之文殊师利之呼毕勒罕（呼毕勒罕是蒙语中的转世之人），以统御环宇之君主容貌，扶佑天下一切，无以伦比之仁主明下。”⁴⁴这次西藏被灭时统治西藏的拉藏汗，给康熙上书，用词是这样的：

无知小人我向度量谋略超卓之文殊师利皇帝启奏虽难，但倚前世恩缘，以如雨滴益于海之清白之心具奏，若有非是，请予鉴谅。⁴⁵

除了周边的蒙藏头目这样称呼康熙，遥远的车臣汗部首领给康熙的书函也称其为文殊皇帝。⁴⁶对康熙以及所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各部来说，拉萨都是他们的圣地。这其中的宗教情结在康熙发到蒙藏各部以及给策妄阿喇布坦的信中，多有体现：他以“大施主”自居，给策妄阿喇布坦定的罪是“毁坏我等共奉之法度”，而兴兵的理由是：“为振兴佛法，遣众施主前往。”⁴⁷此外，“满洲”这个名称的来源就一直传言和文殊菩萨有关——文殊菩萨梵文读音用字母转写后是Mañjuśrī。⁴⁸

在得知战败消息后，无论于公，于私，于世俗公道，于

国家战略，于个人颜面，康熙都必须亮明态度。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任命了一位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兵马，决心夺回拉萨，重振清军威名。任命这一天是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1718年12月3日），距离得知战败消息的九月二十九日（1718年11月21日），仅过了十二天。得到这个大将军职位的，正是皇十四子。

十二月十二日（1719年1月31日），康熙给皇十四子安排了规模空前的出征仪式：

上命内阁大臣颁给大将军敕印于太和殿。其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悉戎服侍太和殿前，其在京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悉蟒服侍午门外。允禩（注：皇十四子）上殿跪受敕印，谢恩，行礼，出。诸王以下，二品大臣以上，随至列兵处。允禩望阙，叩首，肃队而行。⁴⁹

王锺翰评论：“其庄严隆重若此，清初以来所未有也。”⁵⁰皇十四子后来进藏时指挥的军队号称是三十万人。⁵¹从出兵仪式之盛大，到统帅军队的规模，都可以看出皇十四子这次本质上就是代康熙出征。其实，早在1717年康熙得知策妄阿喇布坦又在向西藏派兵时，他就在与前线将领的通信中表示过，要不

是他已经上了年纪，早已御驾亲征了：

朕年日增，血气渐衰，故此事迟疑至今。如当朕少壮时，早已成功矣。⁵²

康熙多次展露出“封狼居胥，燕然勒石”这种汉代武将的情怀，也早就有心派出一位能够直接统帅各路人马的将领。他一直没有采取大的行动，很大原因是被传来的各种不知真假的信息误导了，再加上之前1715年的哈密危机，他已经派出了吏部尚书，本以为会大打一仗，结果前方传回来的消息却是两百清军就化解了危机。康熙虽然没有大的调动，但是一直在做准备。比如他往成都和西安调兵：“顾念地方遥远，消息到后方调兵则不及。”⁵³所以，尽管从1716到1718这三年康熙没有大的动作，但他应设想过真要到了用兵那一天，该推出来的人选。皇十四子在十多天内被选中，并不是康熙的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在宣布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之后八天，康熙给出了第二项西征的重大任命：把年羹尧从四川巡抚升为四川总督。这样他可以全权负责四川的民事和军务。在颁布这项任命的同时，康熙还对年羹尧之前在四川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赞扬他：“自军兴以来办事明敏。”⁵⁴

康熙栽培的年羹尧

说到年羹尧（1679—1726），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小说电视，都会首先把他联系到雍正，说他是雍正的藩邸旧人，认为他的仕途兴起得益于雍正。但实际上年羹尧的仕途与雍正的联系很少，他其实是康熙一手栽培、提拔的封疆大吏，是康熙十分欣赏的文武全才。从1700年中进士，到1726年初被雍正赐死，年羹尧混迹官场的二十六年中，除去下狱后审讯的时间，真正在雍正手下做事不到三年。在最后给雍正上的奏折中，年羹尧写道：

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⁵⁵

“臣年纪不老”，被雍正赐死时，年羹尧仅四十八岁。这封求生奏折的行文语气和前面章节提到过的皇三子自称奴才给雍正上的密折十分相似。而年羹尧的这份奏折也就比皇三子所写早几个月时间。他和皇三子一样，都曾经是康熙极为欣赏、倚重的实力派人物。而这般低声下气地上奏折，则是年羹尧在康熙朝没有过的。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1700）进士，是不折不扣的文臣出身。⁵⁶他获取进士时仅二十二岁，加上他属于镶白旗下的汉军旗人，一进入官场就是各方争抢的对象——这年共有三百零五位进士，其中只有十五位八旗子弟。⁵⁷康熙把年羹尧选入了翰林院，明珠又把他的孙女，也就是纳兰性德的女儿，许配给了年羹尧。纳兰性德早亡，对亲事做主的应该正是明珠。纳兰世家隶属于正黄旗，家世显赫，与身世普通的年家并非门当户对。能结成这门亲事，应该是明珠相中了年羹尧的才华。1706年，明珠第三子纳兰揆方的夫人去世，邀请年羹尧为墓志铭撰文，同时请王鸿绪为墓志铭篆盖。⁵⁸能被邀请为明珠儿媳的墓志铭撰文，是当时权贵圈对年羹尧文才认可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年羹尧，与王鸿绪等人在京城有着相仿的身份标识。

从1700年到1709年的九年时间里，年羹尧都供职于翰林院。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其文臣形象的是他被朝廷委派去四川（1705）和广州（1708）两地做乡试的主考官。⁵⁹这是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学问获得认可的一个标志。同时，这一时期他做过翰林院侍读和侍讲，这两个职位让他接触到了康熙，使康熙对他有了直接了解。⁶⁰1709年春，在复立太子前，年羹尧被授予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职。⁶¹内阁学士只有十个名额，是所有翰林院官员梦寐以求的职位。获取这个职位表示得到了皇

帝的认可，有资格帮助皇帝处理朝廷系统传递上来的公文。⁶²前文讲过，复立太子前，康熙与群臣对立。年羹尧在这一时期突然得到提拔，很可能是他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表现，符合康熙的期许，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在正式复立太子后，年羹尧被派以副使身份（正使是康熙的一个侍卫）到朝鲜宣布太子复立事宜。⁶³年羹尧被委派处理太子相关的问题，表明这时康熙已经把他当作了自己人（参看书签二时间表）。

从朝鲜返回后，1709年秋，康熙委任年羹尧为四川巡抚。在年羹尧外放之时，康熙对他寄予厚望，给他讲：

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湖南因丈量地亩，反致生事扰民。当年四川巡抚噶尔图曾奏请清丈，亦未曾清楚。尔须使百姓相安，钱粮以渐次清查可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

康熙对年羹尧的关爱，从他出去上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康熙预计此时三十出头的年羹尧会像传统的文官一样，到了地方为求政绩，会从收税入手。康熙深知这会带来麻烦，提醒他去了先别做这件事。康熙还告诉第一次出去做官的年羹尧：

地方武官每获一小贼辄张大声势，自以为大有劳绩。盗贼何处无有？但须严行巡缉，不可将小事看大了。武官当勿令生事，然亦须稍留余地，使伊等养给其家。尔为巡抚，须文武和衷，不可偏刻。⁶⁴

“然亦须稍留余地，使伊等养给其家”，这是康熙版本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康熙能把这样的治理地方的切实经验告诉年羹尧，显然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康熙给年羹尧最大的照顾，也可以说是特权，就是允许他密折汇报。正常情况下，地方官员向中央奏请，无论大小事宜都是走朝廷公家渠道。有资格用密折汇报的只有部分康熙亲近的在地方上的包衣奴才，或者是像王鸿绪那样的特许之人。年羹尧在其离京时就得到了这项特权。

年羹尧被外派四川的这年冬天（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还有一件影响他最终命运的事发生。康熙册封了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和皇十子五位皇子为王。皇四子被封为和硕雍亲王。⁶⁵这次封王本来和年羹尧没有任何关系，但封王意味着八旗内人事财产的分配。年羹尧家隶属的镶白旗汉军旗牛录（八旗中的基本行政单位）被划到雍亲王名下。这样一来，雍亲王便成为了年家上的主子，雍亲王与年羹尧建立了主属关系。⁶⁶

如果抛开后见之明，在不知道雍亲王后来会成为皇帝的情况下，切实站在年羹尧的角度来思考这次分封，就会发现年羹尧其实不会觉得这次分封能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他与雍亲王的关系就是名义上的。当时已经做到内阁学士和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之前的仕途完全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跟雍亲王没有丝毫关系；同时，他已经做到这个职位，又深得康熙信任，个人未来的仕途也完全取决于康熙。所以尽管年家的主属关系转到了雍亲王处，但年羹尧没有主观动机去亲近他的这个新主子。这一点是理解康熙最后十三年里年羹尧与雍亲王关系的关键。

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710年1月14日）到成都上任，两个月后，他就给康熙上了一份约两千字的长折，条陈四川“积弊”，并给出了他的整改意见。这份长折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四川官员贪腐的问题。在奏折的最后，他点名向康熙报告：

至通省官员，臣虽未曾尽见，而查阅旧案，细访民情，止有提学道陈瑛一人考试公明，一尘不染，将来自是为皇上出力之人。布政司卞永式贪劣无能（朱批旁批：一点不错），臣以到任不久，未得确实款迹，伏乞皇上特旨革斥，以张乾断不测，则通省官吏咸畏法知警矣。

缘系密奏折子，臣自缮写，不敢使一人得知，谨遣家

人魏之耀奏。其字画潦草，文理疏谬，伏乞皇上格外恕臣。⁶⁷

年羹尧一到地方就敢于对当地官员做出这样直言不讳的评判，并密折发给康熙，这说明年羹尧知道康熙信任他的判断。而这时年羹尧还是文臣，奏折的最后还在担心“字画潦草，文理疏谬”。

在上了这封奏折不久，康熙四十九年（1710）夏，四川西南的建昌（今西昌一带）“番蛮”杀死了一位朝廷官员。朝廷派年羹尧前去调查。本来这个案件涉及了兵事，不归掌管民事的巡抚负责，但正巧这一时期分管军事的四川提督岳昇龙患有眼疾。岳昇龙在前章提到过，早在征讨三藩时就已是著名武将，后来又跟随康熙亲征过噶尔丹，在太子被废期间还给康熙上过奏折表示遗憾。简单来说，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是康熙的老相识。但岳昇龙一直没有因为患了重病而向康熙和朝廷提起辞呈。康熙应该从其他渠道得知了岳昇龙患病之事，所以才派年羹尧前往处理。这是年羹尧身为文臣而料理军务的开始。

康熙还私下让年羹尧去切实调查岳昇龙的病情。岳昇龙1690年代就入川掌兵，熟悉四川边地。年羹尧入川后，岳昇龙应该对年羹尧也多有照顾。年羹尧在康熙面前高度赞扬岳昇龙，说：

……提臣久任川省，熟悉边疆，即臣之得知羌蛮情形，皆平日闻之提臣所说，此实武臣中之深晓边情者。⁶⁸

年羹尧和岳昇龙有交往，他也不愿意私下向康熙报告岳昇龙的病情。因而当康熙问到他时，他在汇报岳昇龙“两目病废”时，特意强调岳昇龙亲口告知他，自己已经向朝廷如实禀报了病情，所以他就没有私下向康熙禀奏。康熙收到年羹尧汇报病情的密折后，马上告知年羹尧切莫让人知道他追查过病情。康熙用朱笔写道：

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两目失明，已难做官。但本人不曾具题，等他具题时，自有温旨。此折断不可令人知道。⁶⁹

康熙让年羹尧配合装作不知道岳的病情，意在保全岳的面子，等他自己呈报。康熙与年羹尧这样一来一回的交流，充分显示了他对年羹尧的信任，同时也在教年羹尧如何平衡公私人情。后来，岳昇龙辞了官，年羹尧才向康熙禀报了岳昇龙早就身体不殆，却迟迟未提辞呈的原因。原来岳昇龙从1702年开始，和其他一些官员动用了公款，欠库银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两。在奏折中，年羹尧同时提出了帮助岳昇龙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告

诉康熙，岳昇龙自己还了五千两，四川的全体武官愿意捐出未来四个季度的官俸共二万四千两。这样按照年羹尧的计算，就只差一万两了。他准备带领四川文官一起捐官俸，把这最后差的一万两补齐。年羹尧说：

提臣岳昇龙所欠库银，伏乞圣主批允准照臣所奏完结，臣当亲到提臣处宣示圣主如天之恩有加无已，使伊没齿不忘，并以鼓励天下之凡为武臣者。……至库帑重大，两年以来不行奏闻，自蹈隐庇之罪，伏望圣恩格外恕臣，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⁷⁰

康熙自己就是亲自行军打仗之人，对武将士兵从来比较照顾。年羹尧能够这样把事情完结，不仅领会到了康熙用人的策略，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四川文武官员的拥戴。岳昇龙在蜀经营近二十年，地方文武官员都多少受到过他的恩惠，年羹尧作为一个新来的官员，能这样悄无声息地帮他们在皇帝那里了却旧账，自然也为年羹尧收获了人望。康熙看完年羹尧奏折中的方案后，简单批了一句话：

照你所奏完结，甚妥。⁷¹

在处理岳昇龙欠款案上，年羹尧已经显示出了他与其他康熙所信任的官员间的差别，就是他不仅能向康熙报告问题，还能给出处理方案。对于管理庞大国家的康熙来说，年是最理想的那种下属。这当然与年羹尧自身的素养有关，像曹寅、李煦这些康熙十分信任的包衣奴才，他们虽是康熙在地方上的眼线，但这些人多数情况下没有拿出方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年羹尧最难得的能力，还是在处理一般文臣事务外，懂军事，能亲自带兵打仗。

前面说到年羹尧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去往四川的建昌调查官员遇害案，当时年羹尧给康熙的调查结果是，建昌一带的少数民族头领尚未得到朝廷的印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贸然前往，才出现了意外。当时，年羹尧给出的方案是招抚。从地理上看，四川西部部分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由高原和山地组成，其中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华夏文化传播到这里后，被连绵的高山所隔断，这些地方由此成为了华夏文化的边缘。⁷²四川建昌一带的少数民族与汉人间的问题，并不是新起的，起码诸葛亮时就是治蜀的难点。年羹尧最初的招抚方案并没有奏效，各种偷抢之事持续发生。后来朝廷又派出了负责那一区域的张友凤前去征讨，也没有进展。年羹尧得知张友凤“年近八旬”，遂向康熙上密折，希望康熙出面将他从地方上调离，这样才好另选贤能。康熙同意了年羹尧的安排，告诉他：

“朕即传兵部，令张友凤来京陛见。”⁷³

这封密折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八月十六日。前一年发生了准噶尔骚扰哈密事，康熙正在往西宁、哈密一线调兵遣将。由于这时尚未发生准噶尔入侵西藏之事，西部战事也就还没有涉及四川和年羹尧。因此，年羹尧在奏折中说：“臣念大兵现驻西边，内地务期安静，不敢以细事上烦圣虑，动人听闻。”⁷⁴意思是他能够处理之事，就务必不惊动康熙和朝廷。两个月后，给康熙的另一封奏折中，年羹尧提出了他亲自带兵前往建昌征剿的方案。他认为在深山密林中，骑兵无从施展，就是步兵要进入也须提前操练，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以蛮攻蛮”，用已经熟悉地形的人去征剿。而这个策略的唯一需求就是钱。他说：“臣知蛮兵贪利，非重赏不能必其用命。”写到这里，年羹尧连钱的问题怎么解决也想好了，他告诉康熙：

臣蒙圣主弘恩，七载于兹，稍有积蓄，莫非高厚所赐，臣不敢吝惜，捐资设赏，鼓其锐气，少报隆恩。⁷⁵

年羹尧还预先想到了康熙可能有的担忧，向康熙保证“自当仰体皇上好生之德”，“断不敢喜事轻兵，亦不敢擅杀，致伤多命也”。康熙看了年羹尧有理有据的安排，也无多话可说，给他回了个“此折议论甚好”，并表示会马上给他把总兵的员缺

补上。⁷⁶

后来在雍正朝历史中，提到年羹尧贪腐，称其被贬官到杭州时还带了很多钱与物。但其实年羹尧私下聚财之事应该是康熙默许的。年羹尧到四川两月，给康熙上奏的第一封密折，就已经提到了四川的肥缺是管理打箭炉（今康定）对入藏商品征收的税费。⁷⁷后来的奏折中，年羹尧还向康熙建议在四川修建粮仓。⁷⁸他的论点是四川最近连年丰收，其他省份的商人入川后把粮食低价买走，运到其他省去赚钱了；但如果遇到四川歉收，这些商人却不会把粮食卖回四川，届时就只有靠朝廷补贴。他认为应该在四川选地方建立粮仓，在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储藏起来，既可以用作军粮，也可以在歉收的年份拿出来使用。⁷⁹年羹尧给康熙的建议都很注重细节，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可操作性，这说明他是一个切实干事的人。他在为官时大肆敛财，康熙一定知道。年羹尧在准备带兵出征之时，敢于在康熙面前直说：“七载于兹，稍有积蓄”，一口担下出兵需要的额外赏钱，就表明了他不怕在康熙面前表露他的财力。

在上奏征剿方略两个月后，年羹尧在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给康熙再上的奏折里，便汇报了征剿的胜利。年羹尧去往的建昌属于今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市，位于大小凉山之中，即便是到1950年代修建成昆铁路，甚至2000年后修建高速公路时，那里依旧是地理环境复杂、民族构成多元的地

区。年羹尧亲自率军深入征讨，杀敌“两千余人”，“皆从来官兵未到之处”。他告知康熙，这次征缴总共花费赏银七千余两。在这封一千八百余字的奏折中，年羹尧向康熙详细报告了一路用兵经过、沿途地理，以及最后清点首级之事后，他在落款前写道：

军营寒冷，缮写不工，伏乞宽宥，臣不胜惶悚之至。⁸⁰

年羹尧在打完胜仗后给康熙表功的奏折，还是在惦记着字写得好不好。

康熙当然知道年羹尧是进士，有些时候还会在回文中指出年羹尧写的错别字。⁸¹由于密折是私下的联系，年羹尧也像康熙的其他奴才一样会经常询问康熙的身体健康，即所谓的请安。但年羹尧询问健康的方式与康熙其他包衣奴才不一样，年羹尧有资格这样说：

今恭览御批，书法精健，神气完足，自是圣躬复旧，起居如常。⁸²

通过书法运笔看健康状态，这是久习书法且深得个中三昧者才能作出的评论。这样的评论还显示出年羹尧的自信：要是康熙

的身体没有恢复，年羹尧又这样称赞，那就只能在康熙那里落下一个自以为是的印象。平时能跟康熙谈论书法的大多是高士奇、王鸿绪这样的江南士人，而年羹尧是八旗子弟，这在康熙心中自又有特别之处。

综合各方面来看，年羹尧无论是出身、学历、文治，还是武功，在康熙眼里可以说都是个可圈可点的年轻人。从现在留存年羹尧给康熙的密折上可以看出，年羹尧数次长篇条陈针对四川的各种改革方案，都得到了康熙逐条的认可，让他另写公文上报到朝廷以便推动实行。当然，年羹尧在四川做事，也有被参劾的时候。这种时候，康熙对年羹尧也可以说是没有遮掩地力保。

康熙五十六年（1717），也就是年羹尧平定建昌后一年。官场上有一件孟光祖案，牵涉到了各皇子的派系势力。官方史料给出的结案说法是，孟光祖打着皇三子的名号在地方结交各地大员，“诳骗数年，并无一人奏闻”⁸³。孟光祖确实是皇三子的人，但他究竟是受皇三子指派，还是他擅自打着皇三子名号，已经无从考证。⁸⁴孟光祖到四川去结交过年羹尧，相互间还有往来。年羹尧因为直到孟光祖案发时都没有向朝廷汇报过而获罪。当时获罪的除了年羹尧外，还有一位地方大员，江西巡抚佟国勳。刑部查案后给出的判决建议是把两人革职。康熙允准了革职佟国勳，却把年羹尧的处罚改成了“着从宽革

职留任效力”。⁸⁵

这件事表面看是孟光祖行骗，但官场中都明白，这些地方大员之所以上当，都是因为有心攀附皇三子。太子被废，大皇子被囚，康熙又常年让皇三子负责处理各种朝政，地方大员自然就会想到要巴结皇三子。康熙在孟光祖案发后，还发了密旨给年羹尧，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这件事。年羹尧承认自己接洽了孟光祖，也知道他是皇三子的人，但他否认了与孟有过多的来往。在这份解释中，年羹尧还写了一句话：

臣属雍亲王门下，八载于兹，雍亲王并未遣人至川赏
赐物件。⁸⁶

年羹尧是八年前（1709）被分到雍亲王门下，也是这一年到的四川。他告诉康熙雍亲王八年都“未遣人至川”，就是在表明他虽是雍亲王门下之人，但从未得到过后者的在意或关照。放在当时的情境中，这句话是挑明了他和雍亲王的关系之疏离，希望康熙理解他为什么会和其他王门之人来往。

收到这封密折后不久，康熙首先公开宣布了对年羹尧的处理是“革职留任”，但同时又私下让人带了一大堆赏赐物品去四川，似乎要为年羹尧弥补一下没受过主子关照的遗憾。从年羹尧的谢恩折来看，康熙这次赏赐有：

……捧来圣谕一封，御佩荷包一对，内装鼻烟瓶一件、火镰盒一件，并鹿尾、鹿肉、鱼干等物，颁赐到臣。

对于这些赏赐，年羹尧也尽显他的文臣风采，写了一段颇有古意的文字来叩谢赏赐：

伏思天厨之味，种种悉属珍馐，已非臣分所当得；而御佩法物，瑶光璀璨，彩照几筵，此非特外吏不敢希冀，即内廷大臣亦未可易得。况于臣又蒙远颁圣谕，天语褒嘉，逾于常格。跪读之顷，惶悚难安，不觉通身汗流，至于泪下。⁸⁷

“天语褒嘉，逾于常格”，就是说康熙在赏赐他的同时，还给他带了许多“褒嘉”的话。尽管迫于朝廷的规矩，康熙必须要对年羹尧进行处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孟光祖一案放在心上。刑部结案是在五十六年七月，而年羹尧是在十一月收到的赏赐。在谢恩折上，年羹尧自署的职衔是：“四川巡抚臣革职留任效力臣。”⁸⁸

孟光祖案结案后的那个夏天，康熙从不同渠道获知准噶尔派军队入藏。年羹尧和他打理的四川陡然变得重要起来，成了前线。这从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年羹尧在所有西部督抚

中的地位。再后来，拉萨陷落，两支入藏清军被全歼，再到康熙五十七年底，封皇十四子为大将军，带兵亲征，年羹尧的地位随着西藏局势加剧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从现存的奏折来看，整个西部的督抚，没有一位能像年羹尧一样，在给康熙打探情报的同时，还站在大局高度给康熙作出分析并出谋划策。比如前文提到过，在得知拉萨陷落后，他建议出兵控制理塘等与四川临近的藏区，同时修建成都到这些地方的驿站，用来加快信息传递。这些措施在乾隆年间编订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也被认为是年羹尧的重要贡献。⁸⁹在康熙决定派皇十四子亲征后，年羹尧是第二个被提拔的官员。⁹⁰在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后一个月，年羹尧就给康熙上了一封约两千字的密折，详细分析了四川入藏的道路、兵丁情况，给出了四川一线入藏的计划。这时康熙给年羹尧的回复是让他别急，说今年还不会进兵。⁹¹

孟光祖一案在北京闹出大动静后，雍亲王当然也知道。他给年羹尧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长信（见附录四），斥责年羹尧没有忠心于他，公然和其他王门之人“馈遗授受”。⁹²但雍亲王的信又显示出他对年羹尧的不了解，在信的开头，雍亲王写道：

知汝以佞佻恶少，屡逢侥幸，君臣大义，素所面墙。⁹³

把年羹尧从进士、翰林院一路做到内阁，再到主政四川，贬为“僇佻恶少，屡逢侥幸”，相当于抹杀了年羹尧仕途之路的多年打拼。站在年羹尧角度，在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雍亲王能成为未来皇帝的情况下，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维系传统上下级关系中，知遇之恩历来都是很重要的一点。“知”己者，即所谓伯乐，在士人心中有非常重的分量。既然雍亲王不懂他的价值，再加上本来年羹尧一路升迁也没有得到过雍亲王王门的荫佑，他很有可能并不会把雍亲王的信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是，当时年羹尧做得怎么样，雍亲王完全没有发言权——年羹尧有那么多康熙朱批在手，他清楚康熙知道他的价值。

年羹尧对雍亲王的冷淡，雍亲王在信中已经逐条列举过。雍亲王的儿子结婚，年羹尧没有礼物祝贺；连雍亲王的母亲过大寿，年羹尧也没有问候，连一封贺信都没有；用雍亲王的话说：“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而年羹尧给雍亲王的解释是：“捐貲助饷，家无余财。”也就是说年羹尧不仅没有主动亲近雍亲王这个主子，就是被雍亲王责问后，也只是敷衍推脱。年羹尧“捐貲助饷”不假，但他真的“家无余财”到没钱给雍亲王家中的喜事随礼吗？显然不是。

这封信后不久，征讨西藏的南线军队出发前，年羹尧私自出钱，打赏全体官员，出手之阔绰，堪称康熙朝之最：

进剿之总兵助银一千两，副将助银五百两，参、游以下，千、把以上，助银二百两至五十两不等。满洲领兵各官亦皆一体相助。定西将军臣噶尔弼受任非轻，一举一动皆关国家大体，诸事必须裕如。臣捐助马匹、帐房、茶叶、绫缎等物，复助银五千两，以为沿途犒赏之需。⁹⁴

作为四川总督的年羹尧，如果他判断康熙的继承人另有其人，那么他对雍亲王采取应付的态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年羹尧的确有一个妹妹嫁给了雍亲王，但他已经做到了不需要通过这层关系就可以在当时的政坛中大施拳脚的地步。由此便能理解为什么差不多在雍亲王发出这封问责信的同时，年羹尧正在积极巴结皇十四子。

皇十四子作为抚远大将军刚到西宁不久，年羹尧就派人前去问安。皇十四子记录了全过程，并禀告给了康熙。在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皇十四子所上密折中写道：

四川总督年羹尧，遣千总邓国东，向臣问好，献银一千两、稻米四石。臣对千总邓国东云：总督为圣主之事忠诚办理者甚佳，去年念及入藏之兵，往送火药、弹丸、箭、米、银，臣每念及，心喜悦之。今自远方送来银、米，理应接收。惟臣对地方诸物，既然未加取用，如

何收总督之物？此物即如同臣已收之。等语。将银、米均却之。赐棉衣一套遣之。⁹⁵

起码对皇十四子，年羹尧是“家有余财”的。两相比较，很明显年羹尧是有选择地不亲近雍亲王，而对于当时尚未建立大功的皇十四子，却已经开始主动接近。其实这反映出了一个当时大家心知肚明，但在历史书写中又被悄悄抹去的共识：康熙在储君选择上看重“武”。

领兵与储位

早在1715年底西北问题刚刚浮现时，被囚禁的废太子通过来给福晋看病的中医，悄悄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带信，让他在康熙面前保举自己去平定准噶尔。⁹⁶这件事后来被康熙发现，其中还涉及多位满人权贵。康熙知道太子有病，当然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他。但太子和太子党人之所以要秘密筹划，争取这次机会，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清楚，康熙曾公开表示军事才能是选择继承人的标准。

1719年的这次出兵，是康熙晚年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他选择皇十四子代己出征，在当时人眼中，就是有意传位于皇十四子。雍正登基后审理皇八子、皇九子案件，传教士穆经远

(Joao Mourao) 作为皇九子的人，在被审讯时说：

十四爷出兵的时节，他（注：皇九子）又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这都实在是允禩（注：皇九子）说过的话。⁹⁷

“皇上看的也很重”并非夸张之语。穆经远在葡萄牙就是有名的传教士，是葡萄牙国王选派到中国来的。由于有葡萄牙国王的支持，康熙晚年，他一直是北京传教士中的领袖。比如康熙晚年过生日，穆经远可以直接联系葡萄牙国王，告诉他应该送哪些东西。⁹⁸穆经远与皇九子有密切的私交。雍正一上台就把皇九子发配到西宁，同时把穆经远也发配去了。

当时北京的传教士不仅相信军事才能是康熙选择继承人的标准，也相信皇十四子就是未来的储君，特别是后来在皇十四子的领导下，清军在西藏大获全胜。这一点在1720—1721年彼得大帝来华使团中有所记录。当时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曾经记录了北京的方方面面，同时顺带记录了当时他在北京听说皇十四子会是未来皇帝的消息。而约翰·贝尔在北京的翻译就是传教士。⁹⁹约翰·贝尔的这条记录是在康熙去世前一年半左右写下的，何况，中国未来的储君是谁，和约翰·贝尔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的记录没有主观倾向，

真实反映了当时北京城对康熙继承人的认知。他在记录中的措辞显示出他被明确告知的是康熙有意传位给皇十四子，而不是可能会传位给皇十四子（Kamhi, the present emperor, has about twenty sons, and, it is said, he intends the fourteenth for his successor）。¹⁰⁰

皇九子的管家秦道然在被审问时，还对皇十四子获封大将军时，皇九子的反应给出了更详细的说法：

允禔（注：皇十四子）出兵时，允禔（注：皇九子）日至其家，二三更方回。所商之事，总是要允禔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¹⁰¹

这里说明当时皇九子和皇十四子都默认了这次出兵是一场考验。只要通过了这次考验，就能被立为太子。他们的分析很契合传教士记录中，康熙在太子废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大关注：一是要有军事才能；二是要有功勋，能够获得众臣的支持，以避免康熙与众臣在新太子选择上的矛盾。“早成大功”，众人就无话可说了。

康熙在 1719 年让皇十四子带兵西征，既是对他的考核，也是给他的一种历练。康熙还让他带去了许多皇亲和康熙的孙子辈。大军启程不久，康熙私下里便事无巨细地叮嘱皇十四

子，给他提供各种建议，连信中的拼写错误都给指了出来：“满文谬误之处均改正之。”¹⁰²对外，康熙给予了皇十四子全部的支持。他告知全军，遇到战斗减员，皇十四子有权增补任命各个职位；¹⁰³同时诏告蒙藏回各部首领，遵从皇十四子训示，一如他的训示无异。¹⁰⁴皇十四子率大军刚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康熙认为大国出兵要有征讨的气势，必须名正言顺，所以决定发出一篇檄文，让蒙藏地区的人民知晓：

我大国例载：凡出征何处，务先问罪由，将事明晓方出征，断不行欺骗，尔等准噶尔全体亦知晓矣。

康熙专门指示议政王大臣起草的檄文要以大将军的口吻来写，而且要让大将军过目后再正式发出。这份檄文最后以皇十四子的口气写道：

军务事小，有关黄教众生灵劳逸事大。（为宗教）之大事，既交派我，我必将保全黄教，普渡众生。我岂不勤奋效力乎？¹⁰⁵

皇十四子为众生、为保教而出兵的说法，将远征之举立于道德高点，同时彰显出大国风范，康熙有意在蒙藏地区显示大清

出兵跟准噶尔偷偷摸摸翻过雪山搞偷袭的区别。檄文内容表面看来似乎有些目空一切的自大，但私底下康熙却告诫朝廷各方：

兵书内云：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¹⁰⁶

当时有些将领在请战，有的号称率八百骑兵先行向准噶尔部进发，还有边境官员上奏折称发现了一名神通广大的道士可在军前效力。¹⁰⁷康熙是清醒的，他先说“我国养育官兵报效，无敌之势并无庸议”，但是“今不可急蹙，务应详慎尽心”¹⁰⁸。清朝在前方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一年以后才正式发兵。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朝廷还专门调查了前线与蒙藏地区的经济贸易。吏部尚书富宁安从肃州（今属于甘肃酒泉市）发回的奏折报告：

今自边内来贸易者，较前益加多，商街扩展，商人又增建房屋。从肃州至巴里坤商贾不绝，沿途如同内地，均设商摊。商贾将绸、布、茶及衣服、靴、袜、针、线等各类小物，俱携至巴里坤出售。此俱蒙古人所需物品，喀尔喀地方之蒙古，驱赶牛羊，可互换出售，诸物均价廉，于军士甚益。前来贸易之人，蒙古人居多，为恐争价格之贵

贱，启吵闹之事端，奴才令兵民俱严加禁止，且复派出满、蒙、绿营官兵，均于商街坐堆子，不时巡察，故丝毫无事。¹⁰⁹

在掌握了当时边境贸易的情况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了经济物品禁运的策略：

固守通往西地之所有路口，严加禁止茶、布一应商品运出售卖。¹¹⁰

可见贸易战古已有之。当时的朝臣已经知道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让老百姓反感准噶尔：

土伯特部（注：对藏人的称呼）系数世承蒙圣恩之众，倘断我等边界经商之路，伊等稔知不可为生，向准噶尔车凌敦多布等反目……¹¹¹

当时，蒙藏地区极度依赖与内地的茶、布贸易。¹¹²特别是蒙藏地区可供食用的蔬菜很少，他们依赖酥油茶或奶茶来帮助消化肉食，因此茶是蒙藏地区影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物资。当时满蒙古军队出征，士兵要携带茶叶作为出行物资。¹¹³一百

多年后，精研康乾两朝西部用兵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开始前，提出过对英国实行茶和大黄禁运的手段，虽未被道光朝廷采纳，但很可能就是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启发。¹¹⁴当时，欧洲人依赖从中国进口大黄来治疗当地广泛存在的便秘问题。康熙朝的传教士就记载过中国用蜂蜜调制过的大黄有治疗便秘的作用，且没有当时西方使用的生大黄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¹¹⁵

皇十四子到西宁后，经过一年的筹备，聚集了号称三十万的大军。清军一面向吐鲁番方向施压，牵制准噶尔的兵力，一面也在筹划军队进藏。¹¹⁶进兵西藏前，朝廷大臣会议决定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皇十四子留守西宁指挥。后方还是担忧皇十四子的安全。一是如果突然遇到准噶尔主力，信息传递不畅，唯恐重蹈上一次失败的覆辙。二来高原本身也是问题。从青海一线入藏要经过数个超过四千米的山头，那时候的人并不知道高原反应，只知道有些人走到其中某个地方突然就不行了，还以为是中了什么“瘴气”。三是当时有蒙古部落随清军入藏，而那些部落各路首领又和准噶尔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存在很大安全隐患。¹¹⁷朝廷会议让皇十四子留守西宁的建议，经过康熙同意后，告知了皇十四子。皇十四子却用措辞强硬的回文，拒绝留后，声称皇父当年可以御驾亲征，为什么他不行？坚持要亲自率军入藏或者去木鲁乌苏。¹¹⁸康熙最终同

意让他带兵护送达赖到木鲁乌苏。（详见下节）该地处于西藏、新疆和青海的交汇处，是战略要地，在那里驻兵的目的是预防清军入藏后，准噶尔出兵切断清军的退路。皇十四子获得了亲征的许可后，立马上书要求把他带出来历练的各位权贵的儿子、孙子及驸马们送回北京。康熙让皇十四子留下了三位直系皇孙，命他们跟着皇十四子“勤加学习”。¹¹⁹

1720年，清军分为南北两路大军入藏。北路大概从现在的青藏线入藏，护送达赖喇嘛的皇十四子就在这条线路上。南线又分两路，一路从云南中甸（今香格里拉）出发，另外一支军队从打箭炉（今康定）出发。两支军队在入藏途中汇合后，一起奔向拉萨。在西藏的准噶尔部队只有几千人规模，本就无心恋战，在听说清朝大军入藏的消息后，已经准备撤离。¹²⁰清军只有北线军队在行军途中发生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南线军队率先在9月下旬进入拉萨，压根儿没有遇到抵抗。¹²¹北线主力则在10月15日到达。¹²²清军最后能够以很少的损失入藏，得益于皇十四子的前期准备，让蒙藏各地都以迎接王者之师的心情对入藏清军翘首以待。班禅、达赖都站在了清廷一边，共同期盼“文殊师利皇帝”的大军到来；而蒙古诸部落联合起来向策妄阿喇布坦发出劝降书，要求其退出西藏，并把入藏将领送到清廷请罪。¹²³

皇十四子的功勋

这次入藏行动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在西宁附近塔尔寺中的格桑嘉措（1708—1757）。他被青海、蒙古等地公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清代官方文件中，他又被称为新呼毕勒罕或者小呼毕勒罕。格桑嘉措出生在理塘，在被认定为灵童后，由青海蒙古权贵接到塔尔寺中供奉。1719年，他只有十二岁，但在蒙藏地区已经很有声望，一些路过的清军将领都自发到他那里祈福。皇十四子在1719年初离开北京时是三十二岁。他在去往西宁的路上就发密折回京，询问康熙该如何与这位小灵童会面。康熙告诉他：不要让灵童到西宁来见你，而应该是你去拜会他。¹²⁴那时灵童还不是正式受封的达赖喇嘛，因而皇十四子作为大将军应该如何去拜会他，才能既合乎礼节，又显得敬意十足，这是个考验人际交往智慧的问题。到西宁后，皇十四子以请塔尔寺给康熙诵经为由，在诵经结束后到寺里与灵童会面。皇十四子从一开始就重视与灵童的交往，连对方派来的信使他都以热茶接待，从接触伊始，就给对方上上下下留下了尊崇佛法的印象。后来他去寺里与灵童相会，还带上了随他一起出征的三位皇侄（其中一位是废太子的儿子），让对方感受到整个清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同时也是对灵童个人的重视。

像这样的历史性会面，跟现实中生意场上的相见并没有不

同，面对面的双方都在观察彼此。历史中留下了记录的会见大多是成功的，而没有成功的会见大概率就慢慢被历史遗忘。会见前，并没有人能确定双方是否互相满意，气场相合。个体之间的接触，也就是个人主观个性对历史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历史学家低估了，直到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摄像头前不成功的会面，又让理论界关注起个人性格、与会设定，以及记者提问等等这些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¹²⁵

政治人物会见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双方在现场的言谈举止，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对未来合作可能的判断。皇十四子和格桑嘉措的这次会见，应该说双方的表现都很有分寸，彼此都很满意。皇十四子在给康熙所上的奏折中表示，在格桑嘉措到寺外迎接皇十四子后，两人对于谁先走进殿内，都多次谦让。落座后，皇十四子表示要给格桑嘉措行礼，而格桑嘉措以自己是一个小儿为由谦让，但皇十四子还是坚持带着三位皇侄给他行了礼。会谈中，皇十四子说，康熙要弘扬佛教，安抚众生，所以派他前来，问格桑嘉措有何高见。而格桑嘉措托辞说，他乃一小儿，什么都不懂，既然大将军来了边地，即表明众生可永享太平。¹²⁶这一组谈话已经反映出双方最佳的合作状态。皇十四子代表的世俗势力尊重宗教领袖，同时宗教领袖也不随便对世间之事发表看法，而以祝福为主。皇十四子详细记

录了会面情况，汇报给康熙，皇十四子对这位灵童当然是满意的。藏文中也留有这次的会见记录，同样认为这次会见十分关键，是双方愉快合作的开端。¹²⁷后来清朝在西藏的治理，其实就是皇十四子与格桑嘉措这次见面模式的翻版。西方藏学研究奠基人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 1914—2010）基于藏文记录的描述，称这次会见是皇十四子对格桑嘉措的面试（interview）。¹²⁸很明显，小小年纪的格桑嘉措通过了这次面试。

这一年九月，清廷决定册封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同时还决定明年要用军队送他回布达拉宫。¹²⁹六世达赖喇嘛于1697年选出，但他后来拒绝承认自己是达赖的转世，也拒绝受戒。拉藏汗在1705年夺权后，重立了一位六世达赖，但一直得不到宗教界和民间的承认，这也是后来准噶尔军队1717年进攻拉萨时，拉藏汗众叛亲离的原因。¹³⁰格桑嘉措是达赖转世已在民间和宗教界得到了认可，因而拉拢到这位新的宗教界领袖，对清军入藏极为有利。清军要护送达赖喇嘛回布达拉宫的消息很快传遍蒙藏地区。第二年的新年（1720年2月8日），蒙古各方首领到西宁来与皇十四子一同拜见达赖喇嘛。整个仪式宏伟盛大，蒙古各派领袖在仪式后都表示要出兵相助。¹³¹5月，皇十四子启程一路护送达赖前行。由于和达赖一起出行，沿途无论蒙古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专

里塘呼毕勒罕传知巴尔喀木地方首领大军所到之处一致顺从

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十六日

驻锡古木布木庙小呼弼勒罕谕，传知巴尔喀木地方首领等：

现在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贻害杜伯特生灵。上天圣主目不忍睹，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使杜伯特众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为大将军，不分畛域，率领大兵至西宁驻扎。不日大军由各路进讨。

鄙自驻锡古木布木庙以来，仰蒙圣主重视黄教，举凡衣服饮食，无不受恩甚重。今大将军王钦奉上谕，来至西宁，不日亲临本庙会见，受恩尤深。况圣上振兴黄教，普济杜伯特众生，溯念厚恩，尤当尽力报效。

圣主军事，再以雄壮兵一队，由打箭炉前进，驻扎喀木、里塘、巴塘等处。此军之举，藉期仰副圣主振兴黄教普救天下众生深仁之至意。大军所到之处，凡杜伯特人众，皆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不至有所骚扰。

此举确为杜伯特众生，尔等尚不知此中情节。兹恐尔等畏惧，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为晓谕尔众。勉之勉之。

图 7.2 格桑嘉措以小呼毕勒罕转世灵童的名义知会藏人，为清军和平进入川藏交界地区扫清了道路

程赶来送行。皇十四子也借此机会与各处人马相见，展示清朝皇子和大将军的个人魅力。他把清朝出兵西藏办成了顺应天理、合乎民心的正义之举。这也是康熙对此次征讨最为得意之处，所谓兵不血刃的胜利。矗立在西藏布达拉宫外的“御制平定西藏碑”中就宣扬说：“一矢不发，平定西藏”，同时又拔离众生于“汤火，乐土安居”，“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瘴疠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从古所未有”。¹³²

皇十四子在西宁筹备入藏的一年，广泛接触各部落首领。他见的人，谈的话，来者送的礼，以及他的回赠，他都写下来向康熙汇报。可以看到，短短一年时间内，皇十四子的声望在蒙藏地区迅速提升。后来，蒙古部落首领间的内部问题都让他来决断是非。其中一次是关于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人的家庭内部矛盾。这一大家子都是固始汗的后代，在蒙古地区地位很高。察罕丹津请求皇十四子把几位有矛盾的当事人召到一起，主持公道。皇十四子很巧妙地告诉他们几位“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且说就算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同意了我的说法，也不见得会心服。他用这个理由婉拒了察罕丹津的提议，同时让察罕丹津一大家人应该看在先人的分上维持和睦，要他们自己在心中把问题想清楚，要做到内心真正和睦才行。“倘被迫虽当面和好，而内心不和，不仅不利，敌国闻后，亦至耻笑尔等。”而且，他还特别对年纪最大的察罕丹津说：

尔乃五十余岁之人，何未经历，何事不晓，念骨肉之亲，不闻小人间唆之语，恭敬长辈，仁爱晚辈，凡事概宽容处之，则不必人劝，自然生和。……¹³³

皇十四子劝察罕丹津都一大把年纪了，应看开一点，要他带头把家里面的问题处理好。皇十四子说完这些，也就是彻底回绝了察罕丹津把大家召到一起的提议，但他还考虑到察罕丹津的感受，对他说：

再，若将所献哈达、素珠，不受却之，未准伊之呈文，恐胡乱猜疑。故受哈达、素珠，回赐哈达一条，鼻烟壶、火镰等物……

皇十四子张弛有度、恩威并施的处理方式，深得康熙的真传。康熙看完皇十四子的处理意见后应该很满意，也很骄傲，所作的朱批是：“着议政大臣阅。”这封处理家务事的奏折中没有军机事务，康熙大概就是想马齐这些议政大臣，或者说他的老部下们看看。

皇十四子的处理其实是向着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 1692 年出生，与皇十四子年龄相仿。皇十四子到西宁后，和罗卜藏丹津联系比较频繁，后者也是皇十四子联络蒙古各部

的关键人物。进藏征途中，皇十四子还给康熙上过一份奏折，告诉康熙他们出发时带的捕鱼工具派上了用场，打鱼三万尾，大获丰收，不仅犒劳全军，还给达赖喇嘛营帐也送了鱼去。康熙年轻时也喜欢捕鱼，传教士南怀仁曾有记录。皇十四子的奏折中还提到，罗卜藏丹津也来了。他们一起乘坐羊皮筏子去观看捕鱼。罗卜藏丹津很兴奋，说他从小就听说这里鱼多，今天终于得见。康熙看到这份征途中打鱼的奏折，批了两个字：“好事。”¹³⁴其实皇十四子出去没多久，康熙就在一封奏折的回文中给皇十四子说，要争取得到部族首领们的心：“尔甚得土司、回子等人之心，今后获益者，多于汉人，朕之此言断勿使汉人闻之。”¹³⁵

处理人际关系是身为领导很重要的素质。皇十四子与达赖喇嘛同行数月，处出了感情。根据事先安排，皇十四子把达赖喇嘛送到木鲁乌苏。从那里渡过通天河后，就进入西藏了。渡河前，皇十四子到达赖喇嘛营帐前与其话别。达赖喇嘛留下了离别的眼泪：

“仰王爷慈恩，小人（注：达赖自称）实不忍离别。”言时垂泪。臣加安慰云：“你感皇父仁慈重恩，与我不忍离别；与你行走数月，我亦恋念。然你惟思皇父慈恩，往西藏去，能安众生，则即报答皇父之恩。”说毕，达赖喇

嘛送出帐房。¹³⁶

从1719年夏两人第一次见面，到1720年夏分别，一年时间内，两人会面数次。对于达赖喇嘛来说，皇十四子也是他的贵人。可以说，他们二人是互相成就。七世达赖和平定西藏的抚远大将军的交往，在西藏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为了培养这位年纪尚轻的七世达赖，康熙还想到了达赖的学习问题，把他学习佛法的事情拜托给了在拉萨的班禅喇嘛：

（达赖）年龄尚幼，经典未谙，知识甚浅，尔班禅额尔德尼永嗣释教，安辑众生，年份已久，年高德劭，今尊尔为达赖喇嘛之经师，引导经书，照先世达赖喇嘛之例，广兴黄教，朕有赖焉。¹³⁷

“朕有赖焉”，在康熙出面亲自的拜托下，达赖回到拉萨后迅速融入了当地僧团。

这次入藏，康熙以及整个朝廷都极为重视，花费也十分巨大，当然最后的结果堪称完美。在西藏的传教士德西德里大赞清军，认为他们军纪严明，与之前准噶尔的强盗行径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还记录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消息，就是清军士兵都提前发了军饷。¹³⁸这其实是清军一次很大的转变。以前的清军

是自带生活物资和武器，占领一个地方后，便抢劫当地财物。就是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清军还在抢劫财物和人口，汉官在上奏反对。¹³⁹现在发给士兵足够的军饷，使他们完全变成国家的士兵，从而服从不能劫掠的军命。这个转变在《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有记载，朝廷为要支付庞大的军饷而犯难。¹⁴⁰皇十四子这一次带兵很在乎军纪，要求蒙古各部管理好自己的士兵，不要按老习惯偷抢马匹。¹⁴¹同时，对于战死者的抚恤，皇十四子还按等级定出了详细的方案，对细节尤为注意，比如抚恤银要求当众发放，甚至当众称给，这样既防止了贪腐，也让家属直接感受到了皇帝对他们的抚恤。¹⁴²

德西德里在拉萨目睹了清军进入拉萨后受到藏人拥戴的情状，察觉到了其中的历史意义，向欧洲传信说，1720年10月以后，西藏归康熙皇帝管理，而且他还预测未来很多个世纪西藏都会处于康熙子孙（descendants）的治理之下。¹⁴³同时，皇十四子领兵三十万收服西藏的消息也在中亚传播开来。¹⁴⁴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后，在清军的管理下，拉萨迅速恢复了秩序。不在清朝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都来朝贺。不丹、加德满都等地方势力派来了使臣，显然也都知道了皇十四子的功绩。¹⁴⁵

就是派往平定西藏的清军自己，也察觉到了这次征伐的历史功绩。前文讲到过，清军入藏分两路奔向拉萨，两路军队分别在9月和10月到达拉萨。到达以后，两路将领

着意争抢的并不是财物，而是布达拉宫所在红山东侧石壁上的最佳位置——他们要在那里刻下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表2 入藏官兵石刻

	碑题	落款时间	大约字数
1	功垂百代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680
2	安藏碑记	康熙五十九年秋	1240
3	用昭万世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770
4	异域流芳	康熙六十年春	被覆盖
5	流芳百世	康熙六十年春	被覆盖
6	永载千秋	康熙六十一年春	被覆盖

（资料来源：邓锐龄，《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339。）

山上可供刻写的石壁，好的位置有限。后面三份石刻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被后来的佛教石刻图像覆盖。第一份落款在五十九年十一月的“功垂百代”石刻，是北线入藏将领主持刻写。石刻全文意在凸显清军入藏受到欢迎，展示出藏人“男女合掌礼拜，喇嘛伏身恭迎”，“手舞足蹈，鼓乐讴歌”恭迎王师的盛况。整篇文字不是朝廷，甚至不是进入拉萨的统领延信安排书写的，而是一些中高阶将领们自发完成的。¹⁴⁶ “功垂百代”石刻领衔落款的人是山东省登州总兵官李麟，在他后面还有十四名将领的留名。他们在康熙五十九年九月进入拉萨，在

石刻落成的十一月就往四川方向进发，离开了西藏。在这短短不到两个月中，他们完成了从起草文字到勒石为铭的过程。李麟是一个从山东抽调过去的将领，在后续西藏的经营中也没有再出现。西藏对于参加这次远征的许多将士来说，十分边远荒凉，不少人身体上也出现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后来两路入藏军队的最高统帅都上书朝廷，以身体原因拒绝留下来经营西藏。因此，对于大部分远征将领来说，他们就是西藏的一个过客。但他们感觉到了这次征伐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也想效仿东汉窦宪“勒石燕然”，像他在燕然山大败匈奴后一样，把胜利的过程刻在石壁上，永久地留下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次征伐，全文留存的三篇石刻有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将士们都感受到了藏人对他们的欢迎，都强调这次征讨是一次有道伐无道之战：

男女合掌礼拜，喇嘛伏身恭迎，咸庆光天化日均乐太平之春，绝域遐荒永享宁静之福，手舞足蹈，鼓乐讴歌。
(自“功垂百代”)

……安藏入藏之日，藏民扶老携幼，稽首道旁，簞食壶浆，以迎王师。(自“安藏碑记”)

……兵不血刃……僧俗皈依，远迩倾向，欢声振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山河巩固。……壮气干云，有

征无战，成此克复之功也。（自“用昭万世”）¹⁴⁷

世界历史自16世纪大航海以来，各种远距离出兵征伐，可以说层出不穷，但将领们集体热衷于写史记述，还从道义角度来观察战争进程的，这应该是独一份。

这次入藏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所谓“有征无战”，看似轻松，但此前一年，皇十四子和康熙以及朝廷做了大量的部署。很多奏折中的内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大工程。例如为了牵制准噶尔的主力，以免他们派更多的军队进入西藏，清军有一支军队向着新疆吐鲁番方向迂回骚扰。为了保障这支部队的通讯，以及未来长久解决西北问题，清廷决定在数千里无人地区建立一个个驿站，同时选取一些地方建城。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兵部尚书范时崇。¹⁴⁸同时，康熙找来学者、官员共同研究，决心搞清楚藏区、新疆地区以及云贵边远地区的河流、山川及道路情况。¹⁴⁹为了入藏，康熙还找来医生在北京研制药物。经过一年的努力，制作出可以缓解高原行军所遇各种疾病的药物。在皇十四子大军出发前，收到了康熙发来的“妙药十二斤八两，神符一万张，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其中的保心石应该就是用来治疗高原反应（当时认为是吸入瘴气所致）的药。有记录说“身患浮肿”的士兵，吃了三粒保心石

后，病情就有了好转。

甚至还有很多现在看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康熙和朝廷也在着手处理。比如皇十四子曾报告称有喇嘛能够做法术，升起云雾，“骚扰营房”，他密告康熙和理藩院等处，请他们寻找能够破解该法术的人才。¹⁵⁰ 这样的请求，康熙这个父亲也是放在心上的：

……在此处之李姓道士之符，于百病颇有裨益，故令制作万张，写明适宜引子送去。再李道士言：凡有法之人，若有兴云作雾之项，……行军之地，如不得之，以陈醋涂于箭矢而射，则无所不摧。等语。此虽皆小事，然行军之人不可不知。又禀称：军中如有瘟疫等，熏死人脑骨则好。等语。¹⁵¹

这些准备还只是冰山一角。世界屋脊的行军，在当时人看起来是十分了不起的大业。只不过后来写史的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各国的航海事业，其实内陆探索的难度一点都不小于远航。当耶稣会士德西德里得知准噶尔的将领策零敦多卜竟然率领六千人，带着马匹辎重，翻过重重雪山进入西藏后，深知这条路线的艰难，将他们比作亚历山大大帝远征。¹⁵² 而一路远征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西方历史上是神一样的存在。

从整体布局上看，清军入藏的主力放在了皇十四子率领的北线上。因为这次入藏对外打出的名号是维护佛法，护送七世达赖回布达拉宫的重任，便由北线承担，北线也因此成为整个入藏军队的核心。南线则由年羹尧统筹安排。他的准备十分细致，详细到每位士兵应该带多少干粮，沿途应该如何生火，他都派人确认了。年羹尧向康熙汇报，听说牛粪能作为燃料，他还专门派人去打探是否属实。¹⁵³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年羹尧之前在四川有过带兵经验，但是朝廷和康熙在这时还是主要把他当作文臣来对待。这倒不是对年羹尧的误判，而是站在当时朝廷角度，清军不缺骁勇善战的武将，缺少的反而是能够管理后勤、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同时又懂得军事需求的文臣。在入藏筹备期间，年羹尧奏称他获得线报，藏区有一队人马要从打箭炉这条线进入内地打探消息，年羹尧建议带兵拦截。但朝廷告诉年羹尧：“四川省之庶务，及松潘、打箭炉两翼之军务、粮饷甚为重要，故年羹尧切不可动。”结果是派了另外一位领军前去。¹⁵⁴最后进入拉萨的南线军队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年羹尧并没有在入藏中直接领兵。成功进入拉萨后，南线将士在布达拉宫所在红山岩壁上刻写的碑文中提道：“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¹⁵⁵年羹尧在平定西藏中功不可没，但主要是在后勤统筹方面。

1720年秋顺利平定西藏后，康熙又在筹划拿下新疆吐鲁

番。¹⁵⁶在这样的安排下，大胜后的皇十四子没有马上班师回朝，而是在1721年夏经由西宁前往西北，驻扎在了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古来就是著名边塞）。¹⁵⁷年羹尧则由于后勤办理有功，从四川总督升为川陕总督。¹⁵⁸未来的战斗在西安、西宁一线，年羹尧也就被调到这一线来负责后勤，支持皇十四子。在年羹尧上任前，康熙专门把年羹尧召到热河行宫面会。这一次他把年羹尧在身边留了二十六天，从军事、民事、经济、治水、用人等方方面面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用年羹尧的话说，他与康熙的谈话是“推心置腹，无可比伦”¹⁵⁹。就康熙一朝所见，还没有出现过像年羹尧这样能在文治、武功、地方治理等样样都有建树的大臣。无论是索额图还是明珠，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擅长，但都不是年羹尧这样的全才。某种程度上说，年羹尧是康熙晚年的知音。年羹尧在回去后的一封奏折中说：

……臣在热河二十六日，圣虑之深远，圣衷之焦劳，臣得深知；臣心之激切，臣性之愚直，亦圣主所洞见。¹⁶⁰

这一轮二十六天的深谈，发生在康熙去世前一年半。除了西线的军事准备，这次会见后，康熙还让年羹尧去处理当时两件紧急的内情：一是当时山西和陕西的灾荒，康熙让他实地考察以

后，给出具体人事任用和处理灾情的方案；¹⁶¹二是让他去考察黄河河道，也让他给出具体的建议。¹⁶²这两件当时最为紧迫的大事，康熙都交给了年羹尧，让他一人去料理。分别之时，康熙还介绍年羹尧到北京后去找一位叫“罗瞎子”的人算一下命，但年羹尧到北京后，说罗瞎子抱病未出，他没有算成。¹⁶³

于公于私，康熙都对年羹尧关怀备至。能被康熙留在身边二十六天，也就是年羹尧所说的“受恩深重，逾于常格”，这已经是公开表示对年羹尧的赏识。¹⁶⁴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是跟在康熙身边的年羹尧在这二十六天中察觉到了什么，他到西安上任以后，立马又派人去给皇十四子送礼。关于这次送礼，皇十四子同样写了密折向康熙汇报：

川陕总督年羹尧遣其属下守备王松向臣问好，献西洋表一个、千里眼一个、磁杯十个、鼻烟二罐。臣命守备王松进见交付。我自出征以来，地方官员所献食物、马畜外，并未接受别物。总督为图报皇父之恩，为国家事业，甚为效力，他人不可比拟。既然特自远方差人送来，我均受之。¹⁶⁵

皇十四子这回不仅破例收下了年羹尧的礼物，同时还把自己的衣帽（帽一顶、裘服一件）等回送给了年羹尧。当时回送自己

的衣帽，有把对方当作自己人或家里人的意味，也就是说向年羹尧表示接纳了他。

在接收了年羹尧礼物后不久，皇十四子于康熙六十年十月二十日（1721年12月8日）从甘州启程，回京商讨来年大举进攻准噶尔事宜。这次是皇十四子1719年1月离开北京后，近三年时间第一次回京见康熙，也是最后一次。一年后，康熙就去世了。¹⁶⁶

康熙之死

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康熙有意传位于皇十四子，为什么在皇十四子回来后还要让他出去？¹⁶⁷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康熙的健康状况在1716至1717年间日渐衰落，但后来竟然又大大地恢复了，让他完全没有了对身体健康的忧虑。现存档案中保存了一些皇十四子带着三位侄儿（弘曙、弘智、弘曦）给康熙上的请安折，属于父子、祖孙间的家信，从中既可以看到康熙与在外儿孙间的互相问候，同时也可以看出康熙身体恢复的情况。其中，弘曙是皇七子允祐的长子，弘智是皇五子允祺第二子，弘曦是废太子第二子。

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719年6月29日）

臣胤禛（注：皇十四子，后来雍正登位后改为允禔）
等恭请皇父万安……

（朱批）朕体今年较往年甚好。此连续三年不能写文，
今照常能写。凡尚未给之匾联等物，均已写成给之。

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初九日（1719年8月24日）

（胤禛、弘曙、弘智、弘曦等）：……青海等处，行猎
十余日。为此谨奏闻皇父。

（朱批）好。仍设哨所防守。闻得，地方甚恶劣，多
草丛，易跌倒。再，雄兽力大残暴，追人不止，心中注
意，以免人马受伤。

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日（1720年2月12日）

臣胤禛等谨请皇父万安。为此具文谨奏。

臣胤禛、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体安。气色甚好。尔之太监仔细看视而归，
或告之也。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720年3月12日）

臣胤禛谨奏：为皇父万寿吉日事。

臣谨将祝贺书写之阿玉希佛经一套、寿碗、寿面等物，交付随臣之太监白镇世谨贡。臣之微薄心意，祈皇父笑纳！

为此缮折谨奏。

（朱批）朕体较往年迥异，不可比矣。气色、饮食、行走，尔太监亲见，朕勿庸多写……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七日（1720年7月11日）

臣胤禔等谨请皇父万安。为此具折谨奏。

臣胤禔、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体安。气色甚好。热河地方六月初八日戌时发生小地震，京城地方稍强，往查各地震情，保安、沙城地方震动较大，震中尚未得知，小报乱载谎称者甚多，恐尔等自远方听闻讹传忧虑，故缮明寄信。倘有乱言者，称皇父已将此等情由写明，寄信前来，并着阅之。今田禾畅茂。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720年7月26日）

臣胤禔等谨请皇父万安。为此具折谨奏。

臣胤禔、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体安。气色甚好。今备至白露，照常于木

兰围场启程，行走并不需人搀扶，庄稼长势似有十成，惟收后方知矣。（注：此时皇十四子等已经在入藏的路上）尔队之大臣、章京、兵士、马畜平安，朕常盼闻之。仍与朕寄信，亦书写地方之水土、江湖、道路等情景，此询众之旨，务必宣谕，及至绿营兵（注：汉人兵营）以闻。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720年8月2日）

臣胤禔等谨请皇父万安。

臣等五月二十一日请安折，于六月二十六日到来。皇父旨：今年朕体甚愈了。先年戒冷食，今照常食之。京城周围并无事，麦子普遍丰收。田禾长势畅茂，雨水调顺。……

臣胤禔、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体安。八月初七日寒露，朕照常行之。前降旨既然已送，无庸复书。惟尔等去处遥远，朕时刻惦念，放心不下。

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720年10月29日）

臣胤禔等恭请皇父万安。为此具折谨奏。

臣胤禔、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安。今年腿脚甚好，照常乘马，如先年哨鹿围猎，忍耐而行。此谕于密云行官缮写发之。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1720年12月3日，此时大军已返回）

臣胤禔等谨请皇父万安。

.....

臣胤禔、弘曙、弘智、弘曦。

（朱批）朕体安。气色益加好了。盛京乌拉捕猎归来.....¹⁶⁸

从上面康熙的朱批可以看出，他的身体一直处于恢复中，从此前“三年来”不能写书法，到可以写，再到可以出去打猎，身体渐渐好转。当然按中国的人情世故，家信往往报喜不报忧，上面康熙对自己身体的描述是否可信？正好这一时期有两个世界瞩目的外交使团入京，曾与康熙多次会见。一个是教皇委派的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使团，于1720年12月底入京，一直待到来年过了新年才离开。嘉乐数次面见康熙，并与其谈判，关于使团的各种记录都显示出康熙的健康与睿智。同时，彼得大帝的人华使团于1720年11月入京。康熙与这个使团的会谈内容没有记录，但应该与双方携手对付准噶尔有关。本章前面提到1715至1716年间，即准噶尔骚扰哈密时期，彼得大帝的淘金大队被准噶尔扣押。康熙在1715年与准噶尔战斗伊始，就派人到俄罗斯边境通知俄方。¹⁶⁹在俄罗斯使

团的记录中，可以看到 1721 年初春时，他们与康熙一起去猎虎的经历。俄罗斯一方对康熙的体能叹为观止，惊叹他能一次骑马六个小时，而这个强度许多年轻人都受不了。¹⁷⁰ 这一年春，一位意大利米兰来的医生还到畅春园中给康熙做过体检。当时为了确保结果可靠，医生是在康熙睡前和尚未起床前，分别做了一次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是，皇帝的身体十分健康。¹⁷¹ 通过这些外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在 1721 年初，康熙的身体状态特别好，跟 1716 至 1717 年间写字都困难的他不可同日而语。

1721 年时身体状态好到能骑马猎虎的康熙，自然也是雄心万丈，在平定西藏以后，又想要一举拿下吐鲁番。成语里得陇望蜀说的就是这种心态。在康熙的安排中，为了拿下西藏，几支部队本已集结在西北了，所以他想抓住这次机会。在最初的安排里，皇十四子本来是拿下西藏后就班师回京。¹⁷² 但一切都在变化中。康熙的身体在拿下西藏后的 1720 冬到 1721 年春变好了，这是变化；而 1722 年冬康熙突然去世，这也是变化。这些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康熙身体变好后却突然去世，连在京时常见着康熙的众皇子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皇十四子 1721 年底回京时，皇九子还以为前线指挥出了问题，认为这不是好兆头；直到得知是回来商议战况，这才释然。¹⁷³ 也就是说，皇十四子在北京的兄

弟也指望着他继续指挥，拿下吐鲁番再回来。康熙去世前两个月（1722年10月16日），还在积极准备对付准噶尔，派人去往俄罗斯一侧，刺探俄罗斯与瑞典交战的最新情况，瑞典俘虏迁到哪里，以及俄罗斯是否与策妄阿喇布坦和好，同时他还想知道关于蒙古人到俄罗斯境内后的情况。康熙甚至让下属去找到以前逃到的俄罗斯的几位蒙古部落首领，教他们“赐给伊微物，饮酒之后，以巧妙哄骗不使觉察，密询彼处诸讯息”¹⁷⁴。去世前两个月的康熙，连酒后打听军情这样的细节都为下属想好了。此外，跟随清军一同入藏的蒙古部落首领们在1722年秋（差不多也是康熙去世前两个月）往热河朝拜康熙，宴席过后，康熙表示，请诸位再耐心等待一下，他记着他们的功绩，但要等到完全收拾了策妄阿喇布坦以后，再来赏赐他们，保证他们以后“数着念珠安逸生活”。¹⁷⁵所有人没有想到如此健康的康熙会突然就去世了。当然康熙自己也没有想到。生老病死，人生无常，这其中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历史规律可言。

雍正虚构历史

对于康熙驾崩后的皇位交接，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在西北牵制了手握重兵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为雍正顺利登位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说法最早在孟

森 1930 年代推出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就已提出。在这篇康熙储位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孟森说：“羹尧为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是清史的热门话题。尽管后来学者对雍正篡位的说法聚讼纷纭，但无论哪种研究，对于“隆年辅佐论”都一致赞同。¹⁷⁶

表面上看，“外得力于年羹尧”是一个结论，解释了雍正得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就受到质疑，却又没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原因。但实质上，这个说法是要瓦解皇十四子曾经立下的功勋和拥有的地位。孟森对此的解释是“允禔（皇十四子）在军中为年羹尧所弹压，无能为变”。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年羹尧有能力弹压皇十四子，就意味着皇十四子之前在西北没有建立功勋，没有真正掌握兵权。这个逻辑正是雍正年间官修史书想要后世相信的历史。在雍正自己编订、刊刻后要求全国各地学习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写道：

以允禔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禔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¹⁷⁷

年羹尧有能力弹压皇十四子，进而在皇位交接时发挥了作用，

并不是孟森和后来学者的误读，而是雍正年间官方有意传递出来的信息。雍正八年（1730）刊行《大义觉迷录》时，年羹尧已被雍正治罪（雍正三年十二月）超过五年。这时突出年羹尧的能力，真正目的并不是要给他记功，而是要消解皇十四子在康熙末年的作用。

为了操纵历史叙事，雍正登基后的第一步就是控制并销毁原始资料。康熙去世后，皇十四子回京奔丧。此前进军西藏的先锋延信被派到西北，顶替皇十四子接管大将军印。¹⁷⁸而登基的雍正给延信交代的秘密任务是，到甘州后，收缴皇十四子留在那里的所有与康熙往来的奏折和信函。而且雍正还叮嘱延信，在去往甘州的路上如果碰到回京的皇十四子，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收缴奏折的安排，“此情万勿被发觉”。同时，雍正还吩咐延信，到那儿后若有太监推诿阻止收缴奏折，则动武解决，“即行执拿”。¹⁷⁹也就是说，雍正一继位就已经在着手控制历史材料了。现今留存的康熙与皇十四子奏折，大部分都是皇十四子攻战西藏前的。康熙去世前一年两人的往来奏折，一份原件都没有留存，只有皇十四子写给康熙皇帝奏折中因有军机事务而抄送给理藩院的副本得以保留下来，但这些副本上都没有康熙的批注。

即便大量销毁了皇十四子的奏折，皇十四子的奏折依然占到了康熙最后四年满汉奏折总和的三分之一，可见他在康熙朝最后时段的重要性。¹⁸⁰存留奏折或可反映出康熙交代各位皇子

所办事务的多少。学者白新良统计了这个数据。根据单独奏请以及多位奏请按署名第一皇子来计算，排前三位的分别是皇三子四百七十一份，皇十四子三百五十四份，皇二子（废太子）七十七份。皇三子帮康熙打理各种事务时间跨度长，前后近三十年。而皇十四子的这个数字主要就是靠最后四年达到的。而作为比较，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在康熙一朝的奏折仅有三份。¹⁸¹这也许正是雍正后来把“不与闻一事”当成自己的一个优点来表述的原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皇位交替的关键时刻，出来接手皇十四子兵权的人是延信，并非年羹尧。延信是豪格的孙子，乃皇室成员，同时又是平定西藏时北路军的前锋，有军功，也熟悉西部的战事。平定西藏后，本来要延信主持西藏，但他生了病，回京休养。这时由他接掌军权，是合适的决定。

在雍正新皇登位之时，年羹尧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重任在肩，反而数次向雍正请旨，请求回京，希望能在康熙棺前凭吊。最后，雍正同意了年羹尧的回京请求。¹⁸²

当时，就连雍正亲近的下属都不认为年羹尧是自己人，反而认为他与皇十四子是一党。雍正藩邸旧人戴铎在一次审问中说：

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曾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等有事，奴才等当以死自誓，例借给

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¹⁸³

“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等有事”，在雍正真正的门下之人眼里，年羹尧和皇十四子才是一党，在防范他们。现存雍正给年羹尧奏折所作批复中最早的一份是在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内容是在谈论年羹尧回京事宜。雍正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¹⁸⁴也就是说，隆科多也不信任在外的年羹尧，要在这敏感时期调其回京。而且在同一天，雍正还发了一封满文谕旨给前线掌兵的延信，告知他“已谕召年羹尧”。¹⁸⁵综合考察康熙、雍亲王、皇十四子和年羹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际的交往情况，年羹尧当时被怀疑跟皇十四子走得近，才最合乎实情。

从现存奏折来看，年羹尧直到正月十二日才向新登位的雍正表示了忠心。这一天，他在回京申请（上段提到的正月初二日奏折）尚未获得回复时，给雍正同时上了两份奏折。其中较短一份就是书写对康熙的感念，希望被恩准回京悼念，其中用的是公文性的语言。¹⁸⁶而在较长那份奏折的文末，年羹尧解释了他同时写两份的原因——简短一份便于用来走程序，发放给相关部门处理他的回京事宜；长折中则有许多不便公开的私房话。在长折的开头，年羹尧首先解释了为什么他这次会写奏折。在前一天（正月十一日），他在兰州收到了家人从北京带

来的雍正御批，同时还收到了他儿子年熙的家信。长折是这样开头的：

……臣家人捧回御批奏折，臣即恭设香案，叩头开读；并臣子年熙所寄家信，备述圣主面谕，随又叩头谢恩讫。

伏念臣受恩最深，忠君之念不自今日。我皇上至孝，本乎性成，自古帝王所未有，此臣平日所深知者。¹⁸⁷

康熙于上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驾崩。年羹尧最晚到十二月上旬也应该得知雍正登基的消息了。但一个多月后雍正召见了他的儿子，年羹尧才说出了“伏念臣受恩最深”这样的话。而最值得仔细推敲的是“忠君之念不自今日”一句。如果按照现有的主流历史叙事，年羹尧不仅一直是雍正的人，甚至还是其登位的功臣，为何还需要特别强调“忠君之念不自今日”来表明忠心？试想，如果公司里一位老员工对新上任两个月的总裁说，我是你的人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对新总裁上位没有贡献。年羹尧说的话，翻译成今日职场中的话语就是：我其实早就支持你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平日所深知者）。职场话语经常有两层意思，一是字面的，一是情境中的。年羹尧的奏折就是他在职场中说的话，需要放

到情境中去。如果说上面几句还需要额外的“理解”，那么奏折中接下去的内容就是他之前还没有向雍正表示过忠心的直接证明——他向雍正报告了他与延信会见时发现了延信的可疑之处。延信去接替大将军位，掌管西部全部兵马，位置举足轻重。如果年羹尧之前就已经是雍正心腹，那么对延信有任何的怀疑，都不可能拖到一个月后才想起要上报。就连年羹尧自己也感觉到时间上说不过去，以康熙驾崩他悲痛太过以致给耽误了为借口，专门解释了一番。“然守此愚衷，竟不具疏，是臣之罪，实无所逃，寸心萦结，自蹈愆尤，惟有仰望圣恩宽宥而已。”¹⁸⁸年羹尧恳请雍正原谅他的报告上晚了，这其实也是在请求雍正原谅他的忠心表晚了。

从年羹尧的这封奏折也可以看出，雍正与年羹尧之间，这时主动的其实是雍正。在观察二人关系的时候，也要设身处地站在雍正的立场来思考。无论雍正是合法继位还是窃位称帝，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他的旧属中基本无可用人。这一点雍正后来自己也承认过。¹⁸⁹但他初登大位，又急需用人。在八旗的关系中隶属于他，又把妹妹嫁给自己的年羹尧自然而然成为他最先要拉拢的对象。上面提到现存最早一份年羹尧写给雍正的奏折（正月初二日）上，雍正就已经用朱批以很亲密的语言在向年羹尧介绍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¹⁹⁰雍正以这样的文字让年羹尧感觉他们之间关系的

亲近。从这第一份奏折开始，雍正这种让年羹尧感觉亲密的文字保持了两年之久。但年羹尧给雍正的文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亲密的。与正月十二日表忠心的奏折不同，正月二日奏折上的文字还很拘谨，年羹尧还在请求雍正同意他在处理边务时，可以私下与雍正联系，先行汇报处理意见，这样“军务大事可免错误”。¹⁹¹也就是说直到那时，年羹尧跟雍正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都还没有确认。正月十一日这天，状况改变了。年羹尧通过他儿子的家信，知道了北京的情况，也明确了雍正有意招揽自己。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年熙的信和雍正的御批是同时通过“家人”送来的，这表明整个过程完全是在私人渠道中完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年羹尧第二天写了两份奏折。同时写两份有象征意义，一份为公，一份为私，这样无论公私，他都算是雍正的人了。

但雍正和年羹尧此时才开始的合作并不能改变之前的历史。在康熙突然病逝前的前线布局中，皇十四子和年羹尧是征讨准噶尔的团队核心：一个主外，领兵打仗；一个主内，负责后勤。康熙驾崩后，雍正对他们两人的总体安排也一样——把二人都从任上调离，召回了北京。后世反复琢磨雍正上台三年后就诛杀年羹尧的原因，一直忽视了一个可能，那就是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是在雍正登基以后，双方迫于情势才建立起来的，而二人在康熙晚年的关系十分淡漠。在雍正眼中，年羹尧

是一个反复“出轨”，企图攀附其他王门的人。前面提到过，他不仅攀附过皇三子、皇十四子，后来雍正还发现他接受过皇九子通过传教士给他的馈赠。雍正一直怀疑他的忠心。但罗布藏丹津带领众蒙古部落起事，雍正又不得不用他去平复叛乱。但雍正对其忠心的怀疑，并不会因为他平乱的军功而有所减弱。这就像现实中的夫妻，如果一方怀疑另一方的忠诚，疑心并不会因为后者事业有成而减弱。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早在康熙朝最后十年就已经定下了调子。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年羹尧的拥立之功本身并不存在，是雍正朝虚构出来弱化皇十四子的历史功绩用的。

从雍正朝史官撰写的康熙朝《实录》来看，康熙晚年的西北用兵全部都被做了淡化处理。¹⁹²后来乾隆编订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对这部分历史做了一些补充，但提到皇十四子的地方也是有意回避。对于太子、皇八子以及皇九子，雍正朝史官用丑化他们形象的手法来达到目的。至于皇十四子，雍正朝的史官也曾经努力创造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叙述方式来抹杀他的功绩。第四章提到过皇三子带着皇五子和皇七子帮着雍正虚构皇八子的历史，他们就曾试着帮雍正解决问题，捏造出了一个历史叙述架构来解释皇十四子为何被派往西北：由于皇八子和皇十四子结党，康熙为了分开他们，才把后者派去西宁打理边务，而皇十四子去了，却在外边贪财嗜酒。¹⁹³

可能皇十四子在西北的功绩实在太太，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雍正朝的史官没有像采纳皇三子他们对皇八子的历史建构那样接受他们对皇十四子的定位，而且到最后似乎也没有找到一个可操作的虚构思路。康熙朝《实录》最后采用的策略是，用删减、淡化的方式，来消解皇十四子在历史中的位置。对于康熙一家的历史，让人感叹之处是与皇三子一起编造历史的皇五子和皇七子，他们正好各有一个儿子曾经跟随在皇十四子的帐下（上文中提到的康熙三位皇孙中的两位）。皇十四子曾经勤勤恳恳照顾了他们的儿子几年，给康熙的许多奏报中，皇十四子都提到了这几位侄儿，但历史却没有留下他们对这位叔叔哪怕只言片语的评价。

皇十四子，其威名如影随形般萦绕在雍正的耳畔，是一个令他无法回避的人物。雍正八年推出的《大义觉迷录》在谈到皇十四子以及他的西征，还说过：

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禔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夫允禔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

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禩也如此。¹⁹⁴

皇十四子和雍正是同出一母的亲兄弟。最后一条称康熙对他们的母亲说，就算皇十四子给雍正当护卫，雍正都不要。雍正把这样的话写进书里，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地，让各地方官员给百姓讲解。雍正用这样的方式，把他的历史叙述推广出去。

看完雍正对皇十四子这个兄弟的评价后，就可以回到本书前面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废太子的历史书写中，雍正朝史官借康熙之口列举了皇八子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却唯独没有指出传教士记录中康熙亲口说出的皇八子的弱点——“武”不行？原因很简单：雍正不能让后世知道康熙有过这样的标准和评价。因为说到“武”，雍正正是一众皇子中垫底之人。而雍正希望后世相信康熙喜欢的是恬静之人：

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

这是雍正希望后世看到的作为皇四子的他的形象。雍正也希望后世相信康熙中意这样的继承人。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是对过去的一种说法。雍正给出了一种。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人记挂皇十四子。起码他的母亲是向着他的，拒绝做皇太后。得知康熙驾崩后，小小的七世达赖喇嘛召集僧众为康熙做了四十九天的法事，他打心底里感激康熙和皇十四子册封了他，为藏地带来了和平。雍正登基，派出的使节到达拉萨后，他竟然在很长时间内拒绝接见。藏史学家写到这里，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¹⁹⁵

跋

2025年5月5日晚，美国ABC电视台做了一档节目，介绍两天后将开始的新教皇选举。¹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三十三位红衣主教将要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旁边的西斯廷小教堂中投票选出新教皇。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选票的主教将成为新教皇。所有进去投票的主教都会被没收手机等通讯设备。如果投票结果没有达到绝对多数，他们将会被一直关在教堂中，吃住都在里面，一轮又一轮地投票，直到选出新教皇。

近千年来，天主教教皇的每一次选举过程都有详细记录，为ABC台这档节目提供了大量历史素材，让这个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选举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历史上有记载最长的一次选举持续了近三年（1268年12月1日至1271年9月1日），也就是说，各方主教在新教皇人选上长达三年都不能达成一致。从1274年开始，为了加快选举速度，如果三天都没有选出新

教皇，那么关在教堂里面的每位主教的中晚餐都将只有一道菜可吃。假设如此吃了五天后还没有选出，那就只有面包、红酒和水提供了。²即便如此，19世纪以来还是有多次选举持续了数周。2025年这次选举与以往一样，到底多久能选出新教皇，事前谁也不知道。投票结果的公布依然沿用传统方式——由西斯廷小教堂上面的烟囱来对外发布信号。如果烟囱冒出的是白烟，就表示这轮投票没有选出新教皇；而如果是黑烟，就代表新教皇已选出。这样的选举形式从1274年确定下来后，到现在的七百多年时间里，共举行过七十六次。一直到2025年这次选举，食物依然不允许有整鸡和意大利饺（ravioli）出现，因为这些食物在历史上曾经被用来传递纸条。在讲完选举历史中的趣事后，节目主持人让大家关注明天的选举，并告诉大家会直播烟囱冒烟环节，最后说让我们一起期待“历史的上演（history unfolds）”。

“历史的上演”是英文的直译，在中文中比较接近的说法是“见证历史时刻的到来”。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的语境中，“历史”通常联系的是过去。很多时候，“历史”和“过去”两个词可以互相切换使用。但“历史”还可以用来指尚未发生的事情，这时“历史”和“过去”就不能互换了。比如“见证过去时刻的到来”，就是逻辑上完全不成立的句子。当两个词不能切换时，其实就意味着“历史”有一层“过去”不具有的含

义，也就是说这里蕴含着二者的区别。

时间顺序上讲，有了过去，然后才会在其中产生历史，历史只是过去发生之事中极少的一部分。那历史又是如何诞生和形成的？这是西方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20 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都认同，历史是从过去中筛选而来。³比如在记录方式极端有限的情况下，古人把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大事刻在了青铜器上。至于哪些值得记录，则是当时人的主观筛选。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又在最初留下的记录中，进一步筛选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也是自己关注的部分，书写出一个个有内在逻辑的历史叙事。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说，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后被呈现出来的。

历史是被选择书写的过去。这是“历史的上演”或者“见证历史时刻的到来”这些说法能够成立背后的逻辑预设。因为当人们用到这种表达的时候，就是在预言将要发生之事必然被选择记录、书写，成为历史。ABC 节目的制作团队在见过了丰富的教皇选举历史材料后，自然能够确信 2025 年这次选举依然会被详细记录，同时未来的人也会在各种不同场景的历史书写中提到这次选举。所以这次教皇选举用“历史的上演”来表达，恰如其分，也符合大众的认知。

尽管“历史的上演”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说法，但它并不是绝大部分人生活中会有意识。古往今来绝大部分人的一生

都只会成为过去，而不会有哪怕生命的瞬间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会思考被后世选择、成为历史一部分的可能。但是这一点恰好是皇帝以及传统精英在乎的部分，并且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所言所行。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肉身终将消逝成为过去，而死后的审判（judgment）才是永恒。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里的“春秋”是历史记录的代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理解他的是后世回看过去时做出的历史评判。⁴这其中还暗含一层意思，就是当世的评论与后世的评论可能完全不一样，而后世的评论有可能才是永恒的。屈原的“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是在书写他在坚持着不被当世理解的信念。在这句诗之前，他提到了伍子胥、比干这些历史人物，认为不被理解只是“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是暂时的，同时相信未来的人在回看时，最终会理解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是一个独立于现世以外的永恒空间。肉身不过百年，即便今世不能被理解，到了未来某个时候也有可能被理解。这其实类似于一种信仰。就是贵为皇帝，号令天下的康熙，他也觉得自己有些措施并不被理解，说出了这样的话：

孔子，圣人也。犹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谏。⁵

康熙相信，是非对错后世自有定论，他也不急于一时之理解。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艰难环境下写出了他的最后一本书《柳如是别传》，无论内容还是理论都不被理解。在书的末尾，留给后世最后的文字中，他“合掌说偈”，最后五句是：

繁琐冗长，见笑君子。

失明膜足，尚未聋哑。

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暝写。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⁶

“偈”是佛门中的一种文体，类似于诗歌。禅门公案中说偈的都是得道高僧，用偈来表达得证果位后的领悟。陈寅恪一生以诗证史，留下了大量诗作。在其文字写作的最后，用偈而不用诗，这是他自信悟到了历史研究的真味，要像高僧临终“合掌说偈”那样来宣示心迹，传承法脉。他清楚《柳如是别传》“繁琐冗长”，也知道当时动荡年代流行的历史研究理论和套路，所以他告知世间，尽管他看不见了，也走不动了，但“尚

未聋哑”，他明白新作会“见笑”于时人君子。但“得成此书，乃天所假”，能成此书，是上天眷顾，是上天假借他的手写出。敢于把自己的作品比作天意，是写作之人最高的自我评价。“卧榻沉思，然脂瞑写”一句，表明这本书是其苦心孤诣之作，后世不用推敲这是不是他深思后的作品。写到这里，他写下了“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八个字，直接跳过了今人。也就是说，他相信后世自有历史公论。本质上，陈寅恪与屈原所写并无不同，都是对未来的历史评价有公论抱有信心。

历史公论存在于后世反思过去而写出的历史记述中。中国系统的历史评论最晚从孔子作《春秋》就开始了。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选择出他认为有意义的部分；然后再用特定的字词对所写事件进行评判。⁷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立足于《春秋》的褒贬评论之上。乱臣贼子并不是惧怕孔子或者史官个人，而是担心他们的事迹被选择性地记述后，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留下永恒的骂名。孔子《春秋》中评判的方法称为“笔削”。“笔”是挑选出书写的部分，“削”是有意识不写的部分。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就是用选择记叙和回避书写两种方式来针砭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从司马迁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到清代章学诚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都一致同意孔子的“笔削”。也就是说，选择性记述是

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特性。

孔子选择性记述后面有一套他要推广的道德标准，即所谓义理。《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俗称的《春秋》三传就是在《春秋》记录事件的框架下，解释孔子选取各个事件，及其措辞背后所反映的义理。比如《春秋》中有“冬，十有二月，祭伯来”一条。《春秋》三传在这一条后的注解基本相同，都着重诠释用“来”字而不用“朝”字背后所蕴含的大义，即祭伯在未得王命允许的前提下，私自出去会见诸侯，他这一不符礼仪的举动就只能称作“来”，不能称作“朝”。孔子选择记录“祭伯来”这件事，以及用哪个字来书写，都是在贯彻他要宣传的道理。孔子在历史的编撰中对过去事件赋予了一层他想要赋予的价值，此即孔子对过去人和事的评判。

在传统历史书写中，到底是对过去之事的记录重要，还是在事件上赋予的义理重要？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绝大多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只有唯一的记录，我们后世之人无从判断这些记录究竟是准确记录了发生之事，还是为了宣扬某些道理而改变了对事件的描述。就像如果只有一张照片，告诉你这个人就是历史中的张三，那我们没法判断到底这张照片是不是张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照片上是张三这个结论。但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中，因为有了其他的材料，就可以看到义理在历史记录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西方中国上古

史专家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就曾经写到在对武王伐纣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上, 义理主导了对事件的叙述。这则用义理来指导历史书写的句子正好还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名句: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这里孟子否定已有《武成》记录中对周灭商时“血之流杵”惨况的描述, 而用儒家宣讲的“仁者无敌于天下”的道理来驳斥。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周灭商的主流历史叙述都是在孟子的框架下进行。⁸

历史叙述的形成并不是写作者单方面的选择。孟子只是讲出了一种他认为正确的历史叙述。但他的版本要成为被后世接受的历史叙述, 还需要一代代后来人都认可他的说法才有可能。那制约着历史叙述是否被后世接受, 也就是其最后的形成又有哪些因素呢?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给出过一个思路。他提出历史叙述的形成受制于三个方面: 原始记录 (unprocessed historical record), 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 (other historical accounts) 和读者 (audience)。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

了历史叙述形成的场域 (field)。⁹这个场域理论应该是借鉴了市场经济理论。各种历史叙述就是市场中的产品，而读者就是消费者，他们在不停对比历史叙述与原始记录，从中选出他们认同的版本。如果借用海登·怀特的场域理论，那么可以看到孟子在提出他的历史叙述时，也察觉到了上面所说的三点。首先他思考过已有的原始记录《武成》，同时也思考过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因而他在警告读者不能“尽信书”，也就是不能完全相信书中的叙述。而孟子最初的读者就是他自己的门徒，或者说是最早接受儒家学说的人。

孟子提出他的论述时在作比较，当然后世的读者也在比较各家叙述。夏含夷特别提到了司马迁。根据司马迁撰写《史记》用到过的材料，很明显他当时是看到过描述周灭商惨状的文字，但他选择了回避，采信了孟子的说法。司马迁做出了他的选择。而比司马迁晚一些的王充，在比较了各种说法后，就对孟子的叙述逻辑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汉高祖伐秦，后来灭项羽，都是“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因而他认为“周兵不血刃”就把商给灭了的叙述，不符合常理。然后，他说，查阅《武成》，知道了周灭商的“牧野之战，赤地千里”，因而，他认为这种说法才是历史真正发生过的样子。王充比较后，做出了他的判断。¹⁰

海登·怀特场域理论成立的关键是读者的自由选择。在这

种情况下，历史的形成也像市场经济理论所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选择着历史叙述。但现实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史叙述的流传往往都受到外力的干预，比如西方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中国是孔孟之道独占鳌头。这也就决定了孟子对历史的叙述及其特别筛选出的史料，伴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进程而逐渐被广泛接受。与孟子观点不匹配的记录，比如载有周灭商惨状的《武成》，也就是孟子和王充看到过的那个版本，逐渐从古文《尚书》中消失了，被换上了另一篇没有周灭商惨状的文字，却袭用了《武成》的名字。¹¹这样后世读到十三经之一的《尚书》时，里面就只有与孟子叙述相匹配的原始资料。孟子的历史叙述也就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帮助下，成为了后世读者的“选择”。

除了承认历史叙述是被多重选择后的结果以外，西方历史哲学中还有一个问题，即历史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知识(knowledge)？这里所谓的知识，是柏拉图提出的超越时间与空间那种形而上的知识。比如科学知识、数学知识就都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三百年前总结出的公式和实验，现在依然可以重复。但问题是，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事，他们并不能被重复验证，那么历史就肯定受制于时空，它又如何成为知识(knowledge)？18世纪晚期开始，以黑格尔等德国思想家为代表的欧洲学者都在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试图找

出历史中超越时间与空间那部分知识，也就是历史中的规律。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历史被认为与科学相似。当然这个尝试在理论和实际层面都遇到了各种问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闻名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对历史为什么不是科学给出过一个解释：

历史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当然在处理特殊的个体时也会把这些个体联系到背后整体（the whole）中。但这个过程与科学不同。因为历史中的整体性并不是科学追求的普遍性（the general）。¹²

他用强调整体性与普遍性的区别（the who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把历史与科学区分开来。科学是对普遍性规律的总结和揭示，而历史是对过去具体事件的叙述（narrates），是对过去的重建（reproduction）。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叙述历史的那个人。从克罗齐以后，西方史学理论开始注重历史作者的主观性是历史叙述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克罗齐的解释中，历史是写作者根据自己当下的认知而对过去留下的各种材料进行的解读。¹³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质上就是强调了所有历史叙述诞生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主观性。¹⁴后来，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也全面放弃了对纯粹历史客观性的

执着追求，认为那只是一个曾经有过的“高贵的梦想”。¹⁵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解释中，由于更多强调历史写作主观性的一面，历史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因为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史家的叙述是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对过去的想象。¹⁶总结起来，关于历史的西方理论中，无论是之前强调客观性，将其类比于科学；还是后来强调主观性，将其类比于艺术或者文学，历史在西方都是被当作了被研究的客体。

而在中国，历史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历史从来就不是客体，它始终与各个时代的社会运作紧密相关。这是西方史学理论难以涵盖到中国历史书写的原因。20世纪西方总结前人历史理论最重要的著作《历史的观念》的作者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该书一开篇，就专门提到该书涉及的历史理论内容不包括对“中国历史思维”的思考。¹⁷相比西方历史，中国历史记述有两大明显特征：连续的相同文字书写和连续不断的帝系排列。这两点注定了在中国任何时代回看之前的历史，都与当下有连续感。这类似于我们记忆中自己的过去与当下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每个人记忆中对自己过往的认知都会对当下自己的行为有影响，而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记忆从思想中分离出来，成为思想的客体来进行研究。因此，中国的历史没有被当成过一个客体来进行西方式的研究。

使用相同文字对历史进行持续记述，首先让中国的历史

看起来具有独特的连续感。中国每个朝代的人都能直接读《春秋》，看孔子、庄子的文字。而欧洲各国虽可以从理论上找出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各种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希腊文和后来古罗马时代使用的拉丁文，以及再往后天主教世界流行的拉丁文都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字的不同，使得断裂感在人们打开书的一瞬间就会直观地呈现出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从哲学层面提出，不同的语言是配合不同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而形成的，一旦形成，则变成这种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⁸也就是说，语言以及表达语言的文字是一个族群内维系共有生活形式、互相认同的最基本元素。20世纪以来，学者对美国移民群体的研究，从现实层面揭示了语言对各个移民群体维系原有文化认同所起的关键作用。当移民在历经数代逐渐丧失母语使用能力后，对原有文化的认同也随之丧失。¹⁹一个读《史记》英文翻译的华裔学生，与直接读《史记》原文的中国学生，尽管二者都能看懂其中历史故事的情节，但在阅读中两人感受到的历史相关性和连续性完全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源于语言文字在叙事这个基本功能以外，还附载着文化元素，使阅读原文与阅读译文的人有不一样的主观感受。汉语中有所谓的“感同身受”，字面意思是：尽管未亲身经历，感受就如同亲身经历过一般。但这句话其实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要曾经有过类似经历，有过相似体会，才会在看

到、听到某种描述时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一般的感觉。庄子所谓“夏虫不可语冰”，说的就是要有过“感同”，才可能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一般的感觉。相关性来自感觉。看《史记》原文的中国学生在看到汉字书写历史的第一瞬间就有视觉上的感同；书中项羽感叹“天之亡我，非战之罪”，陈涉的“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些话可能早就在电影电视以及生活中听到过，看到时马上就有似曾相识的“同”感；又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中苍凉的意境是每一个母语为中文的读者都能心领神会的，并且像这样用环境来塑造气氛的方式也是中文里经常使用，被读者所熟悉和认同的手法。但这样的句子在被翻译后，本来中文要传达出的，以及中文阅读者也能领会到的那层历史意境就会随之减退或者说消失。在英文世界中，这句在一个比较流行的《史记》翻译版本（哥伦比亚大学版）中是这样写的：

Jing Ke came forward and sang this song:

Winds cry *xiao xiao*, Yi waters are cold.

Brave men, once gone, Never come back again.²⁰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说：“诗意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那个部分。（Poetry is what gets left out in translation.）”²¹

如果借用这个思路，历史的连续感和相关性也可说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当英文读者看到“Jing Ke”这个名字，跟我们在中文中看到“凯撒”这个名字时一样，第一反应都是这是“外”人的故事，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西方哲学中认为人的认知有两个来源：直觉和逻辑。²²中国一代又一代使用相同语言文字书写的历史，首先带来的就是直觉上的持续感。同时，中国历史中连续不断的帝王排列又代表了时间上的连续，这就在语言文字的直觉连续以外，又加入了逻辑上的连续。每一个皇帝都是追溯过去时间路径上的标记。作为对比，西方的纪年时间从5世纪后就渐渐统一到了以耶稣诞生年为临界点的公元纪年，因而他们的时间与宗教内部事件相联系，并不依靠世俗君主。“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这是《兰亭集序》的开头。“永和”是晋穆帝司马聃的年号。任何练习书法的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都可以通过历史记载来定位自己与王羲之时间上的距离。历史记录对于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一份共有的家谱，可以一直翻到很久以前，并能找到自己与它的联系。同时，中国历史记载也是一份长久的时间表，让人们能够定位出自己与过去某个时间中的人和事之间的距离。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历史记载上的连续性，也是阅读的人感觉到的连续感。这是主观的感受。这个

感受是对过往的一种认同，认为那些人和事与当下有相关性（relevance）。《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讲的是人的感受是在与周围人的比较中而形成的。这是一种横向比较。但有了历史连续感后，中国人的比较维度中还有一个纵向的。李清照表面上看和项羽没有关联，但当金兵南下，她被迫渡江撤离到南方后，感而赋诗：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从司马迁写的项羽乌江自刎的历史故事中感受到了相关性，并将其视作思考自己人生时的参考。而且，当李清照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她非常清楚项羽之事众所周知，因而她可以用这个典故来表达她诗中想要表达的多重意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的连续感，就像词中所言，如江水奔流，未曾断息，直到眼前。苏轼站在赤壁，感受到的是曾经在同一个空间中，那个也曾经掀起风浪的周瑜。几百年前的过往，“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苏轼谈起来就如同是自己的家事。这时历史的连续感和相关性不仅存在于史书中，同时又通过文学作品进一步被加强。使用历史典故大量存在于中国文学作品中，而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典故

更多来自《圣经》或者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2013年，在“孪生素数猜想”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张益唐，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八年，之前完全不为学界知晓。在突然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引用了一句杜甫的诗“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来表达耳顺之年成名的感受。²³杜甫是在凭吊古迹时，哀叹于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感怀比他早两百年的庾信的人生际遇。一千多年后的张益唐在诗句中感到了与两个历史人物人生际遇的关联，产生了共鸣。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用中文阅读着相同的历史，这种连续感和相关性就会得以维系。语言文字在哪里传递文化，那文化也就在哪里。

历史叙述并不仅仅影响知识分子，也早已成为大众行为的参考。“孟母三迁”依然会影响到2000年后年轻父母们对住处的选择，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与孟母的历史故事有相关性，她的做法和思路还有参考价值。再比如本书讲到过的清朝入藏官兵，他们到了拉萨不抢劫财物，而是抢占布达拉宫山崖上的绝佳位置来刻写他们的历史，这就来自以前关于武将的历史叙述对他们的影响。人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场景时，首先会参看其中跟自己角色类似的人是怎么做的。这是横向的参考。而像清军入藏这种横向维度上缺乏参考的事件，那么历史中的人和事就是纵向的参考。很明显，他们模仿的是“勒石燕然”——效

仿东汉窦宪在燕然山大败匈奴后，把胜利的过程刻在石壁上的举动。他们希望自己的故事也能流芳百世。

而遗臭万年作为流芳百世的反面，又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作为肯定会留在历史记录中的人，皇帝们一直心怀敬畏的就是如何被后世的历史所书写。他们的一言一行有来自各方面的记录，有点像身边总有各种摄像机跟随，他们知道有些部分的内容会在未来被后世所评论和书写。《春秋》中记载的“齐崔杼弑其君光”，《左传》中以“弑”为中心，写出了崔杼在弑君篡位后，害怕在历史中永留骂名，而逼迫史家篡改历史记录的故事。《左传》中突出的是当时史家不畏死，前仆后继，坚持秉笔直书。但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生动地展示了当权者对在历史中留下永恒污点的担忧。前面章节讲过的皇三子在得知雍正捉拿了皇八子以后，提出他能协助的是：

今将杀允禩（注：皇八子）之过落于我身，我情愿承受；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

皇三子明白，已经大权在握的雍正心中唯一的担忧，或者说还不能完全把控的，就是历史评判。《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是当时读书人都熟知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批评的是兄弟相残，用“克”字来体现兄弟之情的丧失，郑伯与共叔段兄弟二

人，俨然成为了没有关系的路人。《左传》中的这个故事，以及十三经中的历史故事，都是当时人识字启蒙后要反复学习的内容。这些历史故事在皇子以及中国士子中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圣经》故事之于西方人。中国的皇帝敬畏在历史中留下骂名，如同西方人担心下地狱。中国历史排列谨严的帝王序列和围绕他们展开的历史书写，让接受了汉文化并熟读中国史书的康熙和他的儿子们对历史的连续感和相关性都有了切实的感受。如何存在于未来永恒的历史书写之中，成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前文已经讲过，康熙晚年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如数家珍，他排名在什么位置，哪些帝王出过什么问题，他都烂熟于心。皇三子知道雍正担忧即将上演的杀弟桥段将要如何被历史书写。这是独属于他们帝王之家对历史叙述共有的敏感。

对于皇帝来说，如何才能保证留在历史上都是正面的记录？要控制历史在未来的叙述，最关键是要让后人接受最初留下的历史资料及最初对这些材料的诠释。那后来的人又如何判断最初的历史叙述是否就是发生过的过去？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两个不同的问题：

叙述是否能呈现过去？

叙述是否能被相信呈现了过去？

前者是一个哲学问题，柏拉图时代就有，而后者是现实操作层面的问题。当陪审团中的所有人做出一致判决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其中一种对过去的叙述。但从哲学层面讲，陪审团相信的那种叙述不见得就真的呈现了过去，只是陪审员们相信了而已。在法庭中，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他们都是在根据已有的证据，给出一种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叙述。被陪审团所相信的那种叙述，在法庭上来说，就是还原了过去的叙述。因而皇帝要控制历史的书写，关键点并不在于给出的叙述是否真的还原了过去，而是要保证给出的叙述会被后世相信。

相信或不相信某条信息或某套叙述，是人的认知中一直在不停处理的问题。按佛教中所说，人的认知首先来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就是自己身体直接从外部获取到的信息，然后是间接获取或者说是从学习中得到的认知。这种间接认知有些可以自己验证，比如我们听说南半球的7月是冬天，那么只要在7月时去往南半球就可以验证这一判断。但另一种认知是自己无法验证的知识，比如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日心说。我们认可并接受这些自己无法验证的知识，是因为信任了提供该知识的权威。历史作为对过去的叙述，就属于无法亲自验证的一类知识。我们从最初听父母讲祖辈的故事，到后来自己阅读历史，相信某种历史叙述，本质就是在相信该历史的叙述者或者推广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权力机构。新闻报道的对象是刚

刚发生的过去。而我们看某条新闻时往往习惯于关注该报道背后的机构，就是在衡量这家机构的信用度，以此决定是否可以相信这则报道。

读者相信与否，对于一种历史叙述最后是否被接受至关重要，因此可以看到许多西方史家会专门讲解自己的资料来源，以此来让读者相信自己的叙述是基于可靠的资料。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就反复说明他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写到埃及时，他向读者保证所写的内容都是他实地研究的结果，而非基于想象的编造。²⁴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说书人（storyteller）和诗人（史诗）的叙事（narrative）的怀疑，认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并不可靠，许多都是他们自己的情感表达。²⁵过去不能重现，无法像科学中的实验一样，让历史重演一遍。也是这个原因，所有的历史叙述从根本上来讲都有一个是否可信的问题存在。西方历史书写就一直被如何让读者相信这个问题所困扰。本书使用的传教士资料《北京纪事》正是这样，因此，纪理安在书的开头反复申明他的记录都有依据，是发生过的事。

但在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让读者“相信”并不是一个会经常提及的问题。这源于中国特有的史官传统。大家相信某种历史叙述，源于对官方叙事的信任。中文中有“正史”这个词，也就是暗示这套历史叙述已经被确认，就像“正道”、“正

义”一样，不需要怀疑。最早把“正史”当作一个门类的《隋书·经籍志》专门讲述了“正史之缘起”，“古者天子、诸侯”都有国史，而且都有“史官”，这样的历史叙述就是标准，当然就可以直接采信。²⁶

到了《四库全书》，“正史”成为了史部中的第一类。同时给出的解释是，正史是经过乾隆裁定的史书。这样一来，正史就具有了更明确的官方意味。而且，这时的官方并不是指官方撰写的历史，而是官方认定的历史。像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属于私人编撰，只是得到了后世官方的认可，便可跻身“正史”之列。在乾隆确定的二十四史正史中，唐史和五代史都有两套。对于两套并存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加了一小段话作解释，说这是乾隆“钦禀睿裁”的结果。当我们相信正史时，其实就是在相信皇帝的“睿裁”。

西方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史官传统，当然也就没有“正史”的概念，连相对应的词都没有，因而在翻译“正史”一词时，根据“正史”中隐含官方历史的那层意思，翻译为了official history。中国传统中以官方认证的历史为准绳，并不代表传统中国的读者在接受历史叙述时没有产生过怀疑，只是读者已经习惯于把是否“信任”这个本来需要自己主观判断的过程“外包”给了朝廷。

在这样“信任外包”的传统下，朝廷成为了历史叙述的最

终裁定者。特别是到了清朝，连历史编撰中一些关键问题的抉择都由皇帝来作最后定夺。从操作层面来讲，日理万机的皇帝还要亲自来定夺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但清朝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对历史的重视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三位皇帝的统治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八年（1661—1798），超过了存在一百零八年的元朝（1260—1368）。他们三人对历史操控的持续追求，实际上为皇帝争取到了一项以前没有的权力：对历史叙述的决定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皇帝对与自己相关历史的部分进行干预有许多先例，比如玄武门之变后的唐太宗。但他们不会也没有精力过问那些跟自己无关的前朝历史。²⁷历史的叙述，对历史的评判，起码在之前的明朝，还掌控在士人手中。但到了清朝，历史评判权逐渐被皇权垄断。

对历史的全面关注始于康熙。这首先与其个人旺盛的求知欲和操控欲有关。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康熙会亲自阅读审定，多次把编订好的部分发回，命编修们重写；对于编纂中的各种事件专题，他也会亲自过目品评。在平定了三藩之乱的第二年，康熙就组织人写史，用了四年时间纂修而成《平定三逆方略》。后来，在战胜了噶尔丹后，他又组织人撰写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这一南一北的两次胜利是康熙最得意的人生功绩，他都在第一时间给出了官方的历史叙述。这样相当于在当朝就推出了事件的正史，定下了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基调。

从原始材料到历史叙述有一个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经过筛选与辨识，变成一段有因果逻辑的历史叙述。当一种历史叙事诞生时，往往只有与之相关的原始材料得以保留，而与之不相关的材料就会随着时间被遗忘，然后逐渐消失。像康熙推出了《平定三逆方略》后，三藩方面的许多原始材料就消失了。三藩对抗清廷被称为“三藩之乱”，这一说法沿用至今。后世在沿用这一说法时，其实就已经接受了“乱”字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康熙这样第一时间推出“正史”，为事件定调，其实就是在把控历史叙述。后来，这个传统被乾隆发扬光大，他推出了很多部类似的方略。

方略这种类型的书都是正面叙述历史功绩，是一种有意识的对以往成绩的总结和推广。而控制历史叙述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把负面的部分去除，或者把负面的虚构成正面，同时还能让后世相信。前文已经讲过，康熙十分重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担心自己由于继承人选择不当，让清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使自己成为历史中的反面教材。康熙就直白地说过他“不畏当时而畏后人”²⁸。所谓的“畏后人”就是畏惧后人的历史评判。康熙在指点《明史》撰写的谈话中，也显示出他十分清楚历史叙述的形成，以及后世评判时的各种要素，他说：

明代实录及纪载事绩诸书，皆当搜罗藏弃。异日《明

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²⁹

前文提到过，按照西方历史理论中的总结，历史叙述的形成受制于三个方面：原始记录、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以及读者。这里能看到，康熙认为最终的历史叙述，即康熙所谓的“公论”，也是由上面三个方面决定。康熙指挥纂修们收集明代实录（即原始记录）和各种书籍（即其他版本历史叙述），然后收藏好，最后在《明史》编撰完成后，由后世（即读者）对比观看，最后得出公论。³⁰在康熙的思维中，很明显，他认为历史叙述的好与坏最终是由后世读者说了算，也就是康熙所说的：

《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³¹

康熙说的“后人心服”，就是西方理论中所强调的读者在历史叙述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读者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前提是假定多种叙述并存，有各种原始资料以供品评。康熙所谓的后世公论，是读者在“新史与诸书”并观下形成。但西方理论和康熙都忽略了另外一种情

况，就是当世间只有一种历史叙述和与之匹配的资料留存时，读者对历史叙述就失去了影响。

雍正一上台就对自己如何被后世书写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除了收缴皇十四子与康熙的往来信函，抹去载有皇十四子功绩的石碑，他还命令全部官员上缴康熙时的奏折，不准私藏。这些行为从政治角度可以做出各种解读，但从历史书写角度，这是在控制原始材料流传。而前文讲过的汪景祺和查嗣庭案，本质上就是雍正要抹去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³²

在没有其他历史叙述的境况下，雍正撰写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唯一。像雍正指控查嗣庭的“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除了极少数看过查嗣庭日记的办案人，后世均无从得知其日记究竟有多“大逆不道”。不仅查嗣庭的日记被销毁了，查嗣庭获罪的缘由也无人再敢记录，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信息只能从雍正公布的“正规”渠道得知。年羹尧案、皇九子案、皇八子案、隆科多案基本都是如此，现在存世的都只有朝廷给出的历史叙述。

雍正还曾经提前布局，让整个朝廷在关键时期噤声。没有人说话，或者说评论，那么自然就没有材料流传后世。在汪、查二案之间，雍正逼迫朝廷所有士人声讨曾经参与纂修《明史》的钱名世。钱名世（1660—1730）是康熙四十二年殿试探花，一生基本没有参政，一直在朝廷中从事与编书相关的

事务。³³他善于文词，结交广泛，与京城中大多数名士都有往来。³⁴雍正四年（1726）三月，也就是年羹尧被赐死后约三个月，雍正以钱名世曾经在年羹尧鼎盛时期写下多篇诗文赞美年羹尧为由，指责钱名世“称功颂德，备极谄媚”。雍正以“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为名，惩罚钱名世。³⁵处罚之一是将钱名世定为“名教罪人”。雍正亲笔写下这四个字，让地方官做成匾额，悬于钱名世在江苏老家的祖宅中。传统中，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是士人心中的向往。雍正则反其道而行之，让钱名世把“名教罪人”的匾额搬回家，辱没家门，使其无颜见江东父老。处罚之二是要求在京官员，只要有举人、进士头衔的，都要作诗一首来谴责钱名世，这便开启了文人互诋的先河。雍正还规定了文体，必须要用诗的形式来批判钱名世。诗言志，诗在传统中是文人用来抒发真实情感的文体，而雍正就是要用写诗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驯服士人。这种方式不仅有辱斯文，对世道人心的伤害也影响深远。

钱名世“名教罪人”案发生前两个月，皇八子被抓，雍正宣布了皇八子及其拥护者的各种罪状。³⁶雍正四年六月，判定了皇八子“罪状四十款”。³⁷钱案发生在决定如何处理皇八子的关键时期。被要求写诗的几百位举人和进士并不属于朝廷的满人权贵圈，也不是参与审判皇八子的核心群体。但这些朝廷中的士子是北京的喉舌，传统上他们是左右世事评判之人。雍

正就是要利用“名教所不容”这个借口来驯化群臣，让士人们明白祸从口出、罪由文生的道理；最起码要让他们知道，赞美也可能是一种罪。因为赞美的本质还是对过去的人和事的评价。如果众多像钱名世一样赞美年羹尧的文字都留存了下来，雍正又如何控制对年羹尧的评价？2007年在江苏靖江甚至出土了颂扬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的巨大石碑。³⁸这个石碑明显是在刻好后，由于政治风向突然变化，才匆忙埋入了地下。简单说来，如果世间存在众多赞美雍正所杀之人的评论，那么雍正又如何将杀了他们的事写入历史？

朝廷文臣如此之多，按常理推断，应不乏抗争之人。《永宪录》中提到，“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所作批判钱名世的诗不合雍正的意思，被判去“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被革职。³⁹翰林院侍读都是进士出生，是士人中的龙凤。吴孝登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逆鳞而上，道德勇气非比寻常，应该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似乎中国历史上总有吴孝登这样坚决以卵击石、决不妥协的人存在，这也是中国历史读起来总有连续感的又一个原因。吴孝登的故事，后世并没有流传。被发往东北最边远的宁古塔，去给士兵做奴隶，吴孝登曾经的遭遇只能留给后世读史之人凭空想象。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等都迫于权势写了诗，但这些写过诗的士人都知道这是自己的耻辱，都羞于把这种诗收入自己编订的诗集中。⁴⁰

中国历史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案子层出不穷，雍正要消灭他的兄弟，杀他的功臣，放在古今中外政治历史中，也不算特别之事。他要杀年羹尧，要杀皇八子，他就杀了，他有这个权力。但雍正与以前帝王不一样之处在于，他不仅要杀人，还要让后世觉得他杀得合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被杀之人在历史记录中都是经过了公审。他们被杀的罪名都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而雍正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杀了他们。年羹尧和皇八子的审判在官方记录中都是“公同议奏”后的结果。雍正不仅要把这些人除去，还要在历史的记录中留下一个公正的美名。

雍正无论是合法继位还是篡位称帝，从历史长河中看其实都不稀奇。他的特别之处是他在现实的空间中坐稳皇位后，还非要在历史的空间中再赢一次。他要让后世回看这段历史时，发现他的每一个兄弟都有诸多问题，而他这个皇四子本来就是应该登位的那一个。康熙说历史叙述的目标是要“后人心服”，雍正就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他要让所有阅读这段历史的后人心服——他，就是康熙心中的继承人。

公正地说，雍正对历史的编撰很成功。他的历史叙述在后世被广泛接受。史家陈垣在给钱名世写的小文中，就相信了雍正的逻辑，因为钱名世献媚了年羹尧，才成了“名教罪人”。⁴¹后世史家也相信皇八子有罪，罪是从康熙朝就积累过

来的，也相信了雍正给皇八子扣上的罪名：结党营私。雍正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皇八子。尽管也有史家怀疑过雍正对皇八子的指控，但关于皇八子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叙述既然只有朝廷给出的那一种，那么信也是它，不信也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后世读者没有选择。

不过，出乎雍正意料，当时的传教士还写有记录，藏在了欧亚大陆的另一头。这些记录在雍正朝编撰出的历史中划出了一道裂缝，让其中的诸多不实显露了出来。如果没有传教士的记录，那么我们永远不会想到，最早挑起储位之争的人会是雍正本尊，当然也不可能想到与大阿哥最早合谋生事的人也是他。他并不是那个自我标榜的“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的皇四子。用传教士的话说，他对“权力的渴望”开启了兄弟相残的夺嫡之争。康熙晚年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永远是个谜。“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曹雪芹对殷鉴未远的家事和国事的感悟。读《大义觉迷录》，看其内容在街头巷尾、远乡僻壤反复宣讲，是曹雪芹、满人权贵以及士子们共同的时代经历。无论书怎么写，改变不了的是亲历者记忆中的过去。除了默默地抹一把辛酸泪，知道真假有无的人又能如何？记忆终将消散，只有文字流传。真事隐、假语存，道出的是一种无奈，但这也是历史存留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

附录一 《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废黜太子缘由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上召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行宫前。命皇太子允初跪。上垂涕，谕曰：

“朕承太祖、太宗、世祖弘业四十八年于兹，兢兢业业，轸恤臣工，惠养百姓，惟以治安天下为务。

今观允初，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朕思国惟一主，允初何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虐、恣行捶撻耶？如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俱被伊殴打。大臣官员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朕深悉此情，因诸臣有言及伊之行事者，伊即仇视其人，横加鞭笞，故朕未将伊之行事，一询及于诸臣。

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

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允初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攫取，以至蒙古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可枚举。朕尚冀其悔过自新，故隐忍优容至于今日。

又，朕知允初赋性奢侈，着伊乳母之父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致使包衣下人无不怨恨。朕自允初幼时，谆谆教训，凡所用物，皆系庶民脂膏，应从节俭。乃不遵朕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滋甚，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

十八阿哥患病，众皆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虑。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初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且允初生而克母，此等之人，古称不孝。

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允初所用，一切远过于朕，伊犹以为不足。恣取国帑，干预政事，必致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

谕毕。上复痛哭仆地，诸大臣扶起。上又谕曰：

“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俟回京昭告于天地、宗庙，将允初废斥。”

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其允初党羽，凡系畏威附合者皆从宽不究外，将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暨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俱立行正法。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着充发盛京。此事关系天下万民，甚属紧要。乘朕身体康健，定此大事。着将允初即行拘执。

尔诸王、大臣、官员、兵民等，以允初所行之事为虚为实，可各秉公陈奏。”

众皆叩首流涕，奏曰：“皇上所见、至圣至明。谕旨所言皇太子诸事，一一皆确实。臣等实无异辞可以陈奏。”

附录二 《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索额图获罪原因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壬戌）领侍卫内大臣、和硕额駙尚之隆等传上谕：观索额图，并无退悔之意，背后怨尤，议论国事。伊之党类，朕皆访知。阿米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佟宝，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

且索额图施威恐吓，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乎？亦有不惧者，即今索额图家人，已将伊告发。索额图能杀害乎？

至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乃与索额图结党议论国事，妄自怨尤。伊等之党，俱属利口、愚昧无知之徒，被伊等恐吓，遂极畏惧。果至可杀之时，索额图能杀人或被人杀俱未可料。虽口称杀人，被杀者谁乎？

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朕不嗜杀人，嗣后尔等，若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尚

可。不然被索额图株连，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灭族之祸。索额图之党阿米达、额库礼、温待、麻尔图、佟宝、邵甘之同祖子孙、在部院者，俱查明革退。副都统佟宝不在家，俟到时再传谕此旨。着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尔等若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

（癸亥）谕刑部，额库礼、温待、麻尔图、邵甘等，俱系问罪充发之犯。念其年老，取回京师。伊等至京，并不善养余年，与索额图结党、议论国事。俱着锁禁，不可疏放。阿米达姑念年老旧臣，着宽恕。

命近御侍卫海青，乾清门侍卫武格、马武传谕索额图：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住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此处问公福善即知。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如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连累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但着尔闲

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着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

谕领侍卫内大臣等，索额图之子，并家内紧要人，俱交与心裕、发保，加意拘禁候旨。若其间别生事端，即将心裕、发保等族诛。

附录三 康熙推迟重立太子谕

赵申乔奏：皇太子乃国本，务宜早立。

朕自幼读书，诸凡留心，岂有立皇太子之要事而忘之理乎？因事关重大，未易轻立。曩者立太子时，时耐索额图蓄积私心，倡言议定，以皇太子所制用，皆如朕制，俨若二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其所以骄矜者，即此故耳。索额图者，我家之罪魁也。《大清会典》所载皇太子仪制，照古酌量定之可也。

又曰：宋仁宗三十年来，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未立太子，诸王贝勒大臣请太宗皇帝登极。太宗皇帝并未以世祖立为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小，在祚不甚久者，犹且小事。若太子长大，下人结成党类，久而未有不失事者。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尽其子职，如武王之子，安可得欤！至于众阿哥们，其

所学所识，不为不及，俱已长大，各自分居。无奈伊等下人，莫不各为其主，即册立，焉能保其事。此福不易享受。伊等亦必有企望之心，即此非宜。况为君难，为臣不易。常观古来为君之人，穷兵黩武者有之，好佛老者有之，尚刑罚者有之。朕惟宵旰恐惧，上思祖宗垂统之重，下体臣民仰望之心，体恤元元，五十余年，幸无外患敌国，亦可谓之能守矣。今若册立太子，必如克副朕之此心者，始可为之，岂宜造次？

且太子系为国本，国本不正，关系非浅。皇太子朕自幼教训，并不挝人骂人，嗣后长大，变成残暴，行事乖张，曷可胜言。详审其由，亦因病之所魔，至于昏聩耳。自废黜以至复立，此六年以来，因为教伊，朕之心血尽矣，须发皓矣。朕始终惟望其痊愈耳，并非别有册立之心而废黜。果有此心，岂可废而复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又云：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溺爱不明，贪得者无厌。处父子之间，严固非宜，宽亦不可，实系难事。朕惟思能得善处之宜。如卿等亦各有子。凡人之子，自幼教训，至于长大，各从朋类，别有交游，有不便于拘管者。

近如赵申乔，居官尚为清廉，朕问伊子太原知府赵凤诏做官如何。彼奏云：做官还好。后来闻得赵凤诏做官甚属平常。据此看来，人不能不存一点私心。因将赵申乔所奏折子，交与大学士温达去。册立太子之事，未可轻定。业已立错，再若轻

定，复至于错，为之奈何？朕欲此意晓谕卿等，故聚集之，将此折交还他。

以上文字出自《本朝题驳公案》，系当时官场邸报所刊版本。相似内容另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3，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

附录四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

知汝以儇佻恶少，屡逢侥幸，君臣大义，素所面墙。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永垂久远，俱有深意。尔狂昧无知，具启称职，出自何典？屡谕尔父，尔犹抗违不悛，不徒腹诽，而竟公然饰词诡拒，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况妃母千秋大庆，阿哥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且汝所称，捐赀助饷，家无余财，更属无谓之甚。况我从未问及汝家囊橐，汝何得以鄙褻之心测我，而肆进其矫廉之词？

况汝在蜀，骄横不法，狂悖无忌，皇上将来不无洞鉴。而尚敢谓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我者，是何言欤？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以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可以诛羹尧全家。且汝于孟光祖馈遗授受，不但众所共知，而且出自汝家人之亲口以告我者，尚敢矇眊皇

上，得以漏网？即此一事，是即汝之现在所以负皇上，而将来之所以必负我者也！

至于我之培植下人，即并其家人父子亦无不委曲、作养成全，在汝固已无人心，谅必非无耳无目者。于此不思所以报称，而反公然跋扈，尔所蓄何心，诚何所挟持而竟敢于如此耶？即此无状，是即汝之现在所以负我，即异日之必负皇上者也！况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之子矣？又何必称我为主？既称为主，又何不可自称奴才耶？汝父兄所为，不是，汝当劝，约而同之，则犹可也。不遵父训，抗拒本主，无父无君，万分可恶。若汝或另有所见，或别有委曲，汝不妨具折启奏，申明汝之大典。我亦将汝必不肯称奴才之故，以至妃母大庆、阿哥喜事，并于我处终年无一字请安，以及孟光祖之事，与汝所具“异日”之启，好好存留在此，一一奏明，谅皇上自有定夺也。

再，汝父年老，汝子自当代汝奉养。汝毫不为意，七八个尽留任所，岂人心之能恶也。只待汝子娶亲方令来京，信乎？求忠臣于孝子也。而又使及于我所具启，仪苟简无礼，言词皆谬，皆汝之不肖下属，无可奈何之所以应塞汝者，而概施之于我，是岂主子奴才之礼乎？凡此者皆汝之不学无术，只知逞一

时刚愎之私，而自贻乃父之戚耳。

自今以后，凡汝子十岁以上者，俱着来京侍奉汝父，即汝昔年临行时向我讨去读书之弟侄，亦必着令作速来京，毋留在外，法成汝无父无君之行也！

观汝今日藐视本门主子之意，他日为谋反叛逆之举，皆不可定。汝父见汝此启，当余之面痛哭气恨倒地，言汝风狂乱为。汝如此所为，而犹敢以伪孝欺人，觊言父子天性，何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况汝父在京，我之待他恩典甚重，谅汝无父之人亦未必深悉其委曲也。然圣主以孝治天下，而于我惜老之夙心有所不忍，故不惜如此申斥，警汝愚蒙。汝诚能于此爽然自失，真实悔悟，则诚汝之福也！其犹执迷不悛，则真所谓噬脐莫及者矣！汝其图之！

自《文献丛编》（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卷1。该信相关文本考证，参看王光越，《“雍亲王谕”考释》，《清史研究》，2007，第6期。

注 释

前言

- 1 AP3, 513.
- 2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521—523。
- 3 《大义觉迷录》版本研究及相关学术史探讨, 可参见高学蛟,《〈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
- 4 康熙朝储位之争是百年来的研究热点。从论证切入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从文献所记的各种细节中, 论雍正篡位; 二是从皇十四子角度入手, 论证雍正篡位; 三是论证雍正合法继位。以下是三种论点的一些研究举例。第一种: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王鍾翰,《清世宗夺嫡考实》; 王鍾翰,《清圣祖遗诏考辨》;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金恒源,《雍正称帝与其对手》; 陈捷先,《雍正写真》; Huang Pei,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第二种：王鍾翰，《胤禛西征纪实》；杨珍，《允禔储君地位问题研究》；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禔始末》，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第三种，李宪庆、白新良：《康熙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冯尔康，《雍正传》；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史松，《雍正研究》；吴秀良，《允禔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再探讨》；Silas H. L. Wu,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Madeleine Zelin, "Yung-cheng Reign"；常建华，《从西方文献看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

5 根据2009年北京、台湾两地整理出版的《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

6 Wu, *Passage to Power*, 214, note 14.

7 对于这一版本上的区别，就笔者所见最早发现者是王鍾翰，《清世宗夺嫡考实》，注释26，1089。此文最早刊载于1949年的《燕京学报》。

8 孟森，《明清史讲义》，464。

9 详细内容参看拙作《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四章。

10 对于该文是“成名作”，参见王鍾翰自述，《王鍾翰清史论集》，2。

第一章 历史的记录

1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6b—47a。

2 对于传教士归内务府管理，参看《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四章。

- 3 AP3, 480.
- 4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5;另见,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Huang Pei,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181—183.
- 5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庚午。
- 6 康熙以及清代皇帝对修史的直接干预,参看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0—13。
- 7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戊子。
- 8 转引自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69。该文比对了早期版本太祖实录与康熙乾隆修改后版本的区别,列举了大量不同的例子。比如太祖在他钟爱的皇后死后,命她四位婢女殉葬(该文74页)。这样的细节在后期实录中就被删除了。从这些例子看,删减的目的是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尽量完善满洲早期君主形象。对于太祖实录的改动,另见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324—326。对于该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参看祁美琴、强光美编译,《满文〈满洲实录〉译编》,“前言”。
- 9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9,雍正四年十月丙寅。
- 10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621。
- 11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王鍾翰,《〈清史稿〉与清史研究》,616—620;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一)》;庄吉发,《从故宫旧档看清实录的窜改》;冯尔康,《清史史科学》;对于《清史录》不实记录,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参看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九章。

- 12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519—520。
- 13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521。
- 14 Fred E. Inbau, John E. Reid, Joseph P. Buckley, and Brian C. Jayne,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81–83.
- 15 Swen Litian, “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
- 16 学习拉丁文见郭福祥,《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
- 17 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 120—143。
- 18 该地图的高精度图像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https://www.loc.gov/item/2010585650/>。
- 19 对于是明军还是李自成军挖开的河堤,历史上存在争议。对这场洪水的最新跨学科研究参看M. Storozum, P. Lu, S. Wang et al. “Ge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AD 1642 Yellow River Flood That Destroyed Kaifeng, A Former Capital of Dynastic China”。
- 20 董少新,《浅谈全球史的史料问题: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为中心》, 41。
- 21 汤开建,《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上、下);夏伯嘉,《从安文思与汤若望之间的恩怨论说明宫廷耶稣会士》。
- 22 Albert Chan,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105.
- 23 Irene Pih, *Le Pè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94–95.

- 24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266。
- 25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三章。
- 26 《平定三逆方略》，卷8，11b。
- 27 当时北京还有收编入八旗的俄罗斯人和他们的东正教教堂。这些人没有和天主教的人算在一起。刘小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
- 28 AP1, 406.
- 29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311。
- 30 更多关于传教士身份的讨论参看：《康熙的红票》第四章“内务府的人”。内务府的研究，一直是清史中的热点，已经有众多有分量的专著问世。但传教士在内务府中的地位，是一个新的课题，未有过前人研究。现在笔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隶属于内务府，但到底他们归内务府下面哪一个部门管理，到底他们是否等同内务府中的喇嘛等许多更为细节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 31 AP2, 275.
- 32 《万寿盛典初集》，卷10，19a。对这次生日庆典的研究，参看陈葆真，《康熙皇帝的生日礼物与相关问题之探讨》。
- 33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全过程，参看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新近总结：Ines G. Županov, and Pierre-Antoine Fabre, eds. *The Rites Controvers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 34 AP1, 4.
- 35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

1900, 208–209.

- 36 最新相关研究，参看薛吕，《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名称及厂址考证》。
- 37 Emily Byrne Curtis, “Aspects of a Multi-Faceted Process: The Circulation of Enamel Ware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Kangxi's Court (1700–1722)”, 48–49.
- 38 “introduction”, AP1, XVI–XVII.《北京纪事》第1卷开始前有84页的资料介绍 (introduction)。本文有关该资料的各种信息均来自该介绍以及：Claudia von Collani, “Kilian Stumpf and his ‘Acta Pekinensia’ : Life, Context and Purpose of a Manuscript”。
- 39 AP1, 112.
- 40 关于这个项目最开始的介绍，见：Paul Rule, “The Acta Pekinensia: A Key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207–246。

第二章 一废太子

- 1 王鍾翰，《清世宗夺嫡考实》，1064—1066；Wu, *Passage to Power*, 118–119；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169—205。
- 2 Wu, *Passage to Power*.
- 3 比如孟森，《明清史讲义》，462—463；王鍾翰，《清世宗夺嫡考实》，1065；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07—209；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130—132。
- 4 AP3, 458.

- 5 AP3, 466—467.
- 6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2，327。
- 7 学习拉丁文见郭福祥，《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
- 8 AP3, 472.
- 9 AP3, 467.
- 10 AP3, 476—477.
- 11 AP3, 477.
- 1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97。
- 13 AP3, 478.
- 1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0。《实录》这一天（乙亥日）也是如此记载：“自十八阿哥患病以来，朕冀其痊愈，昼夜疗治。今又变症。”
- 15 AP3, 478.
- 16 AP3, 478.
- 17 AP1, 363.
- 18 AP3, 42—43.
- 19 AP3, 204—205.
- 20 AP1, 378.
- 21 《李文贞公年谱》，194—195。
- 22 《圣祖仁皇帝实录》：丁酉。以废皇太子允礽，颁诏天下：“（此处省略关于江山社稷的大论）允礽自立为皇太子，时勤教谕，并简名望大臣为之讲明性理，历有年所。顾秉性乖戾，罔体朕心，违背朕训。虽愆尤日积，尚冀其悔悟自新。屡次南巡江浙，西巡秦

晋，皆命允初随行。原望其谙习地方风俗，民间疾苦，乃辄强勒督抚大吏及所在官司，索取财贿。所用宵小匪类，尤恣意诛求，肆行攘夺。夫地方物力，皆属小民脂膏。朕屡谕允初，宜加节俭，伊乃穷奢纵欲，逞恶不悛。既已苛索外吏，复夺取外藩人贡马匹等物。私用内外库帑，为数甚多。流毒臣民、安所底极。迩来暴虐悖淫，过端弥著。自诸王以及大臣官员，悉被非礼凌辱，横加捶挞。向因索额图、常泰，交通设谋，朕洞觉其情，置索额图于死，而允初时蓄忿于心，近复有逼近幔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凡此举动，类为鬼物所凭，狂易成疾。《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所恶，天必厌之。宗社事重，何以承祧？朕图维再三，万不获已，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奉皇太后慈命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特废黜拘禁。……”

23 AP3, 480.

24 AP3, 470.

2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

26 AP3, 482.

27 康熙家里的儿子情况，参看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五章“皇子”。

2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 2，35。

29 AP3, 482.

30 AP3, 482.

31 AP3, 482-483.

32 大皇子之前负责管理传教士，与传教士的接触很多，在《北京纪

事》前期的记录中有很多关于他们之间打交道的记录。

- 33 《圣祖仁皇帝实录》：“戊戌。上谕诸皇子曰：‘拘禁允初时，允禔（大皇子）奏：‘允初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禔（皇八子），后必大贵。今欲诛允初，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为之惊异。朕思允禔为人凶顽愚昧，不知义理，倘果同允禔聚集党羽，杀害允初，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似此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也。’”

3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

35 《允禔允禵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 3 册，138。

3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

37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

- 38 据后来的一份口供显示，抱住康熙的是皇九子，而不是皇五子。当天皇九子脸被打到红肿。康熙说他们几个皇子学的是梁山好汉的义气。《允禔允禵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 3 册，137—138。

3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5。

40 AP3, 484.

41 AP3, 484.

42 AP3, 500.

43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21—222。

44 AP3, 485.

4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5。

- 46 《奏请赵显忠补靖远协副将折》，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故宫003252号，朱批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 47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48 孟森，《明清史讲义》，463。
- 49 AP3, 511-513.
- 50 AP3, 512.
- 51 AP3, 513.
- 52 AP3, 486.
- 53 AP3, 518-519.
- 54 AP3, 518-519.
- 5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1。
- 5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1。

第三章 复立太子的曲折

- 1 Michael D. Bailey, "The Disenchantment of Magic: Spells, Charms, and Superstition in Early European Witchcraft Literature", 383-404.
- 2 律例解释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8，459—460。
- 3 《大清律例》，卷26，“造畜蛊毒杀人”律例下。
- 4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0—12。
- 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6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145。关于康熙儿子、女儿的情况，可以参看《康熙皇帝一家》附录中的表格。

- 7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1。
- 8 孝惠章皇后对康熙的影响，参看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三章。
- 9 以上一段中所有数据均来自杨珍对《起居注》的统计。详细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91—92。
- 1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11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65—67。
- 1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13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杨珍，《废太子允礽一家与咸安宫》，44。
- 1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15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117。
- 1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8，813；皇十四子算八字，见《〈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141—142。
- 17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82。在档案中，笔者只见到过皇十四子和乾隆的八字，未见到过康熙的八字。现在民间广泛流传带有时辰的康熙八字，笔者无法确认来源，因而未有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在《清代宫廷最有福的女人——历史上真实的“甄嬛”》一文中也提到乾隆八字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清代皇帝八字记载”（页78）。
- 18 本篇简要分析康熙的八字，以了解其心境为目的，因而不加入其八字在这一时期所处的“大运”这个因素。
- 19 天干地支的各种互相搭配变化，参看沈孝瞻撰，徐乐吾评注，赵嘉宁注译，《子平真诠评注》，76。

- 2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2—583。
- 2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5。
- 2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5—586。
- 2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86。
- 2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96。
- 25 李保文，《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朝〈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
- 26 AP3, 567.
- 27 AP3, 513.
- 28 AP3, 521.
- 29 以上诸条出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235。
- 30 孟森，《明清史讲义》，467—468。
- 31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17。
- 32 AP3, 484.
- 3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34 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214。
- 35 AP3, 484.
- 36 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214。
- 37 AP3, 484.
- 3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3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4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4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42 AP3, 542.

- 43 关于赵昌的研究，参看陈国栋，《康熙小臣养心殿总监造赵昌生平小考》。
- 44 AP3, 549.
- 45 康熙因为皇八子结党而对其有意见是目前学界主流认识：孟森，《明清史讲义》，467—468；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22—223。
- 46 传教士分析康熙的病情时，用了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发现的人体血液循环理论来解释他心悸的原因。对于这次治疗的大概情况，有传教士写信回欧洲时说起，还有相关的研究。参看《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卷2，殷弘绪37；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113；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143—145。以前学者对康熙到底吃的什么药有争议，因为他在吃了药后还发了汉文谕旨给两广总督，让他找药，汉文谕旨：“着寻西洋格而墨斯，着实要紧……如无，将阿尔格而墨斯速速送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299—300）。这里提到“格而墨斯”与“阿尔格而墨斯”是两样东西。同时这段历史在江西的殷弘绪神父信中（《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提到，其中治疗康熙的药物在翻译成中文时写的是“胭脂红酒”。“格而墨斯”、“阿尔格而墨斯”与“胭脂红酒”互相有什么关系是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格而墨斯”（kermes）很多地方翻译为胭脂，因其是从昆虫躯体中提取的一种古老的朱红色颜料。同时格而墨斯也是制作“阿尔格而墨斯”（arkemes）的主要原料。“阿尔格而墨斯”是一种意大利药用

饮料，很早就用来治疗心悸等病，现在依然有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的“胭脂红酒”并不是第三种东西。经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法文底本（Lyon本，v10，53），殷弘绪就是写的arkemes，而翻译者将其意译成了“胭脂红酒”。根据纪理安的记录，康熙治疗所需的是酊剂的阿尔格而墨斯（tincture of arkemes，用乙醇提取的浓缩品）。康熙的宫中和北京的教堂中，都有专门的实验室，他们有能力做药物提取与合成。所以康熙给两广总督的谕旨中会要求首选“格而墨斯（kermes）”这个原料，如果找不到，那么再要已经合成过的“阿尔格而墨斯（arkemes）”。Arkemes是商品，当时被广泛使用，因而康熙和北京的传教士知道arkemes在广州的西洋人那里容易找到，反而是作为原材料的kermes可能一时难以找到。对于酊剂的阿尔格而墨斯，当时传教士嘱咐康熙用红酒送服，所以才有之后康熙通知沿海官员给他寻找红酒。

4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9—610。

48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267—275。

4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6。

5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6。

5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6。

5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3。

53 AP3, 544—545.

54 《李文贞公年谱》，197。

55 AP3, 543.

- 5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299—300。
- 57 AP3, 549.
- 58 AP3, 585—586.
- 59 AP3, 586.
- 60 AP3, 543—545.
- 61 AP3, 480—481.
- 62 AP3, 586.
- 63 AP3, 593—594.
- 64 AP3, 598.
- 65 1709年4月20日条目下，*Acta Pekinensia*, in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Jap. Sin. 138, 1177—1178。感谢Paul Rule教授（1934—2024）为我提供该资料。
- 66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2，36。

第四章 “历史”的炮制

-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76。
- 2 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第1期；杜家骥，《雍正之弟改名阿其那、塞思黑问题试析》，《满族研究》，1998，第2期；王锺翰，《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历史档案》，1998，第4期；王佩环，《从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第2期。
- 3 关于改名与恢复，以及相关学术史脉络参看新近论文：刘小萌，

- 《乾隆帝恢复允禩允禑宗籍考》，《历史档案》，2019，第2期。
- 4 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该折翻译出自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故宫学刊》，2012，215—216。
 - 5 诸位皇子所上奏折数量统计，参看白新良，《清史考辨》（2006），234。
 - 6 更全面地分析二人关系以及该奏折，见杨珍，《满文密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442—445。
 - 7 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该折翻译出自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故宫学刊》，2012，215—216。
 - 8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旗务议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8，15b。
 - 9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4，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
 - 10 1726年7月2日，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和硕康亲王崇安及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公同谨奏。内容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4，82b。
 - 11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0，17b—18a。
 - 12 去世日期根据雍正朝《实录》所记，系雍正十年闰五月甲辰日。
 - 13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0，17b—18a。

- 14 《大义觉迷录》，卷3。
- 15 Huang Pei,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 16 有地方官得知废黜太子之事后，向康熙请安，但汉文奏折中没有关于废黜太子后北京后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内容。
- 17 一直到1709年春复立太子期间，存世的来自京城中的满文奏折都是皇子向康熙请示健康的奏折。
- 18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230。
- 19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3，158。
- 20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215。
- 21 雍正四年十月丙寅日。《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9。
- 22 AP3, 480–481.
- 23 AP3, 572.
- 2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
- 25 原文是“四川总督Ci老爷”入京来为太子保奏。英文译者不清楚Ci是谁。其实这位Ci姓老爷就是当时川陕总督齐世武。康熙朝1680年后，四川总督与陕西总督合并，称川陕总督。所以纪理安记录中的四川总督应该就是指川陕总督。同时满文转写成字母的Ci，音译成汉语时就是“齐”。
- 26 关于第二次废太子的前人研究以及最新观点，参看王冕森，《康熙朝第二次废太子事件新探——以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为中心》，《清史论丛》，2024，第2辑，112—126。
- 27 AP3, 572.

- 2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09。
- 2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6。
- 30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2，236。
- 31 参看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二章。
- 32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2，233—238。
- 33 《清史稿》，列传 83。
- 34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2，246—248。
- 35 索额图和太子可能有谋反动机是清史研究中很长时间以来的主流看法。从孟森起就注意到“潜谋大事”四字，认为这四字与谋反等事相关，这也定下了后来对索额图研究的方向。后来，西方专门研究夺嫡问题的吴秀良也认可此说，甚至认为索额图企图逼宫让康熙退位（*Passage to Power*, 56–58, 79–80）。因而该论在中西学界都是主流看法。最近十年，有学者对这一看法有所怀疑。姚念慈从存世唯一一份对索额图的审问中，对索额图有谋逆行为的判断提出怀疑。而曾有多篇索额图研究、认为索额图有谋反之举的杨珍，从 2018 年左右开始在文章中声称在“研读史料过程中，原有认识发生改变”（《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147，注 1）。杨珍的新认识也转向索额图获罪并非源于谋反。但现在零星的论述只是对旧的谋反论提出怀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来解释索额图为什么被处理。关于索额图谋反论述参看孟森，《明清史讲义》，459—461；Wu, *Passage to Power*, 56–58；王思治，《索额图其人——兼论助皇太子“潜谋大事”》；杨珍，《索额图研究》，持非谋反解释的论著：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

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125—126；杨珍，《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153—161。

- 36 增加的部分并不是不能公开的秘闻，参看毛亦可，《康熙末年的“面谕”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
- 37 相关故事，参见张先清，《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第一章。
- 3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9。
- 39 根据托合齐在索额图被抓后第二年正月初八上的奏折来看，那时候索额图已经去世。另外，在奏折中，托合齐提到索额图是“俄禁冻死”。《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9。
- 4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2。
- 4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88。
- 4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93。
- 43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6，323—324。
- 44 康熙确实读过《水浒》，还用里面的情节骂过皇子们。《允禩允禵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137—138。
- 4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2。
- 46 《允禩允禵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136。

第五章 回到康熙早年

- 1 高士奇书画方面历史参看励俊，《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

藏与流散研究》；钟国豪，《清初文臣高士奇（1645—1703）绘画鉴藏品味研究》。

- 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9。
- 3 孙国玺奏，《奏请逆犯汪景祺等枯骨由菜市口竹签移下掩埋折》，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故宫 008633 号，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 4 《〈文献丛编〉全编》，册 1，80。
- 5 《西征随笔》，1a。
- 6 现存 1936 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已经将雍正朝《实录》所引“程如丝贪横”全文增补到了书中。编辑在前言中对此作了说明。《西征随笔》最早分期连载于《掌故丛编》。《掌故丛编》第一辑中刊印了《西征随笔》的目录，不包含“程如丝贪横”一节。《丛编》刊印时，许宝衡为《西征随笔》写的简介落款是丁卯年，也就是 1927 年。见《〈文献丛编〉全编》，册 1，80。
- 7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39。
- 8 铃木真，《关于镶白旗和硕雍亲王胤禛与藩邸旧人》，198—206，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
- 9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26。
- 10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6，323—324。
- 11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26。
- 12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6，324。
- 13 正如雍正所说，《西征随笔》的全本大概率没有交给刑部，只是

挑了一些不尊敬康熙的片段给那边。这也是刑部用“大不敬”罪来结案的原因，理由是“讥讪”康熙。从刑律上来说，刑部量刑到“大不敬”罪只是针对犯下了不尊重皇帝的行为，这和傅敏以及雍正反复强调的“悖逆”相关的“大逆”之罪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也就是说，雍正为了保密，没让刑部看到真正“悖逆”的部分，只看到了“讥讪”康熙的部分。传统律例中有十恶，谋逆排第二，而大不敬排第六，程度差别大。按“恶”的程度排序是：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刑部判决见《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9。

- 14 对于清代幕僚的学术探讨参见Bradly W.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 15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9。
- 16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9。
- 17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54。
- 18 胡春雨，《国图藏孤本〈抱朴子〉作者汪耀麟生平钩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4，第2期。
- 19 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册，687。
- 20 《西征随笔》，1a。
- 21 《清史稿》，卷5。
- 22 昭槁，《啸亭杂录》，476；杨珍，《苏麻喇姑与康熙帝》。
- 23 Lawrence D. Kessler 注意到了礼部上奏，提请给康熙开蒙学习，并做了统计。参看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188.

- 24 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188.
- 2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6。
- 26 康熙对书法的兴趣论述，参看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
- 27 康熙自己说过：“朕万机余暇，临摹古人书法，于明董其昌真迹尤加欣赏。”简欣晨，《康熙皇帝的集字活动——从几件董其昌（款）〈古诗十九首〉谈起》，85—92。
- 28 原话出自康熙《起居注》，转引自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3。
- 29 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
- 3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69。
- 3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70。
- 32 袁麟，《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胡琦，《己未词科与清初“文”“学”之辨》；赵刚，《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
- 33 秦瀛，《己未词科录》，卷 1，1a。
- 34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21-22; 信件原文见: Noël Golvers. *Letters of a Peking Jesuit: The Correspondence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 35 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
- 36 杨晋龙，《王应麟现存论著在清前期经学专著的传播考征（I）——以〈四库全书·经部〉收录书籍为对象的探讨》，65。

- 37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282—283;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1—3。
- 38 索额图家族一直是满洲贵族中重视文化的一支,对其家族考证,参看叶高树,《满洲亲贵与清初政治:都英额地方赫舍里家族的个案研究》。
- 39 关于清初与汉族文人密切往来的满人的相关介绍,参看定宜庄,《满汉文化交流史话》,第五章。
- 40 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207—208。
- 41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76,721。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争”》,86—87。
- 42 南怀仁,《鞑靼旅行记》,79。
- 43 这首词的创作时间考证见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222。
- 44 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争”》,80—98。
- 4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00。
- 46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清初传统中,侍卫的职位保留给八旗中的上三旗,属于出路最好的起步职位,明珠和索额图都是从做康熙的侍卫起步的。康熙剿灭鳌拜以后,部门大换血,换掉了朝廷六部、理藩院和御史八个部门的满人主管,新换上去的有六位是他的侍卫。常江、李理,《清宫大内侍卫》,149—150。
- 47 Marshall Wu, “A-er-hsi-p’u and His Painting Collection”, in Li, Chu-tsing ed.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72–74.

- 48 这两位是在废黜太子时曾经提到过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 49 武佩圣，《王翠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614—616。
- 50 武佩圣，《王翠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611。
- 51 此印尚未有定论。持此论的详细考证，参看Marshall Wu, "A-er-hsi-p'u and His Painting Collection"。
- 52 索额图的母亲是被处死的，其中牵涉到早年八旗内部的斗争。康熙已经不清楚当初的原委，曾经询问过明珠相关的旧事。明珠只回答了索额图母亲被处死时他还年幼，所以只能知道索额图大概与1635年出生的明珠年纪相仿。参看杨珍，《权臣索额图的身世与家事》，6—7。
- 53 整个书画收藏界的重心北移，参看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刘亚刚，《清初古书画“北移”现象之辨》。
- 54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517—518。
- 55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517。
- 56 康熙的书法传递出的信息并不是现在的总结，而是当时的社会现象。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江南士子也热衷董的书法，以至于董其昌书法赝品大增。
- 57 以上引用均转引自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1—10。
- 58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155。
- 59 武佩圣，《王翠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611。
- 60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156。

- 61 《允禩允禵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501。
- 62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620。
- 63 纳兰性德，《与顾梁汾书》，《通志堂集》，卷13。
- 64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京）17册，8359。
- 65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京）17册，8360—8361。
- 66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京）17册，8369。
- 67 南巡之前，朝廷中还有过激烈的争论，到底应该用什么礼仪祭拜泰山合适，因为不同的祭拜有不同的文化含义。参看张勉治著，刘文鹏、王珏译，《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78—89。
- 68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67。
- 69 陈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对江南名胜和园林的绘制与仿建》，20—21。
- 70 有关于王氏家中的讯息，参《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550。
- 71 关于康熙转向汉人女子，最早注意到的是吴秀良，见：Wu, *Passage to Power*, 114—115。另见王冕森，《清代后妃杂识》，298—303，305—306，307—310。
- 7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64。

第六章 家之罪魁

- 1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9，16b—19a。

- 2 《清史稿》，列传 58。
- 3 高士奇个人历史，参看王树林，《高士奇年谱》。
- 4 《清史稿》，列传 53。
- 5 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2。
- 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35。
- 7 武佩圣，《王掎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
- 8 武佩圣，《王掎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618。
- 9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
- 1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31。关于索额图家族背景，参见叶高树，《满洲亲贵与清初政治：都英额地方赫舍里家族的个案研究》。
- 11 李渔，《笠翁一家言全集》，卷 3，40a。
- 12 李渔，《笠翁一家言全集》，卷 8，71b。
- 13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
- 1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70。
- 15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32。
- 16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36。
- 17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8。
- 18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63。
- 19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62。
- 20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15。
- 21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65。
- 22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23。
- 23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42。

- 24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42。
- 25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68。
- 26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40。
- 27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41。
- 28 《石渠宝笈》所著录的清宫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有许多是高士奇赋闲在家时收购的，不少作品后都有他写的跋。
- 29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6。
- 3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10。
- 31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50。
- 32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50。
- 33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59。
- 34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164。
- 35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98—99。
- 36 《高澹人行述》，电子版页 33。
- 37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0。
- 38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0—271。
- 39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1。
- 40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1。
- 41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2。
- 42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73。
- 4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2。
- 4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45—446。
- 45 李煦与宋荦奏折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98—99。

- 46 与高士奇有相同经历、都做过南书房近侍的张英，其子张廷玉也为父亲写过《行述》，同样提到过张英“从无一语及公事”（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15，1b）。不乱语公事确实是作为皇帝近侍的一个优点，但高士奇所写《行述》的奇怪之处是他把这一点写在了最开头。
- 47 张诚等纂、王恒修，《平湖县志》，卷首，6b。
- 48 该谕旨在《实录》中有记录，前人研究中多有提及。最近毛亦可考证发现，在康熙朝刊印的《本朝题驳公案》中对此谕也有记录，因而肯定了康熙确实有过这次真情流露的讲话。参看毛亦可，《康熙末年的“面谕”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
- 49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2。
- 50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2。
- 51 张诚等纂、王恒修，《平湖县志》，卷首，7a。
- 52 萧奭，《永宪录》，57。
- 53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48—52。
- 54 所送物品在《高澹人行述》中多有提及。
- 55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36—737。
- 56 《清史稿》，列传58。
- 57 陆蓓容，《王鸿绪尺牍考释——管窥清代书画鉴藏史（上）》，39—40。
- 58 吴秀良、史景迁在1970年代已经注意到并分析过王鸿绪这些关于苏州女子案的奏折，参见：Wu, *Passage to Power*, 101—105，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126–127.

- 5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15。
- 60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15。
- 61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3。
- 62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4。
- 63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4。
- 64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4。
- 65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4—665。
- 6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665。
- 67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781。
- 68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783。
- 69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查案中提到的范溥的亲家、康熙的内侍查昇在当年年底去世。查昇很可能是在两年前的南巡中被他老师朱彝尊引荐给太子的。1705 年南巡时，太子专门派人几次去寻访已经告老还乡的朱彝尊。朱是清初著名词人，早年在北京做官，交游极广。朱彝尊私下拜会太子时，康熙并不在场。当时他和太子见面，诗文往来留有记录。朱赠了太子一首诗，而太子送了朱一副对联：“白雪新词传乐府，春云旧路列仙班。”除了故旧相会以外，太子还意在让朱为自己引荐门生。在两人的第二次见面中，太子就专门问朱彝尊内廷中有哪些他的弟子，朱答复说“查昇、汪士鋐，钱名世”都是。（《皇清钦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卷 5，286。二人会见参看雍琦，《朱彝尊年谱》）在这次南巡中，查昇已经与太子结识。查昇请康熙为他

族中一位年长的节妇题写“节孝流徽”匾额时，太子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詹事府少詹事查公墓志铭》，246）而最为引人遐想的是王鸿绪明确点出了查昇与范溥的亲家关系，而查昇是否就是给范溥泄密之人？甚或他是整个江南网络的背后主谋？这些虽然都无法查证。但可以知道的是，在王鸿绪上了这些奏折后大概半年，查昇死在了任上。查昇的墓志铭很长，但没有记录死因。（“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学士查公升卒于位”，《詹事府少詹事查公墓志铭》，243）

70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03。

71 Wu, *Passage to Power*, 102;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126–127.

72 康熙四十四年二月癸酉日：“上南巡，命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胤祥随驾。是日启行，驻蹕南苑。”《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9。

7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6。

7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6。

75 支持皇八子的满人家族背景分析，参看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17—219。

7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03。

77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03。

78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807。

7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04。

80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36。

81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2，736—737。

82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10—214。

- 83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8，1061—1062。
- 84 《允禩允禵案》，《〈文献丛编〉全编》，册 2，501。
- 85 《清史稿》，列传 7。
- 86 “上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着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交与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85。
- 87 吕种玉对“比顽童”有专门解释。吕种玉，《言鲚》，卷 1，14a。
- 88 Wu, *Passage to Power*, 69–70.
- 8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4。
- 90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951。对于清朝加入鸡奸条例，对男男性行为进行规制，苏成捷 (Matthew H. Sommer) 在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的第 4 章中有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但对于清朝法律在关于性方面的条款是否受满族观念影响，学界争议较大。传统观点认为，满族观念深刻影响了清代性规制，而苏成捷认为，清朝相关性规制的法律没有受任何满族因素影响 (页 116)。胡祥雨的研究表明，清代满洲因素深刻影响了通奸例的立法。对于相关的争论的最新研究，参看胡祥雨，《清代通奸罪文及其演变》，《历史研究》，2025，第 8 期。
- 91 参看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五章第 18 节“明代之男色”，第六章第 3 节“清代之男色”。
- 92 吕种玉，《言鲚》，卷 1，14a。

- 93 《西征随笔》，“张汧、祖泽深之狱”一节。
- 94 《允禩允禑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501；又《允禩允禑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140。
- 95 王冕森，《康熙朝第二次废太子事件新探——以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为中心》，117—118。
- 96 李光地，《榕村语录 榕村语录续集》，下册，卷18，659。
- 97 《雍正朝起居注册》，册1，353。
- 98 “其一切行为皆似出朕所指使者，无知小人不明大义，竟疑朕与二阿哥为难，谓阿灵阿、揆叙皆附和于朕。”《雍正朝起居注册》，册1，353—354。
- 99 《西征随笔》，“遂宁人品”一节。
- 100 《康熙三十二年俄罗斯商人义迭思〈聘盟日记〉》，17。
- 10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0。
- 10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2。
- 10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64。
- 104 传教士称六位年轻男子是大皇子的伽倪墨得斯（Ganymedes）。伽倪墨得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宙斯的男宠，在西方世界是男性同性恋的指称。*Acta Pekinensia*, in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Jap. Sin. 138, 1167. 感谢Paul Rule教授（1934—2024）为我提供该资料。
- 10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09。
- 106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13a。
- 107 几乎过去所有论文涉及索额图与废太子案时都会提到这句。比

如：王思治，《索额图其人——兼论助皇太子“潜谋大事”》；杨珍，《索额图研究》；叶高树，《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孟森，《明清史讲义》；白新良，《清史考辨》（2020），第四章。

10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53。

109 对于二废太子的原因，现在学界中流行的解释立足于太子结党之上。对此流行观点，限于资料和学识，我无法做出有依据的评价。最新研究以及相关学术史回顾，参看王冕森，《康熙朝第二次废太子事件新探——以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为中心》。

110 其他差异对比，参看毛亦可，《康熙末年的“面谕”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毛亦可文中没有涉及关于索额图那句话的文字差异。

111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 1，卷 5，536。

112 Swen, Litian, “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024, v.2, 41–80；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五章。

113 密折系统参看 Wu,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驿站系统参看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114 新近内务府小金库的全面运作研究：Feng, “The Emperor's Coffer: The Qing Imperial Fiscal Separation Between Privy Purse and State Treasury (1644–1912)”。

- 115 叶高树,《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51—52。
- 116 叶高树,《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52。
- 11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33。
- 11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1。
- 11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1。
- 120 比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69,479,485,502,506,514,553。
- 121 比如《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95,99,105,108,119,261,270。
- 122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538。
- 123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538。
- 124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538。
- 125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台北)第21册,T11907。
- 126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538。
- 127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537—538。
- 12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177。
- 129 参看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
- 13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7。
- 131 该档案全文是汉文书写。《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812。
- 132 侯天印、王春华编著,《痰证论》,1—2。
- 133 朱文锋主编,《中医诊断学》,138。
- 134 穆经远、秦道然和何图的口供中都提到了皇九子装病。穆经远说:“装了病,成了废人。”秦道然和何图的口供都说皇九子装

的是“疯痰”之证。《允禩允禊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492，499，512。

135 比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461；又参看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55。

136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刘世珣,《底野迦的再现：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

137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4。

138 《啸亭杂录》，卷9。

139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36—238。

140 王冕森，《康熙朝第二次废太子事件新探——以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为中心》，117—118。

141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142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143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28。

144 雍正初年打击皇八子、皇九子一系人马时，被审问者的口供中提到，康熙禁酒，但皇八子没有听，还经常喝醉。《允禩允禊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499。

145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台北）第21册，T11907。

146 《康熙朝起居注册》，（台北）第21册，T11907—T11908。

147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第三章，第四章。

148 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 149 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 150 参看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六章。
- 151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1,282。
- 152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1,282。
- 153 AP3, 1065.
- 154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0。
- 155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0—601。
- 156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4。
- 157 李珍编,《本朝题驳公案》,册1,卷5,605。
- 158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0,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
- 159 关于满人的满洲特性,参看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

第七章 年羹尧和皇十四子

- 1 最早研究清朝与西藏关系的是: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该1950年代出版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藏族档案材料外加清朝官方史书,至今仍然是领域中的经典。1980年代以来清宫档案、奏折陆续出版后,平定西藏新近研究的代表作品:柳陞祺,《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初刊于1999年),《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初刊于2000年),

《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初刊于2002年）以及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以上为清军入藏路线及整体性研究。另外，皇十四子和年羹尧与入藏的相关问题还出现在涉及康熙朝储位之争的诸多研究中。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 2 若松宽，《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
- 3 张建，《再造强权——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
- 4 《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28，三十五年八月甲午。
- 5 若松宽，《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96—99。
- 6 康熙与策妄阿喇布坦早年互相配合攻打噶尔丹，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9。
- 7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01，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午。
- 8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01，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
- 9 若松宽，《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
- 10 赵柄学，《策妄阿拉布坦和清朝关系史之研究——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研究18世纪清朝和准噶尔蒙古关系》。
- 11 Lisa Hellman, "Enslaved in Dzungaria: What an Eighteenth-Century Crocheting Instructor Can Teach Us about Overland Globalization", 380, note 48. Pär Cassel, "Solitary Swedish Sinologists: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466.
- 12 Lisa Hellman, "Enslaved in Dzungaria: What an Eighteenth-Century Crocheting Instructor Can Teach Us about Overland Globalization",

no. 3, 380.

- 13 Lisa Hellman, "Enslaved in Dzungaria: What an Eighteenth-Century Crocheting Instructor Can Teach Us about Overland Globalization", 379.
- 14 Nicholas Poppe, "Renat's Kalmuck Maps", 157–159.
- 15 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与达尔扎复又出使俄国评述》。
- 16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壬午。
- 17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丁未。
- 18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罗卜藏丹津奏报及议政大臣会议分析，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57—1260。
- 1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 2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辛未。
- 21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
- 22 这一占领时期拉萨的详细情况，参看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25–54。
- 23 当时拉萨有四位神父。在准噶尔士兵入城时，有两位在城外，得幸免。在城内的两位遭遇了殴打和抢劫。被殴打神父写出的亲身经历，见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1, 109–110，详细内容参看 Vannini, *The Bell of Lhasa*, 191–192；德西德里当时不在拉萨城内，但他记录了方济嘉布遣会神父的遭遇。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157–158.

- 24 Yuval Givon, “Connecting Eurasia: Jesuit Experimentation with Overland Mo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656–1664”, 647–649.
- 25 拉萨在准噶尔进入前的情况，参看Michael J. Sweet and Leonard Zwilling, “The First Capuchin Mission to Tibet: Fr. Domenico da Fano's Report of 1713”，关于方济嘉布遣会神父入藏经历，以及西安神父的报告，见*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1, 63–66；教皇给拉藏汗的信，见*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4, 175。
- 26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壬午。
- 27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丁未。
- 28 从最后额伦特发回的奏报看，两位统帅对于扎营位置的选取有不同意见，可能是大败的一个原因。《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九月甲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 1394）中可以看到后来在询问幸存官兵“额伦特、色稜（楞）不睦之缘由”，另外康熙的一封谕旨中也提到二人不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 1442；Petech通过藏文资料也认为失败与二人意见不合有关。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67.
- 29 清廷一直在前方打探两支军队的消息。后来有两军残部返回，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战斗情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92—

1394。

- 30 现存康熙朝满文奏折中有一份很长的（约 7500 字）综合各方面信息的前线分析。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康熙与朝臣对很多信息都无法判定真假，比如对准噶尔入藏军队的大概规模就无从得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28—1232。
- 31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1, 65.
- 32 白新良，《康熙后期经营西疆失载年月满文档案考辨》，《清史考辨》（2006），265。拉藏汗与策妄阿喇布坦之间“每年彼此有往来”，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311；康熙甚至怀疑二人在合谋想要夺取其他地方，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315。关于传教士记载往来西安到拉萨的时间，见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1, 65—66。
- 33 七千是传教士留下的数字。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56. 现在确知是色楞带兵两千多人在前，但总督额伦特带了多少兵尚未发现准确记录，这个问题学界尚有争议，因为后来康熙公开说，清军两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多人。《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有额伦特建议如何用兵的奏折，当时提到了色楞有二千四百多兵马，同时他说色楞兵马太少。他提到他自己手下也有两千兵。同时他还建议从别处征调兵丁，由他率领。额伦特出兵时原计划是单独一路进攻拉萨，只是后来色楞求援，才与其汇合。从他原计划是单独一路兵马这个角度来说，他带的

兵不会少于色楞。所以传教士所说的七千人总数是有可能的。

34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56, note 1.

3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99—1400。

3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90。在这之前，皇十四子已经从多个途径收集到了额伦特部队的情况。有一些幸存士兵从不同途径逃回了内地。跟额伦特交战的就是准噶尔主力，但准噶尔主将得知额伦特阵亡后，主动表示停战，同时带话给清军表示他本无意斩杀清军主将，清军可以带着主将尸体撤离，这也是额伦特尸骨能够带回的原因。后来清朝收复西藏后，一直和准噶尔在和谈，就是因为双方在战争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仇恨。包括被准噶尔俘获的400多清军，并没有遭到斩杀，而是囚禁一段时间后，在班禅喇嘛的协调下，全部放还，班禅喇嘛还以私人名义给了这些士兵衣物盘缠。据返归士兵称，当地藏民对待内地人友善，悄悄给与他们食物。《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92—1394。

3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30。

3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0。

3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30。

4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01，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

41 康熙在得知兵败五天后，在闽浙总督满保所上的请安折中批道：“朕体安善。今年比往年好，唯心情郁闷……”他没有告诉满保是什么事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4。

42 “频繁具奏，有劳驿站，且京城之人不知何事，不能停止其胡乱

- 猜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69。
- 43 比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6，143，181。
- 4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3，168，169，252。
- 4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99。
- 4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75。
- 4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27。
- 48 相关考证有很多，比如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89—132。
- 4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乙卯。
- 50 王鍾翰，《胤禎西征纪实》，《王鍾翰清史论集》，1119。
- 51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235. 实际投入军队数小于 10 万人。
- 52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五十六年七月辛未。
- 5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232。
- 54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甲子。
- 55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368。
- 56 年羹尧生年考证，参看张书才，《年羹尧生年考实》。
- 57 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47—50。
- 58 《郡主觉罗氏墓志铭》。
- 5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21，卷 233。
- 60 这一时期年羹尧的职位，参看他书写的墓志铭上的结衔：《郡主觉罗氏墓志铭》、《揆方墓志铭》。以上墓志铭均出自《纳兰家族墓碑》。另见郑小悠，《年羹尧之死》中相关章节。

- 6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6。
- 62 对内阁学士的介绍，参看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93。
- 63 尤旭东，《遥领芝告向东藩——清朝出使朝鲜使臣研究》，112。
- 6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9。
- 6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39。
- 66 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86。
- 67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4。
- 68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7。
- 69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7。
- 70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9。
- 71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9。
- 72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73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87—188。
- 74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87。
- 75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89。
- 76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89。
- 77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4。
- 78 相关年羹尧四川的运作，参看 Yingcong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83-90。
- 79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80—181。
- 80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91。

- 81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9。
- 82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78。
- 8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72。
- 8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80。
- 8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73。
- 86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92。
- 87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93—194。
- 88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193。
- 8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七月辛丑，七月己未，八月庚寅。四川驿站在这一时期建立，参看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117—119。
- 9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5，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甲子。
- 91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2—204。
- 92 对该信实物的分析，参看王光越，《“雍亲王谕”考释》。
- 93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见附录四。
- 94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0—211。
- 9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04。
- 96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244—245。
- 97 《允禩允禵案》，《〈文献丛编〉全编》，第 2 册，492。
- 98 Jin Guoping, “The Mission to Congratulate the Kangxi Emperor on his Seventeenth Birthday: Father Joao Mourao and His Plan to Bring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Portugal to Beijing” .
- 99 使团在北京的情况参看《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六章。

- 100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2, 97.
- 101 《允禩允禵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500。
- 10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69；另外，康熙也给年羹尧指出过满文书写错误，《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9。
- 10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06，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庚申。
- 104 王鍾翰，《胤禛西征纪实》，1119。
- 10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63。
- 10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50。
- 10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前后奏折。
- 10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50。
- 10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35。
- 11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51。
- 11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52。
- 112 贸易研究，参看金启琮，《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Morris 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 11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41。
- 11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07。
- 115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2，308—309。
- 116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06，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庚申。
- 117 分析见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315—316。有安全隐患，另见年羹尧奏折分析：《年羹尧满汉奏折

译编》，203。

11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47—1448。

11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49。

120 见投降士兵口供。《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17。

121 后来在雍正朝很有名的岳鍾琪就在南线的人藏大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1983，173—174。

122 进军详细路线，参看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进藏军中，有负责运输的人走完全程后留下了游记，即吴廷伟《定藏纪程》。

123 劝降书全文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83—1684。

12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71。

125 对于特朗普个人性格对政策的影响已有大量探讨，比如：Consuelo Thiers, and Leslie Wehner,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Populist Leaders an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Hugo Chávez and Donald Trump” ; Tucker, K. H., Jr. “A New Kind of Personal Politics: On the Populism of Trump and Sanders”。

12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77；杨珍，《允禔与小呼毕勒罕的交往》，6—7。

127 Petech使用藏文资料对这一次会见进行研究，相关藏文资料参看：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57–59。

128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58.

12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6，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乙未。

130 乌云毕力格，《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213—215；蔡志纯，《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争权斗争》；Luciano Petech, “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131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59.

132 该碑在现布达拉宫方城外，碑文全文内容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94。石岩刚，《〈御制平定西藏碑〉校录》。另，在康熙和朝廷的逻辑中，第一次苦战兵败的两支军队不是正式派出的作战军队，只是去查看拉萨情况的，所以在他们最终获胜后所作的总结里并不包括前面的失败，认为是“一矢不发”的胜利。

13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38。该篇之前还有多篇关于皇十四子疏导各方关系的奏折。

13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57。

13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04。

136 《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172。

137 原文是藏文，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2 册，334。

138 Ippolito 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 J., 1712–1727*, 167.

139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69。

- 140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4，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壬申；前编卷 07，五十八年十月癸亥，十二月庚申。
- 14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79。
- 14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91。
- 143 Ippolito 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 J., 1712-1727*, 170.
- 144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1, 198.三十万兵另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379。
- 145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70.
- 146 邓锐龄，《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350—351。
- 147 三份石刻的全文见：邓锐龄，《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350—354。
- 148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6，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
- 14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8，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另见孔令伟，《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图测绘与世界地理知识之传播》。
- 15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54。
- 15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8。
- 152 Ippolito Desideri,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 J., 1712-1727*, 153.
- 153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3。
- 15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56。

- 155 邓锐龄,《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354。
- 156 当时的作战计划见《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282。
- 157 《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282。
- 158 吴丰培编,《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282。
- 15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8,904。
- 160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5。
- 161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5—216。
- 162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4。
- 163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3—214。
- 164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18。
- 16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88。
- 16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04。
- 167 相关问题的总结参看: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47—50。另外,包括冯尔康在内的许多研究中,提出康熙晚年没有给皇十四子封王,说明康熙对其重视程度有限。在《实录》等官方史料中确实没有皇十四子被封王的记载,但是从康熙五十八年开始往后的满文奏折中,无论是皇十四子自称,还是其他人称呼他时,用的都是“大将军王”。这样的记录有上百条。另外,藏文文献中也是称其为“大将军王”(见本书所引《里塘呼毕勒罕传知巴尔喀木地方首领大军所到之处一致顺从》)。这里面不存在翻译问题,因为年羹尧在汉文奏折中,也多次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9、217、228)。在乾隆朝修订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提到,当时出征时,让皇十四子用康

熙的“正黄旗之纛”，用的时候，“照依王纛式样”（前编卷 05，五十七年十二月乙卯）。这样其实说明最起码在作战时，皇十四子已经被升为了“王”。但明显雍正对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心怀不满。在雍正元年云贵总督上的奏折中，雍正用朱笔把“大将军王”四字勾掉，改为“贝子”二字。（高其倬奏，《奏陈筹备云南进兵西藏事》，雍正元年四月五日，故宫 009335 号，件 1，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168 以上诸条都出自《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可以根据所写时间查到相应全文。

169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02，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乙卯。

170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 2, 71.

171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114.

172 皇十四子出兵西藏前说：“大军一至，事即平定，事平后，或今冬，或明春，皇父务命臣速返京城，对臣满怀思念之情，每念及此，尚可稍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449。

173 “后来圣祖曾命允禔进京，允禔甚是不悦。向我说：‘皇父明是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以上出自秦道然的口供。见《允禔允禔案》，504。

17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12。

175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5。

176 目前笔者唯一看到过对此论有所怀疑的文字出自王锺翰：“唯祜大将军也，而年一总督耳，年何以能制祜？祜何以失败于年手？则一尚待详加探讨之问题也。”（《胤祜西征纪实》，1123）但总体上，王锺翰认可孟森“隆年辅佐论”的解释框架。由于隆年辅佐论是清史中的共识，在此不一一列举相关研究。该论也被西方学者广泛认同，比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认为年羹尧在西部监视皇十四子（“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Nien Keng Yao”，Frederic Wakeman,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95）。另，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研究：陈捷先，《雍正初年清世宗与年羹尧之君臣关系》，史松，《论年羹尧之死》。

177 《大义觉迷录》，卷3。其流传参看高学校，《〈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

178 关于延信在西征中的军事作用，参看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

179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521—1522。延信在这个敏感时期被雍正安排去甘州接手大将军印，同时去稳住皇十四子旧部，这在政权交接之际是特别关键的角色。后世误认为是年羹尧牵制住了皇十四子，可能源自《清史稿》给年羹尧写的传记，其中提到：“召抚远大将军允禔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这一条是史实错误。延信是入藏的先锋，他稳妥地把达赖送回了拉萨，他也被皇十四子信任。而且他是豪格的孙子，属于宗室成员。因为入藏军功，延信被康熙封为辅国公。皇十四子与延信并无明显个人恩怨，他们在大将军印交接途中还有相见，交流良

好。年羹尧真正的功绩，是紧接着在雍正元年秋天开始的平定由罗卜藏丹津等人发动的青海叛乱。这次叛乱是雍正继位后经历的军事考验，而雍正作为不善于兵事的人，完全依仗年羹尧。年羹尧在后来平定青海等的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大作用，但他并不是雍正继位之初起到稳定天下作用的人。从政治派系上讲，作为豪格的孙子，延信是正蓝旗的人，康熙母亲所属的佟家在被抬旗前也属于正蓝旗。豪格家和佟家是世交。而当时佟家的领袖正是隆科多。也就是说延信和隆科多在八旗中有世交。已知历史可以看出隆科多肯定是雍正继位时北京最重要的人。延信去接管大将军印很可能是隆科多的主张。从最初雍正与延信的联系来看，二人并不是太相熟。雍正继位之初，掌握北京军权的隆科多和掌控北京之外军权的延信是他的两大军事支柱。而巧合的是，最后延信和隆科多同时在雍正五年（1727）被判罪下狱，而且更引人联想的是雍正朝《实录》中记载雍正的谕旨是“着与隆科多在一处监禁”（卷64）。也就是说，两人不仅同时下狱，雍正还有意把二人关在一起。最后两人也都在被判有罪后第二年的六月去世。

180 白新良对皇十四子现存奏折做了完整详细的统计和比对，见白新良，《清史考辨》（2006），218。

181 白新良，《清史考辨》（2006），234—235。

182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35—236。

183 《戴铎口供》，229。另参看孟妹芳，《蔡珽与年羹尧案关系考略》。

184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35。

185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

- 186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35。
- 187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8。
- 18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1，8。
- 189 见铃木真，《关于镶白旗和硕雍亲王胤禛与藩邸旧人》。
- 190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35。
- 191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35。
- 192 早有学者注意到《实录》对皇十四子记录的简略，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 193 “允禔屡次触忤皇考，皇考稔知伊等党与甚属凶狠，特欲解散，令允禔远离京师，差往西宁。伊又不自量，不为国家宣力，乃纵饮沉湎，渔取财贿……”《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4，9a。
- 194 《大义觉迷录》，卷3。
- 195 雍正使团甫一抵达，班禅喇嘛便与之会见了，但达赖没有。
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78.

跋

- 1 节目名称：“Vatican Conclav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Meeting to Pick the Next Pope”。
- 2 “If after three days the cardinals did not arrive at a decision, they were to receive for the next five days only one dish at their noon and evening meals. If these five days elapsed without an election, only

bread, wine, and water should be their fare.” Edward A. Pace et al.,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4, 192.

- 3 科林伍德 (Collingwood) 认为历史是在史家提出的问题指导下书写出来, 而提出什么问题就是一个主观的选择。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9-10;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认为历史最初来自对原始材料的选择 (selection) 和整理 (arrangement)。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5.
- 4 当然这里的“春秋”, 也有解释为《春秋》这部书。但后世对这句话的引用中, “春秋”用来泛指历史记录。
- 5 《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 218。
- 6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1250。
- 7 周予同著,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256。
- 8 Edward Shaughnessy,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60.
孟子提到的《武成》篇就是现存《逸周书》中的《世俘解》, 夏含夷该文就是在全面论证《世俘解》是可靠的周初史料。另, 最早提出《世俘解》是周初文字的是郭沫若 (1930 年)。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318—320。
- 9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5.
- 10 司马迁与王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参看 Shaughnessy,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60-61。
- 11 Shaughnessy,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60.

- 12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Brought Under the General Concept of Art", 492.
- 13 Benedetto Croce, *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207–209.
- 14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19–22.
- 15 北美历史学界对客观性追求, 见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认为克罗齐理论使得历史学科有了自主性 (autonomy), 从科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201. 后现代史学的领军人物海登·怀特在采访中承认他的学说受克罗齐影响。Ev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18.
- 16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1987.
- 17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4.
- 18 Ludwig Wittgenstein, G. E. M. Anscombe tra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o.241–243, 88.
- 19 Joshua Fishman,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Non-English Mother Tongues by America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 20 Sima Qian, Burton Watson tran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 232. 由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领衔, 中美两国学者共同翻译, 2021 年出版的《史记》英文全译中, 这一句的翻译

- 是：“The wind soughs and sighs, The Yi River is cold. Once we hearties leave, We’ll never return to our fold!” See, Sima Qian, William H. Nienhauser ed.,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Revised Volume VII, 616.
- 21 Peter Robinson, *Poetry & Translation: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23–24.
- 22 Croce, *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1.
- 23 <https://news.pku.edu.cn/xwzh/52c9644d22314117894466c880452fec.htm>.
- 24 他在书中经常会说到哪些是他自己的研究，哪些是埃及人或者波斯人告诉他的。比如，他写到埃及部分，专门强调了他写到的内容都是亲自调查后得来，见Herodotus, George Rawlinson trans. *History*, 162–163。
- 25 Plato, *The Republic*, 80–82. (中译本见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94—97)
- 26 《隋书》，卷 33。
- 27 唐宋皇帝已经开始关注历史记录，但他们都还是主要关注跟他们自己相关事情的记录。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3—195。
- 2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8。
- 29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54。
- 30 在康熙思路下撰写的《明史》，不再把问题归结到皇帝那里，而是归咎于大臣身上，加入了《奸臣传》这个门类。对于这样写史，当代的明史专家认为有失公允。参看顾诚，《论钦定〈明史〉作

《奸臣传》之微意——兼为严嵩等人重新定位》。

3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8。

32 以前说到这些案子时，都算作“文字狱”的一种。对“文字狱”的传统理解是清朝为了防止反清复明，着眼于满人巩固统治这个角度。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许多被归结为“文字狱”案子完全没有反对满人政权的意味。像汪景祺和查嗣庭都是真心归附清朝，而且希望在清朝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他们都拥护清朝政权。他俩获罪完全是因为皇位更替后，皇帝对私自记录历史的标准改变了，他们才获得大罪。二人都是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老手，他们当时写下的东西都是他们认为可以写下的。问题是他们写下时默认用到的是康熙朝的标准，而雍正改变了这个标准，他们就成为了被处理的典型。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字角度入手，以前研究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汪、查两个不相关的人会被雍正算作一类，反复把他俩联系到一起。只有从历史撰写角度，也就是二人记录下了雍正认为不应该记录下的历史入手，才能理解雍正对二人严酷处理的缘由。雍正用公开的审理、祸及族人的方式，来杜绝士人私下记载朝中之事的行为。雍正要从源头上制止其他版本的历史叙述出现。雍正对二人的处罚也一致：梟首示众，以儆效尤。

33 钱名世仕途，参见余子铨，《“名教罪人”案与常州钱氏家族》，47—55。钱名世在康熙朝还写了一部《四藩本末》（三藩之外加入了孔有德）。钱名世，《四藩本末》，《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 2 册。

34 钱名世交友，参见余子铨，《“名教罪人”案与常州钱氏家族》，

36—47。

35 雍正四年三月壬戌（1726年5月1日），《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2。

36 “并令宗人府、将允禩、允禔、苏努、吴尔占名字除去”，《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0。

37 “康亲王崇安，及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公同议奏。阿其那罪状四十款”，《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5。

38 常永明，《试解靖江孔庙巨碑之谜》。

39 《永宪录》，卷4。

40 陈垣，《钱名世轶事》，85。

41 陈垣，《钱名世轶事》。

参考文献

缩写标注原始文献

AP1:

Stumpf, Kilian, edited by Paul Rule, Claudia von Collani.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First Transcribed Edition and English Annotated Translation*. Rome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5.

AP2:

Stumpf, Kilian, edited by Rule, Paul and Collani, Claudia von.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 September 1706 – December 1707*, Leiden: Brill, 2019.

AP3:

Stumpf, Kilian, edited by Rule, Paul and Collani, Claudia von.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I: January 1708 – February 1709, Leiden: Brill, 2024.

其他原始文献（按文献名音序排列）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 S. J., 1712–1727, Desideri, Ippolito, London: Routledge, 1932.

Letters of a Peking Jesuit: The Correspondence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euven, 2017.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Bell, John, Glasgow: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R. and A. Foulis, 1763.

《本朝题驳公案》，《清代判牍案例汇编》（甲编），册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澄怀园文存》，张廷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鞑靼旅行记》，《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大清律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大义觉迷录》，内务府武英殿本，哈佛燕京珍本网络版，编号：T4661.823243。

《戴铎口供》，《〈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愔园文集》，徐乾学，冠山堂刻本（共36卷）。

- 《定藏纪程》，《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 《读书堂西征随笔》，北京：国立故宫博物院，1928。
- 《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吴丰培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
- 《高澹人行述》，清沈氏啸园蓝格钞本，<https://rbook.ncl.edu.tw>。
-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
- 《皇清钦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广清碑传集》，钱仲联，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 《己未词科录》，秦瀛，哈佛大学藏1807年刻本（编号：4668.81679），<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11635144>。
- 《郡主觉罗氏墓志铭》，《纳兰家族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4。
-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康熙三十二年俄罗斯商人义迭思〈聘盟日记〉》，《历史档案》，2004，第4期。
- 《揆方墓志铭》，《纳兰家族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李文贞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 《笠翁一家言全集》，李渔，芥子园刻本，哈佛燕京珍本网络版，编号：T5499.4433。

《穆经远口供》，《〈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平定准噶尔方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平湖县志》，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哈佛燕京珍本网络版，编号：990080818430203941。

《曝书亭全集》，朱彝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北京、台北：中华书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联合出版，2009。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

《榕村语录 榕村语录续集》，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圣祖仁皇帝圣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圣祖仁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世宗皇帝上谕内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

- 书馆, 1986。
-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世宗宪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世祖章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 《唐明律合编》,薛允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万寿庆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文献丛编〉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嘯亭杂录》,昭槁,北京:中华书局,1980。
- 《言鲚》,吕种玉,康熙四十四年刻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Waseda University Library)藏,扫描版本编号:04003470018。
-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
-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永宪录》,萧爽,北京:中华书局,1959。
- 《与顾梁汾书》,《通志堂集》,纳兰性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允禩允禩案》，《〈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允禩允禩案续》，《〈文献丛编〉全编》，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詹事府少詹事查公墓志铭》，《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子平真诠评注》，沈孝瞻撰、徐乐吾评注、赵嘉宁注译，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

《奏请逆犯汪景祺等枯骨由菜市口竹签移下掩埋折》，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故宫 008633 号，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奏请赵显忠补靖远协副将折》，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故宫 003252 号，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

研究论著

Bailey, Michael D., "The Disenchantment of Magic: Spells, Charms, and Superstition in Early European Witchcraft Litera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2, 2006.

Bartlett, Beatrice,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Brian C. Jayne, Fred E. Inbau, and Joseph P. Buckley,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Burlington: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2013.

- Chan, Albert,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Monumenta Serica*, vol. 35 (1981–1983).
- Collani, Claudia von, "Kilian Stumpf and his 'Acta Pekinensia' : Life, Context and Purpose of a Manuscript," in Macau Ricci Institute eds., *Acta Pekinensia: Wester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Kangxi Reig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3.
- Collingwood, R.G.,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Croce, Benedetto, *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London: Macmillan, 1909.
-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imited, 1941.
-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Brought Under the General Concept of Art" Lecture, Accademia Pontaniana from University of Naples, Naples, March 5, 1893,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rian P. Copenhaver, Rebecca Copenhaver, *From Kant to Croce: Modern Philosophy in Italy, 1800–195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 Curtis, Emily Byrne, "Aspects of a Multi-Faceted Process: The Circulation of Enamel Ware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Kangxi's Court (1700–1722)" , *Extreme-Orient Extreme-Occident*, vol.43, no.1, 2019.
- 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 Domanska, Ew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Feng, Jia, “The Emperor’s Coffers: The Qing Imperial Fiscal Separation Between Privy Purse and State Treasury (1644–191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7.
- Fishman, Joshua,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Non-English Mother Tongues by America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6.
- G. Županov, Ines, and Pierre Antoine Fabre, eds., *The Rites Controvers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Leiden: Brill, 2018.
- Hellman, Lisa, “Enslaved in Dzungaria: What an Eighteenth-Century Crocheting Instructor Can Teach Us about Overland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7, no. 3, 2022.
- Herodotus, Rawlinson, George trans, *History*, London: John Murray, 1880.
- Huang, Pei,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Huang, Pei,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Jin, Guoping, “The Mission to Congratulate the Kangxi Emperor on his Seventeenth Birthday: Father Joao Mourao and His Plan to Bring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Portugal to Beijing,” in Macau Ricci Institute eds., *Acta Pekinensia: Wester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Kangxi Reig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Kessler, Lawrence D.,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Minamiki, Georg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Novick, Peter,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ace, Edward A., et al.,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 An International Work of Reference on the Constitution, Doctrine, Discipline, and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 Encyclopedia Press, 1913.

Petech, Luciano, "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T'oung Pao* , vol. 52, no. 4/5, 1966.

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Leiden: Brill, 1950.

Pih, Irene, and Le P.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e e siècle*, Paris: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Centro Cultural Português, 1979.

Plato, *The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ppe, Nicholas, "Renat's Kalmuck Maps", *Imago Mundi* 12 (1955): 157–59.

Puente-Ballesteros, Beatriz, "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 *East Asia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34, 2011.
- Perdue, Peter,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eed, Bradley W.,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ossabi, Morris,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4, no. 2, 1970.
- Rule, Paul, "The Acta Pekinensia: A Key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古偉瀛編,《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05。
- Shaughnessy, Edward, "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 *Early China*, vol. 6, 1980.
- Spence, Jonathan, *Emperor of China*, New York: Vintages Book, 1988.
- Spence, Jonathan,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Storozum, Michael, Lu, P., Wang, S. et al. "Ge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AD 1642 Yellow River Flood That Destroyed Kaifeng, a Former Capital of Dynastic China" . *Scientific Reports* 10, 3765 (2020).
- Sweet, Michael J. , and Zwilling, Leonard, "The First Capuchin Mission to Tibet: Fr. Domenico da Fano's Report of 1713."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 42, 2022.
- Swen, Litian, "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 , *Late Imperial China*, 2024, v.2.

- Thiers, Consuelo, and Wehner, Lesli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Populist Leaders an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Hugo Chávez and Donald Trump"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6, Issue 1, 2022.
- Tucker, K. H., Jr. , " A New Kind of Personal Politics: On the Populism of Trump and Sanders" ,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30(1), 2022.
- Vannini, Fulgentius, *The Bell of Lhasa* , New Delhi: Messelas Devarsons, 1976.
- Wakeman, Frederic,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itek, John W.,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 Wittgenstein, Ludwig, G. E. M. Anscombe tra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58.
- Wu, Marshall, "A-er-hsi-p'u and His Painting Collection" , in Li, Chu-tsing ed.,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 Wu, Silas H. L.,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Wu, Silas H. L.,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Zelin, Madeleine. "Yung-Cheng Reig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g Empire to 1800*. vol.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白新良,《清史考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白新良,《清史考辨》,北京:中华书局,2020。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蔡志纯,《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争权斗争》,《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常建华,《从西方文献看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7,第2期。

常江、李理,《清宫大内侍卫》,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陈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对江南名胜和园林的绘制与仿建》,《故宫学术季刊》,2015,第32卷第3期。

陈葆真,《康熙皇帝的生日礼物与相关问题之探讨》,《故宫学术季刊》,2012,第30卷第1期。

陈国栋,《康熙小臣养心殿总监造赵昌生平小考》,冯明珠编,《盛清

- 社会与扬州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
- 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1期。
- 陈捷先，《雍正初年清世宗与年羹尧之君臣关系》，《台大历史学报》，1978，第5期。
- 陈捷先，《雍正写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陈垣，《钱名世轶事》，《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邓锐龄，《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邓锐龄，《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定宜庄，《满汉文化交流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董少新,《浅谈全球史的史料问题: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第5期。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第4期。

杜家骥,《雍正之弟改名阿其那、塞思黑问题试析》,《满族研究》,1998,第2期。

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1938,第7卷。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台北:成文书局,1966。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高学姣,《〈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清史研究》,2022,第5期。

顾诚,《论钦定〈明史〉作〈奸臣传〉之微意——兼为严嵩等人重新定位》,《顾诚明清史文集》,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

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故宫学术季刊》,2012,第1期。

郭福祥,《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紫禁城》,1997,第4期。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侯天印、王春华编著,《痰证论》,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
- 胡春丽,《国图藏孤本〈抱朴子〉作者汪耀麟生平钩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4,第2期。
- 胡琦,《己未词科与清初“文”“学”之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9期。
- 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争”》,《明清论丛》,1999,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清史研究》,1996,第4期。
- 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简欣晨,《康熙皇帝的集字活动——从几件董其昌(款)〈古诗十九首〉谈起》,《故宫学术季刊》,2021,第38卷第4期。
- 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
- 金恒源,《雍正称帝与其对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金启琮,《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第2期。
- 孔令伟,《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图测绘与世界地理知识之传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21,第3期。
- 李保文,《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朝〈泥金写本藏文龙藏经〉》,《故宫文物月刊》,卷335,2011。
- 李宪庆、白新良,《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第2期。

励俊,《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

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第1期。

铃木真,《关于镶白旗和硕雍亲王胤禛与藩邸旧人》,《满学研究》,第7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刘世珣,《底野迦的再现: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清史研究》,2014,第3期。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刘小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清史论丛》,2007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刘小萌,《乾隆帝恢复允禩允禵宗籍考》,《历史档案》,2019,第2期。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刘亚刚,《清初古书画“北移”现象之辨》,《文艺研究》,2018,第9期。

柳陞祺,《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民族研究》,1998,第1期。

陆蓓蓉,《王鸿绪尺牍考释——管窥清代书画鉴藏史(上)》,《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19,第3期。

毛亦可,《康熙末年的“面谕”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

- 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清史研究》，2023，第5期。
-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孟妹芳，《蔡珽与年羹尧案关系考略》，《清史研究》，2005，第1期。
-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 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 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
-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 祁美琴、强光美编译，《满文〈满洲实录〉译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 若松宽，《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 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第1期。
- 石岩刚，《〈御制平定西藏碑〉校录》，《西北民族论丛》，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史松，《论年羹尧之死》，《清史研究》，1991，第3期。
- 史松，《雍正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与达尔扎复又出使俄国评述》,《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汤开建,《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上、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第4、5期。

王光越,《“雍亲王谕”考释》,《清史研究》,2007,第3期。

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8,1997。

王冕森,《康熙朝第二次废太子事件新探——以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为中心》,《清史论丛》,第48辑,2025。

王冕森,《清代后妃杂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王佩环,《从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第2期。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

王树林,《高士奇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

王思治,《索额图其人——兼论助皇太子“潜谋大事”》,《清史研究》,1992,第1期。

王锺翰,《〈清史稿〉与清史研究》,《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

- 书局, 2004。
- 王锺翰,《清圣祖遗诏考辨》,《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王锺翰,《清世宗夺嫡考实》,此文最早刊载于1949年《燕京学报》,《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王锺翰,《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王锺翰,《胤禎西征纪实》,《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乌云毕力格,《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吴秀良,《允禔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再探讨》,《清史研究》, 2013, 第3期。
- 武佩圣,《王翬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清初四王画派研究:“四王绘画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 夏伯嘉,《从安文思与汤若望之间的恩怨论说明宫廷耶稣会士》,《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7, 第3期。
- 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许曾重,《清世宗胤禎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 1983, 第4辑。
- 薛吕,《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名称及厂址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3, 第4期。

杨晋龙,《王应麟现存论著在清前期经学专著传播考征(I)——以〈四库全书·经部〉收录书籍为对象的探讨》,《新经学》,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杨珍,《废太子允初一家与咸安宫》,《紫禁城》,2010,第7期。

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1985,第6辑。

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故宫学刊》,2012。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五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

杨珍,《满文密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三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

杨珍,《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杨珍,《权臣索额图的身世与家事》,《紫禁城》,1996,第4期。

杨珍,《苏麻喇姑与康熙帝》,《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第1期。

杨珍,《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第13辑。

杨珍,《允禔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第9辑。

杨珍,《允禔与小呼毕勒罕的交往》,《紫禁城》,1991,第1期。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叶高树,《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5,卷54。

- 叶高树,《满洲亲贵与清初政治:都英额地方赫舍里家族的个案研究》,《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0,卷43。
- 雍琦,《朱彝尊年谱》,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7。
- 尤旭东,《遥领芝告向东藩——清朝出使朝鲜使臣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
- 余子铨,《“名教罪人”案与常州钱氏家族》,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20。
- 袁麟,《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第4期。
- 张建,《再造强权——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5,第86本第1分。
- 张勉治著,刘文鹏、王珏译,《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清史研究》,2011,第1期。
- 张书才,《年羹尧生年考实》,《历史档案》,1989,第1期。
- 张先清,《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赵柄学,《策妄阿拉布坦和清朝关系史之研究——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研究18世纪清朝和准噶尔蒙古关系》,《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1。
- 赵刚,《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第1期。
- 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郑小悠,《年羹尧之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郑小悠,《九王夺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钟国豪,《清初文臣高士奇(1645—1703)绘画鉴藏品味研究》,“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第2期。

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朱文锋主编,《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庄吉发,《从故宫旧档看清实录的窜改》,《清史拾遗》,台北:学生书局,1992。

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禵始末》,《大陆杂志》,1974,第49卷,第2期。

后 记

2024年8月，这本书大量引用的《北京纪事》第3卷由荷兰的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当时一个中西交往史研究的e-mail群还通知大家，《北京纪事》的主要翻译者和主编鲁保禄（Paul Anthony Rule）将在12月举办一个线上活动，介绍新卷中的内容。Paul是中西传教史研究领域内的元老，二十年前我刚到美国读书时就读过他的论著。直到我在写博士论文，大量用到《北京纪事》的第1、2卷时，才发现Paul还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在2019年5月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在网上找到了Paul的电邮地址，联系了他，介绍了我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并得到了他的回复指点。后来，他还把《北京纪事》第3卷的word草稿发给了我。他告诉我第3卷出版尚待时日。如果我发现有需要引用的内容，可以按照原始未刊档案方式引用。2020年春，基于我博士论文写出的英文书通过了各种

外审，我在拿到了出版合同以后询问Paul是否愿意看看底稿。Paul同意了。一个月后，他给我发来了电邮回复。出乎意料的是，放在附件中的评论长达1万字。而且在电邮的正文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小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I found your manuscript very thought provoking. I have given much time to it and the result is the attached "Comments". I hope you do not find them too confronting. I am accustomed with my friends to express myself somewhat more frankly than perhaps Chinese politeness would allow, but I do so because I think your material is so interesting and wide ranging. And I hope you regard them as friendly. Don't hesitate to reply as frankly.

你的稿子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我花了许多时间在上面，想法都在附件的“评论”中了。我希望你不会觉得它质疑太过。我已经习惯在朋友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观点，这有时候会超过中国式礼貌可以容纳的程度。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感觉你稿子中的内容十分有趣而且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我希望你能把评论看作是友好的。你也不用迟疑，请照直回复我。

作为一个后学，Paul如何质疑我的观点，都是我的荣幸。没有想到他既花时间给我提意见，还会想到要照顾我的感情。我在推出第一本书前，一直处于闭门造车的状态。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也没有给期刊投过稿，完全没有跟我博士答辩委员以外的学者有过交流。尽管我写的东西通过了博士答辩，拿到了学位，但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论说是否能成立，其中是否有漏洞，心里面都没有底。Paul是我联系的第一位学者。能得到他毫无保留的评论，对我深入理解和评估自己的论点有很大帮助。由于Paul和我的研究高度契合，他所指出的问题都是有的放矢的真知灼见，我根据他的建议完善了底稿。也是读完我的底稿后，Paul得知我的研究还涉及了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他专门给我提到《北京纪事》第3卷中有一些相关内容，同时他还给发来了第4卷（目前尚未出版）的部分翻译底稿。他告诉我那里面也有一些相关内容。Paul知道储位之争是汉语语言圈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英文学术圈对此问题不是很关注），所以他让我看看。我记得我当时快速翻看过一遍，并没有深入。我在读博士期间对储位之争问题还算有过仔细的了解，对各派的论说也大致明白。我当时的结论是这个热门话题已经被前人研究透了，没有继续研究的可能了。在这个固有想法的驱使下，外加我当时还在忙着出书，就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细读Paul发给我的文档。

一直到2024年夏,《北京纪事》第3卷出版,我都没有想过要仔细看看里面的内容。我当时只是想参加Paul定在12月的网上活动,想争取在网上跟他打个招呼,并在活动中公开感谢他在这个翻译项目中的贡献。但出乎意料的是,11月底,中西研究e-mail群中一位老师发邮件告知大家Paul去世的消息。也是在这时,我才从纪念文章中仔细了解了一些Paul的生平。Paul是澳大利亚人,1937年1月19日出生于墨尔本,一生也主要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做研究。他的中文名是鲁保禄,1955年他加入了耶稣会,但后来没有选择做一位传教士,在1964年退出教会后,他转向了学术研究。也是得益于早年在耶稣会学校中的学习,拉丁文以及欧洲的各种语言文字是他的强项。他最先研究的是欧洲中世纪史,后来在博士阶段开始学习中文,转向了中国的天主教史研究。因为早年与耶稣会的缘分,Paul的研究中心始终围绕着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展开。《北京纪事》的英文翻译2002年立项,由澳门利氏学社资助。Paul是项目负责人。我猜想Paul最初尽管知道这个项目宏大,但大概也没有预计到这个项目会持续超过二十年。由于Paul给我发过原始的Word底稿,我还能从他们内部团队写下的行边批注,看到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北京纪事》的内容涉及面极广,里面有些用字母拼写出来的词汇可能是某个欧洲方言,也有可能是中国某个地方的方言,还有可能是满语。每一个小

细节，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破译。根据与Paul一起负责《北京纪事》的德国学者Claudia von Collani回忆（文章见*Monumenta Serica* 2025年第1期），Paul从2000年开始就在着手撰写全面梳理中国礼仪之争历史的专著。可惜由于《北京纪事》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其2024年11月20日去世前，预计三卷本的中国礼仪之争，他仅完成了第一卷，第二卷只写了一部分。我在感叹世事无常之余，又翻了一遍Paul给我发的众多电邮。这时我又看到了他给我说起关于储位之争的电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细读《北京纪事》第3卷。很快我就发现里面确实如Paul所言，有新东西。

我最初的想法是写一篇论文，表示对Paul的纪念。Paul晚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和注解《北京纪事》。对他而言，最大的欣慰就是有学者用到这份原始材料，能在此之上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我琢磨着基于《北京纪事》第3卷，写出一篇关于储位之争的论文。我想这样是对Paul最好的纪念。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由于前人的研究众多，从任何一个线头入手梳理，都有很多相关问题要回答。尽管我试着在很多地方进行概括性的书写，但还是很快就写了两万多字。这时论文还没有写完。

在写这篇论文前不久我正好投了一篇英文论文。投稿时我就感叹英文世界的大趋势是人文方面的期刊论文都在缩减字

数。好多我熟悉的期刊都已经缩减到正文不得超过八千字、注释不得超过两千字的规模。我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心仪的期刊的字数上限是一万两千字，但等我把稿件各方面修改好，准备正式投稿之时，发现该刊竟然已经改了规则，把字数上限降到了一万字。由于之前看到过一些比较长的中文论文，因而我对中文论文字数限制还抱有期待。可我在网上查了一圈我知道的中文期刊，发现都没有明确标出字数限制。我于是发微信问了在国内大学任教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国内期刊的字数按规定也就是在两万字左右，同时一位朋友坦率地告诉我，我看到的长文章是特例，不适合我这个“年轻人”。

当时我认为自己真看到了一些新材料，切实感觉到了敝帚自珍的含义。如果把论文缩减到两万字左右，很舍不得，心有不甘。而且之前为了照顾论文长度，还有很多内容根本未能放开手脚去书写。权衡再三，我想我只有写成专著(monograph)，才能畅所欲言，没有限制。佛教中说起心动念都是缘。我想研究、写作说不定也应该追寻那心动一刻的缘分。为了避免自己遇到困难而变心，半途而废，也避免被其他邀约分心，我赶紧写了一份提纲，在2025年春节过后，提前去找出版社询问意向，希望赶紧把事情定下来。好在中华书局的编辑在看了目录、提纲和我已经写好的样章（现在第二章中的主要内容）后，马上就立了项，这件事情也就算定了下来。

2025年3月底，我回国参加我上一本书的一些活动时，有幸见到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孟庆媛。我们约在成都文殊院旁的茶馆见面。当天的成都阳光和煦，茶馆自然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传统喝盖碗茶的地方已经没有了位置，我们只得在抄写经书的院子中找到了一张桌子坐下，但依然需要提高嗓门才能交流。当天我给孟编辑讲了我看到的材料，以及打算怎么写，会有哪些写作的可能等等。孟编辑听得很有兴致，我感觉讲到关键处，她的眼中有光。西方写作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脑中的想法要自己能讲出来让别人明白，才算自己搞明白了。我给孟编辑讲了几个小时，感觉她都听得兴致盎然，一直能跟随我的思路，不断地问我问题，这让我感觉到我的叙事思路是有吸引力的。这大大增加了我完成整个题目的信心。

在我有了最初的想法后，就写了前言给我的大学同学洪晓敏和史翔看过，同时跟他们聊了我的想法。两位不在学界之中，又都是饱读诗书之人，他们可以从非学术视角给我提供意见。由于是老同学，我知道我的想法无论他们觉得好还是不好，都会直言相告。后来在确定书名时，我也最先去问他们的第一感觉。我到美国不久就认识的老友唐国靖也跟我聊了许多这本书中的问题。国靖在美国拿的是数学博士，但一直忧国忧民，对历史尤其是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史感兴趣。我们经常一起结伴外出滑雪，在开长途车时常常通过争论各种历史社会问

题来打发时间。他反复告诉我，写书不要只想着学界中的那些问题，要有社会意识。他说的其实是要有市场意识。好的人文作品也可以是一件好的产品，能够进入到大众的生活中。

动笔之后，我顺着新材料探索过去，发现线头越理越多。最初预计写四章，后来增加到了七章。在校改过程中，又陆陆续续扩充了许多内容。从最初预计的两百五十页，变成了四百页，又到了现在近五百页的规模。最后我坚决打住，把这本书的主体内容限制在了康熙朝。在此要感谢孟编辑对我多次改动的迁就。全书写完后，还有幸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定宜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祥雨老师、董建中老师，北京大学的毛亦可老师，复旦大学的邹怡老师，以及《文史》的执行编委鲁明老师阅读。他们从不同方面给我指出了错漏，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对此我十分感谢。我想他们在拿到成书的时候，会看到他们提的意见确实帮助到了这本书。我预计以后读者还会发现书中的问题，也请不吝在互联网中指出，让这本书未来能像其他创新产品一样，有机会在更新时不断完善。

互联网时代的作者和以前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现在的作者能看到大量读者的反馈。以前一些身边的朋友问我，你老写那些有啥用啊？我没有答案。而最近聚会时，我对他们说，写书有点像发了一个很大的朋友圈，能持续不断地看到各种有意思的评论。本书写到最后时，我不知道如何结尾，反复写了数

个版本都不满意。10月中有一天下午去接小孩放学，在等的时候，我拿着手机翻看《康熙的红票》的豆瓣短评，看到有读者在评论的最后留下了一句：“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我突然感觉似乎有所领悟。回到家后，我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原来这是一句歌词，于是还找到了这首歌的原唱万芳的版本来听。歌声中唱出的对时空转化的无奈之感帮我为全书的结束找到了方向。当晚我很快就写出了我自己满意的结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了辗转反侧写不出的经历，也才有这写出来后的感怀。写书是一段人生经历，其中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瞬间。

全书定稿后，我在收拾《北京纪事》时，又看到了纪理安神父在书前写下的，每次都很打动我的“致读者”。他在执笔时已经知道他们北京耶稣会顶撞了教皇，预感到他写的记录将有可能永不见天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解释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写完：

Nevertheless, I write for eternity, and since I write the truth it will not be lacking in usefulness for the wise reader, and this will satisfy his debt to the writer rather than praise which the latter has been taught to avoid.

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

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这比赞美本书作者更能让他为其付出而感到满足。赞美从来都不是他追求的。

纪理安神父所谓“明智的读者”，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知音”。贾岛“两句三年得”写得那么苦，也是写给“知音”的，还说“知音若不赏”，欣赏不了的话，他就“归卧故山秋”，不写了。期待知音大概是中西方文字写作者共有的期待。而纪理安的文字让我特别感动之处是其静待知音的信念，以及信念中又蕴含着一种飞蛾扑火般的执迷不悔。我每次看完他这段话，心中都在默默地说，我发现了用处，应该算是一位明智的读者。希望本书能成为我的证明。

最后还要感谢读者，坚持读到这里。书写出来，有人愿意看，是写作者最大的光荣。如果您还愿意在互联网中写下感想，那是我的荣幸，我期待拜读。

孙立天

2025年12月

于纽约郊外家中



Emperor Kangxi's
Succession
and
Official Historians'
Fabrication

Hidden Moments

内容简介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太子胤礽在随驾巡幸途中被废，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储位之争。雍正登位后，亲自监督编纂康熙朝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及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

本书从一套在罗马尘封三百余年，由昔日往来清宫内廷的传教士所作的记录入手，综合运用清宫档案、官修实录、私人笔记等传统文献，钩沉还原被掩盖和篡改的大量历史细节，挖掘出雍正对历史记载进行系统清理的诸多证据，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同时对雍正如何操纵历史、掩埋真相的手法进行了深度揭示。

作者简介

孙立天，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著有 *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 (Brill, 2021)、《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
大成仁皇帝實錄卷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上駐蹕和洛○乙亥
米朕冀其痊愈晝夜
重上則恐貽高年
皇太后之憂下則天
朕乃割愛即此就
上駐蹕布爾哈蘇台
博爾濟蒙氏如例○

上架建议：历史 社科

ISBN 978-7-101-17595-0



9 787101 175950 >

定价：78.00元



...na intensione cognovimus Pen
...ri Româ datu anno 1702. die
...P. Carolo Thoma Maillard de
...in quibus sic ait: Sua beatitudo
...ma debollezza al Patriarcato d
...tere Apollio con fructu di fo
...la Cina, e nell' India Orien
...farà la grazia) di ista info
...arità, per visitarla, confort
...Pontiero, che siccome ha incon
...ha qualche Zelo di Religione,
...ne di V.P.R., che tanto ha c
...quella Pianta Novella nella
...Magne hoc nuntio nobis
...determinatum reservamus, qu
...vertarij Notae impressi Libr
...sanctissimas intentione suam
...colony adveniret, Superiores
...Bonitas notris Votis, et Ecce
...In eadem citata Epistola
...scripsit: Io però per riconoscer
...te alla Santa Intentione di Sua Be
...dua impressa, à cui sono chiamati
...assistenza di Dio, la perdoni con
...Imperiale potestà molto attribui
...prego con quella confidenza
...noto suo Zelo spignale verso S. Sede
...Quibus lectis P. Philippus Frima
...in Cantonensem et Tullianon Port
...Pro obsequeretur. Quoniam verò in
...Patriis Frimalili, serio mercedem d
...Mandatum, id quod grat
...gra etiam impressus imag
...uit. De hoc non alium te

De
...na intensione
...ri Româ a
...P. Carolo Tho
...in quibus se
...ma debollez
...tere Apollio
...la Cina, e
...farà la gr
...arità, per
...Pontiero, c
...ha qualche
...ne di V.P.
...galla Pi
...Magne
...determina
...vertarij N
...sanctissim
...colony ad
...Bonitas n
...In ead
...scripsit: Io
...te alla San
...dua impress
...assistenza